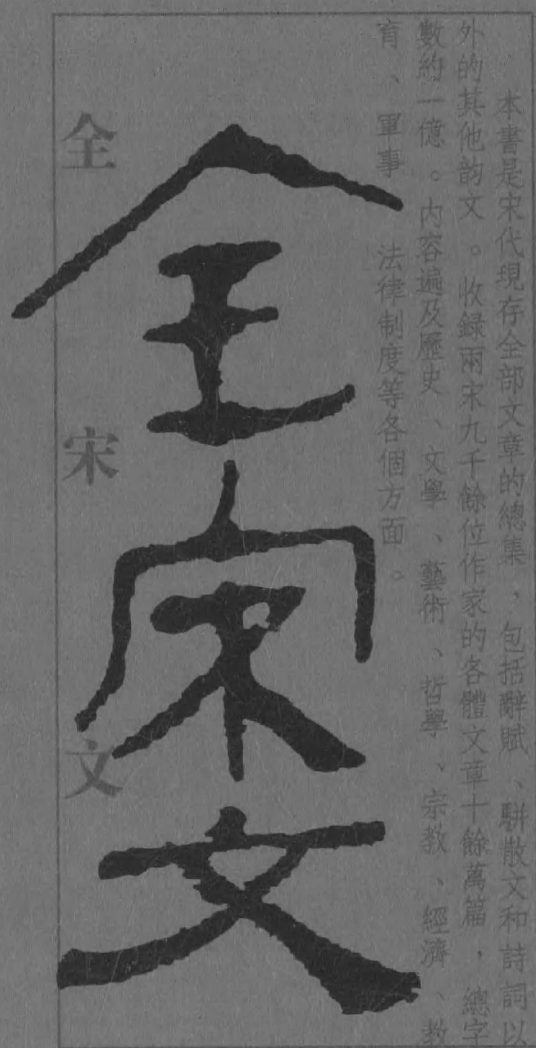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二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七四七

李綱 六七

靖康傳信錄序 一

靖康行紀序 三

乘閑志序 四

夢志序 四

災異志序 五

證兆志序 六

預備志序 七

書檄志序 七

事宜志序 八

人物志序 一〇

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一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一三

全宋文卷三七四八

李 綱 六八

迂論序 一五

湖海集序 一六

唐朝賢將傳序 一七

雪峰真歇了禪師一掌錄序 一八

五峰居士文集序 一九

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二一

道鄉鄒公文集序 二二

論語詳說序 二四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二五

建炎時政記序 二八

全宋文卷三七四九

李 綱 六九

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序 三〇

佛印清禪師語錄序 三一

中興至言序	三三
道君太上皇帝御書跋尾	三五
淵聖皇帝御書跋尾	三六
皇帝御書跋尾	三六
皇帝御筆詔書記	三七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暎御書跋尾	三八
皇帝御筆勉行詔書跋尾	三九
皇帝御筆賑濟詔書跋尾	四〇
淵聖皇帝東宮賜詹事李詩御書跋尾	四一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四一
書陳居士傳後	四二
書四家詩選後	四二
秦少游所書詩詞跋尾	四三
玉局論陸公奏議帖跋尾	四三
舉潭詩卷跋尾	四四
書鄧南夫祭文後	四五

了翁祭陳奉議文跋尾 四五

全宋文卷三七五〇

李 綱 七〇

蕭氏印施夾頌金剛經跋尾 四六

跋王府君文編 四七

跋了翁墨蹟 四七

書杜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四八

題定林寺清深堂 四九

書金字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 四九

跋了翁楞嚴庵頌 五〇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五〇

跋了翁自跋敢疑論後 五一

跋了翁墨蹟 五一

跋了翁廣龜鏡錄 五一

跋了翁所書華嚴偈 五二

題所書法華經普門品 五二

跋道鄉墨蹟	五三
跋李先之墨蹟	五三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五四
書寄崧老易傳後	五五
跋東坡書	五六
跋山谷書	五七
跋山谷草書	五七
跋米元章書	五七
跋曹馬摹本	五八
跋歐公書	五八
跋石曼卿書	五八
跋東坡小草	五九
題唐朝賢將傳後	五九
題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	六〇
跋司馬溫公帖	六〇
跋顏魯公與柳冕帖	六一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六一

全宋文卷三七五一

李綱 七一

跋鄒公詩	六二
跋餘慶長老開堂疏	六二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六三
跋張嵇仲樞密遺稿 一	六五
跋張嵇仲樞密遺稿 二	六五
跋趙正之所藏東坡春宴教坊詞	六六
醉筆	六六
草聖	六七
行書	六七
跋溫公帖	六七
書陳瑩中書簡集卷	六八
跋陳少陽上高宗第三書	六八
大監蘆川老隱幽巖尊祖事實跋	六九

棲雲院新修印心堂名序	六九
鄧公新墳菴堂名序	七〇
鄧氏新墳菴堂名序	七一
三帝論	七三
三教論	七五

全宋文卷三七五二

李綱 七二

災異論	七七
朋黨論	七九
制虜論	八〇
禦戎論	八三
理財論 上	八七
理財論 中	八九
理財論 下	九〇

全宋文卷三七五三

李綱 七三

迂論 一	九二
論創業撥亂之主用人	九二
論骨鯁敢言之士	九三
論君臣相知	九四
論君子小人之勢	九四
論君子小人之分	九七
論天人之理	九八
迂論 二	九九
論大將之才	九九
論兵機	一〇一
論英雄相忌	一〇二
論共患難之臣	一〇二
論裴行儉李晟行師	一〇三
論社稷功臣	一〇三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一〇四
論創業中興之主	一〇五

全宋文卷三七五四

李綱 七四

迂論 三		一〇七
論天下之勢如弈棋		一〇七
論李廣程不識爲將		一〇八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一〇九
論元帝肅宗中興		一一〇
論志		一一一
論封建郡縣		一二二
論方鎮		一二三
迂論 四		一二五
論兵		一二五
論帥材		一二七
論非常之功		一二七
論宰相		一二八
論三國之勢		一二〇

論諸葛孔明六事與今日同	一二一

全宋文卷三七五五

李綱 七五

迂論 五	一二三

論鼂錯王恢	一二三

論諸葛瑾	一二四

論忠智之臣仁明之主	一二四

論偏霸之主專任其臣	一二五

論魏文帝獻神藥	一二六

論節制之兵	一二六

論將	一二七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一二八

唐德宗任陸贄	一二九

迂論 六	一三〇

論節義	一三〇

論忠孝	一三一

全宋文卷三七五六

李綱 七六

迂論 七

論荀彧	……	一三二
論立國在於足兵	……	一三三
論治天下如治病	……	一三四
論與夷狄同事	……	一三五
論保天下之志	……	一三五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	一三六
論盜	……	一三七

論張子房郭子儀之誠智

論變亂生於所忽

論西北東南之勢

論女禍

論孔文舉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迂論	……	一三九
論張子房郭子儀之誠智	……	一三九
論變亂生於所忽	……	一四〇
論西北東南之勢	……	一四一
論女禍	……	一四二
論孔文舉	……	一四三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	一四四

論黨錮之禍……………一四四

論人主之剛明……………一四五

迂論 八……………一四六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一四六

論治盜賊……………一四八

論形勝之地……………一四九

論江表……………一四九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一五〇

論秦隋之勢相似……………一五一

全宋文卷三七五七

李 綱 七七

迂論 九……………一五四

論君臣之分……………一五四

論霍光李德裕……………一五五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一五六

論天下强弱之勢……………一五七

論用兵 一五七

論料敵 一五九

論順民情 一六〇

迂論 一〇 一六一

論交深 一六一

論管鮑之交 一六二

論將之專命稟命 一六三

論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一六四

論諫 一六五

論史 一六六

全宋文卷三七五八

李 綱 七八

種花說 一六八

醫國說 一七〇

清議說 一七一

蓄猫說 一七三

防盜說 一七四

釋疑 一七五

華山辯 一七七

釣者對 一七八

全宋文卷三七五九

李 綱 七九

非權 一八〇

救偏 一八一

原正 一八二

原中 一八三

貴畏 一八四

貴和 一八五

戒怠 一八七

戒貪 一八八

奉迎錄 一八八

全宋文卷三七六〇

李綱 八〇

書僧伽事	一九四
書范文正公事	一九六
書杜祁公事	一九六
書韓魏公事	一九七
書章子厚事	一九八
書曾子宣事	一九八
報本殿記	一九九
求仁堂記	二〇〇
寓軒記	二〇二
拙軒記	二〇三
凝翠閣記	二〇五
叢桂堂記	二〇六
文鄉記	二〇七

全宋文卷三七六一

李綱 八一

報德菴芝草記 二〇九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二一〇

澧州夾山普慈禪院轉輪藏記 二一二

武威廟碑陰記 二一四

遊羅浮山行記 二一五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二一六

汀州南安巖均慶禪院轉輪藏記 二一七

松風堂記 二一九

毘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 二二〇

巖頭寺題名 二二二

雷州天寧寺留題 二二二

遊鼓山靈源洞留題 二二三

全宋文卷三七六二

李 綱 八二

洪崖先生畫贊 二二三

雙林善慧大士錄贊 有序 二二四

瑞芝贊	·····	一二六
梁谿真贊	·····	一二六
梁谿四友贊	并序 ·····	一二七
歲寒贊	·····	一二七
虚心贊	·····	一二七
幽芳贊	·····	一二八
粲華贊	·····	一二八
瑞光嚴立化雀贊	并序 ·····	一二八
繡觀音贊	·····	一二九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	一二〇
綵塔贊	·····	一二一
富鄭公畫像贊	·····	一二二
如如軒贊	·····	一二三
御書草聖千文贊	·····	一二三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阿羅漢贊	·····	一二四
保寧禪師真贊	·····	一二七

王摩詰畫渡水羅漢贊 二三八

雪峰了禪師真贊 二三八

顏魯公畫像贊 二三九

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真贊 二三九

佛日杲禪師真贊 二四〇

富春侯像贊 二四〇

全宋文卷三七六三

李 綱 八三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并序 二四一

六箴 并序 二四二

言箴 二四二

行箴 二四二

學箴 二四二

友箴 二四三

名箴 二四三

直箴 二四三

素齋箴		二四四
求仁堂八君子銘	并序	二四五
直几		二四五
方杖		二四五
璞硯		二四五
象筆		二四六
多言人銘		二四六
座右銘	并序	二四七
潛菴銘	并序	二四八
普現庵銘	并序	二四八
芝軒銘	并序	二四九
甌粵銘	并序	二四九
武剛君傳		二五一
方城侯傳		二五四
文城侯傳		二五六

全宋文卷三七六四

李綱 八四

豐應廟碑……………二五八

〔附錄〕建上天竺天台教寺十六觀堂碑……………二五九

宋故龍圖閣直學士許公神道碑……………二六一

宋故朝請郎朱公墓誌銘……………二六八

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二七〇

全宋文卷三七六五

李綱 八五

故秘書省秘書郎黃公墓誌銘……………二七八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秘閣張公墓誌銘……………二八二

宋故朝請郎主管南京鴻慶宮張公墓誌銘……………二八五

全宋文卷三七六六

李綱 八六

故南昌縣丞吳君墓誌銘……………二八九

宋故安人劉氏墓誌銘……………二九二

宋故袁州士曹掾周君墓誌銘……………二九四

樂全居士墓誌銘	二九六
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	二九八

全宋文卷三七六七

李綱 八七

蕭子寬哀辭	三〇二
朱時發哀辭	三〇四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	三〇六
弔國殤文	三〇七
祭伏波廟文	三〇九
北歸祭文	三〇九
祭雷廟文	三一〇
祭南嶽文	三一〇
謁廟文	三一〇
謁先聖文	三一〇
哭惠女文	三一〇
祭陳瑩中左司文	三一〇

祭姨母吳宜人文 三一四

祭余相公文 三一四

祭黃大資政文 三一五

祭高祖妣文 三一六

祭曾祖妣祖妣文 三一六

祭叔祖文 三一七

祭翁士侍郎中文 三一七

全宋文卷三七六八

李 綱 八八

祭張次東中奉文 三一九

祭許崧老文 三一九

祭黃子鳳通直文 三二一

祭楊侍郎文 三二一

祭九弟司法文 三二二

祭胡氏妹文 三二三

潭州薦陣亡青詞 三二四

降聖節青詞	·····	三二四
禳火設醮青詞	·····	三二五
天申節功德疏 一	·····	三二五
天申節功德疏 二	·····	三二六
天申節功德疏 三	·····	三二六
吳江寧境寺齋僧疏	·····	三二六
邵武軍泰寧縣羅漢巖設供疏	·····	三二七
福州安國禪院施錦法座疏	·····	三二七
潭州薦陣亡水陸疏	·····	三二八
福州聖泉院齋僧疏	·····	三二九
福州鼓山齋僧疏	·····	三二九
福州東山文殊修菩薩疏	·····	三三〇
放鬻文	·····	三三〇
持八齋文	·····	三三二
中隱堂上梁文	·····	三三三
桂齋上梁文	·····	三三四

全宋文卷三七四七

李綱 六七

靖康傳信錄序

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實中國之大變，典籍所載，未之有也。朝廷應變設施大略，衆人所共知者，往往私竊書之；至於廟堂之上，帷幄之中，議論取舍，事情物態，爲宗社安危、生民利害之所係者，衆人所不得而知，書之或失其實，此《傳信錄》所爲作也。余自宣和己亥以左史論事，謫官閑廢七年，迨乙巳之夏，蒙恩以太常少卿召。其冬，天子內禪，召對，擢兵部侍郎。既改元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丘，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

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人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其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源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虜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虜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虜，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夷狄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虜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徇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小大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媚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枝梧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梁谿集》卷一七

靖康行紀序

靖康二年四月

余自靖康改元之初，誤蒙異恩，擢與大政，實總兵事。心勞形瘁，食息不暇，每思平生山林泉石之遊，筆硯圖史之樂，不可復得，慨然永歎。其秋九月，得請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即丐宮祠，歸梁谿。十月抵家，一宿湛峴，兩遊惠山，蔭長松，坐怪石，酌泉烹茶，與昆弟嘯詠，便覺神明頓還舊觀。久之，聞有建昌之謫，即日命駕，過虎丘，臨劍池，月夜步松江長橋，與親友爲別。渡錢塘江，經嚴陵瀨，自三衢入江西，歷上饒、弋陽，遊龜峰寺，道金溪，抵建昌，時十二月間也。復聞有寧江之命，即泛舟由臨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長老懷宗，同遊翠巖寺，觀洪崖井，復遊玉隆萬壽宮，觀許旌陽手植檜。累日雪作，尤覺景物清絕。道龍虎山望仙巖，如雲煙綿聯，千態萬狀，不可模寫。次筠陽上高，遊九峰寺，山正如惠山，而林木蔚然深秀，使人悵然。次宜春，遂由萍鄉、醴陵以次長沙，遊道林嶽麓寺，觀唐人篇翰，時二年仲春之初也。聞江陵爲潰兵所據，未果行而見報，有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之命。道路阻隔，王命不通，未敢以爲信然。已而使者來自都城，驗問審實，乃拜命。又聞虜騎自去冬再犯畿甸，有「金人登城，歛兵不下，撫諭四方」之詔，憂憤感塞，涕淚橫流。即治裝率湖南兵入援，由岳陽登舟，沿江順流而東，將詣元帥府，以趨都城。實以四月八日離長沙。追思自去秋迄今，繚繞行萬里，覽觀江山之勝，幽懷壯志，

時發于文詞之間，身勞而心適，所不能忘者，王室之艱難而已。今復墮世網，時方多故，擾擾萬緒起矣，欲如前日之閑放，豈易得哉！姑以自今以往所經歷、所見聞、所施爲、所會遇日著于篇，爲《靖康行紀》，使將來有所考云。丁未歲孟夏十有九日，梁谿居士序。《梁谿集》卷一三六。

乘閑志序

夢志序

《周官》太史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先儒謂無所思慮安然而夢。至于喜懼憂噩之類，感於物而得之，非所以爲正也。夫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而一心之靈，綿亘今古，含容宇宙，萬法皆具，無欠無餘。聖人了之，無塵垢之累，而此亦不增，故能通達宿命，過去未來，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人迷之，爲欲慮之所昏，而此亦不減，故於無所思慮，安然而夢，亦能顯發種種未然之相。或以己而夢他人，或以他人而夢己；今日之所夢，異日之所行，皆一心法，更無他物，豈有前後間斷、分際差別耶？此《周官》之所謂正夢也。至於有所喜懼而不得其正，有所憂噩而不得其正，則想念隨之，而樂廣之所謂因者是已。如牧羊者因羊念馬，因馬念車，因車念蓋，遂夢乘車建曲蓋而爲將帥。又如病者因擊門之聲而念鼓，因鼓而念樂，因樂而念燕享，遂夢作樂而飲酒燕樂。列禦寇亦言

陽盛則夢火，陰盛則夢水，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與，凡此皆所謂因也。然人之夢想本屬顛倒，故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夢棺柩不祥之物而反爲榮華，夢臭腐可惡之物而反爲利祿，而世間一切有爲法亦無非顛倒者。顛倒之中有正存焉，不可不察也。昔三國時有善占夢者，人告之以夢芻狗者三，而所占各異，其人實未嘗夢也，特以意言之，而所占亦驗。深解乎此，然後可以語天下之理矣。後世占夢之法廢，然亦有曉然不待占而可知者。余自幼年，所夢多驗，經行之地，遭遇之故，往往先發于寢寐之間，及值其時，恍如舊遊，而事變曲折^二，若合符契。如靖康之事，皆夢於十數年之前，親舊飽聞而厭道之。既應，莫不駭異，而不知此乃天下之常理也。《乘閑》近憶數十條，書而志之。近夢頗異而未應，及將來之夢，皆當繼此而書焉。莊周有言：「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中又占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余方在大夢中，而屑屑然書此，豈不爲達者之所笑。然世間之事，出處窮達，皆有自然之分，一飲啄，一動止，有非人所能爲者，而況大于此者乎？昧者見利而忘義，愛利而忘人，保身而忘國，至于無所不至，豈非其大惑耶？苟知分定，而視國如身，視人如己，勉于義之所當爲者，而以出處窮達付之自然，則此書之傳，不爲無所補也。作《夢志》。

災異志序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血氣調而府藏平，則身以之康強；德政脩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順。至

于身失于衛生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于其色、形于其脈者，善醫者能知之。天地失于變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夫豈有物使之然哉？一氣之運，有開必先，小之一身，大之天地，吉凶妖祥，未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懼，脩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爲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疾如影響，不可誣已。孔子作《春秋》，一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也。漢儒引類附會，其說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導諛之臣諂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加恤，又從而爲之辭。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稔成禍亂，未有若崇、觀以來也。靖康之初，夷狄憑陵，宗社危急，生靈肝腦塗地，中國之禍，古所未有，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本在於不知畏天，馴致使然也。故余取聞見之所及，災異之大者著之于篇，使後世有考焉。作《災異志》。

證兆志序

天人之際，其理一也。天之所爲，即人之所爲；人之所欲，即天之所欲。故國之將興，君明臣良，庶事皆舉，寢明寢昌，實天啓其心。國之將衰，君暗臣劣，庶事皆廢，寢微寢滅，實天奪之魄。渾淪無間，而有數存焉於其間。猶之農也，是蘆是蓂，盡其四肢之敏于田畝，實天相之，有黍稷之利。猶之商也，懋遷有無，肇牽車牛遠服賈，實天相之，有多餘之贏。至于農不耕而望穀粟，商不賈

而望貨財，有國者人事不修而責命于天，此豈理也哉！世之言天者，以謂一切分定，而廢人事；言人者，以謂悉由智力，而廢天命。二者交失也。自古有國家興衰之數，曷嘗不係乎天？然而或過其曆，或不及期，則人事存焉爾。漢之高祖有斷蛇之符，光武有赤伏之讖，唐之太宗亦名著于圖牒。然而三君者皆豁達大度，其英足以有斷，其明足以有察，故能信任忠良，駕御豪傑，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傳之子孫。至于後世繼體守文之君，一有暗弱，信所當疑，疑所當信，則全盛之基，往往失墜，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國家自藝祖受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聖聖相授，垂二百年，規模超于前古，德澤浹于民心。迨崇寧、大觀以來，小雅盡廢，故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夷狄交侵，中國以微。然知數者形於讖緯，多能預言，以至朝廷之所崇尚，閭巷之所謳謠，未來之故，若合符節。天之所以告人者甚明，顧弗之察耳。取其尤顯著者，次第于篇。《梁谿集》卷一三六。

〔二〕變：原無，據道光本補。

預備志序

書檄志序

唐陸贄有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奉天所下詔，令贄所草定，雖武夫

悍卒，讀之莫不流涕，德宗反正，贊力居多。今夷狄內訌，王室危墜。九廟陷於兵火，而存亡未可知；二聖幽於沙漠，而安否不得達。卒伍化而爲盜賊，丁農轉而爲甲兵。商賈阻絕而不通，士夫奔竄而失職。西北殘于金革而民情離，東南困于調發而物力匱。將帥偃蹇，莫相統一；州縣委靡，莫相維持。此誠國家危急，天意人心去就之際也。幸有賢主總兵于外，可以繫天下之心，則夫傳檄四方，號令遠邇，以援中都，以援海寓，言不得不切，意不得不深，辭不得不盡，誠不得不至，庶幾人心感而天意回，大濟生靈，再安宗社，真今日之急務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之不可已也。如是一應書檄之作〔二〕，皆當以陸宣公爲法。作《書檄志》。

事宜志序

《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夫事業之措于天下，亦貴於變而通之以盡利，不失時宜而已。況乎遭非常之故，而可以常法待之哉！祖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監唐之弊而銷藩鎮之權，出治以文而偃天下之武，典章文物之所布，綱紀號令之所施，固足以維國勢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至于崇寧、大觀、宣和之間，宰輔非人，託紹述之名，爲保寵之術，耗蠹邦財，斬刈民力，士風益壞，軍政不修，敗歡盟，結邊釁。迨宣和之末，天下之弊極矣，故夷狄得以乘其間以陵中國，直犯京闕，初無藩籬。賴淵聖皇帝新即大位，人心欣戴，同力固守，賊以退師，是宜朝廷之上德協心，略他故而以治兵防邊爲急務也。奈何狃于承平偷惰苟且之風，恬不加

恤，議論規畫稍越故常，則阻難排抑，不得施行，而懷姦希進者又從而密譖而巧詆之，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惑亂人主之聽，更相傾陷，以取寵祿，又甚于崇、觀、宣、政之時。其意以爲虜騎必不深入，藉使深入，不過割地厚賂而已。遂使金人無所忌憚，一歲之內再圍帝城，君父播遷，生靈塗炭，朝廷號令半年不聞，四方盜賊所至蜂起。豈非膠柱鼓瑟，不知通變，小人之禍至于此哉！以今日而望去年，則人情國勢其不相侔，何啻數十百倍！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天下士民未有離志。故京城之故出于夷狄，而非出于中原；州縣之盜出于潰兵，而非出于民庶。誠能觀今之勢，度事之宜，收士用，安民心，選任將帥，整治軍旅，枕戈嘗膽，勵勾踐之心，布衣帛冠，行衛文之政，則恢復宗社，保全邊疆，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耻，有不難也。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清大憝，致漢中興。況我有宋土宇之廣，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夫事貴知變，而謀貴先定。故韓信之說高祖以收三秦，卒成垓下之功；孔明之說劉備以取巴蜀，卒成鼎足之勢。管仲說小白以寄軍政，而爲五伯長；商鞅說孝公以令必行，而爲七國雄。其謀皆定于始見之時，況欲加於數子者乎？雖然，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而使小人得以間之，則雖使伊、周復生，恐亦不能有所補也。取事之宜於今者，次第而條陳之，以備一日之用。作《事宜志》。

人物志序

昔晉祚中絕，中原陷于夷狄，元帝渡江興于江左，有王導以爲腹心，有周顗、刁協、戴若思以爲股肱，有賀循、顧榮以從人望，有周訪、郗鑑、甘卓以據要地，有劉琨、祖逖以恢遠略。及其後也，輔相如謝安，將帥如謝玄，方鎮如陶侃、溫嶠，皆世不乏人，故能締構群材，贊襄中興，祀晉配天，不失舊物，抗石勒之鋒，敗苻堅之師，折王敦之逆，平蘇峻之難，保有東南，垂百餘年，人物之不可無也如是。今宗社艱危，河北、河東之地棄而不保，或遂陷于敵仇，或割據于豪傑，則逼邇畿甸，汴不可都，其勢必有巡幸之事，以權一時之宜，而濟其急。然而人物之衰，未有甚于此時也。前日失謀敗國、妨功害賢之人既不可復用，而名望在人，屈指無幾。任方伯連率之職者，率皆妄庸；處州縣冗散之中者，未易識拔。則今之人物，所以爲輔相帷幄之臣，所以爲侍從論思之官，所以充臺諫獻替之任，所以當師帥撫御之選，所以膺守令牧養之寄，所以將監司按察之權，當何自而取之？以祖宗涵養之久，天下衣冠之衆，固不可厚誣以爲無人。然而事迫勢急，兼收並用，棄瑕錄善，舍短求長，欲得真賢實材相與協力而扶持之，使士夫不復事虛名而收實效，官司不復行虛文而施實績，民庶不復聽虛詔而被實惠，夷狄不復侮虛聲而畏實威，則求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專，信之不可不篤，庶幾可以濟危圖安，撥亂反正，以刷亘古所無之耻，以報不共戴天之讎，誠今日莫急之先務也。姑取平日之所知，及得于衆論者人物姓名著之于篇，以備緩急。作《人物志》。《梁谿集》卷一三

〔一〕一：原無，據道光本補。

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臣竊觀自昔人主履創業中興之運，必有英偉之材以斷大事，然後能戡難定功，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必有明哲之智以察至理，然後能聽言用人，而不爲異說之所惑；必有寬大之量以保衆，然後規模宏遠，而足以濟天下；必有誠一之德以與賢，然後終始無間，而足以大有爲。所以肇迹開基，興衰撥亂，克大敵，建大勳，爲神民萬物主，而垂休無窮者，率用此道。則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其人也。高祖當秦之亡，仗三尺劍驅馳馬上，以與項籍爭天下，相持於滎陽、成臯間，敗師跳身者屢矣，然氣不爲之挫，而卒亡楚，凡五年而定帝業。光武起南陽，以數千烏合之卒，破尋邑百萬之師，仗節渡河，崎嶇于趙、魏之郊，危亦甚矣，然志不爲之沮，故卒能破銅馬、赤眉之屬，而漢以再興。太宗乘隋之亂，起太原而定關中，擒建德、世充之徒，皆身履行陣，冒矢石而不懼，征伐四克，遂有天下。此英偉之材，三帝之所同也。高祖知人善任，使聽言如不及，將韓信於行伍，得陳平於亡命，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輟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樊噲一言則還軍灞上，婁敬一言則趨駕關中，故能因群

策以屈群力，而大功以成。光武指授諸將，各當其任，料敵決勝，明見萬里之外。馮異獲于俘執，而建方面之勳；鄧禹杖策謁于軍門，遂定大計。采耿弇之謀，而起兵上谷；聽邳彤之計，而不棄信都，故能威謀靡抗，動輒如志。而太宗之任賢使能，好謀納諫，又卓然過人遠甚。此明哲之智，三帝之所同也。司馬遷稱高祖常有大度，寬仁愛人，意豁如也，而馬援亦稱光武恢宏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之自有真。而史稱太宗，亦言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則寬大之量，三帝皆然。高祖天資慢侮，然待蕭、曹、子房、陳平，密侍帷幄，如左右手。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其待寇、鄧、耿、賈，皆出入卧内，如子弟然。太宗尤推誠以任人。有上疏論房玄齡者，帝曰：「是欲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嘗賜李靖手詔曰：「軍事一以委卿，吾不從中制。」則誠一之志，三帝皆然。夫有明哲之智而英不足以濟之，則足于謀而寡于斷；有英偉之材而明不足以察之，則寡于慮而傷于專。英明備矣，而寬大之量未宏，誠一之志未著，則亦未足以優於天下。故四者兼備，德盛業鉅，則能混一區宇，身致太平者，高祖、光武、太宗是也。四者不備，各有所長，則能割據一方，粗成霸業者，魏武、吳、蜀之主是也。由是推之，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概可觀矣。至于英不足而爲弱，明不足而爲暗，無寬大之量而狹小，無誠一之志而多疑，則亡國衰世之君，靡不由此。恭惟皇帝陛下英明之姿，寬誠之德，得于天縱，與神爲謀，而臣幸獲日侍軒墀，仰聞聖訓，竊歎絕德清光，非臣下所能跂及；然而紹膺大統，適當國步艱難、夷狄强盛之日，百度未舉，四方未寧，謂宜深考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所以創業中興者，神明白得，聖心循焉，以馭駕群材，制勝克敵，撥亂世而反之正，則我宋中

興之功不難也。臣輒不自揆，取三帝之行事散在諸傳及他史者，次第編集，刪其繁文，掇其大節，纂成一書，目之曰《漢唐三帝紀要錄》，敢塵睿聽，以備乙夜之覽。庶幾螢爝之光裨日月之照燭，涓埃之細助海嶽之深崇，以古爲鑑，揆今之宜，或有取焉。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謹序。《梁谿集》卷一三七。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建炎元年八月

脩多羅藏三乘十二分教，皆佛菩薩之所說，然廣博妙圓，極諸經之壺奧，莫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從上諸德造立疏抄論讚，皆爲人解說，然精深條暢，爲《華嚴》之指南，莫如李長者所製《合論》。蓋《華嚴》明一心之真境，含容無盡，如設寶鑑光明相照其中，妙影重重攝入。故華藏世界名數不可說，而不離于方寸之中；三昧法門差別不可窮，而不出于一念之際。毗廬遮那之所建立，文殊、普賢之所示現，皆以上乘頓教接大根者，自初發心至等正覺，本自圓成，無有欠缺。體之者以一毫含法界，契之者以一悟證無生，而地位階級、因果功用歷歷現前，了然不昧，言語譬喻，開示爲人，有權有實，此《華嚴》所以極諸經之壺奧也。《合論》明諸法之本原，會歸于一，如泛巨海，浩無津涯，必觀星斗，乃辨方所。故《自序品》至《入法界品》，七處十會，天龍八部，一切諸神，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十地諸大菩薩，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皆以十波羅密互爲主伴。其間妙寶，種

種莊嚴，皆以表法，學者因之，心跡圓融而得悟入，此《合論》所以爲《華嚴》之指南也。微《華嚴》無以見佛法理事之無礙，故廣博而妙圓；微《合論》無以知《華嚴》本末之倫理，故精深而條暢。讀佛書而不觀《華嚴》，是猶河伯之喜秋水，而不知海若之難窮，以見笑于大方之家也；讀《華嚴》而不觀《合論》，是猶據圖以窺天文，而不考甘石之書，無以知災祥之旨也，可乎哉！然《華嚴》凡八十卷，《合論》凡四十論，離爲二書，部帙浩博，既不便于觀覽，又艱難于挈提，學佛者患此久矣。朝奉大夫、提舉坑冶鑄錢張君書言始創意以經論合爲一書，作小字刊之，刻畫之精，如水布沙，如蠶種子，勻淨分明，悅可人意，凡願者即以施之。異時一大部經、極一負荷之力所不能舉者，今歛而小之，不盈數函，携適四方，無不如意。非善巧方便，孰能如此？其用心樂善亦勤矣哉！夫一塵中有大千經卷，具智慧者破塵出之，是爲真遊《華嚴》境界，真得《合論》宗旨，信解行證，宜自此書。始敢告讀者，應作是觀。建炎元年八月望日序。《梁谿集》卷一三七。

全宋文卷三七四八

李綱 六八

迂論序

建炎二年八月

梁谿病叟當建炎初待罪宰相纔兩月餘，以謨畫多不合，又所薦引將帥，同列不以爲然，沮斥之爭弗能得。方時艱難，不敢貪寵備位，妨賢路以誤國事，三上章乞罷相，庶幾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天子度不可留，從之，以觀文殿大學士領洞霄宮。將歸老于梁谿之上，守墳墓、窮山水之遊以終其身，而讒者不已，其言醜怪，肆爲巧詆，聞者駭汗。賴天子睿聖，有以察其不然，姑褫職俾居渚宮，坐食廩祿，而處江湖善地，德至渥也。閑居杜門，謝絕賓客，念恩省咎之外，無所用心，則取古之君臣賢士大夫與夫姦邪佞諛亂臣賊子其所施爲，是非成敗、治亂興亡之跡，可以垂鑑于後，而今之事宜所當變通于昔者，極其理而論之。其意以謂身既廢放，不得展盡底蘊以濟國家之急，姑以智慮所及載之空言，以俟後之君子，亦不爲無補。然承乏廊廟，既已嘗試其拙矣，則其所論，蓋亦踈闊而不

足以取合于世「二」，故目之曰《迂論》。昔孔子欲正名于衛，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而孔子告之以「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于「民無所措手足」。夫民之無所措手足，乃在于名不正。數變之後，則自子路觀之，宜乎以爲迂。然必欲爲政，使刑罰清而民服，非正名不可，則其迂也，乃所以爲要歟。余之論固迂矣，安知後世無拙如我者有取於其說，而反不以爲非乎？辭務達，故無飾說；理務暢，故無隱情。隨意所得而著于篇，故無先後之叙，覽者察焉。建炎戊申歲仲秋朔日序。《梁谿集》卷一三七。

〔二〕踈闊：原倒，據道光本乙。

湖海集序

建炎四年三月

詩以風刺爲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太半，皆有箴規、戒誨、美刺、傷憫、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詠情性，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小弁》之怨，乃所以篤親親之恩；《鴟鴞》之貽，乃所以明君臣之義；《谷風》之刺，乃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心於其間，則父子、君臣、朋友、夫

婦之道或幾乎熄矣。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俳，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蹟流離，而不忘君，故其辭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余舊喜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浦，又明年遷海外。自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魑魅荒絕非人所居之地，鬱悵亡聊，則復賴詩句攄憂娛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詠風月，未嘗不作詩，而嫠不恤緯之誠，間亦形於篇什，遂成卷軸。今蒙恩北歸，哀葺所作，目爲《湖海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反萬里、四年間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清明日，梁谿病叟序。《梁谿集》卷一七。又見《古文淵鑑》卷五七，《南宋文範》卷四七。

唐朝賢將傳序

紹興二年二月

爲將之難，非料敵制勝、陷堅摧衆之難，權重而不驕，功高而不伐，上承下撫，善始善終之爲難也。韓信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一有驕伐之心，而高祖疑之。關羽、張飛皆萬人敵，羽喜犯上，飛喜刻下，蜀先主知其必不能以自全。由是觀之，立功立名，未若保功名之懿也。唐有天下，將臣爲多。在太宗時，當創業之初，削平僭僞，制御夷狄，則有若李靖、李勣；在肅宗時，值安史之變，戡亂定功，中興王室，則有若郭子儀、李光弼；在德宗時，遭奉天之難，剪除叛逆，光復宗社，

則有若李晟、馬燧、渾瑊。皆能奮忠勇，攄謀猷，感會風雲，勒勳帝籍，號爲大將之賢者。至議其優劣，則勲不及靖，光弼不及子儀，瑊、燧不及晟。何哉？靖謙退知止，恂恂如不能言，以沈厚稱；而勲嗜進不已，導高宗以立武后，幾危唐祚，其識不足稱也。子儀朝受命夕引道，崎嶇讒譖間不辯自明；而光弼間隙一開，卒不復合，至憂憤以死，其誠不足稱也。晟策吐蕃多詐，不可與盟，而瑊、燧信之，以有平涼之辱，其智不足稱也。《春秋》責備賢者，故不得不論，至爲將大略，能以功名始終，豈可不謂人傑哉！尉遲敬德憤厲爭功，一聞太宗訓勅，折節自脩，杜門謝客，奏清商樂以自奉，能改過矣。李大亮宿衛之忠，裴行儉、蘇定方術略之奇，秦叔寶、薛仁貴、李嗣業搏戰之勇，高崇文紀律之嚴，王忠嗣執守之固，李抱真訓練之精，張萬福樂善之篤，李光、顏愬謀慮之決，皆凜然有賢將之風。故錄次諸傳爲上下卷，表而出之，庶幾覽者以古爲鑑，得見賢思齊之義云。紹興二年仲春二十二日序。《梁谿集》卷一三七。

雪峰真歇了禪師一掌錄序

紹興四年二月

自達磨流通正法眼藏，如一燈分百千燈，以心傳心，雖法無南北，而機有差別，其歸一也。雪峰了禪師得法于丹霞淳，淳得法于芙蓉楷，傳曹洞宗旨，門風孤峭，壁立千仞，有所施設，皆被上機，非中下根器所能窺測。了公自號真歇，昔演法于長蘆，今開席于雪峰，學徒雲集，從之者常千五百餘

衆，叢林之盛，所未曾有。隨機提令，應病施方，有作者之鈴鎚，真良醫之藥石。一言一句，皆示空劫中眼目，非苟然也。其徒集機緣語句爲《一掌錄》，以初得法由一掌故，錄成以示梁谿病叟。病叟讚歎，爲說偈言，其一曰：「真歇頰邊遭一掌，大愚肋下築三拳。自從默契宗風後，顛倒縱橫總是禪。」其二曰：「正令全提上上機，學人到此莫驚疑。直須吼裂野于腦，始是金毛獅子兒。」說偈畢，以其錄歸之，因書其語置篇首云。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二月朔序。《梁谿集》卷一三七。

五峰居士文集序

紹興四年四月

歐陽文忠公有言：「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信哉！士達則寓意于功名，窮則潛心于文翰。故詩必待窮而後工者，其用志專，其造理深，其歷世故險阻艱難無不備嘗故也。自唐以來，卓然以詩鳴于時，如李、杜、韓、柳、孟郊、浩然、李商隱、司空圖之流，類多窮于世者。或放浪于林壑之間，或漂沒于干戈之際，或遷謫而得江山之助，或閑適而盡天地事物之變，冥搜精鍊，抉摘杳微，一章一句，至謂能泣鬼神而奪造化者，其爲功亦勤矣。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非偶然也。故尚書考功員外郎翁君諱挺字士特，建之崇安人。天才秀發，器業夙成。年未成童，已知聲律，能賦詩，有驚人語。及長，該極群書，貫穿今古，落筆即數千言。既而遊行四方，渡浙江，寓淮楚，窺衡湘，觀光上都，宦遊趙、魏之邦，盡友其豪俊，以故爲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能備衆體，而尤長于詩。其五

言、七言屬對律切，風清調深。其古風、歌行渾厚簡淡，凌厲奮發，絕去筆墨畦徑，間追古作者，信乎天下之奇才也。方是時，朝廷以經術造士，士皆趨時好以取世資，而君緩步闊視於其間，獨有能詩聲。如內翰毛公友，一時名人多稱道之。然君早遊國庠，屢冠多士，聲華籍甚，而名不題於鴈塔；晚登仕版，對揚文陛，受知人主，而位不過于星郎。觸時相怒，竄逐流離，得病以死，而年僅踰於知命。身之窮，近世鮮有與君比者。平生所作數千百篇，悲歡感慨，一寓于詩以發之，奇辭秀句，膾炙人口，詩之昌，近世亦鮮與君比者。身不窮則詩不昌，物莫兩大，豈不信然。自經兵火盜賊之後，散失者十之六七。嗣子穎之收拾編類於煨燼亡逸之餘，得古賦若干，古律詩若干，雜文若干，釐爲若干卷，號《五峰居士集》。以余與君爲外兄弟，卬角同硯席，情相好也，遣人致書求爲之序。余嘗觀唐李賀號爲俊人，《高軒過》之作，在其稚年，韓愈、皇甫湜皆愛重之，歌詩之妙，獨步一時。以父諱之故，不得舉進士，坎壈以終，年未壯室。平時負古錦囊以出，得句輒投其中，暮歸足成，不知凡幾何篇。仇嫉之者盡委糞壤，今行于世纔數十首。則賀不特其身之窮，而詩亦窮也。君雖不幸其年其位，其詩文之所存，過賀遠矣。然賀詩得杜牧序而名益彰，余雖欲序君集，憂患衰疾，文思凋落，不能如牧之揄揚稱述，曲盡其情態，以取重于世，誠有愧焉耳。方命朋舊之愛慕君者求君之殘編斷簡於四方，繼成卷帙，使珠玉之珍不零落，蘭菊之芳垂無窮，庶幾以此答君相與之意云。紹興四年四月七日，具位李某序。《梁谿集》卷一三八。

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紹興四年六月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見于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生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乃知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寢失舊文，烏三轉而爲馬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秘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黃塗改，手跡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而有功于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

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嚙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四年甲寅六月朔序。《梁谿集》卷一三八。又見《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卷一九九。

道鄉鄒公文集序

紹興五年三月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邪？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辨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于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聶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閎遠，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

子柄、桂集公平生所爲文，得賦若干，古律詩若干，雜文若干，合爲若干卷，而諫省章疏又別爲一集〔二〕，將鏤板以傳于世，求序于某。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寢興，而士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于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于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濱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觀、政、宣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慕仰爲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序。《梁谿集》卷一三八。又見《道鄉集》附，康熙《常州府志》卷三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七五，乾隆《福建通志》卷七〇，《南宋文錄錄》卷一四，《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錫山文集》卷九，《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五。

〔二〕「其子柄」至「又別爲一集」一段，《道鄉集》所附李綱序文字與此不同，蓋刊者據編集情況，對序文有所修改。茲錄道光本《道鄉集》卷首李序：「其子柄、榘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

論語詳說序

孔子之言傳于後世者，序《詩》、《書》，論《禮》、《樂》，《易》有《彖》、《象》、《繫辭》，《春秋》有褒貶筆削，與曾子論孝者爲《孝經》，其家之所傳者爲《家語》，而對國君卿大夫、教群弟子及相與問答之言則有《魯論語》二十篇。盛哉，聖人言之著也。自《詩》、《書》、《禮》、《樂》、《易》、《春秋》、《孝經》之外，《家語》擇焉而不精，獨《論語》精微衍奧，皆道德仁義性命之旨。當時記言者有法，溫潤博雅，粹然成一家言。蓋聖人以其治心脩身、正家理國之要設教以爲人，其于問答之間，隨機接物以誘其心，應病施藥以救其失。故問仁者同，而告之者有淺深；問政者同，而對之者有先後。或抑或揚，以發明其道；或進或退，以矯揉其材。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真可以爲天下後世之折衷，而能言之類，莫之能加也。其諸弟子有及門者，有升堂者，有入室者，而問答之間，或言出而理解，或告往而知來，或至于無言然後喻。蓋根器有利鈍，而造道有精粗，不得不然（一）。至于顏、閔、游、夏、曾參、有若之徒，其言亦皆足以垂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則師友淵源，聖人之澤深矣。故相王文正公旦每以錦囊貯其書，觀畢則親緘題之，同列疑其爲秘方異書也，竊視之則《論語》，怪而問其故，公曰：「此皆聖人之言，治心脩身之要，吾輩行己，有愧于此多矣。」先進之尊道畏聖人之言如此，而今之士大夫特以爲科舉進取之資，過則不顧，又以爲童稚初學之書，不復精考，得不

又有愧于文正公之言乎？近世學者皆宗王氏之說，時有得失。而自先儒以來，亦有訓釋失聖人之旨者，如「井有仁焉，其從之也」，爲「赤子匍匐將入井」之「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爲歎逝之「逝」。傳習謬誤，其類寔繁。余謫官多暇，與次子宗之講說，頗是正之，因筆其言而成書，目之曰《論語詳說》。夫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推明聖人之旨，說之不患乎詳，而反說約者，在乎自得之而已。顧學識蕪淺，不足以窺聖言難知之奧，豈敢傳諸學者？姑以訓道子姪，開其童蒙可也。舊以兩字命篇，如《學而》、《述而》之類，體制不雅，輒取篇之首句易之，效老子名章之義，釐爲二十卷。書始于武昌郡，以建炎戊申之仲冬；成于鬱林郡，以建炎己酉之仲夏；改定于長樂郡，以紹興甲寅之初秋云。具位李某序。《梁谿集》卷一三八。

〔二〕不得：原無，據道光本補。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紹興五年閏月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柢于道德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

能濟人之饑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綉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事發爲文章，後世讀書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于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寢被知遇，歷事三朝，鬱爲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仕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玄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世區區綴緝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彷彿也。嗣子紹夫哀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二），冠以紹興

手詔，經筵薦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爲二十有六卷^(二)。集成來謁，求爲之序。某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如此，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任，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于時。今即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士疏藁，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丐一言以發明之。」某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訐儒以爲姦者，而況于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三)。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趨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贈給事中，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謹序。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實封一千四百戶李綱撰^(四)。《梁谿集》卷一三八。又見《古靈先生文集》附，《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

〔二〕今存宋刻本《古靈先生文集》所附此序，「雜文」上有「奏啓」二字，「若干篇」作「三百六十餘篇」。

〔二〕二十有六卷：右引作「二十有五卷」。

〔三〕冢：原作「蒙」，道光本作「家」，皆誤，據右引及傳校改。

〔四〕結銜原無，據宋本《古靈先生文集》補。

建炎時政記序

臣某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頒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爲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慎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何如哉！然臣志廣材疏，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自去魏闕，七更歲華，薦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輒廢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訓勅，則銘鏤心腑，豈敢弭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著於篇。至於日辰，有不能省記，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

寫成上下兩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采擇焉。臣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臣某昧死頓首頓首，謹序。《梁谿集》卷一七八。又見《建炎時政記》卷首。

全宋文卷三七四九

李 綱 六九

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序

某建炎初自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六月一日至南京行在所供職，八月五日蒙恩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月十八日降制，以某上章丐罷，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備位近司七十餘日，繼以罷謫，奔走萬里，流落十年，再被錄用。紹興四年春，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寓居長樂，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某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已後《時政記》進御。某已遵依詔旨，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著于篇，繕寫上下兩策，詣通進司投進〔一〕。有旨宣付史館。紹興六年夏，任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承史館牒，見修纂建炎日曆，朝廷降下所省記到《時政記》文字，首尾未詳，及拜罷辭免表劄批答並未抄錄赴館，請編類前來參照。某已遵稟，將建炎初除罷制命詔書、批答，辭免、稱謝表劄、奏議，建

明劄子皆已得旨施行者，編類次第，勒成四卷。竊惟皇上紹大統于國家艱難之際，即位之初，首蒙考慎，其所以委任責成之意，可謂重矣。而某材能譾薄，識慮迂疏，曾不能效尺寸以圖報萬一，奉身以退，雖罹患難，保全至今，日深慚懼。今者既蒙朝廷降旨令省記時政之略，又承史館移牒使編類首尾之詳，檢閱舊文，追尋往事，恍如夢寐，益用慨然。雖時運不留，事勢亦異，而理有不可改者，以理揆事，萬分之一或有取焉。謹繕寫成兩冊繳申史館，庶幾可備直筆采擇，信垂萬世。謹序。《梁谿集》卷一三九。

〔二〕進：原作「政」，據道光本改。

佛印清禪師語錄序

紹興八年十一月

崇寧間，余侍先公太師守官京師時，佛印清禪師住相國之智海，道價特高，學者雲集。先公暇日多造其室，余亦侍行，辱知照甚厚。至大觀庚寅歲，禪師遷化，賜塔名曰「真寂之塔」，先公爲之作銘，有曰「水滴漚生，雲收月白。都城東郊，塔有真寂」者，銘文之卒章也。後三十年，歲在戊午，余寓長樂，有前住襄陽雙池道腴長老來謁，出禪師《語錄》三卷，將刊板以傳叢林，求余爲序。追念智海遊從，恍如昨日，已閱一世，悵歲月之易流，悼善知識之不可復見也，覽讀愴然，因序之曰：禪

師法名智清，俗姓葉氏，泉之同安人。年二十有二出家受具戒，即知有向上事，徧遊諸方，參問宗旨，最後見道林祐禪師「舉幡風非動，仁者心動；風鈴不鳴，我心鳴耳」之語，因展鉢次，有所悟入，以頌呈祐，祐可其所見，亦作頌以印證之。自此機鋒迅發，禪苑歸仰。初住蘄州五祖山，法會之盛，震于江淮。紹聖中，智海虛席，有旨命禪師住持，再召入禁中對御，陞座，舉揚宗風，賜號佛印，住五祖、智海合二十餘年。今此所錄，皆禪師平日升堂入室、接引學者機緣語句，發明心地法門，開示佛祖言意，可以利一切而傳無窮者也。余嘗觀佛祖以心傳心，無文字相，不得已而有言句，所以安心治病者，何其簡易也。去本既遠，派別支分，傳法者拈花摘葉，務爲新奇，以相眩惑；學道者口習耳剽，遞相模倣，以爲飽參，千差萬別，不勝其繁，而此道日益微矣。禪師語句自胸襟流出，不事雕琢，而自然成文，不說義理，而自然契道。會歸有極，中邊皆甜，足以發明佛祖之深心，開導後人之正眼。余知此錄之流行有補學者，蓋不可爲量數也。道腴行年將七十，以門人之故，久要不忘，能使此錄復傳于禪師示寂三十年後，亦可謂賢也矣，與夫今之士大夫交游之久，以信義相期，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勉作序以塞其請，蓋亦有感于此。至禪師之所履踐施設，則先公所作塔銘道之詳矣，此不復云。紹興八年十一月三日序。《梁谿集》卷一三九。

中興至言序

紹興五年

臣聞自古帝王之盛，有創業，有中興。若湯、武之革夏、商，漢高之滅秦、楚，唐之代隋，此創業之主也。宣王承厲王之後，興衰撥亂，周道復行；光武當漢歷中微，恭行天討，炎運復續；肅宗、憲宗、武宗當唐室不競，藩鎮僭叛，征伐四克，威令復振：此中興之主也。創業之主駕御英雄，勘剪勍敵，肇造區夏，固爲難矣，而中興之主，視之爲尤難者，豈不以紹將絕之統，承極亂之餘，或爲夷狄之所憑陵，或爲巨盜之所侵據，國勢削弱，天步艱難，綱紀廢壞，法度陵遲，人材衰微，物力凋耗，振而起之，尤不易爲力故耶？譬猶大厦之傾，支扶顛危，補苴罅漏，與夫經營創建者，蓋不侔矣。然亦有優爲于創業者。承祖宗積累之基，德澤至深，人心未變，境土士民本皆我有，御得其道，則亡者可以復存，叛者可以復屬，以弱爲強，以微爲盛，疾若俛仰。譬猶巨室中衰，田園僕隸不幸爲有力者之所攘，其賢子孫能竭力以料理之，則曩之所失一旦復歸，與夫奮空拳、仗一劍以起者，不可同日而語也，顧所以處之者如何耳。恭惟有宋膺受天命，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祖宗功德，超軼漢唐，接武三代。至道君朝，受報收功，極熾而豐，邊釁一開，金寇之禍乘間而作。淵聖內禪，天下歸心，謀臣弗臧，馴致大變。實由承平之久，人不知兵，始務講和，偷安苟且之所致。譬猶康強之人，負恃壯盛，蔑衛生調攝之經，得陰陽乖沴之疾，邪氣深入，不務以毒藥攻治，而顧用參朮和之，以圖

安全，何可得哉！皇天祐宋，眷命陛下，爲神民萬物之主。臨御以來，迨今十年，宵衣旰食，憂勤圖治，而中興之業未建者，豈所以圖之道猶有未至耶？臣以愚陋，誤蒙眷獎，嘗加考驗，材疏分薄，自取顛隳，曲荷矜憐，不棄遐遠。昨者被奉詔旨，條具邊防利害，雖竭愚慮以塞清問，猶未能盡其區區所欲言者。夙夜精思，至忘寢食。謹以己見撰成《中興至言》十篇，輒敢繕寫投進，以塵乙夜之覽。臣之意以謂帝王圖治必有本要，秉本執要，以應萬機，所操彌約，所施彌博，故以《明本要》篇第一。本要者人主精神心術之運也，舉而措之天下，必有政事，功勳乃成，故以《修政事》篇第二。中興之政，莫急于治兵，故以《治軍旅》篇第三。軍旅之興，莫急于財用，故以《理財賦》篇第四。足食足兵，必據形勝之地，以事攻守，故以《審形勢》篇第五。攻守之具，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故以《備器用》篇第六。自治軍旅至備器用，兵家之常道也，必有臨機應變之術，故以《察機權》篇第七。必有料敵制勝之謀，故以《尚謀策》篇第八。所以爲此者，將欲討僭逆，禦強虜，復祖宗之境土，據中原以臨四方而已，必有先後本末之序，故以《議恢復》篇第九。恢復境土，國威振矣，然後可以奉迎二聖鑾輿，以天下養，昭陛下孝悌之德，故以《議奉迎》篇第十。此十篇者凡也，其詳又有目焉，各以類附于篇末。辭旨蕪淺，雖不足以裨廟算之萬一，亦臣之畢精極慮，欲圖報聖恩拳拳之至意也。昔漢賈山作《至言》，借秦爲喻，以感悟文帝，班固稱其言正而善指事意。今臣此書持論不敢太高，惟務可行；立議不敢激訐，惟務當理。引古以證今，自下以及上，竊自比于賈山，故以《中興至言》命篇。伏惟陛下萬機之暇，留神采覽。《明本要》篇發明心術，無可施行；自《修政事》篇後，

儻有合于聖意者，乞制詔外廷詳酌施行，天下不勝幸甚。紹興五年月日，臣某頓首謹序。《梁谿集》卷一三九。

道君太上皇帝御書跋尾

紹興五年八月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詔內禪。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即位。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道君太上皇帝行幸東南。八日，金人來侵，二月十日退師。三月，道君回鑾自鎮江府，次于南京，有旨詣亳州太清宮酌獻。是月十六日，臣被命奉迎。二十日至南京，次日對於內殿，奏陳淵聖孝思，願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下，慰勞久之。二十二日，扈從詣鴻慶宮燒香，還宮，再召對，敷奏移時，有旨罷幸太清宮，令臣持御書及小字青詞赴闕。二十三日朝辭，面賜玉帶、牙簡，即具錄所得聖語奏聞。奉淵聖御批，有「知卿奏對忠義煥然」之語。二十五日到闕，對於垂拱殿，以所賜帶、簡繳納王府，蒙降旨再賜。四月初三日，道君行宮次京城外，車駕出郊奉迎。是日道君入居龍德宮。臣還自南京，前後三被道君御書，皆進呈淵聖，得旨再賜。謹摹勒其二，刻諸琬琰，以永其傳。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跋。《梁谿集》卷一六一。

淵聖皇帝御書跋尾

紹興五年八月

臣靖康初，誤蒙淵聖皇帝識擢，承乏政府凡半年，被命宣撫兩河。自出師至以疾丐罷，凡五十餘日，前後祇受御筆七百餘件，裝褫成七十軸，寶藏私家。謹以詔書、宣諭、批答五道摹刻於石。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跋。《梁谿集》卷一六一。

皇帝御書跋尾

紹興五年八月

皇帝以丁未歲五月朔自康王、大元帥登寶位，前數日，以御書遣官齎至荆湖北路賜臣，迨今九年矣。臣以衰病屏伏海濱，今年春被受詔旨，令條陳邊防利害來上。臣具奏以聞，七月十七日伏奉親筆詔書，所以褒寵者甚渥。臣不勝感恩榮幸、惶懼戰越之至。謹摹勒上石，以示萬世。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跋。《梁谿集》卷一六一。

皇帝御筆詔書記

紹興五年九月

皇帝在御之八載，歲次甲寅，冬十月，叛臣劉豫借助強虜，稱兵南牧，侵擾淮壖。邊奏來上，有詔親征。戎車啓途，六師雲集，號令賞罰，悉出宸衷，將士奮勵，人百其勇。捷音載路，屢奏膚功^{（一）}，虜氣震聳，潛軍宵遁。策勳飲至，慶賚畢行。皇帝慨然悟前日退避和議之非，治兵飭備，有不可已者。乃於寇退之初，圖爲善後之計。發德音，下明詔，以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詢于舊弼。微臣嘗叨近司，亦與諮訪之列。竊自惟念，受知最早，荷恩特深。平時常恨屏跡遐遠，徒抱孤忠，不獲以芻蕘之言達於丹宸。恭承清問，其敢鹵莽滅裂以對？既竭鄙慮，條具上聞，仰塞詔旨；又以朝廷根本，時務之所當先者六事，冒瀆天聰。惟是學識迂疏，言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伏蒙聖慈容以天地之度，燭以日月之明，赦其狂瞽，而察其拳拳之忠，親御翰墨，降詔褒諭，所以寵綏之者甚渥。訓辭溫厚，有金聲玉振之章；筆蹟瑰奇，有鸞翔鳳翥之勢。天光下逮，蔀屋生輝。顧臣愚庸，何以報稱。竊觀自昔帝王當承平無事之時，圖維治蹟，未嘗不求言爲急務，故堯有衢室之咨，舜有總章之訪，禹重昌言，湯稱好問，況於履艱難之運，建不世之勳哉！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光武用寇、鄧、耿、賈之謀而炎運復興，太宗聽房、杜、王、魏之言而唐室大競。古今一理，何莫由斯。仰惟皇帝圖治之勤，求言之切，博詢精考，斷以必行，無愧前古。則夫并

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以大有爲修舉政事，震耀威武，削平僭僞，底定中原，紹復祖宗之大業，以致中興，有不難也。臣雖衰病，待盡山林，傾耳拭目，猶庶幾及見之。謹以御筆詔書摹勒成碑，以昭示天下，使知聖君不忘舊臣，詢事考言，樂取諸人以爲善者如此，用爲獻言者之勸，不其韙歟。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有五，具位臣李綱謹記并書。《梁谿集》卷一六一。又見《錫山文集》卷一一。

〔二〕功：原作「公」，據道光本改。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喚御書跋尾

紹興六年十二月

宣和內禪，燦然明白，與堯舜比德，視唐三宗爲不足道。靖康之初，金狄犯闕〔二〕，道君南幸淮浙，淵聖固守京師，兩宮間隔，陰有小人交鬪其間。所以寇退，二聖重歡，略無疑阻者，實賴不二心之臣調護之力也。至靖康末，在廷之臣多罷去，以唐恪、聶山、耿南仲父子用事，專以離間爲進身固寵之資，偃然自謂外敵之不足慮。迨虜騎再至，道君不得行，入居禁中，淵聖始感悟，罷唐恪相，出聶山、耿氏父子，奉使割地，稍召還舊人，然亦已晚矣。都城既破，翠華北狩，天下臣子所同憤慨。咸謂敵強我弱之所致，殊不知禍變之興，以小人離間爲基胎也。夫處人父子之間，號爲至難，況當國家艱阨之際，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繫哉！其後唐恪仰藥而死，聶山爲絳人所誅，耿氏父子全家陷

沒，相繼殂隕，天之報施，豈不昭然！方靖康丙午春，臣備位樞廷，被旨奉迎道君於南都，時徽猷閣待制、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宋喚適自淮甸召還入對，又奉淵聖御書如行宮，邂逅相見甚款，聽其言，蓋惓惓有意於兩宮者。及紹興丙辰夏，臣承乏江西帥事，復與喚會於豫章，喚出示道君御書，所以褒獎之者甚厚。翰墨如新，伏讀相與流涕，乃知前日之言信不誣也。追思往事，十有餘年如一夢間。鑾輿滯於沙漠而未還，中原因於蛇豕而未復，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今天啓上心，念父兄之辱，親御戎輅，以臨大敵。將士奮勇，盡殲醜類，靈旗所指，其將恢復境土，迎兩宮以還故都，有問安侍膳之期乎！杜甫有言：「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此微臣今日之志也。紹興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具位臣李綱拜手稽首謹書。《梁谿集》卷一六一。又見《錫山文集》卷一一。

〔二〕金狄犯闕：原作「金人來侵」，據道光本改。以下「犯闕」同。

皇帝御筆勉行詔書跋尾

紹興六年八月

臣昨者誤膺睿獎，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而臣憂患之餘，重以衰疾，深懼不足以仰副使令。剡奏力辭，至于再三，屢被詔旨，不容遜避。又蒙天恩，親灑宸翰，式遄其行，有「卿宜以安社稷爲己任，勿間中外，勉爲朕行」之語。顧臣學術迂疏，材能淺薄，何以當此？雖力疾之官，已數月

餘，黽勉職事，僅免曠敗，曾無尺寸涓埃之補。此臣所以夙夜慙懼，唯欲歸休山林，以逃素餐之責也。上章丐罷，終冀矜從。謹摹勒親筆詔書于石，置豫章公宇中，庶幾來者有以見聖主待遇舊臣之意，垂不朽云。紹興六年八月十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言。《梁谿集》卷一六一。

皇帝御筆賑濟詔書跋尾

紹興六年八月

臣今春入覲天闕，蒙恩內殿引對，恭被玉音，撫勞良渥。臣具以衰病丐免新任，上宣諭曰：「江西旱災，饑民乏食，頗有流移，煩卿一行，以寬憂顧。」臣俯伏受命，不敢固辭，疾驅之官。次本路界首，被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委以勸積粟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聖意，與本路監司協力推行，分遣僚屬督責州縣，勸誘出糶，庶幾實惠及民，以稱詔旨。凡賑濟饑流民五萬有餘，以積粟糶者二十餘萬石，亦有願獻錢穀以助賑濟者。雖深山窮谷，稚耄惇嫠，無不滲漉德澤，保全其生。夏秋之交，雨暘時若，新穀倍收，厥價十減七八，民大和樂，化愁嘆爲謳吟，變貧窶爲富實。感召和氣，導迎休祥，實自聖主仁心誠意之所感格。或謂至誠不足以動天地，臣弗信也。謹以親筆詔書刻之金石，以示萬世，使知中興之運蓋有本云。紹興六年八月十五日，具位臣李綱

謹言。《梁谿集》卷一六一。

淵聖皇帝東宮賜詹事李詩御書跋尾

紹興六年七月

淵聖皇帝毓德東宮，十有一年，仁孝恭儉，敷聞四方。平居無所嗜好，惟以文翰自娛，未嘗暇逸。觀所書《道德經》、少陵詩，與太子詹事李詩帖，其玩意篇籍，尊禮師傅，謙光日新之德，可謂盛矣。使當承平爲繼體守文之主，周之成、康，漢之文、景，何以遠過？惜乎炎運中微，金寇孔熾，嗣大寶於國步艱難之中，謀夫不臧，卒蒙大難，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痛心而泣血也。歲在丙辰，臣蒙恩來帥豫章，僚屬許忻出前數書相示，睹翰墨之如新，想威顏之在望，悵日月之易逝，悼鑾輿之未還，感憤激切，不知所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臣李綱謹跋。《梁谿集》卷一六一。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紹興六年七月

靖康初，綱備位樞廷，嘗一日同宰執奏事內殿，蒙恩賜坐啜茶。有旨召皇子國公出見宰執。小帽窄衫，玉束帶，升自東廂，至御座前奏問聖體，西鄉與宰執相揖。日角珠庭，眉目如畫，進止雍容，儼若成人，群臣咸竊竦歎。後一月，遂正東宮位號。是年冬，金寇再侵闕，都城失守，二聖蒙塵，皇太子亦北去，天下聞之，莫不痛憤。嗟乎！生帝王家，正位儲貳，有溫文之德，有天人之相，一旦倉

卒至此，此天命之所以難諶也。方淵聖在東宮時，嘗以皇太子學書一幅贈詹事李公，家藏至今，其壻許忻以示綱，覽之流涕，謹誌其末，庶幾觀者知流傳之所自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李綱跋。《梁谿集》卷一六一。

書陳居士傳後

宣和二年五月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讀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楊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生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爲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五月十一日，梁谿居士李綱書。《梁谿集》卷一六二。又見《龜山集》卷二七附。

書四家詩選後

宣和二年五月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之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又有《百家詩選》，以盡唐人吟咏之所得。然則四家者，其詩之六經乎，於體無所不備，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百家者，其詩之諸子百氏乎，不該

不偏，而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覽者宜致意焉。偶讀《四家詩選》，因書其後。宣和庚子仲夏十一日。
《梁谿集》卷一六二。

秦少游所書詩詞跋尾

宣和二年五月

少游詩字婉美蕭散，如晉、宋間人，自有一種風氣，所乏者骨骼耳，然要是一時才者。沙陽俞跂出以示予，爲跋其後。宣和庚子仲夏，梁谿居士書。《梁谿集》卷一六二。

玉局論陸公奏議帖跋尾

宣和二年五月

凡文之作，貴如穀粟布帛，適於用而達於理，斯足矣。予觀陸宣公居倉卒擾攘之間，其奏議所陳，動中時病，屈折覲縷，皆根柢仁義，道理明白，真得作文之體，宜玉局之敬慕而不忘也。德宗在艱難時，恃贊助如左右手；及信任裴延齡輩，則棄之如弁髦土梗，一斥不復，真少恩哉！宣和庚子仲夏，梁谿居士書。《梁谿集》卷一六二。

舉潭詩卷跋尾

宣和二年七月

故奉議郎致仕潁川陳公，事其母夫人樂氏以孝聞。夫人既捐館舍，卜葬於舉潭，公爲之築庵曰悟真，堂曰追遠，亭曰歸真，以爲祭祀焚修之所。故樞密蔣公、右丞陸公已下百餘人賦詩以詠歌之，而夫人淑德懿行益彰聞于時。予來沙陽，不及識公，而與其子正式遊，間造隱圃，觀池亭竹樹之美，皆公身構而手植者，可以想見其爲人。正式一日捧舉潭詩卷，裁書屬予曰：「先子平昔留意於此，既得修撰羅公序其前矣，願吾子跋之，以垂不朽。」予一再辭，不可，則爲之言曰：「天下之大戒二，其一義也，其一命也。臣之事君，義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故其生之所以養，死之所以葬，既葬而築室以爲祭祀焚修之所，又求當世顯人與賢士大夫書而歌之，不如是則孝子必慊然有不足之心焉。若公者，其於事親可謂無所慊矣。予聞公年七十即謝事，優游燕閑凡二十年，雖耄而聰明不衰，臨終怡然而化，則其胸中所養，宜何如哉。惜乎不及識，而聞其謦欬之餘也。予既賢公，又嘉正式能成先志，勤勤而不倦，於是乎書。宣和二年七月三十日，梁谿居士跋。《梁谿

書鄧南夫祭文後

宣和二年二月

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人，視其所與遊。予來沙陽時，南夫已死，不及識，識其子肅，俊美而力學，有以見南夫之義方。及觀了翁祭文，右文羅公之跋尾，乃知二公平昔皆與南夫游從厚善，其所稱道不妄，又有以得其行己之大槩。然則予雖不識南夫，固已深知其爲人矣。南夫雖不通於時，有令子以傳家，又得名卿碩儒之文悼惜而振發之，可以垂於不朽，夫又何憾。宣和二年二月九日。《梁谿集》卷一六二。

了翁祭陳奉議文跋尾

宣和二年秋

予昔邂逅見了翁於姑蘇，觀其容貌，渥然而不枯；察其志氣，浩然而不挫；聽其辨論，毅然而不屈。竊謂近世以來，善處患難，未有如了翁者。今於沙陽見了翁祭其兄奉議公文，辭意之高潔，筆力之遒健，與昔見其容貌、志氣、辨論無少異焉。信乎養之完，守之固，而文章字畫似其爲人也。宣和庚子秋，梁谿居士跋。《梁谿集》卷一六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一四四。

全宋文卷三七五〇

李 綱 七〇

蕭氏印施夾頌金剛經跋尾

宣和二年九月

予嘗讀《易》，觀六十四卦、爻、象、彖辭，不離文字，而孔子繫之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然則六十四卦、爻、象、彖辭，果足以爲《易》，而所謂《易》者，果何物哉？及讀釋氏《妙法蓮華經》，觀二十八品譬喻，言說亦不離文字，而其言曰：「佛說是經於八千劫，未曾休廢。」又曰：「若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諸佛，不如受持此《法華經》。」然則二十八品譬喻言說果足以爲《妙法蓮華經》，而所謂《妙法蓮華經》者，果何物哉？即六十四卦、爻、象、彖辭以學《易》，《易》已明，則六十四卦、爻、象、彖辭如糟粕，如筌蹄。即二十八品譬喻言說以求《妙法蓮華經》，經已見，則二十八品譬喻言說如夢幻，如響像。然則《易》之所以爲《易》，《妙法蓮華經》之所以爲經，斷可識矣。由是推之，則釋氏之書，所謂《金剛》，所謂《圓覺》，所謂《般若》，

所謂《涅槃》，所謂《諸菩薩萬行首楞嚴》，所謂《大方廣佛華嚴》，一切大乘經典、名字、方便善巧，種種不同，無非明此一書者。具眼人即其名以契其旨，則讀誦書寫，受持演說，勝妙功德，一念周圓，宜其世間人天小果、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也。雖然，理不礙事，事不礙理，文字諸相，無非解脫，故有以音聲讀誦，以筆墨書寫，以憶念受持，以議論演說，亦能現獲不可思議報應，寧不信然。觀右文羅公序蕭氏印施夾頌《金剛經》，其文高妙，深達經旨。又爲哀集持經報應十餘事俾併刻之，助發信心，其於理事可謂無礙矣。蕭氏求跋於予，故予爲言學《易》之說，使知儒、佛初無二道，學者當以心契之也。宣和庚子九月三日，梁谿居士跋。《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王府君文編

靖康二年四月

王以寧周士出其先府君手澤一編示余，詩章雅麗，筆蹟清勁，真傳家之寶也。靖康二年歲次丁未四月三日，觀于潭府漕衙之翠藹堂，武陽李綱伯紀氏跋。《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了翁墨蹟

靖康二年四月

余政和乙未歲自尚書郎謁告，迎親雪谿，時了翁自天台歸通州，與之相遇於姑蘇。一再見，有忘

年之契。後四年，當宣和之初，余以左史論事謫沙陽，了翁方居南康。其族人陳淵幾叟往見之，余因寓書通慰懃，且以序送淵，并致意焉。既而了翁答書，辭意懇懇，至舉狄梁公及本朝李文靖、王文正二公事業以相勉。予竊怪公相期太過，非所敢當也。又後七年，靖康改元歲次丙午，天子初內禪，金寇犯闕，余蒙異恩，自奉常不旬日擢參大政，實總軍旅之事。踰月寇退，宗社以安，四方收寧，叨處樞輔，追感知己，恨公云亡，不及見也。未幾出使宣撫河北、河東兩路，月餘而罷。旋即竄貶，由建昌再謫川峽。適盜據荆南，路梗，少留長沙，前京畿提刑王君以寧不知於何處得公答余書藁，獨闕其首數句，示余，俾追思補亡。慨念平生，爲之流涕。教授吳君致堯復出公墨蹟數帖求余跋。開卷讀之，凜然如對面而聽其亹亹之言也。吳君嘗從公游，篤善好學，因錄余書序及公所答書并以遺之，以答其意，且見公知余之厚云。靖康二年四月三日，武陽李綱謹跋。《梁谿集》卷一六二。

書杜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靖康二年四月

余趣寧江謫所，取道湘潭，王周士出高麗紙求書。時金寇再犯闕將半年，未解，余聞召命，將糾義旅以援王室，萬一不捷，當遂以死報國矣。周士未果行，而許爲之繼，因書杜子美此篇遺之，以激其氣云。靖康丁未孟夏四日，武陽李綱書于長沙漕司之翠藹堂。《梁谿集》卷一六二。

題定林寺清深堂

建炎元年五月

李伯紀被召赴行在，適汴流淺涸，自臨淮遵陸道虹縣，憩定林寺。愛西堂幽邃，竹木蒙密，盛夏無暑氣，日之曰「清深堂」，命叔易篆其榜以贈長老昌公。時建炎改元五月二十四日。《梁谿集》卷一六二。

書金字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

建炎二年六月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諸佛菩薩信解行證大乘之秘典也。所說句偈，不可量數。而龍樹傳於海經，貝葉翻於震旦，凡三十九品，爲八十卷。其後又得《普賢行願》一品。蓋是經深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成於普賢，則得《願品》之來，雖無量句偈未悉宣布，而《華嚴》宗旨固已畢陳矣。有大比丘敏傳以金書是經，將建重閣，藏于雲巖禪刹。余方謫居鄂渚，假道修江，因施金俾書《行願品》附于八十卷之末，庶幾華藏功德周圓法界，含生均霑利益。時建炎二年歲次戊申六月二十三日，具位李綱書。《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了翁楞嚴庵頌

建炎二年七月

了翁於世悲願宏深，淪沒已久，如以願力故，當復再來。觀其所贈東林珪老伽陀，所謂「休休莫莫不可說，此不可說亦不可」。三復其言而悲之，再來時節，因緣必不爾也。戊申初秋望日。《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了翁得邵康節《易》數、皇極、先天之學，心解神悟，世故多能前知。如丙午歲事，嘗爲所親者預道之。壬寅春，公未沒前數日，其孫婿蕭君建功以紙求字，公爲書老杜《哀江頭》一篇，乃絕筆也。非惟筆力遒勁，略無衰病之氣，蓋寓意靖康之變於其間。以公之學精微，知數之必爾。而平生議論慨然不少屈折，雖流離顛沛，妻子至於凍餓而不顧，可謂不以天廢人矣。蕭君訪余於武昌，出公書以相示，爲歎息者久之。余嘗著論古人處天人之際者，正與公合，因并書以遺之，使讀者知公於古人無間云。《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了翁自跋敢疑論後

了翁晚年嘗語所親曰：「吾往年以論事遭憂患，他無足恤，所懼者惟死耳。今則死生皆置度外，未嘗動心。」觀其自跋《敢疑論》後，殆懼死時語也。其後謝謫官表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江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則了無懼意。夫死生亦大矣，以了翁之學，至晚年然後不以動其心，其難如此，學者可不勉哉！《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了翁墨蹟

了翁書法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觀其書可以見氣節之勁也。臨江蕭君從翁遊，得其片紙數字，皆緝錄成篇，可謂好學也已。使爲善積累如此，何所不至，在勉之耳。《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了翁廣龜鏡錄

蘇許公《中樞龜鏡錄》，執國柄者可以書紳。了翁廣之，有味其言也。《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了翁所書華嚴偈

諫議陳公留心內典，尤精於《華嚴》，手寫數過，前後抄錄其要，積累篇帙。平生踐履，惟以澤物爲心，處憂患如遊戲，蓋深解乎此。觀其所書世間法界等語，真知言之要哉。《梁谿集》卷一六二。

題所書法華經普門品

建炎三年正月

諸佛菩薩不捨慈悲，不厭生死，以濟群品。而觀世音菩薩悲願洪深，與十方法界衆生有大因緣，能施無畏之力，爲諸衆生之所依怙。故《普門品》言，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即理而言，所以表法。謂如一念熱惱，即落火坑；一念變異，即飄墮羅刹鬼國；一念瞋毒，即爲虻蛇惡獸；一念貪恨，即爲惡人怨賊；一念殺害，即爲刀杖；一念繫縛，即爲杻械枷鎖。而觀世音者，豈異人哉？稱其名號，觀其音聲，旋倒聞機，反聞自性，則諸苦皆空，應念解脫。然理不礙事，事不礙理，故有常念。恭敬供養觀世音菩薩者，隨感而應，如影逐形，如響答聲，真如火坑變成池者，真有脫羅刹惡鬼之難者，真有刀杖段段壞者，真有杻械自脫者，威神之力，不可思議。佛如實說，非虛言也。某遇先妣衛國夫人吳氏忌辰，既書《楞嚴經·觀音圓通

品》以施澧州夾山長老覺海大師善能，使置所建觀音正法樓中，以資冥福；又書《法華經·觀音普門品》以遺之，使瞻禮者知菩薩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如此。二經相爲表裏，不可闕也。理事雙修，所謂觀世音者，庶幾人人見之。建炎己酉正月七日書。《梁谿集》卷一六二。

跋道鄉墨蹟

侍郎鄒公碩學勁節爲天下之所宗仰，詩銘精深，有古作者之風；字畫似其人，自可寶也。《梁谿

集》卷一六三。

跋李先之墨蹟

余平生不識李先之，獨聞其爲人經術修明，議論勁正，節操高邁，趣與時異，久困州縣間。靖康初首薦之，累遷國子祭酒，而先之初未嘗到都城。其後余謫雲安，道南昌，遊西山玉隆觀，乃聞先之赴召至京畿，道阻不得進而還，相差數日，不及見。建炎初，復除秘書監，促其來，未幾余丐罷相東歸，亦不知先之曾供職否也。臨江蕭君訪余於武昌，首詢先之，則云病不能赴行在所，已亡矣。朝廷以寶文閣待制贈之，因出其來往書帖一卷相示，又云先之亦以不一見余爲恨。余於先之不爲不相知，

而卒不一識面，士相見之難如此，可勝歎哉！先之與陳瑩中、游定夫一流人凋落殆盡，良可爲天下痛惜也。《梁谿集》卷一六三。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建炎三年正月

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四裔，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捨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陵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而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余得而讀之，廓然如披雲霧而睹天日之清明，燦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夫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際，游、夏不能措一辭。

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如何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蹈於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建炎己酉歲正月五日，武陽李綱書。《梁谿集》卷一六三。又見《經義考》卷一八四，《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五。

書寄崧老易傳後

曳其輪之象，妙處在曳，曳者，自後牽車以緩其行也。《坎》爲輪輿，《既濟》、《未濟》互體皆有《坎》，而初九、九二處其後，故象爲「曳其輪」。《睽》體亦然，故六三之見上九爲「見輿曳」。自六三觀之，則上九處《坎》體之後，疑其無適己之意故也。曳之象皆在陽爻，則非才之剛而孔武有力者，安能曳車以止之哉？至《賁》之初九，亦處《坎》體之下，則以「捨車而徒」爲象，此之謂唯變所適。由是觀之，豈非字字有象，而互體之類曷可少哉？此秘殆亦昔人所未睹也。前所錄數十條，皆考於象而爲之說，既與世之說《易》者不同，於襄陵《易傳》亦有合不合者，願參考之，取其是而削其非，因周詳以誨諭爲望。聖人立象以盡意，雖如觀天下之不可窮，然意之所在，要有至當去處。吾

儕即象以求之，正如法家斷案，鋪陳法律，求所以當其罪而止耳；不當其罪，則以笞杖爲徒流，相去遠矣。此所以必資於講貫之益。在《兑》「君子以朋友講習」，理義之說，孰有大於此？惜乎江海之遼絕，而音問之難通也。此編切勿以示人，非唯尚口乃窮之時不足以取信於世，亦其間有未安者，隨得隨改也。所著《易傳》九卷，總論一卷，外篇《釋象》七卷，《訓辭》二卷，《明變》、《類占》、《衍數》各一卷〔二〕，合三十二卷。俟定居，當悉錄致左右以求證明，唯痛加斤斧，乃所望也。《梁谿集》卷一六三。

〔二〕二：原作「三」，據本集卷一三四《易傳內篇序》、《易傳外篇序》改。

跋東坡書

東坡書初類李邕，中類徐浩，晚乃自成一家。其用筆側以取勢，與柳公權之論殊不同，必有能辨之者。《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山谷書

山谷行書多匾側，此卷獨不然，殊可愛也。梁谿病叟觀于都嶠山陰。《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山谷草書

山谷晚年草書之妙，追步古人，張顛、懷素，正應此爾。《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米元章書

米老書深得古人運筆意，但不可求於規矩法度間耳。書體出於《瘞鶴銘》，多行草，少見其真書，護所短故耶？《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曹馬摹本

龍眠摹寫曹將軍馬、山谷草書少陵《丹青引》，筆蹟妙甚，可爲十軸之冠。《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歐公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其蹟，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辨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中嘗跋其書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而興？」東坡亦以夢奠之後，履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梁谿集》卷一六三。又見《南宋文範》卷六〇。

跋石曼卿書

石曼卿與范文正、歐陽文忠、蔡君謨、蘇子美遊，皆以豪傑許之，好事者至稱其仙去。觀詩篇筆

蹟，真一代偉人也。《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東坡小草

東坡居儋耳三年，與士子遊，墨蹟甚多。余至海南尋訪，已皆爲好事者取去，靡有存者。甚哉，好惡之移人也！方紹聖、元符間，擯斥元祐學術，以坡爲魁，惡之者必欲置死地而後已。及崇、觀以來，雖陽斥而陰予之，殘章遺墨，流落人間，好事者至龕屋壁、徹板屏，力致而寶藏之，惟恐居後。故雖鯨海萬里，搜哀殆盡。此與跡削於生前而履傳於身後者，亦何以異？北歸次端溪，郡守陳侯出示小草一幅，云得於錢塘僧舍，蓋坡倅杭時所書也。士夫所藏真行多而草少，此幅尤可寶愛云。《梁谿集》卷一六三。

題唐朝賢將傳後

梁谿病叟曰：爲將三世，道家所忌，豈非陰謀多而以殺戮爲事故也？惟懷仁輔義，公正無私，宅心慈恕，以殺止殺，常出於不得已者，可以無咎，而慶流後人。唐朝賢將多矣，獨郭子儀、李晟號爲後嗣能世其家。子儀忠厚長者，未嘗妄殺；而晟克復長安，市不易肆，遠方信宿而後知王師之入。前

史謂三王之兵，不過如此。身享安榮，子孫蕃昌，且多賢者。天之報施，詎不信夫？善爲將者，宜鑑于茲。《梁谿集》卷一六三。

題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

紹興三年三月

慶國夫人鄱陽張氏謹發虔心，募工縷板，印造《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一部，普勸發無上菩提心者至心歸依西方淨土，殷勤恭敬，念誦阿彌陀佛尊號。如法修行，盡此報身，隨願往生，同成佛道，一切有情，均霑利益。紹興三年歲次壬子三月中澣日題。《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司馬溫公帖

朝廷之上，事貴當而不貴苟寬，言貴盡而不貴苟合。苟寬則姑息，苟合則雷同，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熙寧間，犯謀殺者聽自首減等，非不爲寬，而廷臣毅然爭之，反覆論難不已，至有以罪去者。懼姑息之爲害，而展盡底蘊，不敢爲雷同之說也。當是時，去嘉祐、治平未遠，其遺風餘澤能使士大夫如此，豈不爲天下福哉！數十年間，士風一變，以馴致禍亂，其源非無所自也。觀司馬溫公與雜端劉公帖，推許之重乃至是，前輩之意遠矣夫！紹興四年三月日，昭武李綱跋。《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顏魯公與柳冕帖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鋼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爲人。柳冕，唐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概云。《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永嘉鮑君仕不過州縣，而卓然自立，不阿世以取容，刻意群經，爲之訓釋。觀其所上論新法書，識度有大過人者，非苟然也。司馬溫公、趙清獻公皆貽簡尺以獎與之，歿雖久而名益傳。嗟夫，士負所學，生不逢時，老死山林，又無一世鉅公爲之稱道，與草木同腐者多矣，可勝慨哉！《梁谿集》卷一六三。

全宋文卷三七五一

李 綱 七一

跋鄒公詩

紹興四年九月

積德鍾慶，貽範將來，必有賢子孫繼其後。身享重名，膺受福祿，必有賢祖考啓於先。此古今之通理也。歷考載籍，士大夫家世濟其美，浸以光大，靡不由此。觀舍人公丁寧訓誨之時，郎中都曹勤懇奉承之意，爲人父爲子孫之道盡矣。名譽福祿之報，在其曾孫。侍郎卓然爲世偉人，子孫又多賢者，鄒氏之門興未艾也。願廣其傳，以爲士夫之勸。紹興甲寅季秋十有八日，昭武李綱謹題。《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餘慶長老開堂疏

紹興五年八月

右建州大中寺長老慶餘師《再開堂疏》，先公太師所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峰

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參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公諭州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公一日約先公同游武夷山，及歸，則師已遷化一復時矣。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跣趺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盍歸誠祈懇，儻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親以小磬就師耳根擊之，至數十聲，師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呂公爲作碑，具載本末，置寺中。宣和元年，自左史謫沙陽，道建安，遊大中寺，猶及見碑，讀之一再過，私竊歎仰。後十四年，紹興壬子歲，被命宣撫荆廣，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宇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亡矣，爲之歎息。又三年，有住持龍山僧元植者，師之法眷也，間嘗訪師遺跡，惠然見過，出先公所與師手帖以相示，翰墨如新，讀之泫然，因留藏于家，傳示子孫，而爲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之，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固，死生一如去來，自在有如此者。紹興五年八月五日，男具位綱謹書。《梁谿集》卷一六三。又見《錫山文集》卷一一。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紹興五年八月

竊觀唐質肅公論潞公燈毬錦事，有以見當時士風，何其忠厚之至也。夫大臣邀寵，進不以正，臺

諫論列，乃其職也。人主未察，震怒竄貶，亦理之常，而在廷之臣中執法如王舉正，史官如蔡襄，皆抗疏直前以營救之；能文如梅堯臣、李師中之流，又作爲歌詩，叙述歎賞，以激義夫之氣。天子悔悟，卒行其言，不旋踵徙內地，召還復用。嗚呼，茲非士風忠厚而盛德之事耶？其後諫院公亦論荆公，於熙寧間觸權臣怒，謫官嶺海，當時名士以詩送行者，雖不乏人，而營救之風則亡矣。一斥不復，卒使抱義納忠之臣流落以死。其視嘉祐，得無愧乎！至元符中，道鄉鄒公以論椒房事遠竄，則餞送者悉置典憲，中丞安敦彈奏猶以爲輕，望其據義以爭難矣，誰復敢以詩章指時事而揄揚其美哉？茲風一扇，士氣頹靡，習熟見聞，以鉗口結舌爲當然，任言責者不過挾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爲進身之資，其視朝廷闕失，不啻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甚者至顛倒是非，變亂白黑，以惑人主之聰明，其肯長慮却顧爲防微杜漸之計邪？燕山之役，廷臣至無一人言者，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爲梗，非無自而然也。由是言之，祖宗謹擇臺諫，使之敢言，以舉繩愆糾繆之職；涵養士風，使之忠厚，以盡激濁揚清之義，豈非制治保邦之要道歟？唐氏父子繼論時宰於權寵方隆之日，面折廷爭，無所顧避，使名節之美萃於一門，可謂賢矣，復用與不復用，固不論也。然二公之歿，碑誌不立。其族子邵陽太守遵懼歲月之綿遠，而前德之堙墜，哀集表章及送行詩等合爲一卷，將刻諸石，以垂不朽。其意豈獨貽訓後裔，爲家世之光哉，使士大夫知前輩風節凜然若此，有補天下多矣，是可嘉也。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十八日，武陽李綱伯紀書。《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張嵇仲樞密遺稿 一

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御衣，獨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唱義兵，獨有一顏真卿；朱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寇再犯闕，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遠遯以自全。獨樞密張公總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于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某頃執筆螭坳，寓直東省，公時夕拜瑣闥，周旋甚歡。迨靖康間，宣撫兩河，辟公之子叔獻以從。嘗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固已歎服。其後聞公遂死國事，爲之流涕。自靖康至今十有一年，叔獻持節江東，某帥守豫章，相遇於貴溪。道中出示遺藁數軸，讀之不覺淚之承睫也。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不少有愧哉！《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張嵇仲樞密遺稿 二

士之立名節、死國事，雖志氣有所感激，其平時胸次所養，必有大過人者，遇事而發，非偶然也。段太尉以笏擊朱泚，或謂武人一時奮不顧身，柳子厚獨爲哀集遺事，作傳以明其非，真知言哉。

樞密張公忠義之節著矣，臨去國日，自期必死，以書屬其家，叙平生所操守，真所謂中有所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書尾猶欲托不朽於墓表，若區區於爲名者，是不然。名，固士君子之所貴也。聖人以名節砥礪天下，故士有舍生取義，不求生以害仁者。唐顏魯公知必死李希烈，自爲祭文、墓誌，常寘坐隅，與公用心何異？近世名節不立，而惟自全之爲務，宜乎遭國家之大變，而伏節死難之臣不能無愧於古人也。如公卓然所自立如此，吁，可畏而仰哉！《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趙正之所藏東坡春宴教坊詞

東坡樂語信筆而成，初不停綴，改不過數處，屬對精切，皆經史全語，不假雕琢，自然成章。吁，可畏而仰哉！卷尾章草書淵明詩，紙背乃經筵當讀《寶訓》，藝祖遣潘美、曹彬下江南方略。此軸所謂三絕，真可寶也。《梁谿集》卷一六三。

醉 筆

東坡醉中作醒時文章，今人醒時作醉中語，殆不可曉也。《梁谿集》卷一六三。

草聖

東坡晚年草聖之妙如此，蓋積學所致，非特天資軼群絕倫也。《梁谿集》卷一六三。

行書

東坡行書萃于此軸，真無愧於古人。《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溫公帖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初夏中澣，彭城鄭顧道經從豫章，出示溫公帖，觀于精忠堂，凜然如對盛德君子，瞻其儀形而聆其語論也〔二〕，使人欽慕不能自己。武陽李伯紀書。《梁谿集》卷一六三。

〔二〕「而聆」兩字，原作「面」，據道光本改。

書陳瑩中書簡集卷

紹興七年八月

故贈諫議大夫陳公與先公太師同年登科，相好之情，如兄弟然。某爲兒童時，固已熟知公名。政和乙未歲，綱自尚書考功郎謁告迎侍先公於雪上，時諫議公自通州徙居天台，邂逅相遇於吳門，得一再見，遽沐稱賞。宣和己亥歲，綱自左史以言事謫官沙陽。沙陽，諫議公鄉里也。時公在星子，因其姪孫淵往省公，寓書以通殷勤，蒙誨答良渥，直以狄梁公、李文靖、王文正公事業相期，愧不敢當，然竊不自意公見知之深也。靖康初，蒙恩識擢於變故擾攘之際，公已捐館，不及見。每感知己，未嘗不泫然流涕。迨紹興丙辰歲，被命帥守豫章，以淵攝機幕，暇日出示公平生往來書簡，凡若干卷。翰墨如新，慶弔問勞，外多論《易》象、佛書及行己立朝之大節，信筆輒千餘言，理致條暢，文不加點。信乎道學淵源，自其胸襟流出，特立獨行之操，非衆人之所能跂及也。是可寶藏，傳之雲來，以俟後世君子。紹興七年八月望，具位李綱書。《梁谿集》卷一六三。

跋陳少陽上高宗第三書

潁川之書，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論此二人，中其要害，故下毒手，以絕來者。《陳修撰

大監蘆川老隱幽巖尊祖事實跋

宣和六年四月

予昔與安道少卿游，聞仲宗有聲庠序間籍甚，恨未之識。今年春，仲宗還自閩中，訪予梁溪之濱，聽其言鯁亮而可喜，誦其文清新而不群，予灑然異之，然未敢以是知仲宗者。士之難知久矣。富于文而實未必稱，敏于言而行未必副，曷敢輕許人哉？別未幾，仲宗復貽書，勤勤以其大父手澤諸公所跋示予，且求一言。夫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推是心以往，所以稱其文而副其言者率如是，古人不難到也，在仲宗勉之而已。宣和甲辰孟夏晦，李綱伯紀書。《蘆川歸來集》卷一〇。

棲雲院新修印心堂名序

宣和二年三月

右文殿修撰羅公既以家所藏佛菩薩書五千四十八卷於寶峰棲雲禪院建大寶藏，莊嚴安貯，轉法輪，使見聞者無不蒙益，以作佛事；又于藏殿之西，相地爽塏，構大經堂，集諸淨侶同閱秘典。規模宏深，廣博嚴麗，雲山妙色，泉石清音，長在耳目，助發實相，誠勝事也。堂成，以告梁谿李某，

曰：「子其爲我名之。」某後進晚學，不足以知佛法深意，辭不獲命，則爲之言曰：昔菩提達摩得正法眼藏於西天祖師，而來震旦，爲第一祖。其法不假文字，直指心源，無諸修證，見性成佛，宜于經教在所擯棄。乃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付之二祖，曰：「此經可以印心。」祖祖傳授，以爲心法。是知禪教相融，初無二門，心語相印，亦無二法，豈特《楞伽》四卷爲然哉。諸佛菩薩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大千經卷，億萬句偈，自然演出無量妙義。以我所得正法眼藏返觀佛語及菩薩語，譬如以印印泥，圈模點畫，昭然契合，然後乃知心外無佛，周徧法界，同一真體，第一義諦。何以故？文字言說皆解脫相，無差別法，故以是看經，是則名爲具看經眼。今右文公深植善本，信根堅固，了達諸法深妙之義，超出世間，得法眼正，而能慇懃教典，建藏構堂，與具眼人結看經社，精進勇猛，無復疲厭，豈非以經印心，如菩提達摩之所謂乎？伏請名堂曰「印心堂」。某既已名之，又序其所以名之之意，獻于公，且告後之學者。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謹序。

《梁谿集》卷一三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

鄧公新墳菴堂名序

宣和二年四月

子仰聞南陽公之賢，推爲前輩舊矣。罪謫沙陽，公已捐館舍，不及識，而識公之子覲、觀，相從甚厚。一同同遊寶峰棲雲禪院，去公新阡不遠，因縱步往觀。峰巒環抱而奇秀，松梓行列而葱青，土

木之功方興而未畢也。有堂直墓下，以奉薦享；有菴居墓傍，以修佛事。宏壯嚴潔，足以昭孝思而垂久遠，予竊嘉之。於是覲、觀同辭而前曰：「先公蓄德好學，老而彌篤，仕不過部使者，而宗族推其仁，鄉黨服其義，士大夫重其節。退居閒處凡十餘年，而不幸即世。諸孤藐然，縗經之中，念慈顏之永隔，而追報之無所也，竭力以奉襄事，幸已就緒，葬有日矣。惟是構堂築菴，未有以命之，以慰無窮之思也。願吾子爲之名，且以文序之，將存沒是幸。」予辭不獲已，則取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者名其堂曰「永慕堂」，取諸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名其菴曰「報德菴」。夫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親喪而能自致其力者如此，則所以慕而報之者，必有在矣。以公之積慶而多賢子，異時顯白當世，爲前人光，必不乏人。予雖罪廢，方將屏跡於山林，尚庶幾見之。因其序所以名之之意，俾刻諸堂，知爲是名者，實自梁谿云。宣和二年四月望日，梁谿居士李某序。《梁谿集》卷一三五。

鄧氏新墳菴堂名序

宣和二年七月

栢欄鄧肅一日造予，請曰：「先子力學砥行，有聲場屋間，不幸捐館舍，卜兆于沙溪之南，將葬矣。而肅終鮮兄弟，惻然哀疚之中，竭力營辦，幸克有成。今即新阡建堂，以奉祭祀之事，結菴以修香火之緣，願夫子名而書之，以光存沒。」予來沙陽，雅聞南夫之賢，恨不及識，而與栢欄遊甚厚，

義不得辭，爲名其堂曰「思遠堂」，名其菴曰「顯親菴」。且告之曰：人子之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子道備矣。故君子居喪則讀《喪禮》，既葬則讀《祭禮》，而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言語，思其所嗜，肅然如見其容色，慨然如聞其音聲，雖親之逝日以遠，而未嘗不若在其左右焉。今子建堂奉祭祀之事以追遠，蓋亦致其所謂思者乎？此名堂以「思遠」之義也。人子之致其孝也，始于不敢毀傷其體膚，終于立身揚名以顯之，而孝道畢矣。後世金僊氏之教興，其說以謂凡欲追報其親者，必修吾法以資冥福，于是人子無以致其罔極之思，則必築室墓次，使其徙居之，梵唄鐘磬之音朝夕不絕，庶幾獲其報焉。雖然，金僊氏之教報之于幽者也，立身揚名以顯之，報之于顯者也。今子結菴修香火之緣以報親，蓋亦圖其所謂顯者乎？此名菴以「顯親」之義也。夫沙陽之俗，類多緩葬其親，予嘗詰其所以，大抵拘忌陰陽時日及惑于風水禍福之說，否則力不足以厚葬，耻不若人。而不知所謂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因循習熟，遂有積數十年而未葬者，可勝慨哉！今子孑然，旁無兄弟之助，而能力奉大事，使不失時，則所以致其思于祭祀之間者，蓋無待於予言也。若夫立身揚名以顯之，則亦在夫勉之而已。予既名而書之，又序其所以名之之義以遺焉，俾刻諸石。時宣和二年七月十有九日，昭武李某序并書。《梁谿集》卷一三五。

三帝論

秦始皇帝、漢孝武帝、唐明皇帝，皆以過人之材，履治安之世。內則殫奢極侈以竭天下之奉，外則窮兵黷武以邀絕域之功，甘心方士虛誕之說以求不死，爲後世笑。然而秦傳二世而亡，武帝躬蹈巫蠱之禍，不能保其妻子，而卒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明皇遭祿山之變，身取播遷，而肅宗亦能勘定禍亂，收復土宇，成中興之業。三帝者所爲則同，而其報不同，何也？嘗試論之。人主有過人之材，而履治安之世者，其志必大，而欲必多。惟其欲多，故必殫奢極侈以竭天下之奉；惟其志大，故必窮兵黷武以邀絕域之功。若夫甘心方士虛誕之說以求不死，則亦以其志大而欲多故也。是三者，雖皆足以致危亡，然而其操術英斷而發寤悔過者，即其身可以轉危而爲安，漢武帝是也。其祖宗之德澤深，而天下之人材衆者，雖失之身，而後嗣繼興，亦可以振亡而爲存，唐明皇是也。咸無有焉，以自底于危亡之地，則始皇是已。何以知其然耶？武帝遭巫蠱之禍，悟田千秋之言，而其晚節何其與平時相反也？平時土木之功，聲色狗馬之玩，斬刈民力，耗蠹天下；而其晚節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力穡。平時開邊通道，爪牙衛、霍，獵取夷狄，天下騷動；而其晚節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平時喜方術，崇祠祭，尊寵文成、五利之徒，以徠神僊；而其晚節降詔曰：「吾自即位以來，所爲狂悖，爲方士之所愚弄。天下豈有神僊，但節食服藥，可以少病而已。」故能收治效于末路，委

神器于幼子，而天下不亂。豈非操術英斷，發寤悔過，即其身可以轉危而爲安耶？明皇開元之初，勵精庶政，委任得人，衆職修舉，凜然有貞觀之風。其後怠忽荒政，而內寵擅權，外相李林甫、楊國忠，數十年自蔽耳目，養成禍基。侈心一開，竭天下不足以奉其欲，邊臣喪師數十萬而不得知也，方且奉符瑞、假神奇以鎮服天下。祿山乘間竊發，金鼓一震，竄身巴蜀，而委宗社于賊庭，唐祀幾亡，固其宜也。然而高祖、太宗之德澤結于民心，太平既久，人材衆多，故肅宗建號于靈武，而四方忠義之士奮袂而起，響應影從，不可勝數。若顏杲卿、真卿倡義于河朔，李愬、盧奕死節于洛都，張巡、許遠著績于睢陽，郭子儀、李光弼成功于長安，而唐室再造，繫數臣是賴。豈非祖宗之德澤深，天下之人材衆，雖失之身，而後嗣繼興，亦可以振亡而爲存耶？若夫秦，則豈有是哉。阿房之宮，隔離天日，鐘鼓嬪嬙，不移而具。驪山之役，下涸三泉，中成觀游，上成山林。既以強力擒滅六國，又命蒙恬北築長城，以守藩籬，却匈奴者數百里。遣徐福輩治裝入海，以求方丈、蓬萊，親巡海上以候神人，至死不寤。峻刑苛法以敲扑天下，焚《詩》、《書》以愚黔首，天下豪傑散棄山澤。陳勝奮臂一呼，豪傑並起，而秦亡矣。由此觀之，三帝者其所爲雖同，而其報則異，豈不各當其分歟？人主不幸而有過，舉若武帝斯可矣；彼秦之始皇、唐之明皇，遺後世戒，顧不厚哉！《梁谿集》卷一四三。

三教論

儒、道、釋三家之教，自漢以來，鼎立于天下。爲儒家之學者曰：吾之道，聖人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得其位而行之，孔子推而明之，其德仁義，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生者有養，死者有葬。治天下者舍吾之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爲道家之學者曰：吾之道，亦聖人之道也。黃帝得其位而行之，老子推而明之，尊道德而小仁義，貴精神而薄禮法，以清淨爲宗，以慈儉爲寶，以柔弱爲體，以無爲爲常。秉本而執要，少私而寡欲，以長生久視爲致道之效。治天下者舍吾之道，天下亦不可得而治也。而釋氏之徒亦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以布施攝慳貪，以持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散亂，以智慧攝愚癡，以慈悲爲心，以寂滅爲樂，以常樂我淨爲法，以菩提涅槃爲至，以因果報應爲化導之術。治天下者用吾之道，可以不言而自化，不令而自行，不待賞罰，使民遷善而遠罪。然則治天下者，果何所適從而可乎？曰：從儒。彼道、釋之教，可以爲輔，而不可以爲主；可以取其心，而不可以溺其跡。何也？七政之所加，五賦之所養，中于天下者爲中國，而儒者之道，治天下之常道也。禮君臣，正上下，綱紀法度之所布，號令賞刑之所施，進君子而退小人，使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所以爲太平治之至

者，未不由此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由周公而上，上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爲臣，故其說明。而後世有爲之主，慨然有志于斯者，未有不即其身而致太平之治也。豈非崇儒之明效乎？若夫道、釋之教以爲輔而取其心，則道家之所謂清淨慈儉、柔弱無爲、少私寡欲者，其說可取，而亦足以助教化矣；釋氏之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者，其說可取，而亦足以助教化矣。至于以爲主而溺其跡，則以道家長生久視之說，變而爲神僊方士之術，昔之人君有行之者，漢武帝、唐明皇是也；以釋氏因果報應之說，變而爲禍福禳禳之事，昔之人君有行之者，梁武帝、唐懿宗是也。漢武帝內建神明、通天之臺，外寵文成、五利之徒，崇奉祠祭，以候神人，然不能消巫蠱之禍。唐明皇獲靈寶之符，致混元之降，章疏舉于空中，夢寐達于帝所，然不能止祿山之亂，是皆溺于道家之跡，以長生久視之說變而爲神僊方士之術之過也。梁武帝祀郊廟社稷，以麴爲牲，親屈萬乘之尊，正坐講說，捨身爲寺家奴，布髮于地，使其徒踐之，然不能救臺城之辱。唐懿宗迎佛骨於鳳翔，歌頌道場，以夜繼日，涕淚悲泣，以躬率其臣民，然不能益年祚之短。是皆溺于釋氏之跡，以因果報應之說，變而爲禍福禳禳之事之過也。治天下者從于儒，則治安之效如彼；溺于道、釋之跡，則禍亂之階如此，亦可觀矣。然則有天下者如之何？治之道，一本于儒，而道、釋之教，存而勿論，以助教化，以通道遙，且設法以禁其徒之太濫者，宮室之太過者，斯可矣，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然後足以爲治哉？《梁谿集》卷一四三。

全宋文卷三七五二

李綱 七二

災異論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陵崩隕、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五石隕墜、六鵠退飛、鸛鵒來巢、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者，所以記異也。書水火之災、雨雹、大雪、震電、晦冥、多麋、有蜮、饑旱、蝻螟、有蜾，所以記災也。災異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五行以爲之說，是耶非耶？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何哉？天地萬物以人爲本，庶政修而萬事康，得治之道，則地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哉。政悖其宜，事失其叙，有亂之理，則見于天者，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霜雪風雨之不時，而反時爲災者，天之變也；見于地者，山崩川竭，水火爲災，震動陷裂，而反物爲妖者，地之變也；見于物者，羽毛鱗介之孽，草木金石之怪，螟蝗、蠹螽、蝻午並起，而稼穡卒痒者，物之變也。聖人必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脩省以消去

之。故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天地之變，物之妖孽痾眚著于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爲之應，某異見則某事爲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闊而難信，故曰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變，孰使之然哉？主張翕闢，亦有司之者耶？曰：通天下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于此，而祥異應于彼，猶影響之于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胡不以身觀之？元氣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不祥之色見于面目，達于氣體，可視而知，可診而得，其本在于腑臟之失其平而已。善醫者調其腑臟，而疾病可痊。善治者脩其政事，而災異可弭。故堯以水而儆予，湯以旱而責躬，大戊以桑穀而修厥德，高宗以雉雉而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而懼，太宗罹蝗螟之異而憂，皆能弭災異以爲和平，身致大治，豈非畏天戒之明驗乎？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牽合附會爲不足信，併與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其說以謂：天地與物之變成其自爾，吾無與也，何足畏乎？遂使人主樂聞其說，不復畏天而有恐懼脩省之心，其爲害豈淺淺哉！天災異、祥瑞，其理一也，災異之說使人畏而有所戒，祥瑞之說使人驕而有所怠。聖人語災異而不語祥瑞者，懼其君驕故也。今有一草木之祥，一羽毛之瑞，則相與嗟嘆而三賀之；至于天地萬物之變，則恬不加恤，以謂未嘗有災異焉，其亦異于聖人之意矣。《梁谿集》卷一四三。

朋黨論

君子小人得位而立人之朝，則必各引其類以自助，此朋黨之所由興也。然而君子之類以道義親，小人之類以勢利合。君子爲國，正直而不撓；小人爲身，姦諛而取容。其判若白黑然，顧人主勿之察耳。自古人主知朋黨之爲患，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在君而不在臣。何哉？人主之所以處己者，其剛足以決柔，其明足以照姦，其誠足以興善，其中正足以觀天下，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所謂朋黨者蓋無有也。迨夫剛不足決而優柔不斷，明不足照而昏蔽可欺，誠不足與而有二三之德，中正不足勸而有偏陂之心，然後君子小人混淆雜揉，引類以相排，君子既指小人以爲朋黨，小人亦指君子以爲朋黨，人主苟惑而弗察，退君子而進小人，則禍亂階矣。請借古以明之。方堯之時，其所進用者，皋陶、稷、契之徒也，其所竄殛者，共、鯀、驩兜之徒也。方成周之時，其所輔相者，周、召之徒也，其所流放者，管、蔡之徒也。豈有朋黨之患哉？漢之末，其君若桓帝者，昏蔽可欺，是以姦邪擅朝，磐固交錯，指一時名節忠義之士以爲朋黨，而黨錮之獄興，漢因以亡。唐之末，其君若文宗者，優柔不斷，是以牛、李之徒，結爲死黨，一時正士不附己者悉排斥之，搢紳罹禍幾四十年，唐因以衰。由是觀之，朋黨之說不出于堯舜、成周之時，而出于漢、唐之末，槩可見矣。人主欲無朋黨之患，莫如自治。剛也、明也、誠也、中正也，皆自治之道也。《易》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也。欲無朋黨，非明可乎？《詩》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所謂誠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所謂中正也。率是道以照臨百官，而君子不進，小人不退，士大夫不環植而散群，未之聞也。不能自治而欲分別朋黨之是非，譬猶燭鑑不明而欲辨妍媸，權衡不設而欲揣輕重，蓋亦難矣。故曰「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非虛語也。作《朋黨論》〔二〕。《梁谿集》卷一四三。

〔二〕此句原無，據道光本補。

制虜論〔二〕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盛。蓋其天性忿鷙，怙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強忍難屈，真中國之堅敵，非三陲之比也。自昔制禦之術，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因之騷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寢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以建和親之議，妻

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爲衰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爲嫚書以陵辱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將。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摠高祖之宿憤。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追奔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大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內少安。此則事征伐非事之全者也。迨孝宣時，值匈奴艱阨之運，五單于爭國，饑饉荐臻，畜產殆盡，於是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未有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僭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巨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強卒邀其歸路，則疋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

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全師出塞，戴德襲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僕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并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至萬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係單于，當時以爲疏；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賴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有缺於後世。然以今觀之，則亦誼、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爲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爲彼擾，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舊制，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昔漢高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牒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嘗爲之梗，尋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動而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結，而北陲之不復安，舉未必勝，雖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衛、霍而焚龍庭，顯宗以寶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禽頡利。今我委屬得人，風掃雷擊，何遽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縱一舉之未得

志，何後患之有？則將應之曰：龍庭之焚，燕然之勒，頡利之禽，適會其時之可爲，而將帥之有人也。子視今日將帥爲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銳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罰。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蹶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强者鬪，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制限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蜚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灤耳。自雄、霸以達畿甸，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梁谿先生文集》卷一四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七。

〔二〕此文底本無，據道光本補。

禦戎論

西夏自繼遷盜有平涼、靈武、瓜沙、甘肅、銀宥之地，百有餘載，乍叛乍臣，爲邊境患。謀畫之臣竭智于內，介冑之士用命于外。虛帑藏以給軍賦，疲民力以飛芻粟，曠日持久，曾不能殲渠魁，復

故境，制其死命，而劉平、徐禧、劉法之徒，覆全師、蹶上將者，往往而是也。夫蕞爾數州之地，而以天下之勢臨之，宜若泰山之壓卵；然而用力之多，見功之寡，敗軍之衆者，其故何耶？行兵之道不若彼者有四，自治之術未盡善者有六。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規者大，而我所規者小；彼所圖者久，而我所圖者速，此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將帥之任不專，士卒之氣不振，糗糧之蓄不廣，錢貨之法不通，賞罰之令不明，攻守之議不審，此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也。嘗試論之。夏人每欲入寇，必聚兵於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號稱百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反是，故能深入吾地，破城寨、虜人畜，動輒如意。吾則不然，每有攻討，五路之帥各以其兵入，力散勢分，不相爲用。彼方虛城清野待諸路以不爭，而以全力據要害之地，以制一路于必死，此前日熙河所以破軍殺將也。豈非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故耶？夏人非有高爵厚祿以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鬪，耐饑渴，其親冒矢石、蹈鋒刃、死行陣若談笑然，故能驚邊徼、摩封疆，出沒飄暴，不可制御。而吾之師獨土兵熟戶、藩漢弓箭手爲可用耳，至于東南屯戍之兵，卒然聞鼓鼙之聲，見旌旗之色，流汗股慄，已欲曳兵而走，況可與之臨陣接戰，以首爭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則强者亦與之偕潰，此黥布之所以破楚將也。豈非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故耶？夏人之法，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斤，其賞之如此其輕也，然而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領往往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戰鬪輕首級而不爭，乘利逐北，多致大勝。而吾之法每得一首級則轉一資，賞帛有差，戰士知首級之爲貴也，兵刃既接，幸而勝之，每殺一人則必下馬斬首，

久而後得，奔北之寇已鳥散而遠遯矣，以故吾之勝未嘗有大捷焉。豈非彼之所規者大，而我之所規者小，即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叛亂，弱則請和。叛則利于虜掠，侵犯邊境；和則歲賜金繒，若固有之。以故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而其深謀遠慮，常爲積年之計。吾則不然，方其和附，文恬武嬉，無豫備不虞之患，而一旦叛去，則不計利害，不議可否，遂興師而攻之，以僥倖一時之利。豈非彼之所圖者久，而我之所圖者速耶？四者既如此矣，而自治之未盡善者，其弊亦可得而言也。古之將帥付以閫外之權，不從中制。利則伸，鈍則蟠。見可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財賦可有也，以賞戰士而激勸之；誅殺可專也，雖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責成，不妄罷易，故能習熟利害，臨事制變，士卒樂爲之用而有功。今則不然，爲帥于千里之外，而受制于九重之中。見可欲進而不得，知難欲退而不敢。用度稍過，已從吏議；一有不然，片紙罷之。夫如是而欲責其建不世之功，亦難矣。此不專將帥之任，其弊一也。古之良將，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其甘苦。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之，激以忠義，礪以爵祿，不幸戰歿，恩恤備至。生無饑寒之患，而有信賞；死無妻孥之憂，而有榮名。是以士卒奮厲感激，輕用其死，毅然之氣，願戰赴敵，雖身膏草野而不辭。今則不然，將之與卒固已遼絕而不相知矣，廩貯匱乏，衣食不足。驅而戰之，歿于行陣，則以逃亡爲言，賻贈不及，妻孥無歸，死者莫恤，生者何勸？夫如是而欲責其伏節死難，亦難矣。此不振士卒之氣，其弊二也。國以兵爲本，兵以食爲天。雖有金城湯池之固，非粟不能守也；雖有烏獲、任鄙之力，非飽弗能鬪也。晁錯爲漢畫策，使民鬻爵贖罪，實粟塞下；而趙充國亦言：「積穀三百萬斛，寇不敢動矣。惟此

失策，故彼敢爲逆。」由是觀之，欲強兵以制敵，未有不以穀粟爲先者。今自陝以西，關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謂天府也。豐歲粒米狼戾，有司窘于錢帛，無以廣糴；凶年軍食不足，率之於民，至有白晝持挺，群起而擊縣令者。又行坐倉之法，士有饑色，其何以戰？此不廣糴糧之蓄，其弊三也。往歲陝西鐵錢與銅錢均用，其後鐵錢寢輕，以二當銅錢之一。自東南夾錫錢罷不行，悉運于陝西，物價翔踊，而錢益輕，凡二十而當一。官兵之俸，其數如是，月得俸一千者，纔可以爲銅錢之數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于公鬪，不可得也。不爲之制，則物重錢輕，其弊無窮；遽以法平之，則商賈不行，而交易之道廢，未見有良策者。又解池之鹽，不假烹鍊而自成，其利日爲錢一萬緡，以歲計之，凡三百六十萬緡，可以支陝右兵費五分之一。自東南末鹽行于西北，而解鹽不行，塵委山積，坐失國計，每以調度仰給朝廷，帑藏爲虛，亡有窮已。此不通錢貨之法，其弊四也。古者賞不踰月，欲民之知勸也；罰必當罪，欲民之知畏也。治天下者，無所不用賞罰，而軍事尤甚。蓋驅民于鋒鏑之間，欲人自爲戰，非賞罰何以使之？今有躬踐行陣冒白刃者未必賞，而貨賂僥倖之人，第功殊列；偏裨失主將，逗留怯敵者未必罰，而一有小利，則張皇其功，以邀上賞，尚何以使戰士知所勸沮哉！此不明賞罰之令，其弊五也。王翦之伐荆，非六十萬不行；趙充國之討先零，必屯田爲積歲之計，蓋其攻守之策素定于胸次。利于速戰則必盛卒徒以臨之，使功無踰時；役不再籍；利于緩守則必屯田積穀，坐省饋運以待其疲弱，然後一舉而滅之，古人立功類皆如此。今攻守之議初不先定，平居屯戍，開口待哺，仰食縣官，其費不貲；一旦下攻討之令，又無成策，徒浪戰以僥倖一時之功。是以西鄙用師，積數十年

未見顯效，此不審攻守之議，其弊六也。六弊如此，又加之以行師之道不善于彼者四，以故夏人以區區數州之地，敢讎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據一方，曠誅積稔，無足怪者。爲今之計，莫若反此。必欲征伐，使五路各守其地，按兵以備不虞，別命大將以精兵數十萬，齎數月糧，擇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則吾軍旅之力全矣。廣募土兵熟戶、蕃漢弓箭手以爲選鋒，使之當敵，東南之兵特以守營壘、護輜重、張聲勢，而勿使與戰。兵雜處，則吾士卒之心一矣。戰勝之功勿計首級，而以用命先登、却敵破陣爲最。帥論諸將之功，諸將各論其麾下之功，必以實聞，次第推賞，則吾之所規者大矣。擇將帥，訓士卒，峙糗糧，繕甲兵，習于山川形勢，策出萬全，然後舉師，而不邀功于旦暮，則吾之所圖者遠矣。四者既備，而又委任將帥，許以便宜從事，撫養士卒，恤死事以勸生者，乘豐歲以廣儲蓄，因時宜以權寶貨，賞罰之令必信，攻守之議必素定而不出于臨時，則六弊盡去，可以有功。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復境土于輿圖，奈何可以爲而不爲也！今夏人雖屈膝請和，然戎狄異心，強則復叛，及是時宜思所以制御，爲萬世慮者。搢紳之士，亦不可以不講也。《梁谿集》

卷一四四。

理財論 上

王者之治天下，有政有教，教以明禮義爲本，政以足財用爲先。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

政事則財用不足。」又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二者相須以成體，然後天下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仁守位而無財以聚之，則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以財聚人而無義以理之，則所謂度量不生乎其間也。仁以財施，財以義制，二者相爲表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成周之時，理財用者掌于天官，以九貢致之，以九賦斂之，以九式均節之。上以供王及后、世子之用，下以制百官有司之祿，以奉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給賓客饗飮之禮。其餘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出入會計，式法具焉。民有常職，國無暴征，上下與足，禮樂庶事備，而頌聲興。《記》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量入以爲出。」後世以宰相兼錢穀之職，而天子、后妃、賜予、遊燕、玩好之費，官吏、廩祿、祭祀、賓客、軍旅、調度、河防、邊計、營繕、力役與夫水旱不時之資，朝廷必周知其數而裁制之。蓋得《周官》之遺意。故嘗譬天下猶之家也，今有百口之家，其財產之所入僅足用焉，則必擇長者一人專總之，仰事俯育，朝夕之所給，歲時伏臘之所須，婚嫁喪祭之所用，皆有常數，然後以其贏餘可以備凶年而無饑寒匱乏之患。苟不然，人人得而取之，力亦不給矣。四海之廣，生齒之繁，租稅之所入，征商榷酤，鑄山煮海，平準市易，香礬茶課之所取，不爲不多也，然而比年以來，每患財用之不足者，度量不生於其間，而費出無節也。宰相不任其責，朝廷不知其數，而內之賜予、燕遊、玩好、應奉，外之營繕、力役、邊事、河防，各有主之者，隨意所欲，莫敢誰何。以有限之財而供無限之求，雖使粟菽如水火，錢貨如泉源，幣帛如丘山，亦安得不爲之匱乏也！爲今之計，所以理財者，如之何而可復《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使宰相任責，周知天

下財用出入之數，一切用度本之朝廷，罷去煩費，而量入以爲出，庶幾乎其可也。《梁谿集》卷一四四。

理財論 中

世之論理財者，皆曰：天下之大，生民之衆，不患無財，患無以理之。講明其說，設法以籠天下之財，使民無遺利，則國用足矣。殊不知自漢、唐迄今，取于民者已竭，又欲以法籠之，是民之所以相生養者，必欲盡奪之而後已也。何哉？古者取于民不過什一，故孟子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周衰，諸侯專利以自厚，亦不過什二，故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至秦收太半之賦，頭會箕歛，民不聊生，豪傑竝起而亡之。漢興，天下平定，衣食滋殖，加以文、景之恭儉，國用富饒，往往弛租稅以寬民力。武帝外事四夷，內極奢侈，海內蕭然，帑藏空虛，調度不給，于是舟車有算幹，鹽鐵制榷酤，告緡錢以足一時之用，而後世因之，遂爲常法。唐初，以租、庸、調爲民賦之制，其後罷而爲兩稅，又制茶法，取于民者，其條益繁。孟子曰：「有布帛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之民征于三者之外，已不可勝數，於斯時也，又欲設法以籠之，使民之所以相生養者，必盡奪而後已。嗚呼，其亦不仁之甚矣！理財以義爲主，理財不以義而以法度之威臨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歛掊克而民益窮，非社稷之福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於此有道焉，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煮海、采山、鑄錢是也。山海

者天地之藏，王者所擅而有者也，取之不竭，用之不既，以法權之，使運轉流行而不窮，則其爲利可以與天地相參也。何哉？民自生齒，食鹽與茶，與穀粟等，而錢貨之法，上令之，下行之，不可以一日無也。齊以鹽筴富，吳以鑄錢強。自唐以來，茶助國用者十居一二。講究其法，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理財之術，莫大乎此。夫茶、鹽者，天下之經費也。異時官運收息，郡縣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郡縣也，比年走商賈實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朝廷也。在朝廷而以其半供御府，以其半助版曹，猶云可也；至于悉入御府，則天下之利源竭矣。若夫鑄錢之利，所謂母權子、子權母者，其術有可議焉。但當養信，使民不以廢興之數爲疑耳。釋此弗議，而欲聚斂培克，與民爭錐刀之利，亦可謂不知理財之本矣。《梁谿集》卷一四四。

理財論 下

議者曰：邦用之所以匱，我知之矣，爵祿濫而冗食多，耗蠹使然。今若罷冗局，省吏員，一切務爲拏斂之計，則邦用可以不勞而告足。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觀其小而未觀其大也。何哉？比年以來，耗蠹邦用者，其源有五：一曰營繕，二曰花石，三曰製造，四曰力役，五曰賜予。是五者，虛國罷民之本，而糜費之大者。今爲拏斂之計，而不敢及此，是不務其本而務其末，不節于大而節于小，其于邦用，果能有所補耶？《易》曰：「甘節，吉。」又曰：「苦節，不可貞中。」則甘過則苦。今一

切拏斂，不務中制，至于太過而苦，亦非長久之策也。夫官吏之冗，固宜有當罷省者，然要須清入仕之源，而使士大夫不失職則善耳。入仕之源素未嘗清，員多闕少，既不足以容之，今又一切罷省，使數千人皇皇然無所歸宿，可不爲之念慮哉！爲今之計，莫若于營繕、花石、製造、力役、賜予糜費之大者，裁損罷省，清入仕之源，使員闕相稱，而士大夫不失職，則庶乎其可也。不然，猶之一家，父兄之所以自奉養者不能節約，而日腴削其子弟以給足焉，欲家道之肥，其得乎？此不可以不察也。

《梁谿集》卷一四四。

全宋文卷三七五三

李 綱 七三

迂 論 一

論創業撥亂之主用人

古之創業撥亂之主，必有一世之英材起而輔翼之。卒然相遇于草昧之中，非知之難，用之爲難，而能盡其用爲尤難也。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盡，與不用同。知其材而能盡用之，惟高祖爲然。高祖因蕭何而知韓信，設壇場拜以爲大將，中分麾下之兵使之定三秦，虜魏豹，擒夏說，破趙二十萬衆，脅燕平齊，卒滅項羽。豈特信之功哉，高祖能盡其用也。因魏無知而知陳平，以爲護軍，盡護諸將。捐黃金四萬斤使間楚之君臣，不問出入，而楚之君臣果以疑疏，遂至于亡，出六奇計而天下遂定。豈特平之智哉，高祖能盡其用也。至于子房、蕭、曹，則高祖素所自知也。何守筦籥，餽調兵；參從征伐，攻城略池。而子房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謀合志從，無不盡其用者。彼韓

信、陳平皆嘗從楚，以策干羽，弗能用也，而羽之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大難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非，能副其民之望，而國之所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爲姦亂之臣之所深畏也。楚欲羸師以誘隨，而憚季梁；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而憚宮之奇。陳平爲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反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淮南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則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大將軍如發蒙耳。」而曹操遺孫權書，亦詭辭令取張昭以效赤心。張昭者，權之重臣，好直諫而不屈者也。惟明主爲能不爲間言之所惑，聽用而崇獎之，故隨侯聞季梁之言，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漢武推汲黯爲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而魏不敢加兵。至虞公、項羽則不然，此宮之奇去，而虞所以爲晉禽；亞父乞骸，而楚所以爲漢滅也。悲夫！

論骨鯁敢言之士

自古敵國及將爲姦亂之臣，惟畏骨鯁敢言之士。何哉？夫所謂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大難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非，能副其民之望，而國之所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爲姦亂之臣之所深畏也。楚欲羸師以誘隨，而憚季梁；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而憚宮之奇。陳平爲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反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淮南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則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大將軍如發蒙耳。」而曹操遺孫權書，亦詭辭令取張昭以效赤心。張昭者，權之重臣，好直諫而不屈者也。惟明主爲能不爲間言之所惑，聽用而崇獎之，故隨侯聞季梁之言，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漢武推汲黯爲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而魏不敢加兵。至虞公、項羽則不然，此宮之奇去，而虞所以爲晉禽；亞父乞骸，而楚所以爲漢滅也。悲夫！

論君臣相知

昔之君臣所以能有爲于世，必其相知之深，而相與之誠，如腹心手足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不事形迹，無所疑間，忌媚讒慝者不能容其姦，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而定大業。自漢以來，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處子房于帷幄之中。光武之于耿、鄧，元帝之于王導，太宗之于房、杜，皆出入卧内，委以腹心，故能創業中興，光有天下。而憲宗得一裴度，武宗得一李德裕，皆付任不疑，以責成功，而唐之紀綱號令，遂以復振。君臣會遇之際，顧不重哉！齊公之于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管仲之言亦曰：「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以小人間之，害霸也。」先主之于孔明，自以謂猶魚之有水，舉蜀國以聽之，而自二十罰以上，孔明皆親，不以爲專。不如是不足以霸諸侯而據一方，況其大者乎？若夫且用而且疑之，來讒賊之口，行譖愬之言，有所施爲則疑曰不然，有所薦進則疑曰不可，而欲須功業之成，譬猶掣肘而求善書，繫足而求遠至，召醫師不使之投藥石而責以起死之功，用梓人不使之掄棟楹而責以無覆壓之患，蓋亦難矣。古人有辭三公之位而灌園，棄萬鍾之祿而不顧者，彼豈獨輕富貴哉？誠難于受任故也。

論君子小人之勢

君子小人如冰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爲勝負，而君子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

安，用小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卒之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之操術，其自待者重，而去就輕，于廢興曰有命，於得之不得曰有義，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其明足以知人，其誠足以任人，則君子亦將不與世競進^{（二）}，而自樂其道。非特如此而已。用之治國，不委己而從人，必使由于吾之規矩準繩之中，逆人之所順，而強人之所劣，類非中材之主所能堪，此所以尤易舍而難合也。至于小人則不然。其自待者薄，不顧禮義廉耻，而惟利之爲從。富貴爵祿，決性命以爭之，故不得于其君則已，一得于君，則膠固而不可拔。蓋其操術必有小忠以結其主之知，必有秘計以中其主之欲，必阿諛順旨，以聲色燕安爲之餌，屈己厚賂以買其主之左右親昵，以知其動靜，而迎合其意。故自中材之主，鮮不惑之。及其得志，則傲然無所忌憚，排擯忠良，援引黨與，豐己殖私，而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加恤。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于家國俱敗而後已。雖至于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此小人之進，所以爲有國者之所深戒也。姑取漢、唐以來用小人之效數事明之：元帝信任石顯，委以政事，而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使出外，先自白恐後漏，盡閉宮門，請以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如所言。後果有告顯專命矯詔開宮門者，天子聞而笑之，益憐顯，賞勞尤厚。顯以故能譖蕭望之令自殺，而周堪、劉更生坐廢錮不復進用，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之屬，皆抵刑戮，而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此豈非以小忠結其主之知耶？高宗欲立武

后，許敬宗、李義府揣知其旨，朝獻策而暮進用，乃與王德儉、袁公瑜、侯善業之徒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郝處俊、來濟之屬皆不免。故武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而國祚移。此豈非以秘計中其主之欲邪？明皇罷張九齡而相李林甫也，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賂遺左右，審視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明皇任之無疑，深居燕適，沉蠱衽席，而致天寶之亂。林甫死，楊國忠繼之，侍內援與祿山爭寵，謂其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祿山既叛，獨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可以控險拒之，而國忠疑其反己，且誅君側之惡，從中督戰，翰遂以敗。及陳玄禮之變，身死家破，雖悔亦無及矣。此豈非必至于家國俱敗而後已耶？德宗奉天之變，起于盧杞，故涇軍之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召怨挺亂，皆杞爲之。既狩奉天，姜公輔請挾朱泚以行，杞以百口保其不反，而泚果爲涇軍所立。渾瑊請道乾陵，犄角以破賊，杞以謂驚動陵寢，請道漢谷，而賊果拒隘，不得進，六師幾殆。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數破賊，杞懼其見帝斥己，即譎奏曰：「懷光勲在社稷，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失事機。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勢也。」德宗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其後雖斥，而德宗念之不衰，嘗語李泌曰：「世謂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也？」泌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而陛下獨不知，乃所以爲姦邪也。」此豈非雖至于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邪？嗚呼！小人之情狀多矣，惟人主澹然無欲，而明足以察之，使小人無所施其巧，庶幾乎君子可進，而治安可期也。《詩》曰：「譬彼飛蟲，時亦弋獲。」《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有國家者，可不深戒之哉！

論君子小人之分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公與私而已。夫謀身之智周，則愛君之仁薄；慮國之計至，則保身之術疏。是二者，不可得而兼也。韓非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惟君子爲能勝己之私，而公生明。」故所見皆遠者大者。惟其所在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雖無心于謀身，而身常安，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也。有至于蹈禍，則其不幸然也。小人之智，不過于自營，而私生暗，故所見皆小者近者。惟利于己之爲從，雖區區欲保其身，而常至于不可保，所謂泛乎其知利而不知其害者也。有得以苟免，則其幸然也。故有國家者，君子常欲其在內，而小人常欲其在外；君子可以處腹心，而小人可以備役使。苟倒置之，則必至于敗亡者，非其材智之不足，心術使之然也。趙高之于秦也，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己之謀至矣，不知二世亡而族亦誅。虞世基之于隋也，亦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己之謀至矣，不知煬帝亡而族亦不免于禍。楊國忠之智，非不足知祿山之叛，而哥舒翰之兵出關必敗；盧杞之智，非不足以知朱泚之變，而李懷光之不許朝必反。然且故激之使然者，其意以謂哥舒之敗、懷光之反，禍雖在國，而未及于己；使哥舒反旆以誅君側之惡，懷光見君而斥朝政之失，則己且受其害，故安爲之，而不知其終不能以自免也。推此則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善乎范祖禹之論曰：「所謂小人者，利于己而不利于人則爲之，害于國而不害于家則爲之。曾不知不利于人亦將不利于己，害于國亦

將害于家。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其真知言歟。

論天人之理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于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于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既至，而猶不起，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歲于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于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非常之變故，及察事理之將然，必力爭而救止之，雖得罪至於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幸而時君聽之，可以轉危亡而爲安存，庸詎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于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于無可奈何，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君子亦無憾焉。方西漢之末，天將以王氏間漢，故使以外戚輔政而假之權，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之祥，與夫漢二百年當再受命，知數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于至誠，雖結怨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王鳳，遂死獄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漢。方李唐之初，天將以武氏間唐，故使之蓄于宮中而爲之兆，其秘讖之所載，李淳風嘗言于太宗，而濫李君羨之誅，豈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爭，長孫無忌、郝處俊之屬和之，皆坐竄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復深論之，將使之草廢詔而不果，竟以斥死。中宗既廢，而武后因以革唐。向使成帝感悟劉向、王章之言，抑退外戚，而進用宗室，必無王莽篡弑之禍；高宗感悟褚遂良、

上官儀之言，不立武后〔二〕，雖已立而廢之，必無武氏革命之事。言雖切，至于得罪以死，而卒不能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謂知所守焉。今不盡人事而一切歸于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之言，則笑之曰：是將以一簣而障江河之潰，以一木而支大厦之傾，多見其不知量也。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人事每每不脩，而悉委之于天也，欲無危亂，得乎？《梁谿集》卷一四五。

〔一〕進：原作「退」，據道光本改。

〔二〕武：原無，據右引補。

迂論二

論大將之才

將才之難，非謂偏裨鬪將之難也，而大將爲尤難。所謂大將者，必其恩威足以信服其士卒，而智慮足以料敵而制勝，不規小利，不求近功，而深謀遠略足以戡亂而禦侮，此固存亡安危之所繫，而國之所恃以爲命者也。古之命大將者，必齋戒而設壇場，禮之如是其重也。命曰闔外之事，不從中御，任之如是其專也。重其禮、專其任，而責成功，故小可以保一國，大可以取天下，以制夷狄，以定禍

難，未有大將者，詎可忽哉！方戰國時，齊有穰苴、田忌，吳有孫武，魏有吳起，趙有李牧、廉頗，燕有樂毅，秦有白起、王翦、蒙驁之屬，皆大將也。握其國之兵柄，威名震于鄰國，而秦最强，故能卒并諸侯而有天下。漢興，亡秦斃楚，其從攻伐之將亦多矣，獨韓信足以當大將之任，故蕭何力薦之，而高祖亦稱「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惟信爲然，黥、彭之徒不與也」。其後七國之變，則有若周亞夫毅然有大將之節；至孝武征匈奴，則有若衛青、霍去病；孝宣討西羌，則有若趙充國、馮奉世，皆能宣國威靈，獵取夷狄如禽獸然。光武中興，爪牙之臣稱二十八將，而著方面之勳，如鄧禹、耿弇、馮異、岑彭者不過數人。太宗削平僭亂，猛將如雲，惟李靖、李勣號爲大將，動無遺策。至天寶祿山之亂，則有若李光弼、郭子儀。奉天朱泚之變，則有若李晟、馬燧、渾瑊，皆能勤勞王家，掃除氛祲，光復宗祏，亦其選也。是知帝王創業中興，威不若，康不父，非得傑材以任大將，安能底艱難之業，以有此武功哉！國初，如曹彬、曹翰、潘美、王全斌，其後有狄青、曹瑋、种諤之徒，皆足以爲大將之選。而自宣和以來，夷狄之禍亦云酷矣，可以當大將之任如种師道者凋喪略盡，見存諸將僅足以充偏裨之選。中間博詢遴擇，擢于小官，才得一二，不旋踵而以寸紙罷之，待將帥若是其輕也。迄今未聞有建大將旗鼓，可以副天下之望者。事日益難，人材日益乏，而不早留意于此，可勝慨哉。

論兵機

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機。機者時事適然之會，而安危強弱之本也。得其機則危可安而弱可強，失其機則安必危而強必弱。惟明足以見之而斷足以行之者，爲能不失機會；而一失機會，則其國遂有至于危弱而不可復振者，勢使之然也。方曹操、袁紹之相拒于官渡也，紹兵強盛，軍資有餘，操兵少而糧乏。將退師，荀彧曰：「不可，此天下之大機也。」操從其言，遂破紹而定河北。其後既得荊州，敗劉備于巴丘矣，使操屯兵江陵，據上流以臨吳會，持久經略，則孫權不得不服，而劉備亦將無所容其身。操欲乘勝以取之，率兵數十萬，水陸並進，江表震恐，雖張昭之徒，亦勸權以迎操，獨周瑜、魯肅以爲不然。會諸葛孔明至，亦曰：「操兵遠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誠能協規同力以破操，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遂合兵以拒操于赤壁，乘風縱火，焚其舟楫，一戰破之，而三國之勢立。然則所謂機者，國之存亡所繫，其可失乎？非見微者不可與機。而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固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操方有事于袁紹，備勸劉表使乘虛以襲許昌，表不能用，其後悔之。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若備者，真可與機者哉！

論英雄相忌

曹操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爲之失匕箸。其後操聞孫權以荊州假備，方作書，爲之落筆于地。備又嘗與權論周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而周瑜亦上疏於權曰：「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羽、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割土地以資助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英雄之相忌如此。備雖寬仁得士心，而屢戰多敗，然天下皆以英雄許之，操亦謂之人傑。轉側擾攘之間，屢危而脫，操使之邀表、術，權委之牧荊州，皆既遣而後悔，卒能有巴蜀，與操、權抗衡。此殆天命，非獨人力使之然也。

論共患難之臣

勾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用范蠡、大夫種之策，行成于吳而卒報之。越既滅吳，范蠡泛五湖，而遺書大夫種曰：「越王之爲人長頸而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同安樂。弗去，且受禍。」種不用其言，勾踐果殺之。其後高祖既滅楚，而韓信、彭越、黥布之徒皆就戮，故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喻。嗟乎！使可與共患難，至于功已成，而後有藏弓烹狗之喻，亦何爲而不可？惟其處患難之中，亦未必能共之。此夫差之賜子胥以屬鏤，而項羽之疑范增，至于疽發背以死，二臣死而

國亦亡，所以深可悲也夫！

論裴行儉李晟行師

裴行儉出師，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高岡。吏曰：「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李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勝。」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夫營塹地卑則水所鍾，使無風雨則已，萬一有之，必致沉溺之虞，此行儉所以必徙，而適與風雨會，其曰「無問我所以知」者，可謂能假天道以行其令矣。天道遠而五星盈縮不常，故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屈，其曰「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者，可謂能盡人事以致其節矣。此固衆人之所弗及也，大將之術當如此。

論社稷功臣

周勃親入北軍誅諸呂，迎立文帝，漢室以安。而袁盎與文帝論其爲人，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汲黯徒以質直好諫，犯主之顏色，而武帝與嚴助論其爲人，帝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絳侯本兵柄，弗能正，其後大臣相與共誅之，而適會其成功。汲黯面折廷爭，所守者正，毅然有不可奪之節。

至淮南王欲謀變，獨憚黯，不敢發，以謂說公孫弘輩如發蒙耳。此固袁盎所以稱勃爲功臣，而武帝所以稱黯爲近古社稷之臣也。以勃爲功臣，則知陳平之亦功臣也；以黯爲近古社稷臣，則知王陵之亦近古社稷臣也。方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使平、勃等協力同辭以拒之，則高后知有所憚，必不敢王諸呂，徐以策圖之，劉氏何患乎不安？而平、勃阿高后意，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無所不可者。」陵既廢，而諸呂皆王，擅權握兵，幾亂天下。其後高后崩，平、勃謀誅之，至使酈寄給呂祿而與之遊，矯節入北軍，使士皆左右袒，以觀其所向，亦可謂危矣，曷若絕之于早之爲愈也。故袁盎謂勃適會其成功，而王陵之節宜與汲黯同，固不待事成而後見也。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長孫無忌皆固執以爲不可，帝以問李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令止矣。」勣阿帝意，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無忌、遂良逐，而武后立。其後唐祚幾移。然則無忌、遂良固社稷臣，而勣之姦，豈非仗平、勃之說哉。或謂平、勃從呂后而卒安劉氏，與狄仁傑從武后而卒正唐室，異世而同科。此不然。平、勃親與高帝之盟，當諸呂未王時，可止而不止，其後乃以計滅之；仁傑晚相武后，以至誠感悟后意，遂返中宗，仁傑其爲優歟？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于涇陽，復脩舊好，遂破吐蕃于靈臺，唐

室以安。而馬燧信吐蕃尚結贊之辭，爲之請盟于朝，德宗命渾瑊會盟平涼，而虜劫盟，瑊僅以身免，官屬皆陷。二者皆出于至誠，而成敗之勢異，何也？子儀之智，足以料敵，而燧、瑊不然故也。夫子儀威信素爲回紇所畏服，懷恩以其死給之，故相與入寇，及聞子儀之存，固已愕眙而悔來矣。當是時，子儀之兵纔萬人，而虜衆數十倍，力不敵，非示以至誠，不足以弭禍。故子儀因其願見，從數十騎，免胄而見之，且與之飲食，結舊歡，回紇感動，遂合力以擊吐蕃，以有靈臺之功。此非特至誠足以壓之，而智足以料之也。彼尚結贊者，其計以謂唐之名臣特李晟與燧、瑊耳，不去之必且爲吾患，故縱反間以動晟，甘辭厚幣因燧請盟以劫瑊，而燧不以爲疑。蓋燧徒知其能以至誠得徐守光，而不知結贊之爲詐，故決信之。若瑊者，但以奉詔爲恭，而不能料虜之可否，是皆誠有餘而智不足。獨李晟謂虜不可盟，德宗弗用也。既而三帥皆罷，如結贊策。自古智不足以料夷狄，而一以誠待之，未有不爲害者也。

論創業中興之主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有包舉天下之度，運動天下之材，其識慮規模，英偉宏遠，然後股肱心腹之臣得展盡底蘊，因而翼之，以成其功，蓋與繼體守文之君一切資于輔相者不同。高祖由布衣仗三尺劍破秦，而與項籍爭衡。方其就封漢中也，蕭何追韓信之亡而薦之，其言曰：「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策安決？」高祖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遂以信爲大將，還定三秦，與楚戰于滎陽，成皋、京索間。高祖軍敗，脫身跳者屢矣，而志不衰，下馬踞鞍，問張良曰：「吾欲捐關已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言：「九江王布、彭越、韓信，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高祖用其策，卒破楚垓下。其後陳豨、黥布反，高祖皆親將以討之。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其識慮規模，不亦英偉宏遠歟！光武由宗室起南陽，親破尋邑百萬之衆。既持節渡河，崎嶇燕、趙之間，屢困而志益厲。攻拔樂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與群臣論所以定天下者。其後征赤眉、銅馬之屬，皆身臨行陣間，破而降之。既圍隗囂于天水，勅岑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後竟禽公孫述，而天下遂定。自隴、蜀平，知天下凋耗，不復議兵，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進文吏，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而海內治。其識慮規模，不亦英偉宏遠歟？唐李翱常怪神堯、太宗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及其甚也，內爲姦邪閹宦之所制，外爲強臣藩鎮之所逼，號令不出國門，而卒至于亡。此非獨勢之凌遲，亦其不才使之然也。猶之父祖起家，廣置田宅以遺子孫，而子孫不才，不足以守之，昏于酒色，惑于僕隸，而良田美宅皆爲有力者攘取而不知也。饑寒逼于己而後知之，蓋亦晚矣，可勝嘆哉！《梁谿集》卷一四六。

全宋文卷三七五四

李綱 七四

迂論 三

論天下之勢如弈棋

凡定天下者，如弈棋之取勢，得勢而奄有局中者多勝，失勢而求生邊隅者多敗。善任人者，如弈棋之置子，夫置子不定，不足以勝敵，而況于任人乎？楚、漢之相拒于滎陽、成皋之間也，高祖雖屢敗，而莫肯先退，其後既割鴻溝，羽引而南，漢軍乘之，而楚遂亡。曹操、袁紹之相拒於官渡也，操雖兵少糧乏，而莫肯先退，其後焚紹輜重，紹引而北，操軍乘之，而河北遂定。故若高祖、曹操者，可謂能取勢者也。高祖用子房、蕭何、韓信，皆人傑，而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也。曹操用荀彧、張遼之徒，謀無遺策，而袁紹有一田豐，卒憖而殺之。故若高祖、曹操者，可謂能置子者也。觀四方之形勢於一枰之上，任人材之智巧于枯棋之間，而天下不難定矣。

論李廣程不識爲將

李廣、程不識之爲將，如陳遵、張竦之爲人。李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是時漢邊郡，程、李俱爲名將，然程不識之治軍，兵家之常道也。張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陳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遵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若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是時遵、竦俱以列侯爲郡守，名重一時。然竦之行己，士君子之常道也。馬援征交趾，以書誡其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吾于程、李之爲將，陳、張之爲人〔二〕，亦云。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婁敬脫輓輅說高祖以都關中，即封以爲奉春君。其後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皆言易擊。復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往見羸弱，此必欲伏奇以爭利，不可擊也。」高祖以爲沮軍，械繫廣武，果有平城之圍，七日而後得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客有韓生者，亦說項羽以都關中，羽不能用，一言不遜即斬之。賞刑如此，然則漢安得不興，而羽安得不亡也？曹操征烏丸，群臣諫之不從，引軍出，盧龍塞道不通，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遂克之。既還，問前諫者，厚賞之，曰：「孤乘危以傲倖，雖得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而袁紹之南攻，田豐說之曰：「曹操善用兵，雖少未可輕也。不若以久持之。今決勝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不從，豐懇諫，紹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別駕當幸其言之中也。」遂殺之。賞刑如此，然則操安得不興，而紹安得不亡也？蘇軾有言：「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真知言歟。

論元帝肅宗中興

晉自惠帝以來，主昏于上，政亂于下，藩王擁權，日相誅討。而王衍之流，以清談廢事，虛曠無心，名重海內，風俗大壞，蕩無綱紀。于是劉元海、聰曜、石勒之徒，鋒起颺舉，陷河洛，覆關輔，而二帝沈于虜廷。唐自開元末，明皇倦于機務，酣適燕安，內蠱嬖艷，外委姦孽，而林甫、國忠相繼秉政，挺亂產禍，妬賢嫉能，固寵保身，不復爲國家慮。于是祿山、思明踵爲叛亂，陷河朔，覆兩都，而乘輿蒙塵于蜀。此二者皆夷狄，包藏禍心，乘間竊發，以爲中國難。猶之一身，暴得劇疾，而不可支，則必怙康強，蔑調護，耽嗜慾，致耗乏，故邪氣得以乘虛深入，而以疾作之日爲受病之始，豈理也哉！然五胡亂華〔三〕，神州天府，鞠爲犬羊之區，雖忠臣志士，發憤經略，卒不能復，則以元帝興于江左故也。安史亂唐，盜據神器，賊勢鴟張，而不數年間王師剋復，兇徒逆儔，掃殄幾盡，則以肅宗治兵于靈武故也。夫東南卑遠，其兵剽輕，而元帝由瑯琊聞晉難渡江，王導諸人相與定君臣之分，持弱扶顛，百度草創，糾合諸鎮，協智畢力以抗勍敵，僅能保守一隅，雖有劉琨、祖逖驅馳中原，志卒不遂。其後溫、裕因時電發，復洛陽，取關中，竟亦不能守也。朔方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而肅宗起于靈武，有郭子儀、李光弼爲之將帥，張巡、許遠守睢陽，以扼江淮之衝，其餘方鎮之兵，起而討賊者不可勝數，遂能翦鯨鯢，復故都，以定天下。則雖天時人事不同，亦其所處之勢使然。東晉以區區踈屬起江表，披荆棘，立朝廷，有王導以爲腹心，有顧榮、賀循、紀瞻以從人望，有郗鑑、

陶侃、溫嶠之屬以處方鎮，保綏東南，捍禦西北，其後苻堅以百萬之師入寇，而謝安區處將帥，以偏師破之。晉之享國百有餘年，自今觀之，亦未易可輕也。

論 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立事建功必有志以居其先。故《書》曰：「功崇惟志。」《傳》曰：「有志于上，猶止于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而況無其志者乎？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五霸是也。圖五霸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故有其志而不能至者有矣，未有無其志而能至者也。善用志者，必爲之規模，而其規模之大小，如其志之廣狹，事功之成，亦如其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堂奧庭廡，棖題棟楹，高下修短，皆已先定于胸次，豈待操斧斤而後議哉？韓信說高祖，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任天下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則項羽之強易弱，其後破楚，如信言。耿弇說光武，起上谷、漁陽兵以定邯鄲，又請益發幽州精兵以集大計而定天下。其後既破張步，光武勞之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諸葛孔明說蜀先主取荊益，以江東爲援，而禦曹操，則鼎足之勢可成，後卒如其策。由是觀之，抗大敵、建大事而志不立、規模不先定者，未有能成功者也。

論封建郡縣

封建尚矣，至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因之，頗封子弟功臣，使郡國相雜。其後諸侯王之國除，而卒歸于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縣各有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爲優。何以言之？並建親賢以爲藩屏，大小相維，尊卑相制，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則牧伯得以征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強侵弱，大并小，僭禮樂，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蠶食之患。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于天子，此郡縣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疆理天下，爲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則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弊之輕重言之，則封建優于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禍大也。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于衰微，猶使強國熟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周以前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力足以捍患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響應，劉、項因之，遂以亡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祿山、史思明叛于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黃巢起于嶺表，秦宗權起于淮蔡，爲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其毒者，而

郡縣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來有之，則封建之于天下，優于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蓋封建宜于草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于承平無事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弊。今夷狄之禍甚于安、史，盜賊蜂起不減黃、秦，而郡縣尚仍承平無事之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倣封建，有以更張而變通之，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曰：在方鎮。方鎮者，全封建、郡縣而爲之者也。于古有稽，于今可行。救今日之弊，舍此亦無術矣。

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朔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寶末，祿山、思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既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代宗時吐蕃犯京師，德宗時朱泚亂變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黃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與掎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于唐。然肅宗既平安，史、君臣幸安，瓜分魏博鎮、冀、盧龍之地授

三叛將，而朝廷遂失河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厭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以邀命于朝，而天子一切屈己以從之。至憲宗任裴度，武宗任德裕，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來，唐之號令幾于復振。下迨僖、昭之間，唐室微矣，巨寇颺起，而當時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靡，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于亡者，授任失宜而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國家鑑唐之弊，削方鎮之權，郡縣一委以文吏，非沿邊諸帥不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多。而祖宗德澤浹于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于四夷，無大征戰，故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載，戴白之老不識金革，可謂盛矣。然而一旦金寇長驅中原，邊帥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弗支，類皆望風遁逃奔潰。既破京師，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陷兩河，擾關中，蹂踐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盜賊乘間竊發者，往往皆是，而郡縣但仍承平無事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鎮，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其弊也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以行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幾協智合力以捍大患，救今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之所慮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也。《梁谿集》卷一四七。

〔一〕張：原作「侯」，據道光本改。

〔二〕五胡亂華：原作「五季之亂」，據右引改。

迂論 四

論 兵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爲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衰，視其兵之強弱與其措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有用兵之實。至唐兵制凡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爲近古；府衛之法壞，變而爲彍騎；彍騎之法壞，變而爲方鎮之兵。至五季始盡黥以爲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于汴，無高山大河之阻，其勢不得不以兵爲強，故天下重兵悉屯于京畿，更戍邊郡，以虎符出納，其分布諸路，有隸將兵，有不隸將兵。當熙、豐盛時，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熙、豐至宣和間，禁軍闕而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於西夏，南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金人再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之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民兵，而朝廷不復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于河北、關中、京東西，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爲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于何所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

之制，莫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剗刷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剪、刀弩手之法，明其勸沮，假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于擇帥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關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一)，軍伍凋剝，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遺，瘡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耻。乃料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癯耄什三四，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犀利。率戶二十取一人^(二)，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由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寬其御勒，使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兵之費何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六百萬斛，及四方錢帛于京師，州郡租賦僅足以辦上供，猶有不足者。今畿甸之兵寡矣，而方鎮之兵稍增，正當量養兵之費、損上供之數以給之，胡爲而不可？事固有當因時而變通者，正謂此

也。若夫團結民兵，人見巡社之法不可行，遂以謂民兵之不可用，此大不然。巡社之法可行于西北，不可行于東南，正當斟酌其宜，使民樂于從命耳。

論帥材

人材之難，而帥材爲尤難也。夫天下非無材，因事而後顯。故有天寶之變，而後郭、李之功昭；有奉天之難，而後晟、燧之節著。今朝廷可謂多故矣，而未聞卓然稱良帥者，豈循資格而不足以得其人歟？將拘法制而不足以盡其用歟？昔之將帥，或奮于奴隸，或出于行伍，皆能因時以成名；而今之士大夫間乃未見，何也？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以北逐單于，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然則付之以重任，而以法制拘之，使不得騁，欲其有非常之功，不可得也。誠能略資格而取實效，寬法制而責成功，將帥之材出矣。

論非常之功

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人所不能與也。昔者鮑叔牙薦管仲于桓公曰：「必欲治國家而伯諸侯，非管仲不可。」于是束縛而取之魯，至則三沐而三薰之，饗于廟而問之政，管仲乃爲陳所以治國而寓兵者。行之數年，九合諸侯，而桓公以伯。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信國士無

雙。如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于是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以爲大將。信乃爲陳所以還定三秦、以弱項羽之强者。用其策，卒破楚，而高祖遂有天下。太宗之爲秦王也，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材也。若終守藩，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每議事帝所，玄齡善謀，而如晦長于斷，二人同心協濟，太宗多用其策，卒定禍亂而身致太平。蜀先主之寓襄陽也，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而徐庶亦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見之。」先主三顧之于草廬之中，亮乃勸先主取荆、益，結吳爲援，以禦曹公。先主用其策，卒定巴蜀，而成鼎峙之勢。由是觀之，方艱難時，非有卓犖不群之材，烏足與論非常之功哉！

論宰相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身爲深戒；以薦進人材爲職者也，故以妬賢嫉能爲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夫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一物不得其所，亂之階也。操規矩繩墨陳于前，而君不能用，則當去；苟有患失之心，則阿諛取容，妄作生事，亦無所不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又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一夫不獲

自盡，則罔與成厥功。進賢使能，持衆美而效之君，乃爲善。苟有嫉妬之心，則高材美器悉擯棄之，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密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中，大臣多由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邊，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己權。故安祿山則專三道勁兵，卒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德宗也，率衆哀歛以中帝欲，恨悻之聲滿天下，及涇帥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召怨挺亂，皆杞爲之，朱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己短，即譎奏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遂叛，帝跳幸梁。由是觀之，宰相固寵謀身，其禍至于如此，豈非深戒哉！林甫性陰密面柔令若可親，近崖穽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愛其蘊籍，稱美之。林甫即譎令請老，遂坐廢。于時有以材譽聞者，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險賊陰狡，賢者媚，能者忌，小忤己，不致死地不止。顏真卿挺正敢言，杞惡之，即令宣慰李希烈，竟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即誣殺之。矯譎害物，雖國屯主辱，猶警言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于如此，豈非最忌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評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德宗嘗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爲姦邪，而朕不覺，何也？」

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爲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爲姦邪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論三國之勢

曹操之材智勝權、備，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亡袁術于淮南，誅呂布于下邳，破袁紹于官渡，進討烏桓，擒馮譚尚，北方悉定，無後顧之憂。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超、遂，而關隴平。其規略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淝，師卒無成，況能長馭遠駕窺中原哉！備因敗亡奔北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于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爲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爲翼羽，有甘寧、凌統、程普、黃蓋之徒以爲爪牙。蜀有孔明以爲謀主，羽、飛、雲、忠以爲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乃豚犬耳。」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邪？

論諸葛孔明六事與今日同

諸葛孔明既定蜀，將有事于中原，乃先南征。既禽孟獲，南中悉平，上疏出師屯沔陽，攻祁山，三郡相應，關中響震，于是有街亭之戰，馬謖敗而戮之。將復出師，又上疏條陳利害，其略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衆難，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偏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楊群、馬玉、閻芝、丁立、劉郃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

之〔三〕，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于是有散關之役。九年復出祁山，與張郃戰，射殺郃。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據武功，與司馬宣王對壘，而孔明病死於軍中。夫用區區之蜀以抗強魏，而孔明連年動衆，未曾少休。夫豈不懷安？勢不得已也，以謂不然，則坐待亡耳。觀其所陳六事，與今日之勢頗同，故備載之，以俟識者。《梁谿集》卷一四八。

〔二〕後：原作「役」，據道光本改。

〔三〕戶二十：《新唐書·李德裕傳》作「戶二百」。

〔三〕今：原作「虛」，據《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裴注改。

全宋文卷三七五五

李 綱 七五

迂 論 五

論鼂錯王恢

鼂錯爲景帝謀，以謂漢封諸侯王，連城數十，地廣勢強，不遵法制。削之必叛，然禍小而應速；不削亦叛，然禍大而應遲。故卒削之。而七國連衡而起，以誅錯爲名，景帝弗察，納爰盎之說，斬錯以謝七國。此景帝之過舉也，而世以錯爲愚。王恢與韓安國論難于武帝前，以謂匈奴擊之爲便，於是誘匈奴入塞，漢兵匿馬邑旁，俟其至擊之。匈奴未入塞，覺悟引去，漢兵皆罷。武帝以恢議用兵而不能擊其輜重，弗斬之無以謝天下，遂下恢獄。此武帝之過舉也，世謂恢爲無謀，首將受其咎。昔唐憲宗欲討叛鎮，其黨大懼，遣客狙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群議汹汹，而憲宗慨然曰：「吾專任裴度，足以破賊。」卒平淮西。觀此則知憲宗之賢於景帝遠矣。秦穆公用孟明以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而

獲之，既歸，穆公待之如初，其後卒報晉，而君子以爲能用善。觀此，則知武帝之不及穆公遠矣。錯以忠、恢以無罪死，而世又不能知之，是可悲也夫！

論諸葛瑾

諸葛瑾仕於吳，而亮爲蜀相，權嘗遣瑾使蜀通好，與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而亮亦嘗使于吳，權欲使瑾留之，瑾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亮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後有讒瑾者，謂其密遣人與備、亮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於是以人言疏示瑾，而瑾亦表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若權者，可謂能信其臣；若瑾者，可謂明於事君之義矣。由權、瑾以觀先王之時君臣相與之盛，至于得盡其心，又可以想見其風采也。

論忠智之臣仁明之主

惟忠智之臣爲能察事之利害，畢陳於其君而無隱情；惟仁明之主爲能以不用其臣之言，因事悔悟而追思之。唐太宗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而魏鄭公常諫止之。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斂，以諷切帝。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

其墓，恩禮有加。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必此人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因事誅之，以絕後患。」明皇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若太宗、明皇，可謂仁明之主矣。至暗忍者則不然。褚遂良既得罪，韓瑗言于高宗曰：「遂良受顧命，一德無二，向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哉？被遷以來，再罹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卒不從。而至于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則綢繆恩顧而不衰。李泌嘗對德宗論盧杞曰：「楊炎之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方艱難時，視陸贄如左右手；既事平，遭讒謗，帝追仇盡言逐之，猶棄梗然。至盧杞、裴延齡輩，則寵任盤固，既去猶思之不已。嗚呼，其去太宗、明皇，不亦遠哉！

論偏霸之主專任其臣

孫策之創業于江東也，以張昭爲長史，文武之事一以委之。北方士大夫書疏多推美於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歎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其後昭納忠于權，卒定江東，爲一時宗臣。苻堅之開基于關中也，得王猛任之以政，若玄德之遇孔明，而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數詆毀

之。堅怒，悉從黜免，有至于死者。於是猛得盡心輔政，內釐百揆，外蕩群寇，拔幽滯，顯賢才，修兵革，勸農桑，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臨終勸堅勿以晉爲圖，而除鮮卑以便社稷。夫以孫策、苻堅區區割據一方，非得其臣而委任之如此，猶不足以有爲，況大于此者乎？然策謂「我能用昭之賢，功名豈不在我」；堅黜免譖毀猛者，使得盡其智力，亦可謂有國之明主矣。不然，得不以昭爲收名，而懼猛之專權哉？由是觀之，古之興王，其君臣之相與如伊、呂之遇湯、武，風雲感會，可以想見其盛也。

論魏文帝獻神藥

魏文帝在東宮，嘗會賓客，下令曰：「今有神藥一粒，祇可以療一人，而君、父之疾皆危，將孰獻？」賓客之論紛紜，以問邴原，原勃然曰：「父也。」文帝不敢復詰。原之對固善，然惜乎不喻之以其理也。夫人生在三，事之如一，則君與父疑乎焉分。然孔子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母之道親而不尊，君之道尊而不親，兼尊親之道，其惟父乎，然則藥之獻于父也，宜矣。

論節制之兵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

以應物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自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動靜、進退、疾徐、緩急，一聽于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死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克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與之鐵騎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遂大破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于相州，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于是九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在其間，亦不免于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

論將

昔之善爲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衛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爲將，而次舍井竈，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爲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爲吮之，士皆樂爲之戰，而

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毆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況可望其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爲陣。既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拊循，雖使韓信爲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爲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略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爲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反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其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效古人之所爲，則又疑其以私恩收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也。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蕃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蓋亦各有所

長。觀肅、代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讒夫憚人譖愬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輦致其母，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讒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禮遇如此。《傳》曰：「有功而見知則說。」又曰：「敬大臣則百工勸。」如肅、代之暗弱，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昔楚昭王病于軍中，有赤雲如烏夾日以飛，太史以謂是害于王，然可移於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夫病亟而不肯移禍于股肱，則其平日之所以禮遇之者可知矣，此乃昭王之所以能復國也。吾於肅、代、德宗亦云。

唐德宗任陸贄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纖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戡難，爪牙宣力，而贄之助爲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于魏鄭公，而況德宗中材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梁谿

集》卷一四九。

迂論 六

論節義

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仗節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人君有以崇獎而激勵之，使知義重于生，而不難于處死，然後可與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不然，則棄義徇利，偷生惜死之徒群萃于前，一有變故，則渙然離矣，其肯仗節而以死衛上哉！賈誼有言：「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以節行報其上。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夫蹈危亡以圖安存，捨生取義者，類非小人之所能爲。故孔子以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惟君子能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利之所在則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閹宦則從閹宦，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是者不可勝數。方其平時，進讒說，納小忠，諂諛柔佞，悅可人意。及其臨難，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而視其君如路人者也，況肯履刀鋸、蹈鼎鑊死其君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士，平

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面折廷爭，而武帝以爲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可以利怵死懼，而太宗亦以社稷臣許之。安祿山及河朔，皆陷，明皇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聞顏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其後歸朝，峭論鯁議，爲姦臣所擠，殞于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嗚呼！疾風知勁草，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爲人君者，詎可不深察此哉！

論忠孝

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莊周以謂外物不可必，故爲人親者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爲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比干剖而子胥靡。老聃亦謂：「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此非薄忠孝之言也，乃所以厚忠孝之言也。夫忠與孝在我，而信與愛在人，在人者何可必哉；惟其不可必，此所爲外物也。然而孝子之於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親雖不我愛，而盡其事親之孝者，孝之至也；君雖不我信，而盡其事君之忠者，忠之盛也。使親能愛其子之孝，則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則國治矣。家和國治，忠孝之名不立。惟其孝而親未必愛，故家有不和，而孝子之行彰；忠而君未必信，故國有昏亂，而忠臣之節著。然則爲君親者，可不監哉！

論荀彧

荀彧去袁紹，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勸其定兗州，比之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勸其保官渡，比之楚、漢相持滎陽、成皋間，不可先退以自屈，皆以帝王之略許之。操既得志，欲分功于彧，而彧力辭不受封。其後阻董昭九錫之議，操心不能平，表彧勞軍，饋之空器，而彧自殺。范曄取其歸正，謂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謂教盜穴墻發櫃，而不分其財，得不謂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朱全忠，知全忠之必篡唐也，爲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梁客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而樞執以爲不可。全忠怒，遂殺樞。若樞者，豈真背全忠而忠於唐哉？意謂此細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示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謂小者尚不從我，況其大者乎？故卒怒而殺之。彧之於操，正類於此。若彧之智略，豈不知操之姦雄，必至于篡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謂阻而少緩之，操未必怒，足以取爲漢之名，而不知操之以是爲嫌。史謂彧忠于漢，而殺身成仁者，論其跡而不論其心之過也。故嘗謂孔融志廣才疎，其死也以愬；荀彧計謀深遠，其死也以巧。愬、巧不同，其於殺身一也。然融之英風義氣，足以感激後人；而彧之用心，如杜牧者能知之，則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論立國在於足兵

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有天下國家者，所以保民，未嘗不以兵之衆寡爲差。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傳》曰：「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患。」又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夫立國在於足兵，棄民在於忘戰，有外患者憂懼而知戒，無外患者安肆而日偷，此四者，國之存亡所繫也。故夫天下方當強盛之時，卒然有不庭不虞之變，莫之能禦，而遂至于不振者，多由於恃安而忘戰，馴致使然。唐有安史之亂，晉有劉聰、石勒之禍，皆出於極治全盛之日，以王師抗賊，無異驅赤子以搏虎狼，豈非蹈此患哉！國家自澶淵之役，與契丹盟好，承平無事，民不識金革百有餘載。至崇寧、大觀以來，極熾而豐，文恬武嬉，偷取安逸，兵之闕者不補，卒之惰者不練，將帥之選不精，誅賞之柄不明，干戈朽，鈇鉞鈍。而金人一旦乘間竊發，將士愛死而望風奔北，生民無辜而肝腦塗地，士大夫聞語戰則魂褫魄喪，色若死灰，惟以遁逃偷生爲得計。恃安忘戰，馴致之弊一至于此，真可爲長太息流涕而痛哭也。豈特中國爲然。契丹自昔以兵力雄于朔方，耐饑寒，習攻戰，便騎射，制屬諸部，其享國尤爲久遠。自與中國盟好之後，慕華風，革舊俗，棄氍毹，襲紉綺，捐潼酪，嗜茗飲，去穹廬，處宮殿，奢淫無度。國人化之，無復英鷙強忍之氣，故金人得以奮其詐力，且和且戰，不數年而卒滅其國。由是觀之，國雖安，忘戰必危，而孔子謂以不教民戰爲棄之，孟子以無外患爲必至於亡國者，豈虛言哉！

論治天下如治病

膏粱以養氣體，藥石以攻疾病，此有生之所同也。今有人焉，不幸而有疾，外爲邪淫之所傷，內致血氣之羸耗，則善醫者必爲之聚毒藥，治鍼砭，惟邪淫之務去，雖血氣之羸，不得已焉。邪氣去而正氣生，然後疾病可愈，氣體可充。今不治藥石而欲以膏粱攻疾病，豈理也哉！治天下者，何以異此？故仁恩教化者，膏粱也；干戈斧鉞者，藥石也。牧善良、拊彫瘵，必有文治，則膏粱用焉；鋤强梗、戡禍亂，必有武功，則藥石施焉。二者各有所宜，時有所用，而不可以偏廢者也。今天下之病亟矣，蠻夷猾夏，盜賊干紀，曠古所無，此正修武備、協民力、捍患侮、濟危亡以圖安存之時，雖不免於勞擾，豈得已哉！而議者不深維其故，舉一事，出一令，則以勞擾爲言，而沮格之。至于蠻夷之所蹂踐，盜賊之所焚掠，出沒數路，幾半天下，未及之地常岌岌然，則恬不加恤，而不復議論，敢問此何理也？夫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縣，日復一日，偷取目前之安，當其可爲之時不爲，而今日殘一縣，明日破一州，後日亡一路，不加料理，而曰姑隱忍之，以待蠻夷之自悔禍，而盜賊之自銷弭。正猶得危篤之疾，不治藥石，而欲望其自愈，寧有是理哉！夫病在皮膚，此鍼砭之所及也；病在腑臟，此湯劑之所及也；至于骨髓，則扁鵲望之而走矣。及是而悔，不亦晚乎？

論與夷狄同事〔二〕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爲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定安史之亂，而破吐番，其後凌蔑中國，無所不至，僅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之地，而卒至於德光犯闕，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使由海道約女真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有靖康之變，虜騎長驅，至今爲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既借其力，與之圖事，則必有輕中國之心；情實既露，爲彼所料，則必有窺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啓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讐。此所以必爲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狄荒服，其來則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不使知馨香嘉味，而況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後王之深戒。

論保天下之志

有天下者必有保天下之志，然後王業可興。有一國者必有保一國之志，然後霸道可立。蓋志者氣之帥，而事功之所由基也〔三〕。有志以主於中，然後見于外者，必求所以保之之人，而賢材於此乎進用；必圖所以保之之具，而政事於此乎脩舉。人民在所保，拊循之，而害民者必除；土地在所保，固守之，而侵地者必却。隨其所保之大小，而大以王，小以霸，則其志之不同也。至于懦而無力，志竊竊然惟以保身爲計，賢材政事、土地人民皆莫之恤，則豈獨不能保天下及一國哉，雖欲保身，亦不可

得矣。昔者武王助上帝以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不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故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有保天下之志哉。由武王推之，則後之創業中興，凡能興帝王之業于天下者，皆其志足以保天下者也。昔者齊小白曰：「先公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而社稷之不血食。」故相管仲而授之以政，豈非有保一國之志哉。由齊小白推之，則後之裂土分民，凡能立霸道於其國者，皆其志足以保一國者也。至隋、陳之主則不然。煬帝繼體守成，荒淫失度，媮取目前之逸，盜賊滿天下而不知也。嘗引鏡自照曰：「此好頭項，誰將斬之？」其後卒有江都之禍。而陳叔寶據有江左，不恤政事，隋師伐之，國危矣，乃曰：「吾自有計。」遂與妃嬪同入于井。其志如此，身且不保，而況能保天下及其國哉！由是推之，則古之亡天下與失國者，概可見矣。夫志小者不可與語大志，近者不可與謀遠，志錐刀之利者不足與論萬金之儲，志藜藿之食者不足與論太牢之味，而況於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至計哉！《書》曰：「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又曰：「功崇惟志。」射無志則不能以中的，士無志則不能以崇功，有天下國家者無志則不足以保民。嗚呼！君人者尚志，勗其所先務也。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蕭何、曹參方議功定位有隙，其後何疾亟，惠帝問誰可代者，所推賢惟參，而參亦自知當相漢，告舍人趣治裝。既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而百姓安之，作《畫一之歌》。郭子

儀、李光弼初同居朔方，氣不相下，若仇怨然。其後有安祿山之亂，子儀泣涕，分麾下兵與光弼，薦之於朝，與同破賊。既而代子儀節度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皆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昔之爲將相者，以國事忘私怨，至于如此，非獨推薦之爲難，而更其職不更變之爲尤難也。與夫藺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先國事而後私怨，視數子，未知其孰賢。至于修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涼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玄，表請爲帥以代己，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

論盜

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一也，以弭內亂，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藉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讎，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讐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盜有五難：一、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二、已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二難也；三、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四、畀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五、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

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于斯術矣。《梁谿集》卷一五〇。（以上董天策校點）

〔二〕此篇底本無，據道光本卷一五〇補。

〔三〕所：原無，據右引補。

〔三〕利：原誤「力」，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三七五六

李 綱 七六

迂 論 七

論張子房郭子儀之誠智

高祖取天下以三傑，而黥、彭之徒不足道也。卒之蕭何囚繫，韓信殄醢，而黥、彭亦皆不得其死，獨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高祖字之而未嘗名，呂后德之而不敢慢，超然遠舉，獨能以功名終焉。肅宗中興以郭、李，而僕固懷恩、來瑱之徒不足道也。卒之光弼爲讒間所乘，遂陷嫌隙，其懷恩、來瑱亦皆不得其終，獨子儀全名高節，爛然獨著，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福祿之盛，人臣莫及焉。蓋子房以其智，而子儀以其誠。智之至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以之。誠之至者，忠貫日月，神明扶持，子儀以之。故夫因固陵之問而議韓、彭之地，因複道之見而圖雍齒之封，樊噲之諫，還軍霸上，則曰噲之言可聽也。劉敬之策建都關中，則曰

敬之說是也。天下已定，道引辟穀，閉門不出，而願從赤松子遊。若是者，豈非子房之智歟？雖智也，未嘗不本之于誠。提孤軍以戡大憝，仗大義以造王室，單騎免胄以見回鶻，減省騶從以過朝恩。大難略平，遭讒譖奪兵柄，而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若是者豈非子儀之誠歟？雖誠也，未嘗不照之以智。蓋徒智而已，不本于誠，則陰謀秘計，人得以疑之，此陳平之智有餘，所以爲高祖之所疑也，何足以語子房哉！徒誠而已，不照之以智，則直情徑行，物得以欺之，此馬燧之智不足，所以爲吐蕃之所欺也，何足以語子儀哉！自古立功名者多矣，漢、唐以來，未有若子房、子儀之懿者也。有志之士，可不景慕而師仰之哉！

論變亂生於所忽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置侯罷守，隳名城，殺豪俊，而陳勝、吳廣起于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于前，吳楚七國變于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滅絕，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爲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于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閹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威加于夏夷，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韋、楊氏乃以女寵扇禍。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勢浸

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鑑藩鎮之弊，黜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土一民，甲兵貢賦，皆歸于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爲歡鄰，西制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于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發，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夫自秦、漢以來，規模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于安固者，莫不自謂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爲變故者，皆出于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而不可以人力爲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故生于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蓋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于後世，亦不能以無弊。故太公爲政于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弑之臣。周公爲政于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有陵遲之漸。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禍患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馴致之勢使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陰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自古帝王興于西北者，多能兼并東南，而宅于東南者，不能制服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并天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燕定齊，而卒亡楚。晉承曹魏而平吳，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

陽取長安，遂定海內。本朝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如拾地芥然。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勢電掃，得洛得關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僅足自保，竟不能以跬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戰國之兵皆仰關而攻秦。說者謂自關中下兵，如建瓴水而下，是以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東南皆江湖沮洳，非用武之地，此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強壯堅忍，耐勞苦，而習用兵，加以土產健馬，便于馳逐，精甲利兵，強弓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習戰陳，舟楫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吞天下者非西北之兵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人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者焉。當其可爲之時而不爲，則失機會，故謀畫之臣，聽納之君，因時定策，間不容髮，此劉敬所以脫輓輅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贊之，高祖即日駕西都關中而不疑也。

論女禍

有天下而多女禍，未有若李唐之甚者也。武后以牝奪晨，革姓建號，幾移唐祚。中宗親爲所廢，處房陵者二十餘年，一旦復位，即縱韋氏，幾至亂邦。韋氏乘夫淫烝於朝，斜封四出，既鳩帝，欲臨朝稱制。明皇親平內難，而開元之末，沉酣燕私，嬖楊貴妃，幾至喪國。蓋人君齊家以正天下，故《詩》以后妃風化爲首，而昔之帝王未有無家法以貽訓後昆者。獨唐不然。高祖之起兵于太原，蓋裴寂以晉陽宮人私侍之，故劫持之，遂定秘計。太宗既殺元吉，納其妃生子，而使爲之後。武后固常侍

太宗矣，身接帷幕，賜號武媚，而高宗立之不恥也。中宗幽廢，與韋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復位，后與武三思升御牀博戲，帝從旁點籌，不以爲忤。而貴妃楊氏初爲壽王妃，明皇召納禁中，異之，即爲出自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妃，而太真得幸。其家法如此，欲無女禍，得乎？

論孔文舉

孔文舉志廣材疏，雖有靖難之志，迄無成功，而名重海內。後世君子亦以高節許之者，豈非以其氣足以蓋天下乎。其爲北海相，爲盜賊所圍，遣太史慈求救于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其守青州，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而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既還許都，雖曹操之姦雄陰狡，權勢方盛，融視之蔑如，峭論鯁議，屢沮其謀，嘲誚躡轢，略不爲之下。故議馬日磾之不宜加禮，則責之以大臣之節；議肉刑之不可復，則比之斲朝涉之脛；其破袁紹，以甄氏賜子丕也，則謂之以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其討烏丸也，則嘲之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內，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之；其欲誅楊彪也，則不俟朝服，詣操爭之曰：「孔融，魯國一男子耳，今日誅彪，來日拂衣去不朝矣。」其表制酒禁也，則以書抵操爭之，尤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雖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遂枉奏而殺之。嗚呼，使融不死，操內有所憚，其敢圖九錫、建魏國，而其後卒移漢祚乎？故史臣稱其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使移鼎之跡，事格于人，存代

終之規，啓機于身後。比之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雖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不其然歟。若融者，真所謂乃心漢室，以身死之，而不與曹氏者也。彼荀彧之徒，方奴事操之不暇，後雖飲藥自殺，乃其用意太巧，不得已而然耳，豈可與文舉同日而語哉！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舜居深山，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堯舉而授之天下，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豈特舜爲然。高祖由泗水亭長而創業，光武由南陽踈屬而中興。方其在窮約之中，一布衣耳；及南面而經營天下，駕馭諸將，聽納群策，如石投水而運諸掌。其視海內有負固僭竊而不服者，必削平之而後已。勵精圖治天下，若治其家。然蓋不如是，不足以創業、中興而成帝王之業也。

論黨錮之禍

東漢黨錮之禍，其始起于甘陵。有南北部之謠，汝南二郡謠，其郡守轉入太學諸生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而怨膺者上書誣告其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而膺等皆坐禁錮。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而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其後

有承望閹宦意指者，上書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私相稱號^(二)，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靈帝詔捕儉等，而閹宦諷有司奏捕前黨李膺之徒，皆死獄中。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坐廢禁者幾千餘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而漢亦自此季矣。大抵朝廷清明，賢俊在位，有以制服小人，則天下治安，而爲國家之福。朝廷昏微，姦邪得志，必須誣陷君子，則天下危亂，而爲國家之禍。方靈帝之時，閹宦擅權，莫之敢撓，而李膺、張儉之徒，振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抑貴勢，使天下之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故閹夫憚人因其危而擠之，指爲部黨，一網幾盡。而士有不幸罹其禍者，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三)，雖顛沛假命，而聞其風者莫不欽慕，而爭爲之主，豈不賢哉！然膺、儉等其取名太多，其嫉惡太甚，固非自全于亂世之道，使遇其時，其功蹟豈易量耶？此非膺、儉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梁谿集》卷一五一。

論人主之剛明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舉，然不失爲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蓋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爲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宣宗精于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舉，然卒爲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

之禍。觀元帝寬宏善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烈，然有一蕭望之，卒信讒使自殺，至委用弘恭、石顯，則膠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事號爲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爲閹宦所誣而斥之，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不勝其冤，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于天，則以剛爲德也；取象于日，則以明爲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于暴，明不至于察，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于剛明而不能無過舉，猶爲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爲柔，明易而爲暗，則失其所以爲君之德矣，雖欲建功立事，追蹤古人，惡可得哉。《梁谿集》卷一五一。

〔二〕上句「下」，原無，此句「是以」，原作「山東」，據道光本補、改。

〔三〕私：原作「別」，據右引改。

〔三〕「至子」句，道光本脫。「子」原作「于」，據文意改。

迂論 八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武發跡昆陽，破尋邑百萬之衆，杖節渡

河，誅王郎，擊敗銅馬、青犢、赤眉之屬，張步、隗囂，皆身在兵間，冒鋒鏑，履行陳。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偃武事，脩文教，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之事，則不答。臧宮、馬武之徒請擊匈奴，則報以不如息人。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大業，而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享國三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起義兵晉陽，斬宋老生，擊敗薛舉、仁果，破劉武周，走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身爲大將，削平僭竊，四方遂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爲難，委任房、杜與謀大政，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闢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幾至刑措，享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煬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數年間遂致太平，享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難而無懼懾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善哉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帝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然則聖帝明王所以撥亂致治者，類皆如此。彼後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論治盜賊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痰涎。夫痰涎乃吾之真氣，所以爲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膈之升降。皆以津液爲本。至於聚而爲痰涎，則必失于調衛，而外爲邪氣之所傷，內爲寒熱之所薄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爲本。至于散而爲盜賊，則必失於拊循，而外爲姦民之所脅，內爲饑寒之所迫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痰涎，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爲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息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于巨盜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論形勝之地

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爲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寇恂。皆深根固本，爲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蟠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其先定兗州；唐高祖之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卒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高祖、光武爲法乎？至于不立根本而浪戰，雖力勝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羽、李密之所以敗也。

論江表

江表自孫氏三世經營之，然後能立國。以權之智勇，因父兄之資，能駕馭豪傑而得士，有周瑜、魯肅、呂蒙之徒以爲腹心，有甘卓、凌統、黃蓋之徒以爲爪牙，據有荆、楚、閩、粵之地，稱帝最後，而享國最久，故能抗魏連蜀，成鼎峙之勢，至晉而後亡。其後晉元帝因之，興于江左，有王導以爲謀主，有顧榮、賀循、紀瞻之徒以從民望，有郗鑑、陶侃、溫嶠之徒以處方鎮，凡荆、揚、閩、鄂要害之地悉置重鎮，擇名帥、屯銳兵以控扼之，故能保有東南。中原雖紛亂，而一方晏然；強臣雖屢叛，而卒以平定。至謝安得政，而區處藩維，授任將帥，各得其所，故能以偏師破苻堅百萬之衆，而晉室遂安，享國百有餘年，而劉裕取之以爲宋。宋亡，而蕭道成取之以爲齊。齊亡，而蕭衍取之以爲

梁亡，而陳霸先取之以爲陳。至隋，然後平陳而定海內，南北混爲一區。隋亡，蕭銑起于江東，而李靖擒之，唐遂并有天下。及其亡也，楊行密據江淮，而李氏因之，遂以江南爲後唐，至周世宗盡取淮南之地，而以江爲限，則李氏國已危矣。宋興，命將帥下江南，如探囊中物。蓋自六朝既廢，歷隋、唐三百餘年，其所以立國控扼之跡，既已蕩平，而李氏區區僭竊于亂世，遇真主則折北不支，固其理也。國家奄有四海，垂二百年，東南之民習於治安，不識兵革，而古之所謂重鎮要害之地，名城堅壘，悉已隳廢，又無宿將重兵以鎮之。蓋在六朝爲邊圉，而在國家爲腹心，其勢不得不然也。今朝廷既舍中原，不復料理，而又不爲保東南之計，考按古跡，命帥屯兵以爲藩籬，而區區偷取目前之安，緩急則南渡，恃江以爲固，及迫則又遠徙以避之。以此爲策，雖保一隅，未見其可，而欲坐享六朝之利，蓋亦難矣，而況大於此者乎！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棲于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蠡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既霸，蠡以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劍以自殺。方高祖困于鴻門，張良勸其屈己以謝項羽，深交項伯以脫于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皋間。既割鴻溝以爲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

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之時，不因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道引辟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遊，而韓、彭、英、盧皆被菹醢，雖蕭何不免縲紲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論秦隋之勢相似〔二〕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爲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爲南北朝，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爲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材大略，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于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于無窮。然而身沒而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爲君之道，繆所以爲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簡而常逸。元首叢脞，則萬事隳墮，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爲明，以苛爲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己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天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丞相、大臣不過受成事奉行文書，而下皆持祿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于亡。故曰失所以爲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

心，以爲不決于法，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爲敵國，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爲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爲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略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玄感、李密倡之，群盜蠭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治之，惠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繆所以爲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爲藩屏，資其犬牙磐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千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爲天下之所以戰鬪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內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于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爲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武王欲立成王，則託之周公；武帝欲立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所以隆也。始皇有一長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于上郡沙丘之事，雖爲璽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得與李斯同爲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譖而幽囚之，臨終以廣失禮，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楊素，故卒及于大故，而煬帝得肆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寓，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

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梁谿集》卷一五二。

〔二〕之勢：原倒，據道光本乙。

全宋文卷三七五七

李 綱 七七

迂 論 九

論君臣之分

古者君臣雖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不若後世之邈然遼絕也。上焉者必有所不召之臣，故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武王之于太公，皆待之以師友，學然後臣之。次焉者亦相與以誠，而相遇以禮，故觀《書》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而《詩》之所以歌申伯、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之流，情文備至。則君臣之際，槩可見矣。故能舉賢才而任之，如元首股肱之同一身，父子兄弟之同一家，事無不慮，慮無不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患難則同其憂，安平則同其樂，建帝王非常之功，而不以為難者，君臣之義交相得也。至秦則不然，尊君而抑臣，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無復有尊德樂道、情文相接之意。其君抗然于上，而視其臣如胥吏僕隸然，初無愛敬之心。其臣眇然于下，而視其君如天之不

可親，雖爲之輔相者，亦有所畏避而不得以自盡。故李斯、去疾之徒，朝爲丞相，至暮一言不合，則具五刑而誅之。其餘孰不畏罪持祿，欺謾而取容哉？漢興，以高祖之賢，而蕭何不免縲繫；以文帝之仁，而周勃不免對吏。景帝誅周亞夫，武帝誅翟青、劉屈氂等數人，而東漢三公動輒下獄，蓋循秦之弊使之然也。太宗之待房、杜，明皇之待姚、宋，憲宗之待裴度，武宗之待李德裕，可謂善矣，惟其君臣相遇之難，而法度相去遼絕，猶襲秦之遺風，此德業之盛，所以不能及于隆古。而至於庸君，則賢者踈而易去，諛佞之徒取容而易合，良以此歟。

論霍光李德裕

霍光膺武帝之託，擁幼主，摧姦臣，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爲漢社稷之臣。至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之，天子從容肆體，甚安適焉（一）。及光死，而宗族夷滅，故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李德裕相武宗，當國凡六年，方時用兵，決策制勝，他相無與，威名獨重于時。至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翌日罷相，其後以吳湘事遂貶朱崖，故德裕之貶，始於奉冊。《傳》曰：「威震主者身危。」其光、德裕之謂歟。然二君者亦可謂忍而少恩矣，故爲宣帝謀則念光之功，而不使霍光絕祀；爲宣宗謀則念德裕之功，而不使之死于海外可也。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爲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在虛寒，則必以熱藥補焉，熱不免于有過，則徐思所以涼之。病在實熱，則必以寒瀉焉，寒不免于有過，則徐思所以溫之。故治洞泄者必至于痢，而治強陽者必至于羸，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藥而遂無患者，無有也。方楚、漢之爭，爲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兵追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于張良，良曰：「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至于叛，而謀如此者，其意以爲楚之患大，韓、彭之患小，不捐此地以許兩人，則韓、彭之兵不會，而楚不亡；俟楚既亡已，除其患之大者，而後徐圖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叛，漢誅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除患之術矣。今天下之大患在金人與蠭起之盜賊，其勢非復方鎮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欲除患而弭亂，其可得乎？嗚呼，安得以子房固陵之策告之！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以強者（三），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幽，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能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爲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所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句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于韓、魏，此以強爲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論用兵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敗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荊，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爲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爲策，若

周亞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躡蹙之，其機在少。譬猶蹙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假于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驅虎豹犀象以助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間，與敢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聲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潰。淝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江漢，慨然有吞東晉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千以禦之，乘其軍却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乘勢而躡蹙之，不假于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而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荆，而王翦以謂非六十萬不可，卒如其數以與之，遂破荆軍，而平其地以爲郡縣。韓信既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濟南，絕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如其言。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衆，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岑、彭之攻公孫述也，襲破侯丹，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散。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而述遂亡。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安能倉卒集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銑果擒。然則以速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以遲爲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檻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也，以謂楚人剽輕，利于速戰，難于爭

鋒，故以梁委之，而堅壁不與之戰，而絕其餉道，待其饑而一舉破之。趙充國之討先零也，以謂羌急之則合，緩之則散，大兵久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策，般師罷兵，以萬人留田，待其弊而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爲策者，豈非其機在遲，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乎？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以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廙之嘗秦軍，以多爲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爲巧；非謂料其強弱虛實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于此之爲巧也。孫臏爲齊救趙，而引兵以趨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減竈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銳倍日并行以逐臏，此未爲巧；而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火舉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此爲至巧。韓信擊趙，引兵東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趨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爲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狙伺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泚水上，此爲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以爲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

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若恂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之降高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鐵騎劫取光弼，不然無歸日。越至，而光弼已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聞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惟其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兩軍相持，不能料其強弱虛實者，未有能制勝者也。戰功曰多，以多算勝，而少算不勝。然則不計強弱虛實而浪戰者，欲無敗難矣，況能立奇功哉！

論順民情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于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爲怨；則拂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長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王霸之所以興，未有不因于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適攸居而胥怨，則必爲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爲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爲在己而

不可亡，以賤爲在民而不足聽，以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焚《詩》《書》，殺豪俊以愚黔首，制爲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亡聊，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盜賊群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曹參爲相，知民之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內。然則拂民之與因民，其效槩可見矣。後世姦諛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而爭富貴，下欲去己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爲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奉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于流俗。遂使其君抗然于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于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源起于熙寧、元豐之間，其流盛于崇寧、大觀之際，其末甚于今日，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儻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悅以使民，犯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強，不難禦也。《梁谿集》卷一五三。

〔一〕適：原作「近」，據道光本改。

〔二〕以：原無，據道光本補。

迂論 一〇

論交深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卒相滅亡者，豈獨以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

交太深則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生，而怨禍易作，此乃張、陳之所以卒相滅亡者也。方其窮居，結刎頸之歡，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爭張廌、陳釋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于鄣北，卒斬成安君泚水上，故其交之所以深者，乃其相滅亡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惟有德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哉。

論管鮑之交

管仲、鮑叔，古之所謂善交者。齊小白謀相，而鮑叔薦管仲以爲可，于是取之于魯，解束縛而相之，齊卒以霸。其後管仲且死，小白謀所以代之者，欲相鮑叔，而管仲以爲不可，曰：「鮑叔牙之爲人，潔廉善士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爲政，上且鈎乎君，下且拂乎民。」而以隰朋爲可。故鮑叔之舉管仲，不以爲德；而管仲不許鮑叔之代己，不以爲怨。蕭何、曹參以議功定位之故，平時有隙，及何將終，惠帝問所以代之者，而何所推賢惟參。參既代何爲相國，一遵何之約束，無所變更。惠帝嘗問之，參謝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于是百姓悅之，而作《畫一之歌》。故何之薦參，不以參之有隙而推其賢；參之代何，不以何之有隙而變更其約束。古之人處心積慮，其公如此。蓋一切爲國家計，而忘其愛惡，此其所以爲大過人也。後世之士，於其所愛，則不計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而于其所惡，則雖天下共推以爲

賢者，猶將抑之，公論以爲是者，猶將改之。其視管、鮑、蕭、曹之所爲，得不少知愧乎？

論將之專命稟命

古之受命爲將者，付任未專，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至于付任已專，威信已著，則不必如此。故齊景公欲用田穰苴爲將以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使莊賈往，而穰苴因其後期不至而斬之，又戮使者之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而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解去，追擊之，盡取所亡之地，振旅以歸。此付任未專，威信未著而有所假借以立威者也。衛青將六將軍，兵出定襄以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自歸，青問其罪，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此付任已專，威信已著而不必如此者也。後之爲將者，起冗散而威令未行，當以穰苴爲法；藉貴寵而威令已行，當以衛青爲法。夫豈不同，惟度其時勢，使各有所當則善矣。

論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蠶食、有魚爛。所謂土崩者，一傾頽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史之亂是也；所謂蠶食者，其受患在外，寢以及于內，秦之於六國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患在內，寢以及于外，漢、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內，而繼以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脩，故陳涉、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吳、楚乃因黽錯削地之故，起而爲難，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卒以敗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間，可謂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爲寇，陷河朔，覆兩京，然不能數年而卒破滅。蓋漢與唐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間竊發者，猶可治也，此之謂瓦解。齊、楚、韓、魏、燕、趙之師，約從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奔逐北，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攘肌及骨，而六國之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蠶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閹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諛佞，結爲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禁錮擯斥而不復用。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滅而國亦亡。故董卓奮而漢祚衰，全忠騁而唐室危，皆禍自內始，而卒至于不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崩之禍大；蠶食之禍

遲，而魚爛之禍深。故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而不在瓦解，蠶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支，則其勢使然也。今不幸夷狄憑陵，盜賊蠭起，而有瓦解、蠶食之勢，當善救之，使不至于土崩、魚爛，猶庶幾乎可爲也。不然，禍可勝既哉。

論諫

禮上諷諫而下直諫。君子孰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至于直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蓋事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微喻，無所不合，故有以諷諫悟主者，而況于直諫，何傷于道乎？事暗君，強復以拒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而況于諷諫，何補于事乎？方舜、禹之時，都俞賡歌于廟堂之上，所以諷喻以相儆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傷于直？故仲虺之稱湯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爲善，而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非。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于道乎？至于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有補于事，蓋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於明君而不害于直，直諫施于暗君而無事於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寬仁盡下，群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可謂能諷諫矣。至賈誼上書陳時事，欲流涕而痛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彘以爲喻，而帝亦不以爲嫌，豈非不害于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群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可謂能諷諫矣。至鄭公之言

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爲過，豈非不害于直耶？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之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鄭崇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而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而高宗殺之；張柬之、桓彥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諫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論 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於世者，皆成於後人之手。故秦、漢以前，成於司馬遷，西漢成于班氏，東漢成於范曄，三國成于陳壽，晉、宋至隋成于唐，唐及五代成于本朝。當其時非無史，多不傳，而獨傳後人之書。夫後人之所傳聞，與當時之所親見，其詳略審否，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傳，而當時之史多廢者，豈非以其是非取舍有公不公故耶？夫史之所以取信于天下與來世者，以其不沒善、不隱惡，而褒貶無所私也。當其時而作史者，或由于喜怒，或出于愛憎，或有所諱避，或爲之假借，而是非取舍不能不容情於其間，則姦諛而進者未必貶，忠賢而退者未必褒，君子爲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爲是，小人爲惡而得時者未必以爲非：此乃其所以多廢而不傳也。至于異代，時世既殊，而喜怒愛憎之情雲散而煙滅，然後公論出，而是非取舍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假借之私，而得奮其直筆以褒貶之，雖有誤謬訛舛，而不足以害其大公。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非特以備良史材而文足

以行遠而已，必有當于人心而合天下之所謂公論者焉。昔孔子削跡于衛，而夢奠之後，履傳千祀。王莽在朝，陳功德以億萬計，雖揚雄有所不免，而後首藏于武庫。以翟進爲鯨鯢，以陳蕃、李膺爲姦黨，以徐敬業爲虺蜮，至後世乃始以忠義節概許之。事之是非定于後者，類皆如此。則當時之史多廢，而後人之書獨傳，無足怪也。古者天子不觀史，而自唐以來始進書，又以宰相爲監修官，而欲取信于後世，難矣哉！《梁谿集》卷一五四。

全宋文卷三七五八

李 綱 七八

種花說 宣和二年四月

樂全翁晚節於世味無所嗜，惟酷好種花。凡遠方絕域嘉葩異卉有可觀者，無不求也。求而得之，植于小圃之中，雖祁寒隆暑，藝非其時，亦無不生者。以故圃中之花，色色有之，既以自娛，又以娛客，雖他處少其比，非特甲於沙陽而已。梁谿暇日過而問焉，曰：「子之嗜花有說乎？」樂全曰：「然。人之嗜花，爲物所轉，玩顏色之美好，嗅馨香之條鬯，足以悅可其意，斯已矣。吾之嗜花，獨觀其變。雷風之所震蕩，日月之所照燭，雨露之所滋潤，雪霜之所凌挫，或茁其芽，或敷其英，或歸其根，或成其實，四時之變無窮，而花之變亦無窮也。方時未至，若閑若藏，不可強之使開。及時既至，若憤若怒，不可抑之使斂。開已而謝，則雖天香國色，飄零萎落，復爲臭腐，莫可得而留也，況其餘乎？吾嘗以是觀之，則生生化化之理，在吾目中矣。」梁谿曰：「然則子之種花有道乎？」樂全

曰：「然。人之種花，助之以人，動搖以觀其疎密，爬剔以驗其死生，而花之憔悴者已過半矣。吾之種花，全之以天，相其土壤以培壅之，時其旱乾以灌溉之，遂其根本而封植之，順其枝葉而芟治之，不益其生，不害其長，蒔之若予，置之若棄，任其自然而不敢容私焉。彼花之性各不同也，或喜陽而惡陰，或愛寒而畏暑。利燥者宜高，利濕者宜下。習于其性，而人之與花相得于思爲之表，則遠方絕域花之植于吾圃者，不異植于其土也。雖欲不碩茂而蕃滋，得乎？」梁谿欣然曰：「吾聞樂全之言，得養生焉。自吾一身觀之，由少得壯，由壯得老，爪生齒長，筋轉脉搖，無須臾停。而髮之鬢黑者浸假以白，膚之充盈者浸假以皴，生滅之法，念念遷變，而況于吾身之外寵辱窮達，是非利害耶？其來莫禦，其去莫止，是物之儻來寄也，不似夫花之榮枯代謝乎？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不以人滅，擇其善而固執之，則仁、義、禮、智之端油然而生矣。彼揠苗助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未有能生之者也。然而人之賦性亦各不同，尊主強國者寓意于功名，游居講學者服情於理義，蹈山林者遯跡而長往，履廊廟者撫世而進爲。各適其適，而相忘于江湖，則其性得矣。若夫屈折羈束而強其所不然，其不病者幾希，不似夫花之得性則遂茂，而失性則枯槁乎？雖然，觀花以變，而有所謂不變者存；全花以天，而有所謂相天者亦不廢焉。內求諸身，則所以養生者亦若是而已矣。」樂全曰：「唯唯。」因叙其語，爲《種花說》以自警云。宣和庚子孟夏寓軒書。《梁谿集》卷一五七。

醫國說

古人有言：上醫醫國，其次醫疾。然則國可醫乎？曰：可。若之何而醫之？曰：天下雖大，一人之身是也。內之王室其腹心也，外之四方其四肢也，綱紀法度其榮衛血脉也。善醫疾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而視其榮衛血脉之何如；善醫國者，不視其國之強弱，而視其紀綱法度之何如。故四肢有疾，湯劑可攻，鍼石可達，善醫者能治之。猶之國也，病在四方，則諸侯之強大，藩鎮之跋扈，善醫國亦能治之。驗之于古，則漢賈誼，唐裴度、李德裕是也。至于心腹有疾，其始不治，養其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則雖有善醫者，無所措手，而況于庸醫乎？庸醫不量其疾之不可爲，而引毒藥以攻之，則疾雖去，而人亦亡矣。猶之國也，病在王室，則閹宦亂政，姦邪擅權，雖智者不能善其後，而區區庸材，外假強臣之力以鋤之，閹宦姦邪雖去，而國亦移矣。驗之于古，則漢、唐之末是也。高祖由布衣得天下，懲秦孤立之弊，裂海內以王同姓，矯枉過正，分地太多，賈誼憂焉，欲以策銷弱之。當時不能用，其後有七國之變。至武帝時，主父偃祖述誼策，下推恩之令，而諸侯寢以衰微。唐自安史之亂，權歸藩鎮，飛揚跋扈，不貢不朝者不可勝數。憲宗得裴度、武宗得李德裕而相之，四方僭亂、元惡大憝以次討平。此病在四肢，而善醫者能治之之類也。東漢之末，閹宦姦邪得志，以起黨錮之獄，當時之臣不勝其憤，外引強臣以誅之，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唐之末，閹宦姦邪得志，至脅

迫其君而幽辱之，當時之臣不勝其憤，亦外引強臣以誅之，而朱全忠亦因以亡唐。此病在腹心，而庸醫引毒藥以攻之之類也。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不幸有腹心之疾，而未至于膏肓，則當以藥石早爲之計。言者，國之藥石也。通天下之言路，使忠義之士得伸其舌而奮其筆，嘉言讜論骨鯁之說日陳乎其前，正氣勝而邪氣銷，庶幾其國有瘳乎。若夫深閉固拒以賣直釣名，鉗天下之口，忠言不進，而惟諛佞之是聞，正猶抱心腹之疾者，未嘗進苦口之藥，而日以甘肥悅其意而增其疾，欲無膏肓，不可得也。然則進苦口之藥而彼吐之，則如之何？曰：進之者在我，吐之者在彼。雖或吐之，而藥之氣味必有入也，與夫日以甘肥悅其意而增其疾者，固有間矣。今有疾者，一則進藥石以蘄其安，一則坐視而不救，雖藥石之功未必效，不猶愈于坐視而不救者耶？作《醫國說》，以遺後之學醫者。《梁谿集》卷一五七。

清議說

國之治亂存亡，而君子小人之所以勸沮消長者，皆繫乎清議。清議者，出于人心之同然，而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雖萬乘之尊，以清議而有所屈；雖匹夫之賤，以清議而有所伸。位三公、祿萬鍾，而清議之所不與，則適足以爲辱；蹈鼎鑊、罹放逐，而清議之所與，則適足以爲榮。惟義之所在，而不可以智力爭也。君子觀焉，慕而欲其至甚于爵賞；小人懼焉，畏而不敢犯甚于刑誅。是清議爲天下

之大閑，而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朝廷之上，以此崇獎，而使清議在上，則足以致治而成功；士大夫之間，以此激昂，而使清議在下，則雖不足以致治成功，而亦可以爲持危扶顛之術。至于上下咸無而清議熄，則亂亡之道也。堯、舜之時，所進用者禹、稷、皋陶之徒也，所推遜者朱虎、熊羆之徒也，所流竄放殛者共、鯀、驩兜之徒也。當是之時，清議在上，故其治功之盛，後世想望而不可跂及，豈非致治成功之效耶？東漢之末，閹宦得志，姦邪擅權，朝廷穢亂，而李膺、范滂之徒，相與激濁揚清，砥礪名節，毅然有不可奪之志。當是之時，清議在下，故漢室雖微，姦雄熟視而不敢取，豈非持危扶顛之效耶？至于上下咸無而清議熄，則若五季是也。方五季時，君臣上下智詐力爭，不復知有所謂清議者，故賣國販君，同乎市道，終始五十年間，而易姓者六七，自古亂亡之世，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然則清議之在天下，曷可一日無哉！故嘗譬清議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人也。方元氣之盛，邪氣無自而入，則疾病不作，而壽考康寧；及元氣之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交攻，然猶未可得而死也；至于元氣散，則死矣。清議在上，元氣之盛也；清議在下，元氣之衰也；清議之熄，元氣之散也。何哉？清議者，其本出于朝廷，進賢而退不肖，內君子而外小人，以爵祿、生殺、廢置、予奪之柄，爲大公至正之道者是也。上失其道，而所進者非賢，所退者非不肖，所內者非君子，所外者非小人，然後下得以私義自高，私智非其上，而爵不足以貴之，祿不足以富之，生殺、廢置、予奪之柄曾不若片言之褒貶，而清議始移于下矣。雖然，猶愈于熄也。清議熄而禮義廉恥皆亡，則所以爲國者非其國，幾何不至于夷狄乎！嘗以《詩》觀之。《卷阿》者，成王之詩也，其言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以賢者藹藹之多，而上則媚于天子，下則媚于庶人，豈不以清議在上故耶？《雨無正》，幽王之詩也，其言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朋友，責我以義者也，進爲天子所使，而責我以義者怨焉，豈不以清議在下故耶？至于清議廢，則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矣。嗚呼，朝廷之上，若之何而可以不崇獎；士大夫之間，若之何而可以不激昂哉！作《清議說》以告。《梁谿集》卷一五七。

蓄猫說

病叟寓長樂城東之佛宮，遊居寢卧于一堂之上，几杖圖史悉存其中，每夕輒爲鼠輩之所擾。其始也唧唧咀咀，吟嘯相呼，乍進乍却，以搖其鬚。其卒也伺昏出穴，沓走群趨，掀箱嚙橐，循沿盤盂。凡果實之在箱篚者，汁滓之在甕盎者，書籍之初裝褫者，衣裳之非在笥者，類遭殘毀。相逐相鬪，緣梁破牖，其聲喧然，卧不得安。僮僕之黠者，室隙罅以杜之，設機械以誤之，質鬼神以詛之，憑符籙以尸之，其術殫而不能去。客有請病叟曰：「鄰刹之猫，俊而甚武，其斑如狸，其猛如虎，盍假而蓄之，庶幾可禦。」病叟從其言。猫至之夕，鼠輩屏跡，悄然無聲，寢安于席。病叟喟然歎曰：「鼠爲子神，其次玄枵，隱伏善盜，坎艮之交。晝伏夜動，齒而不牙，穿墉穴壁，所至爲家。是無益于物，而能害物，如蚊蚋與蚤蝨。雖天地不能不生，而能生猫以制其昌，永某氏不蓄，以罹其殃。甚者至于

舞于端門，爲妖爲祥。今予假一猫而群鼠自息，是豈能盡扼其喉而殺之哉？威讐之也。有天下國家者，任賢使能，蓄威望士以爲用，則盜賊不敢起，姦宄不敢作，敵國不敢議。故士會在晉，而群盜奔秦，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趙奢、李牧、吳起、廉頗之徒用于國，而四鄰不犯，何以異于猫之制鼠哉！不然，則雖勞心殫術，未見其能禦外侮也。作《蓄猫說》。《梁谿集》卷一五七。

防盜說

病叟所居佛宮，面平野而枕崇岡，左右皆荔支蔬果之圃，雖繚以周墻，而曠僻爲甚，每夕必命僕隸巡徼擊柝以戒。適親戚家有婚姻之事，從者盡行，其夕不果倣，有盜穴墻以入，發櫃探囊而趨，所失甚衆。病叟笑曰：「此吾不戒之過也。彼爲盜者，妄意室中之藏，朝夕營度，伺間投隙，以求其所欲。如小人之窺君子，邪氣之侵肌膚，一有不虞，則墮其術中矣。今強盛之虜愈肆憑陵，僭竊之國益以鴟張，垂涎拭目，貪婪窺伺，日有渡江南牧之意，而廟堂之上，玩歲愒日，偷取安逸，怡然不以爲事。沿江諸鎮，將驕卒惰，無捍患禦侮、誠死邊疆之心，卒然有警，其何以抗之哉？」作《防盜說》。

釋疑

宣和改元夏六月，京師大水，自都城之西，渺如江湖，不見涯涘。踰汴堤，循顧子門以及北郊；浸辟雍，蕩玉津園以及藉田。漂溺廬舍人畜，不可勝計。于是諸門悉上藉新城以爲固，獨東方門南界汴堤北距夷門，山水所不及，而去都城十餘里，決汴渠灌田野間以殺水勢，于是漕運不通，而畿甸悉罹水患矣。先是，暴雨有異物，形如龍蛇，自雨中降，獲而殺之，識者以爲水祥，已而果然。予時備員左史，心獨異之。竊觀主上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厚，在位者緣此必有發憤納忠之人，乃寂不聞。愚戇不能自己，因奏疏論列，大意以爲祖宗都汴百有五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邇遠驚懼，誠大異也。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宜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修祖宗故事，以慰天下之望。且請因侍立許直前奏事，以盡區區所欲言者。時十有三日也。疏奏，屏息以俟，而是日無命。翌旦造朝，侍立如常儀；既而宰執奏事，班退，傳旨閣門令先退，不復得對。因上章待罪，遂有沙陽之謫。客有獻疑者曰：「有官守，有言責。子以記注爲職，無言責而論事，非侵官乎？」予應之曰：「古之爲臣者，皆可以有言于君。故有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近臣盡規之義。後世官守言責既分，則獨執政大臣、侍從論思獻納之官，與夫任臺諫之職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雖卑，然日侍天子清光，以記言動，居兩省、綴侍從末班，遇所當論者論之，乃其職也，

曷爲侵官？昔唐魏謩由右補闕遷起居舍人，文宗謂之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祖宗之制，雖館職許論事，況左右史乎？馮京、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論事罷去，唐介、文彥博相與廷辯，則蔡襄直前論之，以所論不當爲罪則有矣，未聞以侵官爲罪也。子曷不責今之不言而曠官者，顧乃責我以侵官也？」客曰：『然則近世任此職，曷爲無論事者？』予應之曰：『左右史去侍從一間耳，幸而不以罪去，給札召試，則進居侍從之列。今人以得侍從爲榮，故例爲循默以俟遷耳。』客曰：『然則吾子何不爲之？意有所蓄，姑俟他日未晚也。』予應之曰：『是何言與！人臣以利爲心者，可與事君也乎哉？貪位慕祿，遇事循默而不敢言，非以利爲心歟？以利爲心，則亦無所不至矣。且士氣不振久矣，在下者惟知爵祿之可貴，而決性命之情以爭之；在上者惟知以爵祿足以籠天下之士，而視外廷之臣蔑如也。予爲此懼，竊不自量，欲以區區之身而救一時之弊，豈苟然哉！況夫以左右史爲未可言，而必待侍從；以侍從爲未可言，而必待執政；以執政爲未可言，而必待宰相；以宰相爲未可言，而又必待其時，則果何時而可以言耶？此特保富貴、爲妻孥計者之論耳，未可與語以道事君之說也。』客曰：『當其可之謂時，故言于可言之時則從，言于不可言之時則凶。今子之言時乎？』予應之曰：『當其可者謂當夫事之可者也，當夫事之可則爲時，故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必待其時之可，則龍逢、比干之徒當爲罪人矣。昔之君子於邦有道則危言危行，故鯁直之論必陳于聖明之主，而防患之說必出于治安之世。禹之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以帝舜、武王，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何哉？愛君之誠深，則納君之言切故也。」客曰：「子之職當言而時可言，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子之言曰：『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夫災異之說起于漢儒，今子之言若是，揆于吾聖人之學，得無戾乎？」予應之曰：「昔高宗有雉雊之異，而祖己訓王以『先格王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所以謹天戒也。漢儒乃附會而爲之說，牽合穿鑿，使人難信，此所以得罪于聖人。若夫遇災而懼，正厥事以謹天戒，乃吾聖人之旨也，何戾之有？」客曰：「借使子得請而直前，則所論者將何爲？」予應之曰：「孟子不云乎：一正君而國定矣。所謂正者，豈事事而爲之哉？特在夫心術之間耳。茲事體大，未可以立談判也。」客愕然曰：「曩也我有疑于子，今聞子之言，渙然冰釋矣。」因叙其語，以爲《釋疑》。《梁谿集》卷一五八。

華山辯

五嶽之名，若岱宗爲告代之所，嵩處中而特高，衡居下而適平，其理皆可以意推。獨華山命名之義，最爲難曉。《字說》謂「華，西方嶽也」，故指所生物與琥同意。說者曰：《白虎通》謂少陰生華。夫物以春華，故《素問》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西方乃擎斂之地，何華之有？說者又曰：華山有蓮華峰，其上生蓮華，退之詩所謂「太華峰頭玉井蓮」是也，指所生物，因是得名。夫草木之華皆有

華也，何獨取夫蓮華而謂之華哉？竊嘗疑此說以爲未然。元符間，予遊西，過華陰，縱觀太華，自平地斗起數萬仞，氣象雄偉，與衆山之邐迤不可同日語也。今來沙陽，見其圖于羅文疇老家。疇老頃嘗官華州，得此圖，尤不失真。開視恍然，與昔見無異，因得其所以命名者。《周官》曰：「使無華離之地。」《禮》曰：「爲天子鬴瓜則華之。」凡有所分者，皆爲之華，故草木之華謂之華者，以其分故也。山之形類多上銳，獨太華其上翼然分而爲二，如草木之華，故名曰華者，以山之形名之也。其旁小峰與之相類，則曰小華山，意可見矣。以《經》考之，凡山之名有曰熊耳者，有曰龍門者，有曰砥柱者，有曰析城者，皆以山之形所相似者名之矣，奚獨于太華而疑之？事不親見而爲之臆說，可乎？此不可以不辯。《梁谿集》卷一五八。

釣者對

李子遊于沙溪之陽，有釣者焉。盤鉞以爲鉤，擘粒以爲餌，持竿歷時，然後有食者，引之得魚，纔數寸，鱗鬣虬然，釣者有喜色。李子戲之曰：「嗟乎，子之釣，何其所得之微也！子亦知夫龍伯之國，有釣鰲者乎？渭水之濱，有釣璜者乎？富春之渚，有釣名者乎？子胡不釋此而從彼？」釣者忿然作色曰：「子之譏我，豈不以彼之所得者大，而我之所得者小耶？彼之所得者雖大，然曠日持久，又不可必。我之所得者雖小，然朝夕有獲焉。方吾沉鉤投餌，引纖鱗于清波之上，與夫連六鰲、獲雙

璜、得重名者亦無以異也。吾方待此以充吾之晝舖，又安能釋此之甚易，而從彼之甚難哉！」挈其魚，不顧而去。李子歎曰：天下之事，多有似釣者之所謂者。今夫抗志立身，學王佐之略，致君澤民，顯當年而名後世，固不若祿仕全軀、保妻子之爲易也。非特爲士者如此，而爲君者亦然。今夫帝王德業百年而後興，必世而後仁，固不若霸者富國強兵之爲易也。非特爲儒者如此，而爲佛者亦然。今若菩提涅槃，積劫脩勤，化導有情，固不若聲聞獨覺、自了疾證之爲易也。易者順流而趨，難者望崖而反，此世之人所以多捨大而樂小也，悲夫！因書其對以自警。《梁谿集》卷一五八。

全宋文卷三七五九

李 綱 七九

非 權

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古人以爲難，而今人以爲易，何哉？古人之所謂權者，所以爲道也，故巽以行之而不失其正；今人之所謂權者，所以爲利也，故機變之巧，無所不至，則詐而已矣。孔子于南子見所不見，于陽貨敬所不敬，所謂權也。告子路以「予所否者天厭之」，諾陽貨以「仕而終不仕」，則權而不失其正，故曰于衛主癰疽，于齊主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孟子對梁惠王以「今樂猶古樂」，對齊宣王以「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文王好勇」，所謂權也。然於樂言「獨樂不若與衆」，於色、貨、勇言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則權而不失其正，故曰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用權者，必若孔、孟而後可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所以用權者爲利而不爲道，故君之所言而然，未嘗有所可否焉，君之所行而善，未嘗有所正救焉。昔之寒心而變色者，相與締交而不以

爲羞；昔之駭聞而罕見者，相與公言而不以爲耻。其言曰：吾之權術在是，不如是則吾身之不能安也，吾富貴之不能保也。然則其所謂權者，果爲道耶？爲利耶？其與古人之權，果有異耶？其無異耶？夫權猶權也，以輕權重，使無失其平，古之人遭變事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之人一切用權，以爲安身保富貴之術，而風俗益以媮，綱紀益以壞，姦佞益以肆，言路益以塞，天下日受其弊。罪在于大臣之用權于斯時也，又欲以權濟之，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其名日益多。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必正而後可。《梁谿集》卷一五九。

救偏

或曰：比年以來，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廢興，何其紛紛也，其孰爲是耶？其孰爲非耶？曰：自其所持之說言之，則皆是也；自其執一端而不能反者言之，則皆非也。何哉？比年以來，操天下之柄者，所持之說大槩有二；一則曰必爲寬大，一則曰必爲拏斂。爲寬大者之說曰，四海至廣，生齒至衆，以天下之財而養天下之人，立天下之事，誠得理財之術，則何患乎不足？此其說是也。至其弊，則以節用爲非，而官吏之冗濫，政令之猥并，蠹國害民，虛竭帑藏而不可繼，豈非執一端而不能反故耶？爲拏斂者之說曰，天下之財入有常數，不務節約，而量入以爲出，則糜費多而蓄積竭，將無以爲國。此其說是也。至其弊，則一切務爲削弱，而省官太多，士夫至于失職，罷事太過，天下無所取

信。又其甚者，聚斂掊克，傷國體而失民心。豈非執一端而不能反故也？二者之說，若東西之不相比，若水火之不相入，迭相毀譽，更相排斥。方其是時而說行，則人才由之而進退，政事由之而廢興。人才初不問其賢否也，進非其門，則竭力以排；政事初不問其當否也，建非其意，則騰口以議。是以十餘年來，紛紛不已，搢紳實被其禍，而治功亦不克成者，其弊在于操天下之柄者，各執一偏之見，而無公天下之心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必中而後可。《梁谿集》卷一五九。

原 正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夫所謂正君者，豈在夫頰舌之間？或進退去就不失其正，使人君之所敬畏而取法焉。《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進退之不失其正者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此去就之不失其正者也。夫惟進退去就不失其正，故道可行于君。獻可而替否，陳善而責難，非堯、舜之道不陳于其前；而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由修身、齊家推而達之天下，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不其然乎！後世之爲臣者，則異于是。其未得之也，患得之；其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是以率皆操權術以事其君，機變之巧、諛佞之辭顯行而公言之，不以爲羞。內結嬖佞，外植黨與，惟恐人之軋己，而爵祿之不固也，欲

其正君而定國也難矣哉！或曰：事固有逆取而順守者，以權術取之，以正道守之，則如之何？曰：始正而終邪者有矣，未有始邪而終正者也。商鞅因景監以見而趙良寒心，李訓、鄭注因王守澄以進而識者知其必亂；進不以正而能正人者，自古未之有也。或曰：管仲以其君霸，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不如是不能趨時以成功。曰：管仲，霸者之佐耳，得君之專而功烈之卑，雖曾西之所不爲也。〔二〕，何足道哉！或曰：必欲以正，沒世不行，則如之何？曰：道之將興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可行則施之以爲人，不可行則斂之以爲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沒世不行，何病之有？《梁谿集》卷一五九。

〔二〕雖：原無，據道光本補。

原 中

《洪範》于皇極之疇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偏者言其所居也，無黨者言其所與也。以所居之無偏，而所與者無黨，故足以致廣大而蕩蕩；以所與者無黨，而所居者無偏，故足以致辨治而平平。其本皆在于皇極而已。皇者何？道也；極者何？中也。人君以道致中，而偏黨之名不立，則廣大辨治者乃其效然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無偏與；湯執中，立賢無

方，非無黨與。後世以立事則常患乎有偏，以用人則常患乎有黨，曾不足以望治古之隆者，凡以不知所謂以道制中故也。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偏毗，其在天地則爲災，其在人則成疾；惟陰陽適中，而冲氣以爲和，然後風雨節而寒暑時，血氣平而形體康，自然之符也。比年以來，務侈大者至于泛濫而無均節之法，務拏斂者至于削弱而無變通之術，立事之有偏，孰甚于此！用此則凡彼之所汲引者皆逐而去，用彼則凡此之所論薦者皆斥而遠。用人之有黨，孰甚于此！惟其有偏，故事不議其是非，非己所立則一切廢之；惟其有黨，故人不察其賢否，非己所用則一切排之。是以十餘年來，治功不克有成，而搢紳實受其禍者，不能以道制中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建用皇極，以照臨百官。事惟其是，而不問其出于誰之手；人惟其賢，而不問其出于誰之門。興治補弊，而使事無遺利；壞植散群，而使人無比德。人和而天地之和應，然後治可幾也。其或不然，代廢代興，一僨一起，更爲勝負，而偏黨之弊益深，則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梁谿集》卷一五九。

貴 畏

或問人主何所貴，曰：貴畏。曰：何如其貴畏也？曰：大哉畏乎！子畏父，然後爲令子；臣畏君，然後爲良臣。畏我友朋，乃無失德；畏此簡書，乃無瘵官。襲諸人間，未有不須畏以成者。況人主履至尊、操利勢、擅威福以御宇內，合四海之廣、士民之衆，北面而臣服之，非有所畏，則何所爲

而不可？是以上必畏天，次必畏民，其次必畏相，其次必畏天下之言。《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畏天者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此畏民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非畏相歟？導民者宣之使言，非畏天下之言歟？夫惟知所畏者如此，故能恐懼修省，上以謹天戒；哀矜惻怛，下以得民心。敬大臣以盡其謀，開言路以通其志，未有不措天下于大治者也。及其反是，則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非所以畏天也；謂己有天命，非所以畏民也，睚眦姦邪，而遠天下之賢，則相不足畏也；賊害諫輔，而鉗天下之口，則言不足畏也。是四者一無所畏，而肆于民上，未有不措天下于大亂者也。然則自古以來，興王之所以寢明寢昌，亡王之所以寢微寢滅者，無他，畏不畏之間耳。《傳》曰：「畏天者保其國。」又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又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皆所以明其不可不畏也。故曰：人主之所貴者，畏爲先。《梁谿集》卷一五九。

貴 和

或問大臣何所貴？曰：貴和。曰：何如其貴和也？曰：可否相濟之謂和。猶之和羹，鹽梅之味相反，而其和可于口；猶之和樂，琴瑟之聲相雜，而其和適于耳。若鹽梅之專一，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左右人主而法度號令之所由出者也。非可否相濟而爲和，

則挾私以害公，固位以爭寵。建一政事，不議是非，肆言以詆之；用一人材，不察賢否，極力以排之。遂使法度昔是而今非，號令朝出而夕改，綱紀日壞，而天下紛然莫知所適從者，大臣不和之所致也。或者曰：大臣異論如此，豈非可否相濟，適所以爲和乎？曰：非是之謂也。夫和者有異而無乖，異而至于乖，則非所以爲和矣。所貴于可否相濟者，謂其相濟于未然之前，非以相反而乃以相成也。如未然之前，初不可否，而既然之後，退有後言，非以相成，而乃以相反，則所謂不和，孰甚于此！或者曰：敢問大臣不和，則綱紀日壞，而天下莫知所適從者，何也？曰：綱紀者，天下之本也；朝廷者，綱紀之本也。大臣和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綱紀立，綱紀立然後天下定于一，而知所適從焉。大臣不和，則朝廷之勢分，方且內援嬖倖以爲強，外植黨與以自助。政出多門，莫得而遏也；權歸北司，莫得而收也。朝廷操虛器以奉行文書，綱紀安得不壞？士大夫無所取正，天下安所適從哉！昔漢陸賈說陳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之權在一君掌握之間耳。」陳平從之，與周勃交驩，而呂氏之謀益壞，此大臣和則朝廷尊而綱紀立之效也。晉國之政不一，狐突歎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因奉重耳以奔狄，此不和則無可適從之效也。近世韓魏公琦、富鄭公弼、范文正公仲淹，議論上前，未嘗不爭可否，及退而相驩，則無纖芥之疑。嘗曰：「吾三人者，方議國事，正如駕車以行險，不得不爭；及適乎安平，則了無一事，其驩自若也。」嗚呼，非以天下之至公而忘其私者，孰能如是！可否相濟之和，于是乎在。故曰：大臣之所貴者，以和爲本。《梁谿集》卷一五九。

戒怠

李子寓居興國佛宮，既涉三時，頗怠于守。夏秋之交，闢北戶以來風，命樽罍以獨酌。有偷兒窺伺，夜半踰垣，開牖發篋，以探酒器。有聲鏗然，意其鼠也，呼童燭之，則寇也。遽挈所得以往，僕隸追之，弗及而返。李子喟然曰：曩吾之始居于是也，以垣墉之弗固也，門關之弗謹也，巡徼之弗備也，藏之深而守之警，有肅心焉，雖有善偷者，莫得而窺也。今吾之久居于是也，增卑培薄，垣墉固矣；出察入幾，門關謹矣；擊柝傳呼，巡徼備矣。藏之慢而守之易，有怠心焉，故彼得以乘間而竊發也。我不招之，彼惡得而至之？《易》所謂「慢藏誨盜」也，我之過也，彼何罪焉！嘗試以一身觀之，所以養生者怠，則邪氣得以襲；所以脩性者怠，則邪說得以害，亦猶是也。嘗試以一家觀之，所以防閑者怠，則悔吝生；所以輯睦者怠，則爭怨作，亦猶是也。豈獨是哉？昔之有天下者，若夏之少康怠于畋游，而有窮后羿乘之；若唐之明皇怠于逸欲，而安祿山乘之，其理亦然。故曰：國家閒暇及是時修其政刑，誰敢侮之？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可不戒哉！作《戒怠》以自儆。《梁谿集》卷一六〇。

戒貪

盜入梁谿之室，探囊發篋，得白金器數事，因警而逸，候人疑而訊之，色變，執于有司，計贓抵罪，其法當黥。梁谿愀然曰：之盜也，妄意室中之藏，朝思夕計，以迄于成，惟一貪心，更無他法。方其始入于我之室也，自謂得志，慨然負匱挈篋，擔囊而趨。不幸而警，所得不足以充其欲，則慊然有不滿之意。迨執于有司也，曩之所營度而採取者無一可得，而得其罪焉，與夫世之貪者亦何異？今有人焉，挾穿窬之器，乘間抵巇，幸人主之不悟，以取富貴。爵位極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猶且慊然有未足之心。一旦溘先朝露，則向之所貪者，無毫髮之得，而所造諸業，種種現前，獨以身當之，淪入苦趣，有至于積劫而不能脫者。自智者觀之，其異于此盜也幾何！因書之以爲貪者之戒。

《梁谿集》卷一六〇。

奉迎錄

靖康元年二月初十日，金人退師，道君太上皇帝自鎮江府回鑾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淵聖以爲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太皇后當居禁中，出

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某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臣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淵聖初不許，臣力請之，乃聽。淵聖令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太上皇后船，臣具榜子拜謁道左。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臣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臣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淵聖思慕，且叙方艱危中，蒙擢任感激之意。太上皇后親加獎諭，臣再拜謝訖。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臣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爲寧德宮，奉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太上皇后已得旨令居禁中。臣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說他事。臣拜辭登岸，因召內侍楊修、李侁等三人坐幕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寧德宮官也，以臣言爲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否？但奏來。」臣附奏曰：「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以前語具劄子奏知淵聖，且云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臣起

居訖，升殿奏事，具道淵聖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臣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二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臣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積水，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臣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嘗觀《開天傳信記》，載天寶中長安大水，後數年乃有安史之變，其事與今日相類。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一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道君以爲然，特加獎諭。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臣具以實對。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御綱運等事，曰：「止遞角，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金人知行宮所在；卸綱運，亦恐爲敵人所得，非有他也。」臣又奏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追贈司馬光？臣對曰：「方金寇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實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欲慰安都人心。」又問曰：「何故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意否？」臣對以不知。道君曰：「內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內禪後於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人主頻出則不威，此

本意也。」臣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宮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嶽九曲池至龍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灑掃，自金寇犯闕，盡應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恐有姦細不測之患，故拆去使與宮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解釋，道君無語。因從容復奏曰：「臣輒有愚意，仰瀆聖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全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而賜曰：「行宮人得公來甚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臣固辭，不允，再拜受賜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臣行至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是日再召對於幄殿，道君太上皇帝出示文字一軸，乃太宰徐處仁以下表奏，具道太上皇后不當久居禁中及出入宣德門指揮，其語頗激切，於臣名銜下注「奉使」字。道君曰：「適得徐太宰表，乃是問頭，當如何答？」臣對曰：「徐處仁等但以嗣聖憂恐，故有此奏。今既不用前項指揮，似不須答，此表容臣携歸。」道君曰：「甚好。」臣因以表軸置公服袖中。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

宮內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右梳頭繫裹不可缺之人。」臣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携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童貫親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祇應。」因宣諭令來日朝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朝辭，再對於幄殿，道君出小字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淵聖，御批有「覽來奏，知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之語。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皇帝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因奏道君欲留內侍姓名，得旨聽留龍德宮祇應。復以道君所賜玉帶、牙簡進納御府，有旨再賜。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二」，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有敢入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臣奏以車駕行幸自有常法，有視皇城門者，有視宮殿門者，用各不同「二」，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惑之者疑之也』「三」，雖聖人有所不免。」臣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曰『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臣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

其患至於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采。」淵聖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論士民伏闕之事，乞付御史臺根治。淵聖及宰執皆愕然。臣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鑑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以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淵聖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集，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臣因再拜辭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第，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臣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宋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于龍德宮，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淵聖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臣不得已，再拜受就職。《梁谿集》卷八三。

〔二〕建：原作「違」，據道光本改。

〔三〕用各：道光本作「刑名」。

〔三〕惑：原作「或」，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三七六〇

李 綱 八〇

書僧伽事 宣和二年三月

世傳僧伽爲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示現之跡，載于傳說，著于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假于朝，迎親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脩供塔下。其日天未明，普照長老肫齊走人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瞻禮。」予奉親携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輪頂，如倒浮屠，上屬霄漢，觀者如堵，固以歎異，得未曾有。及辰、巳間，天無纖雲，秋日愈明，而塔之西北隅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停，光彩炫耀，鑠人目精。凡一餉時，若有掣之者，珠自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前珠等。須臾，入者復吐，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對，珠隱不現。其楹桷間小鐸中亦各有珠，垂布周匝，璀璨相射，如白月晝燃，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

來，大者如星，小者如舍利，熠燿繽紛，若可承攬。至午，未間，方漸隱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根、劉燾，奉使徐裡，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畢會，士庶瞻仰，以爲自昔顯示神變，未有若此之盛者。其後肫齊具圖以聞，有旨賜號「摩尼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于所見者。八年，東南大水，泗上尤甚，淮瀆泛溢，不及城者數板。城門不固，水夜自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家，人情惶駭，莫知所爲。方擾攘中，有僧持鉢以乞，或以餅餌施之，且告之言：「此何時，而乃求化耶？」僧笑不答，袒去上服，徑趨入水，其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摧，正堙水道，于是人力可施，水患遂弭。詰旦，官吏按視，城樓之摧斬斬然，無尺椽片瓦之遺，積于壞門，如累疊然。始知是夜乞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塔不開扃，則所施餅餌尚留鉢中。此一事，予得于所聞者。明年改元宣和，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江湖。是時僧伽出見輦轂之下者凡三：初見于感慈塔，若揮扇然；又見于天清塔，又見于相國之東塔，皆從二侍者，爲行道相。都人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抵寧。有詔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其儀屢見，萬目具瞻。巋然靈光，祐我昌祚。」蓋此謂也。予時自左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兼得于見聞者。惟普慈巨濟大士滅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威神神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然，如常住世。蓋其誓願宏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此土衆生有大因緣，故能示現，昭昭若此。世謂觀音化身，而《維摩詰所說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寧不信與？故予直書所見聞者著于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實相修菩薩行者有所稽考。凡與見聞，皆發信心，歸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五

日，昭武李綱沙陽寓軒書。《梁谿集》卷一六〇。

書范文正公事

文正范公爲諫官時，以言事左遷者屢矣。方其在朝，自奉簡儉；及謫居于外，則務爲豐腴。或問其故，答曰：「吾以自適耳。」夫進退者士之常，而比年以來，士風頹靡，進則窮奢極侈以事富貴，退則愀然有憔悴可憐之色者皆是也。觀公之所以自處者如此，可謂深達進退之理矣。夫進而簡儉，則無所戀著而去就輕；退而豐腴，則有以自適，而志氣自若。公之高明，豈不知進退如一，而爲此不同哉？蓋將以其身爲中人法故也。予得此事于吳元中給事，因書之，使後進知前輩所爲，皆有深意。

《梁谿集》卷一六〇。

書杜祁公事

彭器資尚書初擢第，爲天下第一。東歸道南都，謁杜祁公。語既久，祁公教之治生事，器資退而思之，不曉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公徐曰：「無他。觀公志氣，欲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顧念妻孥之憂，則不可。」于是器資深服其言。噫！中世士大夫以仕宦爲家，不治生事

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有可言之資，往往退顧無所歸，爲妻孥計，鉗口結舌者多矣。間有不恤此者，言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以糊其口於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爲戒，可不悲哉！觀祁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知也。《梁谿集》卷一六〇。又見《南宋文範》卷六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爲難？」玉局曰：「莫難于定策。」永叔曰：「使我輩處此時，當如何？」玉局曰：「想亦當然。」永叔曰：「我輩皆能爲之，何難之有？」玉局曰：「然則孰爲難？」永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構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退處置。』既歸省，取懷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敕，徧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填敕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以。于是兩宮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予作《晝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蓋謂此也。」王巖叟著《魏公別錄》，逸此一事，因書其後。《梁谿集》卷一六〇。

書章子厚事

予備員國史，修哲宗正史《選舉志》，見《實錄》所載子厚爭內降除諫臣事可取，因書之。元祐初，母后垂簾，內出朝臣姓名數人，皆除諫官。子厚于簾前力爭，以爲不可。簾中曰：「此皆大臣所薦。」子厚曰：「大臣所薦當以明揚，豈宜密有論列？上新即位，動當遵守祖宗故事，奈何首爲亂階？今雖未有害，異時奸邪大臣陰引臺諫與之結交，恐非社稷之福。」于是皆罷。噫！薦引士大夫固大臣之職也，然不當密薦，之弊有二，一則開多岐之門，而權去朝廷；二則彰私恩之地，而浸成朋黨。庶官猶且不可，況臺諫乎？觀子厚之言，可謂切當于理矣。方子厚當軸，士大夫喜詆訶其失，然自今觀之，愛惜名器，堅守法度，諸子雖擢第，仕不過筦庫州縣，豈不賢哉！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已。」蓋思其上者不可得，又思其次也。我與子厚亦云。《梁谿集》卷一六〇。

書曾子宣事

紹聖中，董敦逸爲侍御史，奏疏論宮禁中事，哲宗怒甚，將加遠竄，宰執無敢言者。子宣適與三省同進呈，因奏曰：「敦逸庸人不足惜，以言事一不當而遠竄，所可惜者朝廷之體，適使敦逸得重名

耳。」宰執亦以爲言，哲宗怒稍解，其命遂寢。蘇景謨親得此事于子宣，嘗以語予，因曰：「人臣不能忌諱犯人主不測之威，儻有惜朝廷之體，以一言救之者，其罪必解。昔退之論佛骨事，憲宗將抵之死，裴度救而獲免；劉禹錫出守播州，度亦以其母老爲言，遂易連州。古人類多如此。今不獨無救之者，因而擠之，又下石焉者多矣。此風不可復見，可爲歎息。」《梁谿集》卷一六〇。

報本殿記

宣和二年七月

佛教自東漢流入中國，歷魏、晉至梁，其教浸盛，於是雙林善慧大士出焉。以大智慧善巧方便創建法藏，佛菩薩語悉貯其中，機運輪旋，於頃刻間轉百千匝，了無滯礙。其有信者與受持讀誦勝妙功德，亦無差別，故後世語建藏者，必以善慧大士爲之本。下逮隋、唐，其教愈隆，然所謂經律論者猶不備也，于是三藏法師玄奘出焉。以堅固心，發大誓願，遠求法要，眇然一身，經二十年，行數十萬里，歷無數國土，險阻艱難，濱于九死，乃得至所謂西天者。講習諸法，以經律論歸于此方，而三乘教典始遂完具。故後世語求法者，必以三藏法師爲之本。是二大士，宏闡佛教，開示未來，有不可稱量之功。後之置藏讀經論律者多矣，不能推其所自而爲之報，非闕典歟？右文殿修撰羅公於寶峰栖雲禪院既興寶藏，使信心士有所依歸，又闢經堂，使具眼人有所閱習。深惟建藏、求法二大士之功不可弭忘，乃即寶藏之西、經堂之後別構小殿，設其像貌而奉祠之，禮也。殿成，求名於予。予竊謂古者

以農而食，則必爲之祭先農；以蠶而衣，則必爲之祭先蠶；以牧馬爲政，則必爲之祭先牧。凡祭祀之間，所以仁鬼神者，皆推其本而報之，仁之至、義之盡也。今右文公知二大士爲建藏、求法之本，構殿設像，使其徒日以香花飲膳、歌唄讚歎，修諸供養以昭報之，實古之制，宜名其殿曰「報本」，則奉祠之意舉矣。惟轉是藏、閱是經者，於焉瞻禮，得其所自，知善慧大士以大千經卷轉彈指頃，爲立教故而不爲易也；知三藏法師不愛軀命，遠涉異域，爲求法故而不爲難也。發無上心而有爲者亦若是，則所以報之者，豈特香華飲膳、歌唄讚歎，修諸供養而已哉！予既以此告公，又退而爲之記，以授住持真戒大師可臣，使鑱諸石。殿經始于宣和改元之夏，告成于明年之秋。可臣實總是役者，甚力而才云。宣和二年七月朔，昭武李某記并書。《梁谿集》卷一三二。

求仁堂記

李子所居之堂以「求仁」名之。客有過而問焉，曰：「求仁而得仁，仲尼所以稱夷齊也。子之名堂，取諸此歟？」曰：「然。」客曰：「子將惡乎求之？」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以是求之。」客曰：「然則得之歟？」曰：「否。」客曰：「何爲其然也？」李子曰：「君子之于仁，其求之也易，其得之也難。一心之外無餘仁，一仁之外無餘法。內之方寸，外之萬物，周徧圓融，同一仁體。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非以其求之之易故耶？然仁之爲任重，非彊有力者莫能勝也；其爲道遠，非篤行者莫能至也。一出處語默之失當，一視聽言動之非禮，足以害仁，故曰『仁者其言也訥』，『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非以其得之之難故耶？惟其求之也易，故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者，聖人之所取也；惟其得之也難，故非見善明、用心剛、特立獨行而不顧者，未有能成其仁者。孔子之門弟子多矣，若由之可使治其賦也，若求之可使爲之宰也，若赤之可使與賓客言也；至于仁，則曰『不知其仁也』。以仁許之，顏子一人而已，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列國之卿大夫多矣，若令尹子文之忠也，若陳文子之清也；至於仁，則曰『未知，焉得仁』。以仁許之，管仲一人而已，故曰『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得仁之難，有如此者。其于微子、比干、箕子，則稱之曰『殷有三仁焉』；其於伯夷、叔齊，則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是皆見善明、用心剛、特立獨行而不顧者也。」客曰：「然則求之有益於得歟？」李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求而弗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君子之於仁也，用之如水火，熟之如五穀，顛沛造次必於是也，終食之間不敢違也。當仁則雖師有所不讓，成仁則雖死有所不顧。夫然，故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窮則善身，達則善天下，由自愛以至于博愛，由盡己之性以至于盡物之性，而仁不可勝用矣。」客曰：「然則夫子如之何？」李子曰：「求仁者君子之所同也，得仁者賢者之所獨也。以仲尼固天縱之將聖，然而於仁則不敢居而罕言之，況于予乎？雖然，嘗試與子克己之私、復禮之本，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則所謂仁者固已粲然畢陳矣。姑盡其所以求之在我者（一），庶幾乎

死而後已，又何容心於得不得之間哉！」客曰：「唯唯。」退而書其問答之辭，以爲《求仁堂記》云。

《梁谿集》卷一三二。

〔一〕者：原作「有」，據道光本改。

寓軒記

宣和二年四月

梁谿居士既謫沙陽，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於興國佛宮。自春徂夏，氣候歊蒸，思得寬敞幽邃之宇，以爲燕居遊息之地。而宮之傍有軒焉，前此以爲過客之館，蕪廢不治，因命工以葺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以來風，飾曲欄以爲花卉之囿，埋小盆以爲芰荷之池。地之均埴者與瓦甃之破闕者，墻壁楹檻之漫漶者，皆以人績加之。不數日，煥然一新，於是易其舊而名之曰「寓軒」。大哉寓乎，諦觀此身，其本何有，從虛幻生，從顛倒起，如夢中人，如逆旅舍。其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者，固已寓矣，況夫奔走往來、涉世而游宦乎！況夫愚戇妄發、負罪而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軒，無適而非寓者。雖然，自其細者觀之，以眇然之身而寄於四方上下無窮之間，雖蠻觸之國於蝸角，浮漚之起於瀛渤，未足喻也。自其大者觀之，則方寸之中含容六合，無有遠邇，隨念現前〔一〕，大地山河視以一眼，華藏世界包以一心，則雖仕宦而等於遊戲可也，雖罪謫而隨寓安之可也。以此身而居此軒，雖寓也，其有非寓者存焉。嘗試晨起而坐於軒上，取佛菩薩語而觀之，否則取經史百家之言而參訂之，

否則焚香默坐，省循往咎以念前日之非，否則賓客遊從詠歌笑語以極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響，佛菩薩之語亦寓也；如糟粕，如筌蹄，經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罪性本空，非亦何有；極一時之樂，而生滅相續，樂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於諸寓中有非寓者，則是軒之前青松翠竹、花圃荷池、墻壁瓦礫，皆足以助發實相，而況於佛菩薩之語、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默坐省循遊從詠笑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梁谿之寓言，則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因寓意而爲之記云。宣和二年四月十二日。《梁谿集》卷一三二。又見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九，同治《沙縣志》卷一九。

〔二〕隨：原無，據道光本補。

拙軒記

宣和二年四月

梁谿寢室之側有小軒焉，以爲燕居食息之所。竹樹葱籠，鳴禽上下，窗明几淨，清風徐來。梁谿欣然悅之，因名之曰「拙軒」。客曰：「是軒幽邃閑雅，爲子之所悅，顧乃以『拙』名之，何也？」梁谿曰：「昔柳子厚謫瀟水上，愛其溪山泉石之美，買而居之，自謂以愚觸罪，故凡溪山泉石皆名以『愚』。今予以拙謫居於此，而是軒廣不踰丈，無丹雘之飾，竹樹雖美，叢檜茂密，不加剪治，全其自

然，獨爲拙者之所樂，則以拙累之，不亦可乎？」客曰：「子之拙奈何？」梁谿曰：「子欲聞我之拙乎？竭淇園之竹以爲簡，盡中山之兔以爲毫，不足以載其一二也。雖然，嘗試爲子言其崖略。予行不知塗之險夷，以躓于危；予動不知時之利鈍，以底于困。言出乎口，紆餘爲妍，予獨澀訥，其味淡然；意萌乎心，機警則臧，予獨迂踈，惡圓喜方。學欲趨時，爲進之梯，嗟予獨拙，挾摘香微，得之雖艱，不可時施；文貴適用，片言有餘，嗟予獨拙，參訂群書，務怪貪奇，祇可自娛。古今之變，如水如陸，舟車易用，沒世不復；予獨俚然，謂古猶今，欲挽唐虞，革民之心。萬乘之威，如雷如霆；神龍之鱗，其孰敢撓（一）？予獨藐然，忘君之勢，欲以螻蟻，求格天地。人之任職，循默爲貴，如不聞知，緘口莫議，富貴可保，乃爲得計；拙者居之，不能自己，遇事輒發，寧復顧己？人之仕宦，因時逐勢，高步青雲，一日千里，下者亦能，寸積銖累；拙者居之，等於遊戲，得如嚼蠟，失如脱屣。凡是數者，皆拙之故。其大則然，其小無數。雖或悔之，俄而復然。與生俱生，殆稟於天。昔者老氏大巧若拙，此巧而拙者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此工而拙者也，皆不得爲真拙。若予之拙，其真誰如。求之於古，有拙於催科而勞于撫字者，有拙於生事而舉家食粥者，其斯人之徒歟？」客曰：「嘻，甚矣，子之拙也。吾將求良醫，若古之扁鵲、俞跗者，飲子之神藥，鑿去方心，規而圓之，庶幾子之拙有瘳乎！」梁谿怫然不悅曰：「天生拙于予，俞跗、扁鵲其如予何！且予之得全于拙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四時之寒暑，萬物之生化，而況於是非利害之端乎？今雖竄逐，以其拙故，隨而安之，亦知谿山僻遠之異於朝廷也，窮愁羈旅之異於顯達也。幸蒙恩貸，得歸田廬，一觴一

詠，左圖右書。究餘教于釋老，味正道于吾儒，庶千慮之一得，收寸功于三餘。抱茲拙以終身，又豈能釋此之樂而從事於智巧之苦與？」既謝客，退而述之以爲記，因自號拙翁云。時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梁谿集》卷一三二。又見《常郡藝文志》卷二。

〔二〕攬：原作「嬰」，據道光本改。

凝翠閣記

宣和二年五月

宣和改元之夏，某備員左史，以愚觸罪。幸天子矜憐，不忍置之斧鑕，黜守筦庫，使食其祿，以自循省。仰戴隆恩，雖天地父母之施，無以加也。迨抵沙陽，雖號僻遠，而谿山秀發，食有魚稻筍蕨之饒，士夫多賢者〔一〕。方竊自幸，而視事之夕，民居延火，幾爇官局，力救獲免。臨溪有閣，以爲征商之所，是夕火焚，靡有遺孑，久不克構。其明年夏，邑令黃存道、丞曾昂、尉吳燦相與謀曰：「吾邑溪山之勝，茲閣所得居多，且征商之所不可闕也，莫若因其基而增廣之，公務不廢，而暇日得以資登臨之樂，不亦可乎？」於是僱工鳩材，不踰月而告成，楹棟窗檻，完潔顯敞，不侈不陋，飾以黝白。下瞰平津，前揖七峰，層巒遠岫，左右環抱，雲林煙草，映帶連綿，四望一色，因目曰「凝翠閣」，而置酒以落之。酒酣，某舉觴以屬二三子曰：「天下之事，似夫偶然之中有數存焉。茲閣也，

回祿焚而闢之，二三子構而成之，罪戾之跡，又適來此，爲之名而書之，皆似夫偶然，而實非偶然者也。溪山風物之美無窮也，而二三子官守有時而去也。罪戾之跡，雖已廢斥，異時儻緣恩霈得歸養親，以自屏於山林，亦不長繫于此也。苟不記其歲月，何以示來者，且慰他日追念遊從眷眷之思乎？子爲我具碑材，請以鄙文記之。」皆應曰：「然。」已而碑材具，乃述其始末，與相告之辭以爲之記。時宣和二年五月十六日，梁谿居士李某記并書。《梁谿集》卷一三二。

〔一〕賢：原作「資」，據道光本改。

叢桂堂記

宣和二年五月

元豐中，沙陽人有得詩一絕于夢中者，其詞曰：「吾廬仙桂作叢榮，紫陌先登歷幾春。今日月娥親付與，黃金榜上第三人。」後數年，而了翁登第，與詩語合，乃知此夢之祥，端爲陳氏設也。了翁同祖兄奉議公欲取詩語名所居之坊，而不果。其子正式居憂多暇，葺隱圃小堂而新之，堂之左右有桂數本，蔚茂芬芳，因以叢桂名之，從先志也。堂成，裁長牋叙其所以，來謁予，求大字榜楹間，且乞文以記其事。予不得已，而爲之言曰：夢與覺一理也，我與物一心也。知夢覺之無二理，則知未然之事兆於夢寐者，初無今昔之殊；知物我之無二心，則知在此之祥見於彼夢者，初無自他之別。蓋自其

虛幻假合者言之，則有爲之法無非妄者，況於夢乎？況於他人之夢乎？自其妙湛圓明者言之，則真不離妄，妄即是真，自夢夢它，亦無差別。了之者爲聖果，而此本不增，故雖他心宿住，無所不通，而達諸法空，未嘗執着；迷之者爲凡夫，而此亦不減，故雖塵勞妄想，無所不閱，而其夢寐精神，與天地流通，亦能顯發未然之相。故若叔孫之號豎牛，永叔之繫石馬，後皆果然，世之人指此以爲默定。默定是也，定之者其誰耶？殊不知妙湛圓明，周徧法界，同一真體，更無別物。今日之所夢，異日之所爲，豈有前後間斷差別法耶？由此推之，則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法，亦若是而已矣。夫叢桂之詩爲陳氏祥而夢於他人，應於數年之後，若合符節，此見夢者，此應夢者，嘗試以是觀之。正式字興宗，年踰六十，風度夷曠，嗜作詩，得前輩句法，於它事一不問。晚得子，雖幼，而岐嶷夙成。宜善教之，叢桂之祥，不一而足，必有在矣。宣和二年五月十六日，梁谿李某記并書。《梁谿集》卷一三二。

文鄉記

文鄉自開闢以來有之，不知其分域之廣幾千里也。其土居天地之中，得陰陽之和氣；其民多君子，明於理義，思深而慮遠；其習俗溫厚，華藻自然爾雅，好辯而善謀。其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有《詩》、《書》、《禮》、《樂》之說，天文地理、律曆刑法之術，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之名，俎豆

鐘鼓、舟車器械之數，罔不畢備。游其鄉者，餐和而飲德，神凝而心醉，超然自得，不知有饑渴之患、寒暑之變也。可以終其身而名後世，是以君子貴之。然其風俗隨世升降，必有一鄉之豪傑相與倡和，從而振起之。方堯舜三代之世，文鄉大治，深醇雅正，有灑灑噩噩之風。當時非特朝廷之上知褒文鄉而旌表之也，雖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亦往遊焉。周衰，孔子與其徒爲之主盟，而洙泗之間閭閻如也〔二〕。故其言曰：「天之將喪斯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蓋其自任之重如此。下逮戰國，文鄉浸衰，深醇雅正之風，變而爲從橫捭闔之俗，獨屈原、宋玉之徒崛起其間，頗有古意，博辯瑰麗，未免有感情譎怪之作。識者謂體慢于三代，風雜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不其然歟！秦燔《詩》、《書》，殺豪俊，漢祖提三尺劍，由馬上得之。當是時，文鄉幾絕，賴天下平定，賈誼、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班固之徒出焉，而文鄉復振。歷魏、晉至隋，習俗靡麗，卑陋浮淺，無足取者。及唐，韓愈倡之，柳宗元和之，排斥百家，法度森嚴，而文鄉凜然與漢相望。宋興，剗五季之餘習，歐陽脩以古作導之于前，王安石以經術成之於後，而蜀人亦有以奇辭佳句鏗鏘於其間者，是以文鄉之盛，接武三代，而下視漢、唐爲不足多也。然則自漢以來，數君子者其皆一鄉之豪傑歟！比年豪傑不作，文鄉浸復衰弱，委靡不振。豈其遜伏山林，沉潛下僚，埋光鏹彩而不肯出乎？予將遊其鄉而訪之，故爲之記。《梁谿集》卷一三二。

〔二〕閭閻：原作「斷斷」，據道光本改。

全宋文卷三七六一

李綱 八一

報德菴芝草記

宣和二年八月

鄧純彥昆弟相與築菴於先運使公新墳，使釋氏之徒焚修以資冥福，予爲名之曰「報德菴」。未幾，有芝十數本產于菴中，無木石，即土而生，初頗柔脆，浸以堅實。輪菌離奇，其色曄然。純彥以語予，且求文以記其事。予竊思今夏芝生于鄧志宏家，枯梅榦間凡十餘本而未已，今又生于報德菴。二家方居喪，力治襄事，葬其親不失時，芝草之祥瑞爲此致，不然曷爲而來哉？始，予抵沙陽，詢耆老以邑之習俗，皆云俗多緩葬其親，權厝淺土，有至于數十年而大事未集者。予詰其故，則曰：俗以風水禍福爲信然，拘忌陰陽歲月時日，以故不決。又所以送死者厚修佛事，待賓客、治墳墓，其費不貲，力不足者耻其不若人，因循遷延，以俟其力之可以葬，而不知年歲之積也。予喟然歎曰：習俗之弊，乃至是耶！古者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端爲亡者設耳。《傳》所謂龜言水、蓍言市者是也。後世始

有風水禍福之說，治其術者遞相毀訾，以求自售。借使一家有數兄弟，則必曰此利於長而不利於幼，宜於仲而不宜於伯，從而惑之，則是終不可以葬也。昔楚昭不肯移禍於其臣，晉悼不肯移害於其民，而君子以爲達。奈何欲邀福于身，而不葬其親哉！拘忌陰陽歲月時日之非，唐呂才論之詳矣，請試舉其大概。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皆以會葬之多寡遠近爲制，是未嘗拘于歲月也。魯葬定公，遇雨不克而易日。鄭葬簡公，而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平日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命勿毀，窆以日中，是未嘗拘于日時也。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畏，假於歲月日時以售其說，何足信哉！若夫送死之厚，因以不葬，則又失其本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孔子曰：「啜菽飲水，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懸棺而窆，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今以修佛事、待賓客、治墳墓，力爲未足，而使亡者不得反其真，豈不失其本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風水禍福與夫陰陽歲月日時之說，世俗有之，姑用其術，而勿泥焉可也。今純彥、志宏家實能如是，則芝草之祥出而表之，若有陰相之者。蓋將示人以移習俗之弊，故予因爲之記而及此，庶幾緩葬者有感于斯文，信而行焉，芝且生子之室矣。宣和二年八月五日，梁谿居士記。《梁谿集》卷一三二。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建炎二年四月

教外別傳正法眼藏，自達摩西來至忍大師，爲震旦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由一燈傳

百千燈，至于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具信根久乃純熟，堪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耶？蘄州黃梅五祖山真慧禪院祖師道場，爲天下名刹，而法堂歲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蔡氏聞而喜，捨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脩梁虹亘，層簷翬飛，宏博嚴麗，遂爲淮右諸刹之冠。經始於宣和壬寅之秋，落成於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也，成之者長老宗紱也。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湓浦。紱不遠百里過予，求爲之記。余謂紱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菩薩爲法出世，如夢如幻，況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土木之所假合，丹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爲法？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其法然也，以何爲說？撞鐘擊鼓，升高廣坐，有問有答，敷演舉揚，是說法耶？瞬目揚眉，捻槌舉拂，屈伸動靜，四威儀中，是說法耶？德山棒臨濟喝，秘魔叉，石鞞箭，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者亦無所聞。故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乃能問，待有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答，此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可得。以法名堂，因堂顯法，已爲贅矣，而又何以記爲哉！」紱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佛土有以聲音言說而爲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爲佛事者。此堂倚白蓮峰，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塏，具勝妙境；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墻壁瓦礫，咸助發機，妙法宣明，不假開示。至於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橫舒卷，或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文字相空，於夢幻中即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旨也。得公之文以紀歲月，作大字榜楹間，使遊方具眼衲子登斯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下承當，末後句目前薦取，省住山翁半力，

不亦可乎？」余輾然一笑，乃爲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日，具位李某記。《梁谿集》卷一三三。又見光緒《黃州府志》卷三九，光緒《黃梅縣志》三五，民國《湖北通志》卷九二。

澧州夾山普慈禪院轉輪藏記

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示權顯實說三乘法度，無量衆將入涅槃，以正法眼付大迦葉，使之流布，無令斷滅，所以顯發四十九年，隨機接物，實無所說，應得度者，本自圓成，亦無所得。諸大弟子佛滅度後，相與結集修多羅藏，及諸菩薩制律造論，助發實相，藏教乃圓。譬如寶山，莊嚴殊勝，皆衆妙寶所共合成。而大迦葉以正法眼展轉傳授，至于達摩，流通震旦，不立文字，直指心源，見性成佛。譬如一燈傳百千燈，光明相續，無有窮盡。彼衆寶山非大法燈之所照燭則不明了，故以具眼而閱靈文，以法印心，如印印泥，小大方圓，不差毫髮，是則名爲具看經眼。不如是者，變爲歹相，則諸佛說反成魔說。有大導師善慧大士，以方便智設妙圓機，創轉輪藏以貯佛語及菩薩語，關機斡旋，周行不息。運轉一匝，則與受持誦書、寫一大藏經教等無有異。夫一藏教，其數五千四十八卷，一偈一句，含無量義。其有受持讀誦書寫，非積歲時、晦明寒暑不能成就，云何乃於屈伸臂間運動機輪而得圓滿？應觀法界，一切惟心，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法即是心，心即是法。心法如如，非一非二，則一念之際，功德周圓，與久遠時無有差別。了斯法者於一塵中轉大法

輪，於一念頃轉如是經百千萬億。況此法藏現前，運轉自然，能護不可思議勝妙功德，以是義故，輪藏之興周徧禪刹，與諸有情作大饒益。澧州夾山普慈禪院，傳明大師演化法席，十方禪侶響赴雲集，具大藏經，獨無輪藏。惟大比丘長老善能興崇寺宇，規模建立。而荆南府故能仁寺改爲官舍，有舊經藏，制度精好，澧倅吳君適至其處，乞歸付之，爲天申節祝延聖壽道場之所。創大寶殿，芘覆安設，相方面勢，博廣嚴麗。檀信施財，匠石獻巧。水漂巨木，材皆香楠，以充殿楹；溪出異石，形如覆鐘，以奠輪趾。衆緣和合，不日告成。金碧相鮮，炳煥殊特。諸天宮殿，大地山河，磅礴穹窿，與藏迴旋。諸大菩薩及護法神宴坐奔馳，與藏往復，互相戛摩，出大音聲，演出苦空無我妙義，凡見聞者靡不蒙益。而況發心精誠，歸嚮由一？轉藏至百千轉，旋見關機，反觀自性，轉貪恚癡爲大智慧，頓悟圓通，證無上道，夫何疑哉！有一居士，其家梁谿，謀身拙故，罹諸憂患，去國漂泊，經湘、沅間，聞是比丘大作緣事，以身所有，隨喜而捨。捨諸身業，爲書藏額；捨諸意業，爲作藏記；捨諸口業，爲說藏偈。三業皆捨，願從今去，永斷諸業，罪障消除，得無生忍。時此居士遙瞻寶藏，而說偈言：

我觀大藏教，三乘十二部。廣爲衆生說，皆是諸佛語。禪宗指心源，不立文字相。見性以成佛，豈與佛語違。了心即了法，心法本無二。已具看經眼，乃可閱靈文。諦觀諸佛言，無一不然者。如以印印泥，從橫皆契合。此心未明了，欲于紙上求。如入海算沙，歷劫無是處。心迷諸經轉，心悟轉諸經。是故學道人，明心以爲最。我觀轉輪藏，衆寶所莊嚴。排幹隱機關，周行無滯

礙。山河隨地轉，宮殿與天迴。諸龍及鬼神，蟠結以衛護。璀璨種種色，發生大光明。蕩摩出音聲，演說微妙義。佛語菩薩語，寶函秘其中。運動不崇朝，而轉無量匝。一心生萬法，萬法惟一心。心念已周圓，功德斯成就。藏輪表諸法，法輪轉於心。是故瞻禮人，當觀能轉者。我觀夾山境，清淨古業林。精進老比丘，能作大緣事。諸緣和合故，指顧寶藏成。寶藏成既然，一切法亦爾。仰祝聖人壽，後天無有邊。俯利諸含生，神力不思議。稽首如來藏，及諸菩薩等。坐于微塵裏，轉廣大法輪。剎那於是經，能轉千萬億。方便解脫法，化度諸有情。於一彈指間，洗滌千劫罪。是故我皈依，回心無上道。《梁谿集》卷一三三。

武威廟碑陰記

建炎三年十二月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漢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于嶺表，廟食海上，爲往來濟者指南，辭意瑰偉。自作碑迄今^(一)，凡三十年，未克建立，蓋闕典也。余以罪謫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果謁祠下，遣子宗之攝祭。病卧館中，默禱于神，異時儻得生還，往反無虞，當書蘇公所作碑刻石廟中，使人有所觀考，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既得吉卜，夜半乘潮南渡，詰旦次瓊筦，恬無驚憂。後三日，祇奉德音，特恩聽還。夜^(二)，疾良愈，躬禱行宮，卜以十二月五日己卯北渡，不吉；再卜，六日庚辰吉。己卯之晝，風霾大作，庚辰乃息。日中潮來，風便

波平，舉帆行船，安如枕席，海色天容，軒豁呈露，不一時已達北岸。乃知神之威靈肸鬩昭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諉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且叙所以蒙神之休者志于碑陰，式告觀者。正廟新息馬侯也，初封忠顯王，宣和中加佑順號。別廟邳離路侯也，宣和中進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之後，故并記于此。歲次己酉季冬十二日，武陽李某記。《梁谿集》卷一三三。又見《方輿勝覽》卷四二，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九，嘉慶《雷州府志》卷一八，光緒《瓊州府志》卷三八。

〔一〕迄：原作「造」，據道光本改。

〔二〕夜：原無，據右引補。

遊羅浮山行記

建炎四年五月

武陽李某歸自海上，艤舟泊頭鎮，遊羅浮山，憩寶積延祥寺，飲卓錫泉，見五色雀。暮抵冲虛觀，月下望麻姑峰，秉燭觀稚川祠堂丹竈。有老道士嘗識東坡，呼與語，久之乘月而歸。鄉人游有同來，男宗之從行。建炎庚戌歲仲夏望日記。《梁谿集》卷一三三。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紹興元年八月

東南名山，如所謂四明、天台、衡嶽、廬阜，號爲瑰偉秀絕者，多爲浮圖氏所居。名藍巨剎，綿亘相望。至于下州小邑，一巖一壑，搜奇擇勝，亦靡遺者。推原其端，必有開士法眼清淨、道行高潔，爲一方之所信仰，乃能披榛棘，創道場，肇基開迹，以貽後人，非偶然也。邵武軍泰寧縣，山水之勝，冠於諸邑。出縣西門二十里曰瑞溪，有山焉，三峰秀峙，巖洞相聯，西曰豐巖，東曰瑞光巖，中曰羅漢巖。岌嶮嵌空，鼎足而列，皆有蘭若，建於其下。不塗墍茨，而風雨之患除；不鑿戶牖，而日月之光入。堂殿樓閣，窈窕玲瓏；泉石草木，幽奇芳潤。疊嶂屏其前，層巒擁其後。山迴路轉，巖洞乃出。謂造物者融結無意，吾不信也。三巖中，獨瑞光巖興於近年，蓋宗本禪師之所建立也。師邵武農家子，初不知書，大觀庚寅中遊山間，遇異僧，示以出家時節因緣，且密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釋諸書，作偈頌道未然事多驗。既落髮受具戒，居雙林院，遠近嚮風，戶外之屨滿矣。政和辛卯春，師詣汀州南安巖謁定光古佛，道出泰寧，夜夢紫袍神人告之曰：「師此行宜住瑞溪。」覺而異之。詰旦，瑞溪有檀越曰江牧、曰鄒捍，迎師以居豐巖，禮意勤甚。師以符夢所告，從其請。既而同遊前巖，愛其幽勝，二檀越相與曰：「師儻有意駐錡錫於此，當爲創築精廬，以垂無窮。」師許之。鳩工掄材，不三月而告成。會有旨：天下佛寺有神仙跡者還爲道觀，聽以舊額建寺他所，而郡之丹霞

院應改。朝請大夫權郡事陳侯紹移額於巖中，以成師志，寺因號丹霞。先是，巖有光景之異，未幾院額至。故集賢殿修撰羅公時帥長樂，與師有素，聞而喜之，爲目其巖曰「瑞光」，且施財率衆力而新之。爲門爲殿，爲法堂、爲丈室於中，爲鐘樓、爲厨、爲庫於左，爲華嚴閣、爲應真閣、爲僧堂於右，皆規模叢林，具體而微，制度精巧，金碧炳煥，一旦出豐巖、羅漢巖右，互相輝映，若圖畫然，真勝地也。宣和初，余以左史論事謫官沙陽，殿撰羅公方里居，相從甚厚，稱道師不容口，因寓書以偈頌相往來。迨建炎末，蒙恩歸自海上，來居泰寧，始與師相識。嘗訪於巖間，爲留宿賦詩而後返。今年春，盜起鄰郡，余徙長樂，未閱月，邑遭兵火，焚爇殆盡，獨三巖巋然，棟宇如故。豈非神物護持，師之道力有以感格之耶？其秋，以書來求余記之。余既雅重師爲人，又愛巖壑之美，記其敢辭？然竊怪近世貴耳而賤目，讀前史，見鳩羅什、佛圖澄、萬回、普化之流，竦然慕之，恨不與同時；偶有其人，則又不甚信重。類多如此，何獨浮圖氏哉！書于記末，庶幾覽者有感于斯言。紹興元年辛亥八月五日記。《梁谿集》卷一三三。又見光緒《邵武府志》卷二八。

汀州南安巖均慶禪院轉輪藏記

紹興元年六月

浮屠氏之流善衛其法而尊其書，凡所建立，多克有成，操術公、用心一也。佛菩薩語，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創大藏以貯之，籤架函複，纖悉備具。有誦讀者，盥手焚香，整衣敷坐，卷舒出納惟

謹。又以方便，設爲機輪，使之旋轉，種種嚴飾，悅可人心，俾見聞者自生恭信，衛其法、尊其書致嚴如此。凡所建立，費鉅萬計，寸積銖累，仰施于人，鳩工掄材，不計程度，期于滿意。一有倡者，衆皆和之。大者領袖，小者輔翼，前者規模，後者承繼。知因果罪福，而以利衆爲事，無忌嫉心，無沮壞心，以是義故，多克有成，雖儒衣冠在士大夫之列者，不能無愧于茲。非操術公、用心一，能若是乎？建炎四年夏，余蒙恩歸自海上，由梅川以趣閩中，道南安巖均慶禪院，瞻禮定光古佛遺像，退歷殿閣，循東廡，見新創轉輪寶藏，制度精巧，堂宇靚深，自嶺嶠以南，未之有也。詢其故，則景澗、寶謙二僧同發心募衆緣之所造。因呼而告之曰：「今天下兵革未息，盜寇蜂起，凡通都會邑、名山奧區所謂大禪刹者，焚蕪摧毀，蓋不可勝計。其間經藏金碧相輝，化爲灰燼瓦礫之場者多矣，子方區區勞心費財以營此乎？」二僧相顧而笑曰：「世間之法，成壞相因，壞者自壞，成者自成。吾知辦吾力以成吾志而已，豈以彼之壞而廢此之成哉？」余頗愧其言。經從臨汀，邂逅郡倅許侯端夫，因以語之，許侯好佛者也，聞而喜曰：「微二僧用心之固，無以成此藏之瑰奇；微公燭理之明，無以知僧言之可取。願求公記，以貽後人。」余諾之。明年夏，余携家寓長樂，許侯以書來請曰：「藏成矣，公無食言。」乃爲之書。紹興元年歲次辛亥六月十八日記。《梁谿集》卷一三三。

松風堂記

紹興二年閏四月

梁谿病叟蒙恩歸自海上，紹興辛亥之夏，始挈其孥寓居長樂之天寧寺。寺踞南山，棟宇宏麗，回睇城郭，江山環複，盡登覽之勝。然面勢北鄉，南風不來，夏秋之交，歊蒸鬱勃，雖有高檐廣廡，如坐甑中，病叟益不能堪。其明年，乃規模逃暑之地。於方丈之東，得屋數楹，高顯新潔，而寺僧以墻壁壅之，限爲小室，居昧昧也。意其後必有異，乃始闢而通之。短垣之外，與山巔平，青松千株，森列蒼翠，風度其間，聲韻蕭瑟，入軒窗，拂懷袖，穆然瀏然，信乎能濯執熱而慰人心也。因命易柱以梁，甃地以甍，鑿頑石，剪榛蕪，植幽花，理脩竹，日與賓客嘯咏其上，遂爲一寺之勝。化煩溽之地爲清涼之境，皆謂得未嘗有。乃目之曰「松風堂」，蓋紀實也。昔柳子厚居永州龍興寺，作《西軒記》，言鑿西牖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群木之杪，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群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豈異物哉！吾於斯堂亦云。堂成未幾，被命帥長沙，宣撫荆廣，具奏辭免，有旨遣中使降賜趣行。不得已力疾上道，戀戀不忍去。然憂患之餘，衰病日加，實不足當委寄之重。方再有請，冀蒙矜憐，得以養疴山林，終遂其志，則久假是以遊處未晚也。姑爲文以識之。壬子歲閏夏八日記。《梁谿集》卷一三三。

毘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

紹興五年閏二月

古之君子進而在朝則樂行其道，退而在野則樂遂其志。窮通不同，而所樂非窮通，則中有所養，而外物不足以移之也。今夫位三旌，祿萬鍾，致君澤民，功大名顯，此進爲撫世者之所好也，然是有命焉，不可以力致也。時適當退，則富貴寵利不得而執也。就藪澤，處閑曠，怡性養壽，逍遙無爲，此退居閑遊者之所好也，然是亦有命焉，亦不可以力致也。時適當進，則山林皋壤不得而留也。所養者至，則所守者固，進退窮通，且爲晝夜寒暑之序矣。昔者伊尹起於畎畝，傳說起於版築，呂望起於屠釣。此數公者，方處窮約，其意曷嘗不欲兼善天下哉；既而遭時遇主，風雲感會，自致青雲之上，其所守者初無異于窮約之時也。昔者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於陵，仲子辭爲卿相而爲人灌園，漢之二疏辭爲師傅而告老以歸。此數公者，方處富貴，其意曷嘗不欲獨善其身哉；既而脫屣軒冕，高尚其事，自得於寂寞之濱，其所守者初不異于富貴之時也。進退兩忘而不爲之變，夫是之謂中有所養，與夫小人進則以饗富貴而欣欣，退則以失權利而戚戚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故天章閣待制張公，以文學取科名，以才力精吏事。當嘉祐間，將漕河朔，致位侍從，風績之著，爲時名臣，竟以直道齟齬，進不極任。一旦引年謝事而歸故鄉，在朝諸鉅公賦詩以寵其歸者三十餘人。公即所居之西偏建亭，榜之曰「養素」，盡以詩刻石置之亭上。治園池，藝花竹，日與賓客相樂，飲酒圍棋，鼓琴嘯咏，翛然

忘老。此真能不以富貴窮通累於胸次者，可謂知所養矣。迨今六十餘年，經兵火亂離之後，亭宇頽弊，殆將弗支〔一〕。其孫牧之懼先德之或墜，僱工鳩材，因其規模而增廣之。凡土木瓦甃之朽腐破闕者，園池花竹之堙廢荒蕪者，葺理培植，煥然一新。既落成矣，以書抵長樂，求余文記其事。余告之曰：凡物之生，動者植者，必資于養，乃熟乃成。其在根荄，所謂枝幹華實者已具，養之而至於高大；其在胎卵，所謂視聽食息者已全，養之而至於壯老〔二〕。因其所固有而充之，非外鑠也。君子之所養亦然。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養之爲義，大矣哉！今牧之喜節義，重然諾，年踰耳順，志意不衰。晚得一官，困于州縣，而議論挺挺不可屈。郭外之田不足以餬口，而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固已加於人一等矣。殆於孟子養氣之說，槩乎嘗有所聞，以不愧先德命名貽訓之意耶。余方避地，留滯閩粵，異時西歸，相與登斯亭，握手一笑，庶幾與聞一二以自警焉，因次序其說以爲之記。待制公諱顯之，其先自江南歸本朝，家於毘陵。牧之名牧，靖康中朝廷特命以官，今爲右迪功郎監常州稅云。紹興五年閏月既望，具位李某記。《梁谿集》卷一三三。

〔一〕支：原作「知」，據道光本改。

〔二〕老：原作「者」，據右引改。

巖頭寺題名

建炎二年六月

銀青光祿大夫、隴西郡公李綱自道城如崇陽，中路宿巖頭寺，爲目之曰寶陀巖。男宗之從行。建炎戊申六月初九日。《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卷一七。

雷州天寧寺留題

建炎三年

余謫萬安，次雷陽，適海南黎寇猖獗艱阻，留寓天寧丈室累月。聞官軍既破賊，即日成行，南渡次瓊管。不三日，祇奉德音，蒙恩聽還。往返纔十日，復天寧舊館。建炎己酉書。《方輿勝覽》卷四二。又見《輿地紀勝》卷一一八。

遊鼓山靈源洞留題

紹興元年五月

昭武李綱伯紀邀華陽王仲薤豐甫、建溪吳嚴夫民瞻、臨川陳安節巽達、淮海周靈運元仲遊鼓山靈源洞，豐甫之子昇叔明、伯紀之弟經叔易、綸季言、甥張津、子知同來。紹興元年五月二日。《鼓山志》卷六，乾隆刻本。又見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八。

全宋文卷三七六一

李 綱 八二

洪崖先生畫贊

洪崖先生張氤，隋、唐間人，隱于南昌之西山。所乘驢名之曰雪，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橘〔二〕。出則負巨扇長瓢以從，人多繪以爲圖，蓋有道者也。爲之贊云：

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藤、葛、橘。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梁谿集》卷一四〇。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四二，同治《新建縣志》卷八二。

〔二〕木：道光本作「木」。下同。

雙林善慧大士錄贊 有序

昔長者維摩詰具善巧方便，居毗耶離城，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攝諸衆生，以慈悲喜捨作諸佛事。雖爲白衣居家，而奉持律儀，不著三界。雖有妻子眷屬（一），而修諸梵行，常樂遠離。其辨才無閼，則現身有疾，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無上道心。諸菩薩大弟子衆皆不堪任，詣彼問疾，雖文殊、師利亦云，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深達實相，有如此者。其遊戲神通，則能以方丈之室，容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之座，而不迫迮。示遣化人，以衆香鉢取滿香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會不起，于座斷取妙喜國土山河如陶家輪，及持華鬘，示一切衆不可思議，有如此者。故佛書以爲金粟如來，不其然歟。惟雙林善慧大士應世闡化之跡，何其似維摩詰也，豈獨以六度攝衆生，以四心作佛事，以白衣居家而奉律儀，有妻子眷屬而脩梵行爲似之耶？至于辨才無閼，其偈頌言語，深達實相，遊戲神通，其顯示變化不可思議，亦與之舉相似然。故嘗自謂彌勒化身，而行道山中，常見七佛引前，維摩接後者，良有以也。唐人樓穎集大士應世闡化之跡以爲之傳，文字繁類，無以發明甚深難解之義。今右文殿修撰羅公以無盡智參訂其書，芟除潤色，又爲序以表出之，而大士立言行事燦然著明。讀者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其于助發第一義諦，豈小補哉！暇日以其書示昭武李某，歡喜踴躍，得未曾有，再拜稽首，以偈贊曰：

彌勒棲神兜率天，下生此土猶久遠。化身無數在世間，善慧大士乃其一。于中深秘菩薩行，而外示現凡夫相。佃獵漁捕悉與同，娶妻生子亦復爾。忽然照水知宿因，本來神智皆具足。雙林淨土坐道場，說法度脫無量衆。爲欲化導群生故，六度四心爲依止。田園廬舍諸器用，奴婢妻子亦棄捐。而以營修大法會，蓋行布施攝慳貪。强夫暴客與魔民，豪奪追逐共誣謗。更以軟語安慰之，蓋行忍辱攝瞋恚。精進攝諸懈怠者，晝夜行道不休息。持戒攝諸毀禁者，敷草而坐食麤糲。智惠禪定無有邊，攝諸癡亂亦如是。慈悲喜捨救衆生，微妙宏深難測識。雖依如是衆法門，亦不於此而常住。辨才演說無滯閼，譬如空谷中答響。歌頌句偈自成章，縱橫顛倒皆通達。神通遊戲得自在，聊以折伏不信心。異香殊相放妙光，一叩宮門餘悉啓。住是解脫不思議，正如長者維摩詰。應世闡化靡不齊，故於行道常接後。化緣已畢示寂滅，迄今何翅五百年。雖有文字傳未來，蕪顙不能發實相。我觀龍津大居士，已能深入不二門。應緣雖現宰官身，於諸世味如嚼蠟。燕閑清淨無所爲，乃以筆墨爲法施。芟除潤色出妙語，善慧之書乃光焰。佛子若觀善慧書，當知三士無異法。毗耶離城雙樹林，及此龍津元一處。受持讀誦善思維，普願發心無上道。《梁谿集》卷一四〇。

〔一〕「雖」下原有「示」字，據道光本刪。

瑞芝贊

宣和二年仲夏之初，有芝生于沙陽鄧肅志宏家，大小凡十有二色，狀異常，俯者仰者，叢者特者，紫者如椹，黃者如金，輪囷煒煌，真瑞物也。前史記孝行之美，多以芝產其廬爲異，而柳子厚有言：「朽枿敗腐，使受天澤餘潤，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今志宏居喪如禮，而又能銳意文辭，期于有成，以顯其親，則是芝之生，豈非孝誠所感而文字之祥耶？梁谿李某爲名其軒曰「瑞芝軒」，使藏芝其間，後日有所攷焉。且爲之贊云：

太虛磅礴，鍾此和氣。慶門其昌，而產斯瑞。厥瑞維何，靈芝煌煌。孝誠所致，文字之祥。有開必先，其應以類。力學顯親，孰孝于是。勉修遠業，自奮于時。匪我云然，芝實告之。《梁谿集》卷一四〇。

梁谿真贊

是爲梁谿（二），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遊戲仕塗，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

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梁谿集》卷一四〇。又見《居士傳》卷二九，《錫山文集》卷七，《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七。

〔一〕是爲梁谿：《居士傳》（續藏經本）作「是影是形」。

梁谿四友贊 并序

山居有松、竹、蘭、菊，目爲四友，且字之，松曰歲寒，竹曰虚心，蘭曰幽芳，菊曰粲華。各爲之贊：

歲寒贊

霜霰既零，草木殄瘁。惟茲歲寒，獨立不改。寸苗初植，未離蓬艾。挺然凌雲，色參天黛。虬枝茂葉，舞影垂陰〔一〕。清風徐來，虎嘯龍吟。與子爲友，貴相知心。何以樂之。寫此素琴。

虚心贊

君子學道，其心貴虛。此君之心，一物本無。勁節堅竦，清影扶疎。劍拔環侍，十萬丈夫。細細

其香，猗猗其綠。滴露和煙，鏘金戛玉。與子爲友，惟日不足。何年棲鳳，慰此幽獨。

幽芳贊

天地和氣，萃于幽芳。言茁其芽，薰然國香。綠葉紫莖，素榮縹房。紉以爲佩，禦彼不祥。采自深林，置于座側。不改其度，其香滿室。與子爲友，心同德一。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粲華贊

我有佳友，粲粲其華。金英煒煌，翠葉交加。風露灑濯，色香相知。宛如美人，象服逶迤。可以忘憂，莫如旨酒。泛此粲華，益我眉壽。淵明一樽，子美三嗅。永結清歡，相從白首。《梁谿集》卷一四〇。

〔一〕垂陰：傅校作「隨形」。

瑞光巖立化雀贊

并序〔二〕 宣和二年正月

宣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有雀立化于瑞光巖之佛殿香爐上。其徒明頤來沙陽，出畫圖示余，

以偈贊曰：

菩薩遊戲于神通，六道四生咸可入。爲欲化導諸有情，故於異類而出現。諦觀此雀甚微渺，每食一粒棲一枝。卑飛不出蓬蒿間，遠舉安知鴻鵠志。而能坐脫與立亡，依彼金容及香火。屹然而化不震動，如以木石鑄刻成。非諸菩薩威神力，孰能現此希奇事。我觀三界諸衆生，惟人實具大智慧。妄想顛倒造諸業，失身淪入橫生中。重爲毛禽輕羽族〔二〕，破碎一切諸蠕動。雖云妙覺不銷亡，無那沉迷益玄遠〔三〕。菩薩慈悲哀憫故，化身與彼爲導師。緣終寂滅顯示人，使知佛性無有二。佛子若有瞻禮者，願言悉發敬信心。勇猛精進趣菩提〔四〕，皆具如是菩薩行。《梁谿集》卷一四〇。

〔二〕「并序」二字原無，據道光本補。

〔三〕禽：原作「群」，據右引改。

〔三〕玄：右引作「懸」。

〔四〕提：原作「薩」，據傅校改。

繡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無刹不現身。出自鍼縷間，神通亦如是。光華五采備，成此六銖衣。雲髻冰雪衣，寶冠瓔珞飾。莊嚴行道相，步步妙蓮花。慈眼視衆生，睟然見于色。願言瞻敬者，迴顧逍遙人。繫縛

本來無，何往非自在。《梁谿集》卷一四〇。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宣和庚子之秋，沙陽天王院命工創造釋迦牟尼大覺金僊之像，邑之士女童稚出力施財，運致土木，不約而會。既勤樸斲塗墍之功，而采飾未施，相好未具。有以工之所摹畫爲未然者，將毀其像而改造之。始建是議，而像出異物，色如黃金，顆如真珠，徧滿佛身，及蓮華座。如水布沙，如蠶種子，璀璨熠燿，光奪人目。士女童稚瞻禮讚歎，隨意取之，取已復生，不可勝計。于是曩之建議者悔罪懺非，財施益盛，緣事遂集。客以其故語予，往觀信然，亦得數百粒以歸。予雖不能知其果爲何物，然竊思諸佛顯示神變，化導有情，不可測量。方其入大涅槃，現舍利子，諸天及人建窣堵波，種種供養，以作佛事；與此像設，現金色珠，攝伏不信增上慢者，其理一也。惟舍利子體極堅固，鍛鍊焚燒所不能壞；而此珠虛脆不實，力可破碎，爲不同耳。蓋舍利子者報身之所成，而此珠即土木假合而化，故不得不異也。知諸佛法如幻如夢，如像如響，如光影，如空華，如尋香城，如變化事。則彼報身，與此土木之所假合；彼舍利子堅固不壞，與此珠之虛脆不實，亦無差別，惟達諸法空者可以語此。梁谿居士欲重宣此義，以偈贊曰：

稽首釋迦文，善逝天人師。緣終示寂滅，無量舍利子。悉建窣堵波，天人共瞻禮。像法住世間，

化導諸有情。亦示大神變，攝伏不信者。璀璨真金色，清淨妙寶珠。即彼土木中，現此希奇事。有來瞻禮者，隨取即與之。既與出愈多，不可爲量數。當觀舍利子，及此金色珠。堅固與虛脆，無異無差別。佛子具智慧，悉發敬信心。勇猛勿復疑，歸依無上道。《梁谿集》卷一四〇。

綵塔贊

沙陽陳氏女以五色絲縷結成綵塔，施栖雲璨上人，璨以示梁谿居士，居士以偈贊曰：

釋迦佛說妙蓮華，從地湧出七寶塔。欄楯幡幢及龕室，寶鈴瓔珞震妙音〔一〕。四面皆出旃檀香，散天妙華以供養。佛以右指開塔戶，出大音聲却關鑰。多寶如來示全身，讚歎說法分半座。惟一如來共一塔，至今此會尚儼然。何人建立宰堵波，種種嚴飾悉具足。綵縷縈結尺寸間，高廣五百由旬等。當知一念周圓時，勝妙功德已成就。若能瞻禮復回觀，人人具此如來體。至心持誦《法華經》，彈指真塔當出現。《梁谿集》卷一四〇。

〔一〕鈴：原作「玲」，據道光本改。

富鄭公畫像贊

契丹自澶淵之役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至慶曆間，以我方用師西鄙，且厭兵，因聚重兵境上，遣使來聘，欲求關南故地，中外震懼。是時富公奉命報聘，既見虜主，爲陳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虜主感悟，因許增歲幣，而契丹平，北方至今無事。其後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時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以賑濟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凡活五十餘萬衆。立法簡便，天下至今傳以爲法。惟公以制科中第，歷諫官、侍從，至相仁宗皇帝。危言直節，以道進退，勲業甚茂。然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此二事爲最。予嘗讀公《諫垣集》、《奉使錄》，慨然想見其風采。及來沙陽，見公繪像于羅疇老家，命工傳寫，且爲之贊，庶幾日瞻儀刑，以慰慕仰之心焉。其辭曰：

天下達德，惟仁智勇。合之成體，散之致用。巖巖富公，備此三德。直道不回，以相王國。其智伊何，見于使虜。敷陳利害，以悟其主。歡盟至今，莫敢予侮。其仁伊何，見于救災。饑民如雲，襁負以偕。法簡惠周，垂訓將來。何以行茲，斷以勇克。衆人所懼，公獨不惑。奪虜之氣，厲色折之。賑民之饑，誠意活之。我生後公，今覲厥象。丹青再傳，朝夕是仰。《梁谿集》卷一四〇。

如如軒贊

華屋千楹，貪夫所娛。一念休歇，袤丈有餘。是軒廓然，含容太虛。森羅萬象，體自如如。道人何爲，於焉宴居。動靜語默，隨時捲舒。蓋將即此以善己，而又以示其徒者歟。《梁谿集》卷一四〇。

御書草聖千文贊

紹興七年

紹興五年冬，皇帝以御書《草聖千文》賜臣子洎。明年夏，臣子洎刻之琬琰，以示臣某。又明年春，臣某摹勒于石，置諸豫章學舍宣聖殿宇之陰，正臨講席，使學者得以瞻仰。謹拜稽首而作贊曰：

伏羲畫卦，人文以成。書契之作，以代結繩。篆籀而降，秦隸乃興。規摹楷法，有真有行。衆妙且美，萃于茲草。疇克工之，心悟筆到。芝、靖、羲、獻，主盟此道。自昔英主，鮮不自好。惟漢光武，投戈講藝。有唐太宗，筆蹟奇秘。底綏大業，實資勇智。遊戲翰墨，乃其餘事。於穆天子，允武允文。武定禍亂，文該典墳。萬機之餘，縱筆怡神。作此草聖，前無古人。人亦有言，心正筆正。妙哉心畫，本乎湖靜。銀鈎鐵紐，蟠屈剛勁。雲漢昭回，奎壁輝映。如鳥行沙，如蟲蝕木。鸞鵠停峙，

龍蛇起陸。飛電繞樞，垂虹飲谷。千變萬態，盪耀心目。一人之貴，猶或勤斯。咨爾多士，胡可怠而。學問積躬，功名濟時。其則不遠，瞻之仰之。載摹宸翰，勒之嘉石。龕于殿陰，如魯屋壁。天威在望，得所矜式。微臣作贊，垂示無極。《梁谿集》卷一四一。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阿羅漢贊

紹興四年三月

第一尊者正坐，垂足手，隱橫板，交十指爪，前有居士作禮，鬼使致書，若請召狀。後有侍者，叉手而立。

佛所印可，大阿闍黎。隱几合爪，泊然無爲。懇請何人，投地作禮。不起于坐，應供千里。

第二尊者正坐，肩倚拄杖，左手握拳近口，右手垂膝把經卷，微露梵書。前設爐香，後有侍者。回顧一婆羅門，手抱稚獅子。

倚杖于肩，屈指近喙。廢經不讀，思第一義，大獅子吼，真獅子兒。轉秘密藏，其誰能知。

第三尊者正坐跏趺，以兩手叉指置足上，昂首仰視，錫杖倚牀。前有夷人佩劍曲拳，後有蠻女捧香山而立。

叉指膝間，目視霄漢。意象軒舉，邈無畔岸。剛大之氣，塞于天淵。俯仰無忤，縱心浩然。

第四尊者據巨石植右膝而坐，手持數珠，下視一大蛇蟠繞。石前有童子震怖〔二〕，擲淨瓶巾

滅于地。侍者抱撫，猶竊回顧。

華林擾虎，手舉數珠。馴彼鬱屈，亦用茲乎。巨鰐脩鱗，能怖童子。慈眼視之，毒心自弭。第五尊者偏坐蹠一足，手執拂回顧，侍者于蓮花餅折蓮房以獻，瓶中有戲龜，童子跪而觀之。後有夷人佩刀植戈而立。

藕花滿甌，蓮房自折。神通妙用，在于舉拂。童子何知，跪觀戲龜。六用不藏，使之者誰。第六尊者靠禪板植左膝垂右足而坐，兩手展經卷，開口如讀。前有獅子銜花，胡人背手回顧；後有蠻奴執拄杖侍立。

老矣衰疲，背依禪板。讀經可爲，聊用遮眼。植膝垂足，獅子銜花。杜其德機，豈有斯耶。第七尊者反掌叉指跣足而立，仰視空中一珠。侍者捧香爐，蠻奴佩刀捧盤盛鐸杵隨之。寶珠騰空，光焰璀璨。諦玩無斁，有見皆幻。堂堂風儀，龍象之姿。靈杵寶鐸，往將加持。

第八尊者跏趺正坐，手執方鑪，若說戒狀。傍有侍者合掌，蠻奴執羽扇，前有后妃盛服前跪，若受戒狀。二女童侍立。

本無戒持，何嘗有破。方便爲說，三世因果。服飾煒然，王者之妃。前跪諦聽，善思念之。第九尊者扶杖臨石岸而立，一蠻奴掖之，下瞰巨浸，觀蠻奴以竹器卸經卷、花卉置水中〔二〕，有群魚銜經，蜃氣成樓閣，一龍出波浪間。

龍魚秘怪，各有佛性。散花投經，出沒游泳。具大悲心，平等施之。往因妙力，人天之資。

第十尊者倚老松，以左手支頤，並足而立，仰觀松杪，有猿摘松花以獻。後有蠻奴抱經持拄杖侍立，松竹間有虛禪牀及方案，上有古盆貯水，養花卉之屬。

長松森然，虬枝拂天。支頤據木，仰睇玄猿。竹樹之間，方虛禪座。我欲攝衣，往補其處。

第十一尊者偏坐，左手按膝，右手植牀，枌上拳指支頤，回視一童子置飯掌中以引鶴。

宴坐便安，支頤握拳。一念不波，靈臺湛然。婉彼胎禽，就掌取食。了無驚猜，馴承恩力〔三〕。

第十二尊者垂足正坐，回顧第十三尊者笑語。以右手據牀，枌左手舒掌，侍者以餅水滴掌中。

敷座親密，便于笑語。懷抱之適，怡然相顧。瀝彼餅液，注于掌中。普潤四大，一滴之功。

第十三尊者正坐曲身，就第十二尊者語，以手按板作屈指狀，拄杖倚禪牀。側後有侍者及二童子，碾茶治具于竹林間。

俯身說法，未能忘言。無量妙義，見于指端。童子茗供，竹間治具。滌煩消渴，惟此之故。

第十四尊者長髭郁然不剃，植杖林間，倚巨松而立，觀二鹿出巖石傍，銜花以獻。

麋麋群鹿，出于巖端。植杖倚松，寓目縱觀。風度凝然，萬法皆了。去髮留髭，豈無所表。

第十五尊者携杖以虎負經自隨，有老人道帽相並，尊者舉手作笑語勢。後有鬼神被甲執旌旗從行，鎖一熊，負一沐猴。

適從何來，遊歷于此。大空爛斑，負經以侍。有偉衣冠，山川之神。旌麾戈甲，其從如雲。

第十六尊者于山林水石極幽絕處，以袈裟蒙頭入定，有懸瀑淙瀉。三蛇出其前，一將澗飲，一方行，一蟠結。

巖谷窈窕，林苒扶疎。瀑布淙射，蛇蟲之居。衲帔蒙頭，安然入定。孰能出之，其獨也正。

紹興甲寅三月六日，梁谿病叟書于長樂城東報國寺。後二十日，東林珪禪師見訪，因以遺之。《梁谿集》卷一四一。

〔二〕有：原作「右」，據道光本改。

〔三〕卸：原作「寫」，據右引改。

〔三〕馴承：右引作「承誰」。

保寧禪師真贊

此是保寧風度，具眼衲僧試覷。面孔雖然醜拙，肚裏非常峭措。佛祖一口吞盡，問着當下休去。却就梁谿覓贊〔二〕，大小一場露布。《梁谿集》卷一四一。

〔二〕就：原作「說」，據道光本改。

王摩詰畫渡水羅漢贊

阿羅漢具大神通，飛錫凌空如履實。渺然巨浸與天永，戲躡一杯能徑渡。云何溪澗咫尺間，乃有種種難涉相。前者已濟氣怡然，後者將涉有難色。老病扶携壯者負，足探策引褰衣裾。秘其神力不示人，如畏黃蘗所訶責。我觀一切諸有情，咸具神通并妙用。空中示現十八變，正眼觀時非吉祥。善哉摩詰老畫師，能以毫墨作佛事。稽首十六大聲聞，皆悉回心等正覺。《梁谿集》卷一四一。

雪峰了禪師真贊

粹然而深，如玉在山而珠在淵；頎然而長，如野鶴之處雞群。謂是爲了，四大假合，何者是真；謂是非了，五峰秀出，望之儼然。道與之貌，丹青所傳，其有不得而傳者耶？皓月普分千水影，清光常滿一輪中。《梁谿集》卷一四一。又見《雪峰志》卷八。

顏魯公畫像贊

會稽李光守永嘉郡，得魯郡顏公遺像，繪于郡宇之忠義堂。昭武李某爲之贊曰：

英英魯公，人中之龍。爲唐宗臣，見危納忠。巨盜起燕，朔部風從。獨嬰孤城，以抗其鋒。功雖不終，志實可則。間關造朝，號爲耆德。糾繆繩愆，毅然正色。姦邪媚之〔二〕，擯使去國。蹇蹇匪躬，險夷一節。迨其耄年，奉使希烈。氣沮兇逆，誠貫金鐵。身雖可隕，名不可滅。巖巖高堂，榜曰忠義。非公遺像，其孰當置。登斯堂者，宜仰而畏。師友其人，無公是媿。《梁谿集》卷一四一。

〔二〕媚：原作「媚」，據道光本改。

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真贊

如玉之溫，有睟其容。如山之峙，有主其中。論事有著龜之審，知人如衡鑑之公。金百鍊而不耗，水萬折而必東。置死生于一捨〔二〕，會理事而皆融。吾不知其誰氏之學，混儒釋而爲宗，茲其所以爲了翁者歟？《梁谿集》卷一四一。

〔二〕捨：原作「拾」，據道光本改。

佛日杲禪師真贊

聞佛日之名，而未識其面；見佛日之相，而不聞其言。心契神交，未識面可也；目擊道存，不聞言可也。如水中月，雖非實見，已有清涼之意；如獅子吼，雖未發聲，已有畏仰之心。自非真是恁麼人，辦得恁麼事，衆所推許，疇克爾耶？雖然孤峰頂上，訶佛罵祖，彼佛日也；一幅丹青，默然無說，此佛日也。孰是孰非，必有明眼人能辨之者。咄！《梁谿集》卷一四一。又見《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富春侯像贊

下邳七葉，再生偉人。重瞳美髯，雄邁絕倫。察舉孝廉，宰邑稱循。代守聲冤，批鱗紫宸。斧鉞當前，義在必伸。領郡廣陵，兼督諸軍。草薶禽獮，靖厥妖氛。建侯錫謚，烈哉富春。龍圖閣學士李綱拜題。《錢氏家書》第二種。

全宋文卷三七六三

李綱 八三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并序 紹興六年七月

唐天策府十八學士，閣立本畫像，褚亮贊，淵聖皇帝題其姓名，以賜太子詹事李詩，真絕世之寶也。臣某拜手稽首，謹作頌曰：

英英策府，十八學士。森如驥駟，才德兼備。太宗御之，六轡耳耳。嘶風籥雲，一日千里。丹青之妙，寫于縑素，千載風流，遇之旦暮。於穆淵聖，天縱多能。遊戲翰墨，識其姓名。人物圖繪，及茲宸藻。是爲三絕，萬世之寶。沙漠苦寒，翠華未還。傷心北顧，喟其涕潛。安得傑才，如彼諸子。扶翊中微，國勢振起。豈無趙卒，爲御以歸。老臣衰疾，跂而望之。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梁谿集》卷一四二。又見《錫山文集》卷七。

六箴 并序

予行年三十有八，而未聞道。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作《六箴》以自警。

言箴

意蓄于心，宣之以言。辭達而已，多則贅焉。惟仁者爲能以言利人，惟智者爲能不失言于人。仁智者予之所未得也，不務本而務末，胡不默默而多言以自賊耶？

行箴

言者虛辭，行者實跡。與其言丈，不若行尺。言之非艱，幼者能之。行之維艱，老者病之。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貴之。嗚呼，非斯人，吾誰與歸！

學箴

學以致道，積于厥躬。人而不學，智有盲聾。凡百君子，學然後知不足。非琢成器，何貴于玉。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益爲損資，學爲道本。未嘗務學，何以施爲〔一〕。赤子匍匐，乃能奔馳。明以告子，學以聚之。

友 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君子，慕祿貪位。面友非心，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肺肝。轉足已非，自爲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彘。探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耶？

名 箴

名者公器，不可多取。有心取之，是爲怨府。古之至德，民無能名。過情之譽，何足爲榮。令聞令望，有聞有聲。得之不愧，明德維馨。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汝不務德，而賈名以害其生耶〔二〕？

直 箴

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絞。直情徑行，君子所悼。晉有叔向，古之遺直。世無孔子，孰爲歎息。水致曲以通于海，木致曲以全其材。子胡不學而釣直，以自貽其菑耶？《梁谿集》卷一四二。又見《宋元

學案補遺》卷二五。

〔一〕施：原作「絕」，據道光本改。

〔二〕賈：原作「買」，據右引改。

素齋箴

建炎二年十月

不白不彩，不質不文。繪事爲後，素居其先。皓皓易汙，營營易黠。術斯以往，其慎所染。閑邪復禮，友士之仁。以文會之，反汨吾真。抱此以居，處子之秀。出則事君，惟道之就。鄙華勝實，惡紫奪朱。惟正惟中，以卷以舒。勿貪夫位，勿慕夫祿。有義有命，死生禍福。昔者夫子，從事于斯。體道拯溺，涅而不緇。殊塗同歸，何思何慮。養心浩然，獨守其素。

臨江蕭君建功作素齋，而求言于余，庶幾有志于道者，作此箴以示之。建炎戊申十月晦日，書于崇陽僧舍。《梁谿集》卷一四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求仁堂八君子銘

并序

予日居求仁堂，所與友者几、杖、硯、筆、樽、壺、琴、枕八君子也。各爲之銘，以著益友相成之義。

直几

斲木爲几，病夫是憑。限腋扶肘，以便其形。子厚所慚，次山所惡。問何以然，惟曲之故。我作斯几，其直如矢。匪雕匪飾，自全厥美。隱之而坐，不倚不局。心凝形釋，死灰槁木。

方杖

古后有制，老則賜杖。用之扶持，利有攸往。後世靈壽，因以徼福。光誇赤藤，美稱桃竹。我作斯杖，不圓而方。剛健篤實，用行舍藏。曳策逍遙，丘園之寶。孰爲老龍，放之而笑。

璞硯

黝歛之石，溫潤如玉。可磨可鏤，是資簡牘。匠氏銜巧，求售于人。奇形詭狀，制度日新。我製

斯硯，獨全其璞。其平如砥，不假雕斲。澀不留筆，滑不退墨。文字之祥，維以比德。

象 筆

篆籀之變，是生草隸。束縛以書，創物之智。毛穎既俘，封于管城。震掉不律，惟以太輕。我製斯筆，其管以象。運用可意，如兵隨將。惟象之齒，感雷則文。援毫寫之，其辭如雲〔一〕。《梁谿集》卷一四二。

〔一〕此銘之後原注：「自《窪樽》以下四銘闕。」

多言人銘

李子遊于古蘭若，有金人焉，啓其口而銘其臆曰：「我，古之多言人也。勿謂多言，多言何傷？言而當道，說約以詳。胸襟流出，與道翱翔。如雲起雷，震于十方。如谷答響，應而不藏。洪纖感物，如鐘之撞。抑揚在指，如琴之張。爛乎如星辰之經緯，沛乎如江漢之汪洋。五色相宣，黼黻文章。五聲相比，磬筦笙簧。悅可人意，炳煥鏗鏘。孰知夫色未嘗色，非青非黃；聲未嘗聲，非宮非商。著于文字，文字相宣，孰能測量；達于語言，語言解脫，孰得稱揚。滋發上根下根衆生，一音演

說；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舌相廣長。是以予終日言而未嘗言，其心了了；終日默而未嘗默，其音琅琅。如來入滅而四十九年不曾說法，維摩無語而三十二義皆發光鉞。惟道之極言，默不足以載，故予游戲于辨才三昧，聊自得而徜徉。」李子顧謂其徒：「誌之，若此者可以多言矣。」《梁谿集》卷一四二。

座右銘

并序

予名堂曰「求仁」，十二時中，行住坐卧，未嘗須臾離也。作《座右銘》以自警焉。其文曰：

是心廓然，無有邊際。徧周法界，同一真體。強名曰仁，求之在己。不屬中間，非內非外。一以貫之，萬物皆備。視聽言動，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必在於是。克己則見，復禮則親。一日如斯，天下歸仁。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擴而充之，以及斯民。德被草木，信及魚豚。本無別法，一視同仁。害以求生，成以殺身。得全于此，死生埃塵。不即不離，非妄非真。酌之不竭，用之不勤。孰能體是，號曰能仁。顏氏之子，請事斯言。勒銘座右〔一〕，以代書紳。《梁谿集》卷一四二。又見《宋元學案補

遺》卷二五。

〔一〕座：原作「左」，據道光本改。

潛菴銘

并序

龍興深老作潛菴，梁谿居士爲書其榜，且銘之曰：

魚龍潛于淵，釣罩絕機械。天地潛于心，方寸具覆載。諦觀此菴中，不廣亦不隘。森羅含萬象，空洞周法界。請問云何潛，非內亦非外。寶剎現一毫，須彌藏一芥。萬緣息一機，衆竅虛一噫。足跡不可尋，濕灰那見怪。百鳥不銜花，負命難索債。全身入虛空，無在無不在。欲識潛庵人，豈離這皮袋。《梁谿集》卷一四二。

普現庵銘

并序

蔣山佛果禪師勤公築庵于舊方丈之側，東吳李彌遜以「普現」目之，梁谿李某爲作銘曰：

一月普現一切水，水月無盡月惟一。如來普現群生前，化身億萬亦如是。譬猶一燈變百千，光明晃耀無量數。又如兩鏡互相照，重重妙影咸攝入。我觀此庵方丈地，而能變含十方界。諸天宮殿衆地獄，日月星宿及山河，人畜龍僊之所居，皆悉容受不迫迮。誰能住此作佛事，現身隨類爲說法。種種化導諸有情，而實無一得度者。劫風吹鼓世界壞，劫水漂流火洞然。此庵初無變壞相，風災水火皆熄

滅。雖云無刹不現身，乃是至密藏身處。佛子若住普現庵，當作是念爲正念。《梁谿集》卷一四二。

芝軒銘

并序

清原山因山水暴至，發屋，長老師珪得芝草于片瓦之上，十葉燁然，遂以名軒，而求言于梁谿居士，爲作銘曰：

煌煌靈芝，秀于片甃。迅流霆奔，爲發其羈。無情說法，非耳者聞。雲蒸霞濯，普香所薰。玉潤金堅，燦然十莖。眼正則祥，見邪則錯。惟道人珪，禪苑之芝。式告觀者，不須尋思。《梁谿集》卷一四二。

甌粵銘

并序

建炎四年秋，甌賊范汝爲嘯聚回源，統制官李捧帥師輕進而沒。朝廷遣官招撫，乃請留屯萬人，賊勢益張，陵轢郡縣，莫敢誰何。群盜歆艷，環視蠡起。紹興改元之冬，遂據建城以叛，部勒黨與，焚掠諸邑，破邵武，犯南劍，氣燄熾甚。福帥程邁以聞，上命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孟庾爲宣撫使，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總神武兵步騎三萬，水陸並進。既次近

境，賊猶抗拒；屢戰屢捷，徑薄城下，猶負固不服。攻圍累日，乃始克之。仰體仁聖好生之德，寬釋脅從，老稚士女，案堵如故，勦殄賊黨，以鉅萬計，分遣偏師，掃蕩巢穴。餘盜以次討定，一方收寧。惟甌粵爲天下至險，其民尚氣而好鬪，脅以盜威，失其常產，相挺爲亂，自相屠掠，不可勝數。及王師削平，其徒盡殲，誅殺之慘，必有所致，非偶然也。議者謂愚民不知逆順之勢，因循至此。而釋氏之流，則謂甌俗生子僅留一二，餘悉溺之，二百年間所殺幾何，因果報應，理固宜然。二說雖殊，實相表裏。原其不明君臣之義，蓋緣不篤父子之恩。孝慈忠義，本由一心，更無別法。平居于父子之間無虎狼之仁，則臨變故之際，責其守節不爲亂，豈可得哉！樂羊食子之羹，而文侯疑之；易牙殺子以適君，而管仲非之。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因果報應又不論也。避地閩中，具見始末，欲以藥石之言明著勸戒，稍革其風。乃作銘曰：

人之大倫，惟君與臣。尊卑既定，其誰敢干。閨闈之內，父子天屬。德惟怙恃，恩在鞠育。爲父戕子，爲臣叛君。逆道背理，何以爲人。鬼神所誅，天地不祐。刀兵翦屠，其孰能救。相彼甌粵，民俗剽悍。負氣尚勇，輕生喜亂。巨盜挺之，蠱附蟻從。曾未期年，同惡內訌。王師之來，如雷如霆。討叛舍服，千里震驚。鋒蝟斧螳，猶敢旅拒。轉戰逐北，嬰城自固。怒其馘魔，以抗喬嶽。翹其萌芽，以傲霜雹。肥牛僨豚，一舉碎之。宥彼脅從，翦其鯨鯢。兇徒逆儔，尸相枕藉。天威所臨，敢有違者。君臣以義，父子以恩。克篤父子，乃明君臣。咨爾甌民，自今以往，愛育子孫，尊君親上。焚爾甲冑，折爾戈兵。服勤耒耜，以保爾生。孝慈以忠，砥礪名節。勒銘山阿，敢告耆耄。《梁谿集》卷

一四二。又見《輿地紀勝》卷一二九，嘉靖《建寧府志》卷二〇，康熙《建寧府志》卷四二，乾隆《福建通志》卷七三，《閩中金石志》卷八。

武剛君傳

武剛君姓金氏，名辟疆，其先楚人也。七世祖鏐居於越之耶谿，聞歐冶子者通於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得鑄人術，因往見之，歐冶子熟視鏐曰：「子之質美矣，嘗試以吾術治之，當爲國器。」乃留與居。汰去粗悍，萃其精英，旬鍛月鍊，磨礪而淬礪之，文彩艷發，其才氣天下無雙。歐冶子撫之曰：「子所謂鐵中錚錚者。昔孔子嘗鑄顏淵矣，吾今鑄子，合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其猶龍乎？」因號曰「龍淵子」。以薦於楚王，楚王悅之，出入起居，必以自隨，威鎮海內，名聞諸侯。於是晉、鄭興師以伐楚，曰必以龍淵子爲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晉、鄭之師，伏尸十萬，流血千里，楚之所以霸諸侯者，龍淵之力爲多。親屬散居四方，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戰國時，尤寵任之。其族子有遊越者，以策干越王勾踐，勾踐將封之以三鄉及千戶之都二，以示薛燭，薛燭曰：「此國寶也，三鄉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趙者，頭胡縵纓，短後之衣，以術干趙孝文王。趙孝文王好之，終日與之相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於是莊周爲陳其祖之功德，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足以決勝天下，而頭胡縵纓，短後之衣，其術特庶人之所好，不足多也。王悟，

乃疏之，遂廢不用。而當時遊俠之士，荆軻、聶政之徒，往往私從之遊，然皆其術之下焉者也。獨武剛君辟疆者起於楚、漢之間，挺挺有祖風烈。辟疆之爲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鬪之說。性剛果，不喜人之爲柔佞者，見有禍亂姦宄，必欲削平之而後已。其志氣凜如嚴霜秋水，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以故亂臣賊子姦邪見之膽破股慄，不敢仰視。其與人交，惟有德者陰衛助之，久而無斃；苟非其人，捨去弗顧。秦始皇帝既滅六國，焚《詩》、《書》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遯逃山澤間，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耿耿自若也。項籍少年時嘗從君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徑，前行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前斬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秦，既入關，降秦王子嬰，復與項籍爭天下，戰滎陽、成皋間，武剛君未嘗不在左右，出入卧內，甚見寵任。其後韓信、陳平、黥布聞之，皆亡楚，仗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垓下，遂即帝位。第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號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藉以錦繡，藏之金匱石室，使世世襲之。又取武庫爲君第，與秦人傳國於漢者公玉璽待遇略等。國有大事，則召君及璽，班於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往往勁直明敏，淬鋒斂鍔，以節義自持，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仕於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祿素餐，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果篡

漢。由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晉，雖異代，猶見禮遇不衰。至晉太康中，回祿氏作亂，劫武庫，焚蕩武剛君之第，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於世焉。干將者，與其妻莫耶氏得神仙幻化之術，隱於豫章豐城獄中，懷材抱德，氣應於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煥識之，推其分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耶氏，而斗牛之間氣滅。煥私匿莫耶氏，而以干將歸華，且曰：「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耶氏也，亦曰：「久當復合。」及華將遇禍，干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携莫耶氏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遣没人視之，有二龍盤結，風濤汹涌，雷電晦冥，因不復見。信乎，其得神仙幻化之術，而華、煥之言驗云。

太史氏曰：古者五行物立，其官金姓，蓋出於少昊氏。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性〔一〕，其北方之强者歟。觀其爲人明利果斷，不凝滯於物，勁正之氣毅然見於色，其亦鍛鍊淬礪之力歟。卒能佐漢以興，傳國數百載，可謂盛矣。予來延平，感干將、莫耶氏之事，考諸傳記，嘉武剛君之烈，采其行事大略著於篇。《梁谿集》卷一五五。

〔一〕性：原作「姓」，據道光本改。

方城侯傳

方城侯端木子平者，堯時人也。負其材，隱居平陽山澤間，鬱然有凌雲之志。與巢父、許由爲侶，弗肯仕。堯命益作朕虞，益烈山澤而焚之，見子平，偉其節概，薦於共工垂。垂命其徒殳斨斤斧之，漆雕氏藻飾之，以見堯于總章。堯是時法度彰，禮樂著，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家閑暇。既見子平，嘉其有局量，井井然以繩墨自治，置諸左右，因訪其所學。子平對曰：「臣樗散，蒙帝力生植長養，今幸得備器使間，方寸淺狹，不足以奉清問。臣之學上通乎天道，而下極乎地理，中備乎人事，與夫軍旅征伐之法，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在天成度，在曆成日，而曆法生焉，此天道也。開方之術，提封三十六萬井，內建王畿，外列侯國，而井田之法寓焉，此地理也。好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此人事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爲上，以攻則勝，以守則固者次之，以詐謀得者又次之，此軍旅征伐之法也。」堯方命羲和奉若天道、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命禹平水土，奠山川，底貢賦，錫土姓。而苗民有罪，命禹徂征，且伐叢支、胥敖氏之國，其說皆與子平合。將歷試之以事，而堯之子丹朱不肖，懼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命子平教之。未幾，丹朱悉傳其術，帝用嘉之，列爵分土，封之方城。而子平有二子：長曰太素，次曰太玄，子平中分方城之地以予之，且教以兵法。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太素矜太玄之弱，嘗聽

其增甲兵、布行陳、定營壘，然後與之戰，而太玄傲然不服，轉戰逐北，虔劉其邊陲，俶擾其腹心，擄掠其士卒，攻圍侵斷，智詐百出。戰罷效首虜，計土地，雖勝負不常，而太素之勝居多。其用兵之法，雖臨事制變，不可窺測，然循理而動，致人而不致于人者常勝；不計利害，深入浪戰者常敗。有知兵者從旁觀之曰：「此無他，爭先法耳。」夫方城闔四境之內，地方不過數百里，而二子之戰，積月累歲，紛拏不解，此與蠻觸國於蝸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者，亦何以異！然二子方其戰酣時，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寒暑之切膚，饑渴之爲患，晝戰不足，繼之以夜，蓋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而二子特甚焉。其善用兵，出于天性，非積習所能。致每戰軍士皆啣枚，但聞擊搏之聲，進退緩急，惟所指使，雖戰死不離部伍，戰勝亦無敢譴譁以爭功者，其操術然也。方城侯爲人方整嚴重外，雖有廉隅邊幅，而其中坦然。二子圓猾，黑白太分，勇而好鬪，殊不類其父風，然要自方城侯教導指縱之使然，與斟灌、斟尋氏兄弟相攻，而宋人教其子爲儒墨者異世而同科。二子既日以攻戰爲事，陰謀奇計，傳於後世，搢紳之士多好之者，然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有業其術得待詔金馬門者，往往善其事；而閭巷厮役輩亦喜稱道之，然習之弗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緩頰遊說而勝者，方城侯之學衰焉。

太史氏曰：世多咎，方城侯教二子不以詩書禮樂，而以兵家法，攻伐不休，廢時亂日，欲執其父子投諸江，與共、鯀、驩兜流竄放殛同其罪。殊不知方城侯之學，法象所寓，有聖人之遺意，而軍旅征伐，先王所不廢也。永日多暇，游目方城，命二子小試勒兵，掉鞅摩壘，折馘執俘，鬪智角力，相

與周旋，亦有足觀者。殆孔子所謂爲之猶賢于己者乎？《梁谿集》卷一五五。

文城侯傳〔二〕

文城侯符君平者，其先黃帝時人也。以謨畫佐帝，造書契代結繩之政，爲之符璽以信之。帝嘉其功，賜姓符氏，號文城侯，後世子孫因襲封不絕。君平之爲人，刻志礪己，表表自見，能文章，習古文奇字史籀之學，蟲書繆篆精甚，外雖有邊幅廉隅，而其中坦然明白，可見腹心。與人交，雖方圓廣狹不常，然終始如一，重信義，不輕爲然諾。有求其文者，雖閱千萬不少變，以故天下信之，雖官府必待君平然後決疑。當秦始皇帝時，甚見尊寵，得藍田美玉以爲君平飾，置諸左右。登封泰山，降禪梁甫，泥金檢玉之事，君平之力爲多。卿相二千石，往往以金遺之，士大夫亦以嘉木肖其像貌，私相問勞，其貴重一時如此。秦亡，劉、項戰爭，君平無適莫，遊楚、漢間。高祖資狎侮善罵，內喜君平，而外輕慢不爲禮。酈生畫策，則趣鑄之；留侯借筴，則趣銷之。趙堯一言合，則命君平拜以爲御史大夫，以故群策畢進，遂得天下。項羽愛人待士，遇君平甚厚，至爲之撫摩，然未嘗任使之，憖群策而自屈其力，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世不多君平之功，而多高祖者以此。君平亡，子孫咸至大官，或奉使絕域，以明漢之威德。王莽末，改賜姓章氏。匈奴單于念舊德，爲侵犯北邊，以求復其故姓，其得夷狄之心如此。然子孫遂以章氏爲姓。至唐有仕于司農者，朱泚之亂，以鐵騎五千逼奉天，司農卿

段秀實以謂宗社危在頃刻，命往追之。倒屣顛沛，及于半途，德宗遂免于難，世以此稱其忠。然其族人多誇誕詭異，居喪者雖于金革之事，類皆墨縗，世亦以此少之，章氏之風衰焉。

太史氏曰：文城侯立志節，以信著天下，而姦詭往往竊借其名以行。故莊周氏推原罪始，欲焚破其家，使民樸鄙，然議者弗之貶，而周之論爲過。何哉？信反而爲僞者，誠非其罪故也。觀文城侯信一立，而後世子孫咸顯白於當世，積善之報，有以夫！《梁谿集》卷一五五。

〔二〕城：道光本作「成」。下同。

全宋文卷三七六四

李 綱 八四

豐應廟碑〔二〕

大觀四年，邵武耆老與士大夫之里居者相率言於郡守曰〔二〕：「去城一里餘有廟曰石岐，載在祀典，禱祈屢應，願以聞於朝，丐所以褒封答神貺者。」郡守委僚屬考驗不誣，上其事部使者，部使者以聞。明年改元政和，夏四月，有敕以「豐應」爲廟額。鄉人荷神之休，榮上之賜，求予文以記之。義不得辭。謹按舊記，五季後唐時有陸侍郎者，其子小字大巖，失其名，博學善鼓琴，雅不以名宦爲意。會其父執某牧南安，遂從戎旃，駐溫陵者累年。旋歸，假道邵武之故縣，艤舟水南，遇疾而沒，瘞於石岐峰下。既而頗出靈響，鄉人畏仰，爲建廟以祀之，因號石岐廟。凡水旱蝗螟之災，癘疫之疾，必齋誠以禱之，歲即豐穰，癘疫亦已。信能擅一方雨暘生殺之權，以芘蔭斯民者。自後唐迄今踰二百年，廟貌益崇，而神之靈響益著，用能受明命，膺顯號，以傳無窮，而施罔極，豈苟然哉。夫人

神之理一也。生爲偉人，聰明正直，功利在民，則必沒爲明神，英爽不昧，爲民之所瞻仰，不可誣也。若神者，雖其平生行事不可詳考，然既沒之後英爽如此，是必有大過人者。予既書其事，又作迎享送神詩遺鄉人，俾歌以祀焉，并刻之石。其詞曰：

石岐蒼蒼兮，樵水溶溶。溪山幽邃兮，維神之宮。芘蔭一方兮，實尸其功。克受朝命兮，膺此褒封。神之來兮慰我思，乘回飈兮載靈旗。風肅然兮吹室帷，惟神之往兮將安適？帥百靈兮巡四域。求民瘼兮振厥職。朝出遊兮暮來歸，酒醴潔兮牲牢肥。簫鼓鳴兮清且悲，維神之樂兮毋我違。已癘疫兮驅螟蝗，調水旱兮時雨暘。豐稔兮民壽康，維神之德兮何時忘。《梁谿先生文集》卷一六六。

〔一〕此文底本闕，據道光本補。

〔二〕士大夫：原無「大」字，據傳校補。

〔附錄〕建上天竺天台教寺十六觀堂碑〔一〕

上天竺寺始自石晉天福四年，僧道翊法師開山。後忠懿王錢因感大士靈異，闢舊基聿新之，名曰看經院。逮高宗南遷，迭見祥瑞，萬衆欽仰，聖駕不時臨幸。乾道元年二月，住持若訥宣對

稱旨，特補右街僧錄。四月，復進左街，上竺錄僧事者始此。特賜御幣、金帛，鼎建十六觀堂，以爲止觀之所，極其弘麗。東宮親書扁額以賜，曰「超諸有海」。先是，辯才淨法師於嘉祐、熙寧間兩住本山，兼統禪、講二教，律三宗，賜詩褒美。東宮復書「歸隱」之額，聽其退居興福。訥以觀堂之設，厥功甚偉，聖王之意，惻憫佛法日就湮晦，正欲闡明教觀，虔修金光明懺法於智者乍興之時，以續佛慧命。訥自謂日逼桑榆，不具紀述，鐫勒貞珉，則無以昭示聖明之令典。時予提舉洞霄宮，倩予撫其寺之顛末，以詔來者，知所紹述，不惟表章前聖之殊恩，抑亦振揚如來之墜緒。愚以西方聖人之教，專以了明心性、出離死生爲事。至漢明帝時方入中夏，歷唐而宋，授受殊軌，惟曹溪頓悟上乘獨傳心印，其次根器懸絕，各立鑪冶，遂有南能北秀之別，枝蔓興而宗旨微矣。必也逆溯釋迦之正脉，勿以止觀宣演爲殊科，止以精修默悟爲實地。其他如戒、慧、空、假、中、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論，至於止觀之法，亦有十六之差。殊不知千柯萬葉，本於一根；千流萬派，本於一源；千經萬卷，本於一理；千態萬狀，本於一心。心外無性，性外無心。心即是性，性即是心。如千江月，處處圓明，不以水之闊隘淺深而現影獨殊；如無塵鏡，人人普照，不以貌之黑白妍媸而鑑形少異。此心性之本無不同，均稟同賦，皆可以成佛作祖也。如登萬仞之山，非一蹴之能至，必繇梯磴而可升；其行步之疾徐，皆由於足力之強弱，雖到有遲速，其同至於巔則一也。如涉萬里之津，非一息所能濟，必假舟楫而可渡；其登岸之後先，各隨其帆檣之備否，雖行分遠近，其同濟於險則一也。此猶根器之稟有不同，而頓漸之教所由立也。

如大醫王對病用藥，在在差殊故；佛世尊隨機說法，種種方便故。頓者一聞千悟，如真金落火，重鎔迭鍊，不損毫釐，真是天生彌勒，不勞心力，到手圓成。漸者如盲人走路，覓響尋聲，全仗指迷，磨杵作鍼，全憑鍛鍊者也。學道之人若能不求言於言，而求言於心；不求言於心，而求言於性；不求言於性，而求言於空，則空空不已，是之謂真空，言言皆泯，是之謂無言。三藏靈文，悟後全無半字；大千法界，箇中普現真如。是之謂大解脫，是之謂最上乘，是之謂真般若，是之謂善知識，是之謂正法眼，是之謂無上覺，斯能仰報朝廷列聖之錫予，重輝祖燈萬劫之光明也。否則，蘭若翬飛，徒作心猿之檻穽，窠巢喪魄以昏迷；筌蹄山積，空勞書蠹之鑽研，糟粕入唇而吐去，其不爲鐵圍湯火之俘囚，偏受冥途磔礮之果報者幾希。請各猛加淬礪，免教永墮輪迴。是爲記。《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九，武林掌故叢編本。又見《西湖志》卷一三。

〔二〕按文中述及乾道初事，其時李綱去世已久。又據《補續高僧傳》卷三，釋若訥授右街僧錄在淳熙三年，亦與碑中所記不符。此文當僞，姑附錄以資考證。

宋故龍圖閣直學士許公神道碑〔二〕

元愷十六族，以明允篤誠，忠肅共懿，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舉於虞舜之朝，而漢唐名臣，父子

相濟，令聞休顯、光明於時者多矣。或以勲業奮，或以行義稱，或以文章顯，或以經術名，蓋不一途，非特爵位崇高、門閥光寵，如漢之韋、平，唐之崔、盧、李、鄭而已。本朝衣冠之盛，父子之懿，世不乏人。文定許公，當仁廟嘉祐中，延對爲天下第一，歷事五朝，踰四十年，入位丞弼，出擁節旄，其勲業行義、經術文章皆備之，爲當世之所瞻仰。有子龍圖閣直學士公能世其家聲，以妙齡取高第、結主知，以壯年登侍從、典藩屏，文學政事，士林推服，殆所謂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者歟。公諱份，字子大，文定公第八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越國公，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皆贈越國大夫人。考文定公諱將，當上皇朝，自門下侍郎出西洛，移鎮北都，建奉國之節，再任，召還爲祐神觀使，薨於京師，亦贈太師、越國公，妣林氏贈越國夫人，合葬於開封府陳留縣河口鎮。許氏之先，出自姜姓，太嶽之後，漢唐以來，代有顯人。公之高祖崇國公諱遂，五季時自光之固始徙居於閩，世以隱德，爲鄉閭所尊。至文定公魁多士，位執政，赫然光榮，許氏遂爲閩之著姓。公生而岐嶷不群，和粹靖莊，雖在幼稚，已有成人風。及長，勤於子職，以其餘力，積學於文，蚤夜不倦，文定公鍾愛之。爲右承務郎，求監國子監書庫，職事既簡，因得與豪傑遊，以博見聞。一試禮部，不得意_(二)，即杜門謝絕人事，益務讀書。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究觀，國朝典故，尤所諳練。學日益進，淵源根柢，沛然莫之能禦。上皇登極，覃恩轉承務郎、太常寺奉禮郎，磨勘轉承事郎，遂中崇寧二年進士，擢甲科。上皇親覽對策，稱歎，有旨召對便殿。文定公時在政府，固辭，上皇曰：「卿子以獨對爲嫌乎？」即命甲科進士皆引對，前此未之有也。上殿敷奏稱旨，除秘書省校書郎。未幾，

除兼實錄院檢討官，又兼國史編修官。不數月間，三被除命，皆文字職，士大夫歆艷。公風度凝遠，進止詳華，議論該洽，上皇雅器重之，左史有闕，命以公補其職。文定公引嫌辭於榻前，歸以語公，且觀其意，公具道所以不可者，願堅辭免，陳義甚高。文定公曰：「汝他日遠到，未可量也。」即上疏力辭不宜父子叨榮，取譏公議。上皇雖勉從所奏，猶虛左史不除人者歲餘。明年，文定公保釐西都，公辭所領職，丐宮祠以便養親，得主管鳳翔府上清太平宮。上皇嘉其純孝，特除直秘閣，轉宣教郎，以預修哲廟寶訓。進秩，轉奉議郎。文定公鎮北門，公以秩滿至京師，復請宮祠，上皇特命遷直龍圖閣，主管提點嵩山崇福宮。以八寶恩，轉承議郎，加武騎尉，繼除公鴻臚少卿。公以親老懇辭切至，除主管亳州明道宮。文定公以祐神觀使被召，復除公前職，加雲騎尉。轉朝奉郎。未幾，文定公寢疾，公侍奉，雖劇暑不解帶，藥餌皆親嘗然後進。居喪哀毀骨立，結廬墓傍，手書佛經以報。服除，拜宗正少卿。新玉牒殿，勵國子嚮學，中第者至數十人。公上疏請如漢唐故事錄用宗室，上皇嘉納。未踰月，擢用二十餘人，自後乃有登禁從者，其樂成就人材如此。轉朝散郎、朝請郎。在卿寺七年，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同修國史。出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三。轉朝奉大夫、特封閩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公在鄧四年，政尚寬簡，鎮以清淨，聽訟務達下情，予決皆出己，黠吏無所容其奸。居一年，民相戒不犯，庭無留事，一路獄空者八十餘縣。鄰路歲饑，流移滿野，有詔賑濟。公親爲處畫，列舍屋，具器用，別旗物，鳴鼓而食之，每三日一親臨視，勞問病苦，給以醫藥。如此凡十月，活饑民二萬六千餘人。上皇批諭褒稱，以謂「古之良吏，無以過也」。轉朝散大夫。鄧

有百花洲，州人歲時遊賞之地，其西爲太守蔬圃，公命拔蔬建堂，與民同樂，人情欣悅。及罷郡赴闕，民遮道泣留，遂立祠於堂上，時謂無愧古人。還朝，提舉萬壽觀。上殿論時政得失，言頗激切，上皇稱善，而用事者不喜，力排沮之。上皇曰：「此許將子，文學政事能世其家，朕舊知之。」讒乃不行。時相猶私遣人謂公曰：「上以公南陽之政，欲再除要郡，宜自擇。」公曰：「朝廷任使，何敢擇地？願得鄰郡，以便歸老。」及除公蔡州，公亦不辭而行。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蔡人狙於習俗，鬪訟無賴，因椎剽爲盜。衣冠子弟亦冒法。公至郡，痛鋤治之〔四〕，群盜盡奔，闔境以寧，風俗大變。嘗有欲爲不軌者，揭榜於道，人情搖動，公召捕盜官指授方略，不數日黨與悉擒，人以爲神明，上皇優詔獎諭。轉中奉大夫。是時維揚帥臣相繼以劾罷，州事不治，上皇念無以易公者，除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中大夫，加食邑二百戶。過闕，請對，條上時政得失二十事，上皇面獎其學有家法，且歎息文定公嘗召還而薨謝之遽〔五〕，不得一見也。公感咽稱謝。又問兄弟幾人，皆官何地，公具以對。有旨除公徽猷閣直學士，弟偲直秘閣，仔、任皆寺監丞。公固辭不獲，因奏請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維揚，付以一路重寄。臣聞本路士民之居，凡有花木竹石皆爲應奉司封記，人情騷然，願罷之。」又言揚爲東南一都會，唯有江都、天長兩縣，不足以給經費，願以泰之泰興復爲屬。又近年經賦之外，增上供九萬四千餘石，民不堪命，願如政和三年舊額。上皇皆可其奏。陛辭日，宣諭文定公首預定冊之功，因賜御書墓表曰「兩朝弼亮翊贊良臣文定許將之墓」，且指「翊贊良臣」四字曰：「此不易以與人。」公泣謝而退。轉大中大夫。初，文定公以學士帥維揚，年四十五；及公來

帥，年職相若，縉紳榮之。淵聖內禪，覃恩轉通議大夫。金人犯闕，上皇南幸，達於維揚，倉卒中，公一切躬自料理，以州治爲行宮。供帳什物，種種畢備，不擾而辦。設幕次於行宮之傍以宿衛，上皇嘉之，命公彈壓行宮一行軍馬。及議欲渡江，公力言不可，顧歸安天下之養，以慰嗣聖孝思，副中外之望。上皇乃留后妃、親王、帝姬，委公護衛，一幸鎮江而還。淵聖知之，降詔褒諭，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再任。其冬金人再入寇，公檄一路兵入援，解亳州之圍。漕糧以給東道總管司，千里不絕。時諸路勤王之師坌集，所過州郡多不聽入城，獨公啓城闔，聽其自便，且躬加撫勞，人人悅服，及聞二聖北狩，號絕仆地，移時始蘇。得大元帥府檄書，謂僚屬曰：「此真主也。」即上表勸進。上即位於南都，表請移蹕維揚，優詔不允，覃恩轉通奉大夫，進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有旨召赴行在，公以遭時艱虞，積憂成疾，力請宮祠，遂提舉亳州明道宮，由浙江以歸閩中。謂子弟曰：「先公平日常使子孫異日無忘鄉里，今得從先志，幸矣。」率子弟上冢，見耆舊父老，盡鄉黨之禮。日與里中賢士大夫遊，每有慶弔，不問遠邇戚疎，必從鄉人之後。於外氏恩意尤篤。朝廷所賜東山大乘寺，名刹也，極林泉幽勝，延致高僧居之，與爲方外友，蕭然安於閒靜，不復有仕進意。秩滿，再請宮祠，轉正議大夫，加食邑三百戶。疾作，上章告老，轉正奉大夫致仕，未被命而公薨於城東僧舍，享年五十有五，實紹興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也。訃聞，天子嗟悼，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娶三衢趙氏，少師清獻公抃之孫，太僕卿岍之女，淑惠有賢操，相待如賓，先公百餘日終。公篤於伉儷，所以送終者無所不用其至，已而公亦相繼捐館，人尤哀之。男六人，長曰沆，任通直郎、主管江

州太平觀；次曰沛；次曰泳，任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次曰汶，曰汴，曰注，皆承務郎。沛、汶、汴、注皆早卒。女六人，長夭；次適迪功郎、宣州宣城縣主簿王子澤，亦先公卒；次適承事郎、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葉程；次適修職郎黃濛；二人在室。孫七人：柄、棟皆登仕郎，棣、杲皆承務郎，桂早卒，梈尚幼。孫女五人。初，文定公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有告貢院事非所干預者，文定公以身芘之，不復自辨。出知蘄州，既而公生，文定公喜見顏間，曰：「吾以芘人而獲譴，慶鍾是子，其能世吾家乎！」公爲人愷悌樂易，純明端恪，遇事待物，一以至誠。其在南陽，湍河溢水暴至，將冒城郭。公登城焚香，投文水中，俄報河復道。在淮西，歲杪無雪，齋祈備至，夢有告之曰：「雪降。」家人之夢亦然。及開戶，雪已積矣。每雨暘愆期，躬禱神祠，應響如答，未嘗不易蓋而歸也。典三大藩，所至吏畏民愛，去必思之。與人交久而益恭，雖祁寒隆暑，未嘗見情容。僕使之賤，亦皆拊以恩意。氣貌溫然，出語未嘗傷人。至論天下事，靦亮不屈，亹亹可聽。性倜儻，喜賙人之急，遇賓客曲盡情禮。在維揚，舟車絡繹，公帑不給，則以家庖私橐繼之，不少靳也。資產素豐，坐此常窘。自兵火以來，江北田宅蕩盡，而公燕閒山林，食客未嘗不滿坐。薨謝之日，家無餘資，其輕財重義類如此。文定公嘗以任子恩兩奏族人之家，皆不及祿。公遇郊禮，復奏其子，且勉使成人。族女有未嫁者，必爲之經營，使得所歸。鄉閭間無貴賤老少，待之如一，皆得其歡心。迨襄事，至空井邑送之，人人爲流涕，可謂篤行君子矣。初，崇寧間，用事者變祖宗法度，文定公力持之，使不得逞，因出之於外。其後上皇悔悟，召還欲復用，不果，有意於公，又爲權臣沮抑，卒不克有所施設，

以盡其才，有識者尤所深惜也。有文集四十卷藏於家。諸孤卜葬，得地於懷安縣感應鄉欽德里，山川氣象，深秀雄偉，以四年十一月甲子與淑人合葬。葬之日，久雨爲霽，人以爲積德之報。子孫之興，殆未艾也。某大觀中識公於京師，宣和末復相遇於維揚。迨靖康秋，自樞庭乞郡，實與公爲代，然猶未款也。紹興初來寓長樂，遂得與公遊從，陪杖屨山林間，從容燕笑，情好甚篤，常竊歎其真天下長者。臨其喪，哭之爲慟。諸孤狀公行事，乞文於碑以告神道，義不得辭。且係之以銘，曰：

白屋起家，奮身孤寒。困而後達，未足爲難。公世富貴，自強學問。力取巍科，以躋禁近。少長鄉曲，謙恭遜悌。閭里推稱，未足爲美。公貴還鄉，與俗浮沉。無小無大，得其歡心。惟文定公，被遇五朝。公克紹之，德音孔昭。風度粹夷，襟懷曠達。溫溫君子，既明且哲。受知聖主，讜言屢對。有嫉之者，卒擯於外。遇事接物，一以誠純。雖褻必貌，既久彌敦。鄧、蔡之政，寬猛異宜。吏畏民愛，服其設施。帥於維揚，值時艱棘。不擾而辦，盡瘁事國。安分知足，退閒林垞。蕭然自得，遺此寵榮。宜享遐齡，尚膺顯報。遽反其真，縉紳是悼。慶流有衍，子孫誥誥。嗣有典者，復大其門。勒銘豐碑，昭告隧道。百世之下，斯文可考。《梁谿集》卷一六六。

〔一〕本文自標題至「公一切躬自料理」句之「公一」，底本除標題有「宋故」二字外，餘皆注「闕」，據道光本補。又道光本標題「學士」作「學生」，據正文改。

〔二〕意：道光本作「已」，據傳校改。

〔三〕京：道光本作「點」，按《元豐九域志》卷一，鄧州屬京西南路，據改。

〔四〕治：道光本無，據傳校補。

〔五〕謝：道光本作「繼」，據傳校改。

宋故朝請郎朱公墓誌銘

公諱蒙正，字養源，姓朱氏，其先亳州永城人也。十世祖仕閩，樂邵武故縣溪山之勝，因家焉，遂爲邵武人。曾祖諱貫，贈承事郎。祖諱浦，父諱藻，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娶故贈太師黃公諱汝濟之女，資政殿大學士諱履之姊，累贈碩人。生五子，公其長也。公少豪邁，年甫冠，始折節讀書，下筆爲文，語輒驚人。其舅大資公見而奇之，許以能立，公益自淬礪。徒步入京師，寓太學凡十年，所與遊皆一時英俊。元豐中擢第中乙科，釋褐調揚州江都縣主簿。公曰：「古人以三釜及親爲喜，今俸祿雖微，足以奉甘旨，足矣。」性識強敏，遇事不少懈，每聽訟，必得其情而後斷之以法。令以其能，委以縣事，公亦自任不疑，以故江都辦治。監司薦於朝，遷南康軍都昌縣令。其治都昌如江都，尤惡其下植黨以傾善良，告戒弗從，即痛以法繩之，風俗爲革。未幾丁母憂，服除，授衡州茶陵縣丞。茶陵劇邑，久闕令，倉庾圯壞，吏緣爲姦，租賦不時入。公至領縣事，即條畫申陳，久不報，公歎曰：「此令丞職也，何俟報爲？」亟命構葺，倉庾爲之一新，謹視出入，姦弊遂絕，租賦皆不督而辦。歲旱，公祈禱齋戒精潔，雨隨車而至，遠邇霑足，民大感服。秩滿，用薦舉改官，從辟知定州安喜縣，

時元符三年秋也。坐茶陵任內請搬家人庸錢，奪官，授鼎州龍陽縣令。丁通議公憂。大觀初，始雪正前事，復官，除知開封府長垣縣。未數月，差通判火山軍。秩滿造朝，權司農寺丞，通判德順軍，賜五品服。政和四年秋，以疾丐致政。明年夏，從官薦公康強有風力，請復仕，上從之，差提點信州上清宮，改成都府長生觀，遂寓居于潁尾。八年夏得疾，至七月十二日不起，享年六十有四。累官至朝請郎。娶傅氏，累封安人。二子，長曰康年，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次曰唐年。一女，適俊士葉裕民。公持身廉慎，性質直，不旬表襮，恂恂如不能言，而胸中是非了然。其在茶陵，不能阿事上官，爲當事者所不悅，摺摭細故，卒以法中之。然選人以般家人庸錢闕_二，法所聽也，後卒雪正。公坐此困躓累年，而剛直不少衰。及倅德順，太守武人，越常例遺之甚厚，公辭不獲，悉以所遺寄於公帑，凡閱歲，太守聞而訝之，公不自辨釋，以病告老而歸。其後太守坐不法除名，而公無毫髮之累，識者韙之。公平生志氣高遠，常持隱忍就功名之說，欲有所爲，而仕宦齟齬，卒不如志，其可悲也已。諸孤從其治命，扶護歸邵武，將以宣和元年己亥十一月初四日葬于永城鄉將堂之原。先期，公之弟朝請郎紹狀公行義，使綱爲之銘。綱視公爲外叔父，義不得辭。銘曰：

朱氏之先，有功于閩。十世其昌，公爲聞人。學優而仕，以廉以勤。雖或窒之，而卒以伸。往倅邊城，力辭饋遺。告老而歸，則莫我累。凡今之人，顧利忘義。聞公之風，胡不少愧。蓄則厚矣，未究厥施。謂宜壽考，而止於斯。返葬故鄉，宅兆是宜。告于後昆，篆此銘詩。《梁谿集》

卷一六七。

〔一〕庸錢：原無，據道光本補。

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

京師浩穰，自古難治，非夫聰明足以剴制繁劇，智略足以摘發姦伏，仁惠足以牧養小民，威嚴足以震服豪右，未易稱職。漢有趙、張、三王，唐有許孟容、李峴、吳湊之流，隱然有聲，不過數人，以是知其難也。國家都汴，尹天府者多名卿才大夫，位天子之侍從，然獨會稽錢公政事號爲本朝第一。公之尹京，前後凡三。當天下乂安，四方人物之所聚，權貴戚屬之所居，姦人巨猾之所容，依憑城社，關機開闔，干撓法制，莫敢誰何。而黠胥老吏，舞文玩法，乘隙射利，情僞百出，爲尹者鮮不墮其術中。獨公於詞訟喧囂、簿書倥偬之間，從容談笑而辦，幽隱曲折盡得其情，吏不能欺，而予奪一出於己，無敢議者。其政尤務抑強扶弱，緣飾儒雅，不專以柱後惠文從事。勢家犯法，不少假借，而下戶無告有所依歸，良民誑誤多所平反，而豪俠巨蠹，必深鋤治。當時士人有爲《政事錄》者，所載百餘事，皆出人意表，世謂神明之政。自非兼聰明、智略、仁惠、威嚴之資，有大過人者，疇能及此。宜乎聲稱烜赫，至今不泯，與漢、唐名臣相望而無愧也。公諱勰，字穆父，吳越武肅王五世孫。自從曾祖忠懿王俶歸朝廷，今爲開封人。曾祖侔，晉故諸道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曾祖妣江氏，某國太夫人。祖易，故任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

制誥，累贈太尉；祖妣盛氏，平陽郡君，贈某國太夫人。考彥遠，故任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累贈太尉；妣丁氏，濟陽郡君，贈吳國太夫人。公生有奇表，神氣秀發。未成童，日誦千言。及長，博聞強識，卓犖不群。諫院公捐館舍，公以遺表恩推與其姊之夫張升卿，而刻意力學，以期自立。從叔父修懿公明逸質問疑義，修懿公愛之，奏授將作監主簿。皇祐三年，調監陳州糧料院，後歷廬、陸、壽、蘇等州酒官。雖在推酤喧冗間，手未嘗釋卷。嘉祐八年，詔以六科舉士。翰林沈學士文通薦公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會仁宗升遐，罷舉。治平三年，文通又以公應詔。熙寧二年，始召試，以第二人過閣。及廷對制策，極論新法，忤執政意，與孔文仲俱被黜還任，自是遂罷制科，然名望益崇，有識者韙之。明年秩滿，赴選部，會朝廷檢舉治平從官應詔所薦淹滯未舉者，公名居多。或沮公以五任監當無課最可稱，大臣有薦者曰：「錢某豈監當材耶？」有詔許以五任闕陞，且試劇邑，除知開封府尉氏縣。治聲流聞，擢流內銓主簿。官長陳襄以公所造班簿進呈，神宗稱之。襄曰：「非臣所能也，主簿錢某爲之耳。」有旨令東上閣門引見。上殿，既對敷奏，稱旨，許以清要。宰相王安石遣其弟安禮謂之曰：「能一冠豸乎？」公謝曰：「家貧母老，不能遠行。」安石知不附己，猶除三司鹽鐵判官，提點四園苑，提舉帳司，點檢南郊一行事務。又詔措置帳法，數因事賜對，滋被眷知。詔迓送虜使。明年，以國子博士除京西路提點刑獄。秩滿，徙河北，又徙京東。代還，復除鹽鐵判官。元豐三年，借太常少卿使北虜，還奏，上前論契丹形勢盛衰之理，深切著明，上熟復其言。會五路軍興，除陝西都轉運使，專主饋運，兼制置解鹽。公即日就道，留家京師，上每旬必遣內人至

第問太夫人安否。公在關中，轉餉如期，無擾于民。嘗躬督飛輓夜行，坐界中百餘里，冒險無所畏避。訖事還長安，丁內艱奔喪，哀毀骨立。上遣使勞問，賻給加等，時元豐四年也。五年，官制行，上先於「左司郎中」格目內書公姓名，遂降誥閣門，俟公釋服。明年，高麗國王薨，來赴，上思得公奉使，詔起復赴闕。公具奏堅請終喪，不允，特借左諫議大夫，充高麗弔慰國信使。公入對，上顧問甚渥，面賜金帶。公奏：「人臣出疆，當識上旨。今外議紛紛，以謂陛下欲結高麗以伐北虜^{（二）}，而臣獨未知聖意。」上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三）}，所以選卿行，餘無他也。」乃與左番祭奠使自密州同日發洋。公舟五日而達，左番飄泊四明，踰月始至。夷人素聞公名，相與聚觀。至於燕飲逾制，與夫饋餉非例者，皆却而弗受。還次紫燕島，國主王運遣二吏棹小舟以書送館，寓金銀器皿四千餘兩，公辭之。使泣曰：「寡君有命，徒歸則死，顧左番在國已受。」公曰：「左右番所見不同，爾可死，吾不可受。」須臾風迅，遂失所在。公有詩曰：「屢却張旛使猶留，返璧飡詩因平安。」奏偶至上前，激賞者久之。使還造朝，擢中書舍人，賜三品服。上顧謂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免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哲宗即位，差權攝開封府正官，還自頓遞，乃罷。元祐元年移給事中，繼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初蒞事日，吏欲試公，訟謀至七百餘。公徧閱，析而爲三，施行者纔百數，懲而遣者數十人，餘悉緘識，戒以後勿復來。閱月有再至者，公詰其故，弗服，命吏取視之，無少差，一府大驚。且命曹掾省併文具，以十爲一，革簿書相仍重複之弊。有戚里子憑藉無賴，屢犯禁，公治其罪而後奏。宗室有任節度使者，市賈人米千斛，久不償直，公移檄諸司

糧料院留券請俸，積及其數，呼賈人付之。有蔭人尹紳，訟繼母竊亡父家資改嫁。公奏紳既不能養，使繼母改適，又以盜家資爲言，不可以訓，特不用蔭，杖而羈于旁郡，以勵風俗。御史臺吏人遣其妻訟本官不法事，公命杖之。翌日吏自來，持一器若有所貯，置階阼前，訴妻方娠，昨蒙杖而墮。公熟視狀，遽判杖其脊。吏不伏，呼請罪名。公不顧，徐曰：「汝家安在，適從何許來，得無越御路耶？」吏惶懼而出。京城法，以屍由御路者徒二年。公遇事敢斷，皆此類也。京師嘗多雨雪，公密啓母后，以匱具二十餘萬緡貸貧窶者，公躬率僚屬，徧歷委巷，排戶而給之。都人素喜博塞，公禁之甚嚴，至是取旨，大縱酺博，民間驩呼，細民賴以獲濟。公平時未嘗私見宰執。一日，白事司空府，有典謁吏即客次袖牒陳事，公曰：「此非受訟之所，何不來府中？」吏有所恃，頗偃蹇，却之不去。公叱下，械送府獄，杖而遣之。八座中有抑留侍婢不歸其母者，母訴於府，爲移文不報。公命追其家奴，付獄根治，卒取而歸之。又臺臣有折簡私祈寬門醫所負者，公立其介于庭，呼醫促其期限。由此寢忤權近，人多側目觀望，捃摭細故，交章彈擊。哲宗照知其故，特詔放罪。公奏謝，有曰：「亂吾治者常二輔，掣其肘者非一人。」又曰：「德音始下，公議獲伸。仰皇明之燭幽，覺群邪之奪氣。」其不可屈如此。三年春，以獄空遷秩，公辭，不得已乃受。而言者復論獄空非實，公不自明，力丐補外，迺以本職知越州，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公既懷紱故鄉，過家上冢，揮金親舊，日引賓朋飲酒賦詩，訟庭蕭然，至終日無一事。蘇翰林軾時帥錢塘，唱和往來無虛日，當時以比元、白。四年，移知瀛州，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爲帥鎮靜，邊人安之。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行

次符離，召拜工部侍郎，復遷戶部。嘗因轉對，論六曹事多迂滯，省官莫肯裁決，又諸曹所受辭牒多不經由所屬，願申飭中外，遵守詔條。其言切中時病。七年夏，除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復留權戶部尚書，奏罷戶部獄，措置麴院。是歲郊禮，公前期奏對計辦〔四〕，日坐直舍臨智永師草書，沛然有餘暇。詔館伴北使于同文館。時朝廷欲變帳法，事且行矣，公抗章爭之，帳法得不改。會尹政不修，盜賊公行，除龍圖閣直學士，再知開封府。公具奏力辭，以謂前愆不辯，後效難施。優詔褒答，公不得已。視事不數日，滯訟一空，群盜奔佚。蘇軾時爲禮部尚書，每俟公治事時，送詩求和，公不廢決遣，即次韵答之，辭意瞻麗，軾大驚，以簡謝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亦數年來故事也。其爲當世所重如此。八年春，爲太母山陵頓遞使事畢，開封屬章惇入相，公見上，具言嘗行惇謫辭，願乞骸以避時宰。不聽。紹聖元年，翰林闕學士，惇三薦林希不行，因問上所欲用，上曰：「錢某豈不堪爲翰林學士耶？」即日除公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經筵。進見，多詔留身，因得款陳天下事，哲宗益眷倚之。嘗論朝廷之盛，人物爲先。今三館育材之地，寂寥無聞，乞詔大臣及近臣各舉所知，引見考實，置之文館，以備器使。又論禁軍逃亡，滿限捕獲得以案問免死非是；廂軍決配不到配所者十常七八，爲患不細。乞修嚴軍制。又請就郊祀赦恩移放沿江編管人，事皆施行。一日，上許公郊祀後除執政，公惶恐伏地，叩頭辭避。及親祀，詔公驂乘，以備顧問，公以足疾不能久立爲解得免，而大臣之忌公者，日夜求所以去公之術。禮部奏公所撰《導駕鼓吹辭》差互，詔改正之，不能動。會草右丞鄭雍乞出批答諭書，臺臣論公批答中有「群邪交攻」之語，爲附會元祐。章累上不出，言者不已，

至全臺並進，乃罷公翰苑，以本官出知池州。公既行，臺臣以狀首前所言「弗容群枉」，誤爲「群邪交攻」，朝廷既不問，公亦不辯也。公在池陽二年，爲政寬簡，得士民心。四年冬有旨，移知和州。命未下，公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官舍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明年二月庚申，諸孤奉公之柩，葬于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中邊村將相里祖太尉公之域。公娶呂氏，故相文穆公蒙正之孫，龍圖閣學士居簡之女，封東平郡君，贈越國太夫人，先公五年卒，至是合祔焉。子男十二人，曰杲卿，朝請大夫致仕；曰東美，朝請郎、主管京東排岸司；曰朝隱，承議郎、通判袁州；曰魯望，承務郎、西京轉運司主管公事；曰端己，朝散大夫、知泰州；曰德興，朝散大夫、行衛尉少卿；曰延碩，承事郎、監鄆州酒務；曰伯言，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曰君魚，將仕郎；曰伯牛，未仕。其二人早夭。女四人，長適朝奉大夫、諸王府侍講勾穎，次適朝奉大夫、通判大名府俞授，次適朝請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應通，次適端明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王孝迪。孫男十八人，曰淨；曰涓；曰涓，迪功郎、權國子博士；曰涌；曰衍，迪功郎、代州繁峙縣主簿；曰灝；曰沆；曰濱；曰溥，秉義郎；曰澤；曰潛；曰濤；曰洵，將仕郎；曰湜，右儒林郎；曰淳；曰溫，右承務郎；曰注，右宣義郎；曰澣。孫女二十三人。公在仕途幾五十年，積官至朝議大夫，勳上柱國，爵會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惟錢氏當唐末，以武功起東南，據有二浙，而能尊中國，效臣順，以膺寵命，金印玉冊，世祚王爵，以撫吳越。及宋興，知天命所在，頓首自歸，不煩干戈，一方士民克保其生，弗識兵革。陰功盛德，慶流子孫，枝葉扶疏，冠冕蟬聯，膺受福祿，不可勝紀。而公之祖太尉公，始以文章顯於咸

平、天聖間。考諫院公忠言讜論，受知仁祖，至公以才學事神、哲二宗，閱閱聲望，益以光顯。又自太尉公、諫院兄弟及公與從兄故樞密直學士藻，皆以制舉取重名于世，而公之從祖文僖公惟演，逮公三世，五人掌絲綸之職。公之諸子杲卿、東美、朝隱、魯望相繼登科，德輿、伯言皆賜上舍第，致位通顯，衣冠世族，儒學之盛，甲於本朝，天之報施，詎不信哉！公資性豪邁，善議論，使人聽之忘倦。早以字行於世，方處場屋，已爲一時英俊之所推許；及登侍從，內外制辭，膾炙人口。有文集一百卷，名《會稽公集》。所爲文章雄深雅健，得西漢體。作詩清新遒麗，長於用韻。工行草書，有魏、晉人筆法，嘗自愛重，未嘗輒以與人。平居愷悌樂易，與朋友交，終始如一。尤精鑑裁，所推薦多達者。弟姪婚宦，皆經其手。收養孤遺，家常至二百口。儉約均一，內外無間言，其行已大略如此。元符三年春，太上皇帝即位，追復公龍圖閣學士，官其子三人。明年黨論興，欲寢前命，伯言上書論列，得不追降，因是免降者四十餘家。崇寧元年，又以黨籍刻諸石，大觀二年再看詳，公等出籍者十數人。三年伯言以公在翰苑所草潛藩加恩制進呈，有詔特贈正議大夫。公之葬開封也，方在謫籍中，不克銘于墓。建炎元年某月，諸子遷奉公及三世之喪葬于鎮江府金壇縣某鄉之原。方朝廷大除黨籍之禁，而收錄其子孫，旌別淑慝，煥然明白，乃論譔公平生行事，以狀來請銘。余雅聞公之賢德，其敢以固陋辭。銘曰：

錢氏之先，有功二浙。世濟忠順，保有吳越。歸于有道，投龜而決。子孫詵詵，福祿無闕。篤生異人，惟會稽公。高明博達，直諒公忠。克舉賢科，紹其家風。對策大庭，燁如長虹。聲聞

四馳，寢階膺仕。驂騑得路，一日千里。蟠根錯節，游刃歷試。干將遇物，不勞剗制。簡在帝心，將命絕域。文采風流，遠夷矜式。張旌却使，留飧返壁。達于宸聰，當宁歎息。三尹京邑，政聲著聞。威讐豪右，惠養小民。決遣如流，摘發若神。談笑而治，群盜以奔。代言西掖，視草玉堂。高辭大筆，黼黻文章。詩句風清，字畫鸞翔。萃此衆美，鬱爲邦光。經筵啓沃，密受眷知。同朝忌媚，共排去之。王佐之才，卒不獲施。昊天不弔，哲人遽萎。黨論之興，踰三十年。胎禍基亂，閉塞忠賢。大明方升，公議日宣。微公誰歸，願作九原。粵自汴陽，遷窆京口。膺膺崇罔，水深土厚。卜云其吉，安固永久。勒此銘詩，以告厥後。《梁谿集》卷一六七。

〔一〕仁宗：原作「神宗」，據道光本改。

〔二〕結：原作「給」，據右引改。

〔三〕重：原作「問」，據右引改。

〔四〕對：原作「財」，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三七六五

李 綱 八五

故秘書省秘書郎黃公墓誌銘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居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公，贈特進；祖妣段氏，封魏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妣王氏，封仙源縣君；繼李氏，封貢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爲名臣，公其嫡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文祥也。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李公，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冠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鍾學績文，根柢淵源，益臻壺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俊校藝，累占上游，優與薦送，

遂過南省。屬哲廟升遐，天子諒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據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人皆謂公決中高選。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於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遊，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故資政殿學士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蓋留者又二年，朝廷有知公者，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差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遷秘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貢寧、華容君復相繼捐館舍，^{（一）}執喪咸以孝聞。素抱羸瘵，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劇。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昔也。復除舊職，不數月，疾竟不起，實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有六日也。公初不甚信釋氏，遭會稽公喪，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奉事精謹。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嚮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宏達，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窗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程度，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

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畜商、周、秦、漢鐘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與同僚襄陵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玄》諸書，有疑義多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辭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文集五十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僞龐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倣顏、柳，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弄。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頗好道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至京師也，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法掾六遷至秘書郎。娶張氏，故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使根之女。男二人，長曰詔，今爲右宣教郎，前充荆湖南路安撫都總管司書寫機宜文字；次曰訥，右從事郎，新差福州懷安縣尉。女一人，適故兵部侍郎鄒公浩之子曰栩，今爲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孫男二人，曰祿、曰祐。某年月日，葬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蓋

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訥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於公中表姻婭，相與甚厚，義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應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來遊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縻此好爵。筮仕之初，于邑西洛〔二〕。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群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辭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窘束，我獨雍渾。追古作者，超類軼群。夏鼎周鼓，鍾鎛彝樽。雲雷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別其贗真。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有隸，有草有行。鸞翔鵠峙，嶽立淵渟。兼資衆妙，以大其名。身反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析，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顛倒。壽夭升沉，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既安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世之告。《梁谿集》卷一六八。又見《六藝之

一錄》卷一二三。

〔一〕容：原作「陽」；復：原無，據道光本改、補。

〔二〕「邑西」二字原倒，據右引乙。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秘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植，字次東，姓張氏，世爲黟縣人。唐末避地，徙家鄱陽，故今爲饒之德興人。曾祖某，大理評事。祖某，不仕，以隱德聞。父某，累贈中大夫。張氏爲鄱陽著姓，中大公篤學勵行，爲鄉里所推，游從皆一時名士，然所向不偶，老於場屋。乃刻意教訓諸子，而公卒能以才學取顯仕，用承其志，人謂中大公有子矣。公自幼岐嶷不凡，誦書日千餘言。及長，學有淵源，於經術洞探旨歸，作爲文詞，不蹈襲前人，自出胸臆，汪洋雅健，聲名籍甚。試有司，輒與高選，遂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邵州邵陽尉，遷衡州衡陽令。嘗謂：「縣令品秩雖卑，然受百里之地于天子而牧養之，親民之官，莫甚於此。其敢莽鹵滅裂，剥下奉上，以取世資？」故其聽訟莅政，纖悉必親，多酌以情，不拘於法，而邑大治。郡守監司有所須求，於理不可，未嘗輒從；姦人猾胥，洞照情狀，束縛嚴甚，不敢搖手，以故一方畏而愛之。郡有小校，憑守將勢，爲邦人患。一日，以事抵邑，公痛懲之，守將雖不平，而公治無釁，卒莫能逞憾。政聲暴著，至今士大夫猶能道之。以舉者改京職，知宣州南陵縣事。其治南陵猶衡陽，然不旬月而報政。方朝廷以東南當五錢多私鑄者爲不便，更張錢法，獨行於西北。公謂佐官曰：「是錢民間行之已久，驟置不用，則細民折閱所喪多矣。曷若開帑受之，以準宿賦，使公無負租，下不怨咨，而移諸西北，於縣官初無損也。」權宜行之，民得其賜，至畫像以祠。邑有貴

游子負豪干撓縣事，前政莫敢誰何。公至略不假借之，氣奪少戢^(二)，然其心不快，至是造謗以誣讎，公竟坐廢格，詔令罷。然識者奇公英果，達於從政，所蓄叵量，未易以繩墨議也。未幾朝廷有知公可任者，擢提舉黔南坑冶^(三)。黔南地邊蠻蜚，異時部使者憚於臨按，姦弊百出。公至，則躬行責實，宿弊盡蠲。已而邊帥罔功，謬論軍事，以罔朝廷，公疾之，以實聞，遂以越職免。及帥以詐窮，朝廷察見其妄，他司以緘默罷，乃復公提舉汜水輦運。未行，會新廣鹽轉般之法，遴選計臣，除公廣東轉運判官。有旨，會鄰路使者議于界首。時公從兄龍圖公相將漕江西，適當其事，使節相輝，聯牘上議，薦紳榮之。就遷提點刑獄，旋移江東。是爲鄉部，中大公與太夫人時皆康寧，安輿就養子舍，鄉閭歆艷，一時士大夫有風木之感者，因以爲不可及也。再徙江西，相繼丁父母憂，執喪惟謹。服除，提點京西刑獄。京西歲比不登，饑民相挺爲盜，幾半部封。公以計策殲渠魁而散其衆，所全活者以鉅萬計。進直秘閣，陞河北轉運副使。虜騎南牧，三鎮並警。比聞帥不協人望，喜亂者揭榜通衢，以搖我師。公曉譬將士，壞其機牙，姦不得發。後以論事不合，罷。建炎初，除江東提刑。有張遇者，乘舟沿江大掠境上，總兵募士，隨機捍禦，賊不敢駐。事平，得請提舉亳州明道宮。歲滿，起知宣州。纔下車，適有潰兵薄城，公倉卒應變，守禦之具，頤旨皆備，衆以宵遁。復提舉江州太平觀。執政者惜其去，起知肇慶府，命下不及受，以疾不起，實紹興二年十一月庚午也，享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左中奉大夫，職直秘閣，爵德興縣開國男，封邑一百戶。娶周氏，繼徐氏，皆封令人。三子，曰炳、曰煒，皆將仕郎；曰灼，登仕郎。一女，適士人臧漢之。四孫，曰坦、曰垌，皆登仕郎，餘幼，未名。

公稟性剛果，卓犖不群。喜功名，尚氣節，遇事敢爲，雖屢挫而不屈。其治縣有異績，爲部刺史揚善嫉惡，凡所施爲，皆不勞而辦。居家事親孝，友於兄弟。疏財好施，不輕爲然諾，與人交豁如也。善議論，洞達機會。每接賓客，酒行氣振，抵掌談笑，常屈其坐人。建炎初，余自湖湘趨行在所，與公邂逅江上，相與論世故，慷慨奮厲，其言亹亹可聽，竊歎其才高而徘徊之久，方欲薦用，而余罷政。未幾，公亦就閒。其後歸自海上，見公於德興，把酒道平生，公雖已病，猶未覺有衰憊意。後二年，乃聞公訃，哭之爲慟，作文以祭之。嗟乎！如公之才氣，其自期豈止刺一路、典一郡而已哉？胸中所蘊，百未一施，而遽已矣，此所以深可痛惜也。其孤將以紹興四年二月己酉奉公之柩與令人周氏合葬於縣銀山鄉水西之原，先期以狀來請銘。余辱在姻婭，且相知之厚，義不得辭。銘曰：

豫章翻風，含棟梁志。用非其所，曷若棄置。騏驥飽粟，一日千里。使駕鼓車，凡馬何異。士有傑才，鬱爲國器。厚蓄薄施，命有所制。嗟嗟次東，孝友信義。抱卓犖姿，負剛果氣。意象軒豁，偉於論議。剴治繁劇，刃有餘地。任重致遠，何所不至。刺部典藩，職是中秘。位止於斯，有識長喟。銀鄉之原，幽宮永閟。往安其居，後人之利。《梁谿集》卷一六八。

〔一〕未嘗：原無，據道光本補。

〔二〕少戢：原無，據右引補。

〔三〕黔南坑冶：原無，據右引補。

宋故朝請郎主管南京鴻慶宮張公墓誌銘

紹興二年

君諱端禮，字南仲，姓張氏，處州龍泉人也。張氏世爲龍泉著姓，自君之高祖處士君諱珣，以德義爲鄉閭所尊，積厚流遠，子孫蕃昌，多由科名登仕版，而君之祖、考獨以隱德稱。至君乃能以文學取科，第位朝列，歷官有聲，以爲親榮，人謂張氏有子矣。曾祖諱賓于，曾祖妣葉氏。祖諱繼昌，祖妣潘氏。考諱居辰，以君通籍于朝，累封朝奉郎致仕，贈朝請郎。妣葉氏以贈、繼妣林氏以封，皆爲安人。君少警敏，自強學問，爲文尚理致，下筆辭意輒過人。游太學，一舉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陝州司戶參軍。未赴，差除管幹尚書兵部架閣文字。歲再周，以省罷授開封府陳留縣主簿，陞幕職官，調秀州軍事判官，改行潁昌府長社縣丞，以舉者改京秩，調襄州司刑曹事，改廣濟軍司錄事，又改泰州司戶錄事。逾年移知常州武進縣，辟杭州司儀曹事。秩滿，調無爲軍司錄事，賜五品服。居二歲，丁朝請君憂，去官。服除，以母老乞宮祠，除主管南京鴻慶宮，得請。再任，以疾卒于里第，實紹興二年七月二十有二日也。積階至朝請郎，享年五十有一。孝友愷悌，容貌粹然，恂恂若不出諸口。平居視之，循謹謙退人也。及莅官從事，剴繁治劇，應刃輒解；臨事執法，據理而爭，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蓋其守於中者剛方而無私，故其達於外者果斷而不撓，殆天資超邁，非積學所能致也。初佐邑，邑令老儒，以君年少易之。君孜孜所職，以繩墨自檢，而間以邑令之所未至者規之，令駭服，遂相與

爲忘年友。及任郡僚，事無巨細，惟是之從。一有不當於心，必據正論辯。達官大吏，初雖不喜，已而察君用心，往往屈己從之，以故聲稱籍甚。其治武進，爲當時諸縣之最。武進劇邑，多世家巨室，又當舟車之衝，號爲難理。君下車未幾，以治聞。大抵君之爲政，能酌物情，斷以胸臆，又皆不越法度，人多便之。其治官府如治家，雖薄物細故，必躬臨惟謹。其御史如御奴僕，教戒不從，乃置於法；其視民如視子弟，撫字之意，出於至誠。有獄訟，移案臨阡，和聲康色，詢究曲折，必得其情而後已。至豪強驕橫，憑藉氣燄，有所干撓，必痛繩之，未嘗少縱，以故吏畏民愛，一邑斬然。里正之法，以貲簿差，任責繁重，爲者多破家。君爲設方略，免其科調，民以兢勸。先是，有當爲里正者，舉家逃去，聞君之政，乃始歸業。君政事既簡，出令必信，有所號召，榜之邑間，輒應如響，未嘗遣吏持符至村疇間。二浙當麗使所往來，舊例前旬日集民，以備牽挽，至有不得餉係纍而死者。君召民與之期。屬使者前一日入境，郡守以不素備責君，答曰：「是暮將至，無慮也。」已而數千衆畢集，爲民所信如此。是時花石舟舫絡繹於道，縣出挽夫尤亟，既奪農時，且去城市遠，民告病。君恨位卑，不得自達，歎曰：「以末害本至此乎！」乃籍坊民遞當其役，先後惟均，民欣從之。逮君之去，坊民猶未徧役也。又嘗以花石故，郡俾造舟，君不獲已，令取吏民有罪而情輕者，募出贖金，以給其費，斂不及民。每有橫斂，君固拒不受，至再四不見從，爭之益力。郡守怒曰：「若爾，吾將按君。」答曰：「某治行久矣。」守慙，易心服之。提舉常平官欲以甲所應得坊場與乙，君不從。提舉官怒，入邑，欲求細故中傷之。君避不見，問何故，答曰：「既有公事，不敢見也。」提舉者無如之何而止。

君守官抗當路者數矣，然卒不能罪者，以君廉直謹于法，無得而疵也。時學校鼎新，富民子多假手於人，隸籍黌舍，以逭丁役。君悉召使試藝業于庭，以判真贋，相率引去。有假儒衣冠笞虐佃夫至自經以死者，逮捕赴獄。郡學生千餘人造庭下祈免之，且以詞動君，君弗許。同僚謂君：「朝廷方崇儒，君不少寬假，且獲譴。」答曰：「有罪不治，何以爲邑？」卒杖遣之。其徒相與走闕下訴君，事聞，天子洞見情狀，親批其奏曰：「張某無罪。」由是士民益畏服。孤幼錢寄官帑法，許保任以貸民，俾出息。有士人者負貴人勢，貸而不肯償，君捕治甚急，或諷之，君不爲止，士人迫遽逃去，竟以憂畏死他郡。君見義敢爲，不畏強禦如是。既去，民至于今思之，後政亦自以爲莫能及也。在杭幕，兼掌市司，政令既公，食飲外未嘗以纖介擾民，民服其清。已而巨盜起歙、睦間，乘勢破餘杭，多殘害官吏。君避地郊野，爲賊所得。有市賈遇之，出死力以贖，迎舍其家。事小定，又具舟送之，遂免於難。非君素履廉白，何以得此？真可無愧於古人矣。官無爲，地僻政窳，君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郡將職租舊薄，其後增之，田不加多，而賦幾倍，皆責之保伍，歷數太守弗能正。君力陳其非是，罷之。朝廷降錢和糴，部送吏悉以鬻鹽鈔，既至，會鈔法改，諸郡恐失期，則令民戶均賠，太守亦欲放之。君執不可，曰：「規利失錢，吏也，奈何以誘民？且朝廷以百姓困乏，故降糴本，今反取於民，殆非布宣德澤之意。」乃具奏而以吏繫獄。會赦，吏得釋，而民不擾，君之力也。故事：以通判資序爲司錄者，俸給視通判。君曰：「爲司錄而越職得俸，可乎？」不受。其清介不以一毫自汙，類如此。惟君果斷之材，剛正之守，謹廉之操，使當刺舉耳目之司，藩方牧守之任，其施設必有大過人

者。惜其徒居僚佐、宰百里而不得盡其材也。仕宦始終幾三十年，循守矩範，未嘗汲汲求知於人。晚節所操益固，僥倖進取之意不萌於心。既得請祠宮，自放溪山，以讀書教子爲樂，人尤高之。古所謂「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微君其孰當之？諸孤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君於縣之劍池鄉秦溪祖塋之側。君娶故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李公之次女，某之女弟也，柔順有婦德，前君七年卒，至是祔葬。子男三人：長曰洙，登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次曰泳，次曰津，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某之子右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宗之，次適某之猶子琳之。某於君有姻婭之契，相處久而情好篤，知君行義爲尤詳。諸甥以狀來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貌溫兮氣剛，言有物兮行有常。中守固兮，視外物其猶糝糠。施於有政兮，無往不臧。位不稱德兮，發聞則芳。胡畀之才兮，嗇其壽康？主張閤闢兮，信天道之茫茫。身雖不淑兮，子孫其昌。葬從先塋兮，山高水長。我銘幽宮兮，百世之下，其有耿光。《梁谿集》卷一六九。

〔二〕澤：原無，據道光本補。

全宋文卷三七六六

李綱 八六

故南昌縣丞吳君墓誌銘

君姓吳氏，諱彥申，字聖時，處州龍泉人也。曾祖諱某，贈大理評事；曾祖妣胡氏〔二〕，贈河東縣太君。祖諱某，贈承事郎；祖妣朱氏，贈蓬萊縣太君。考諱某，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事；妣鮑氏，封金華縣君。吳氏之先，家于會稽之山陰，唐末有爲諫議大夫者，避董昌亂，徙籍永嘉。諫議之季，自永嘉轉擇幽勝，愛龍泉之松源鄉谿山深秀，因卜居焉。兄弟每一相思，則束劍呼僕，千里命駕，其友愛如此，於君蓋始祖也。歷五代暨國初，吳氏世有隱德，弗顯。天聖中，君之從祖伯仲始相繼登科，丞于秘書殿中，由是君之曾大父廷評公蒙追榮之恩；及長興府君擢第升朝，而君之大父承事公復被褒贈，於是吳氏爲名家著姓，而宗族之登仕版者，踵相接於朝矣。長興府君生三子，君其長也。幼力學有大志，纔弱冠，美秀而文，一舉與計偕，識者皆以早達遠到期之。居無何，丁長興府君

憂，哀毀逾禮，廬於墓側。終喪，思所以爲偏親之榮者，五舉于禮部不見收，而行義日益著於宗族，信於朋友，推於鄉閭。大觀中，詔以八行取士，君爲鄉人稱薦。時長樂鄭修提舉兩浙學事，檄邑官敦請君就黌舍，君辭不獲命，則以書力薦其友人吳達而歸，一時士夫高之。政和二年中進士第丙科，君行年四十有九矣。喜見眉睫，謂所親曰：「此何足云，所可喜者，世先人之科以拜吾親耳。」調秀州司理參軍，歸未及家，而金華君捐館舍，以不得拜親爲恨，哀動路人。服除，授宣州宣城縣主簿，以舉者改從政郎，授洪州南昌縣丞。在官逾二年，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五十有九，實宣和四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也。君孝友惇睦，出于天性，終身之慕，至老不衰。吳氏素以富厚稱。長興府君沒既久，從父議析居，君當得善利田宅，悉以畀從父，而自取其次，且以家事付諸弟，一不問，故昆弟義聚，人無間言。所友皆一時善士，與故尚書郎鮑輝、樂平令吳達相好尤篤。舉動造次，必以禮自持。樂道人之善，所稱皆天下長者。其學問淵源，不務華藻，著述文章，根於理致，久困場屋，於得喪澹如也。晚始仕，雖折腰州縣小官，然遇事不苟隨，所至皆有可稱。其在宣城，嘗攝水陽鎮，土豪有與鎮官交結者，因持一事請託，無不滿意。君至之日，首發其姦，土豪一夕自恨死。既而朝廷行方田法^{（二）}，君被檄領歛之祁門，盡瘁所職，毫髮無私，吏不能欺，同僚相率以爲楷模，由是一方安之。其在南昌，富民子冒戶產免輸至千疋，君適攝邑丞，按治之，伏罪，下戶賴免輸者殆以千數。嘗兼尉事，弓兵獲盜以奉君，曰：「此於法可得改秩。」君笑謂曰：「汝之獲，我何與焉。」凶歲，他邑憚大吏，莫肯弛租。君盡蠲之，以裕民力。君初官纔佐兩邑，其施設已如此，使其素所蓄積，得少伸於世，其可量也。

哉！初，君調南昌丞也，懿戚有在要路者欲挽之諸公間，且俾注見，君卒不注，謂所親曰：「是區區何爲者，庶幾以吾所當得則無愧矣。他日倘改秩，致其事而歸，因得恩及先人，此我平日所願也。」然卒不能如其志，豈非命耶！長興府君之喪，君乞銘故給事中同郡龔公原；逮金華君即世，後銘屬故右司諫議大夫延平陳公瓘。君嘗曰：「吾之所以托我親於不朽者，徒以二公故也。」公好學，雖至老，手不釋卷。晚節頗喜浮屠氏書，能達其要旨。將歿知時，至蔬食逾旬，屏左右衣冠而化，其踐履所至如此。娶浮梁臧氏，故秘書丞君錫之女。生四男，長曰士敏，早卒；次曰士寬，承信郎；次曰士彬，亦早卒；幼曰士元。一女，適從事郎、監潭州南岳廟李論，後君七年亦亡。孫二人，曰昭、曰惠。士寬以宣和五年十一月二十有三日葬君於松源石龍山之陽。既葬，以狀來請銘于某。惟先妣衛國太夫人，君之姊也〔三〕，君少從先公太師學，而某自幼得從容侍君左右，甥舅之情甚厚，且知君爲詳，義不得辭。銘曰：

扶策讀書，勞苦半生，僅能成名，而不得一拜其親。斂板折腰，非利斗升，欲及其先人，而不得少如其志。豈是二者，命亦有所制耶？故富其德而嗇其壽，深其蓄而狹其施，豈造物者之有意耶？將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慶流有衍，爲後人之利耶？石龍之岡，先隴相望，安此幽宮，而所以升躋神明者，其無所不至耶！《梁谿集》卷一六九。

〔二〕胡：原誤「吳」，據道光本改。

〔二〕自此句「行方田法」至篇末，底本闕，據道光本補。

〔三〕「君」字原脫，據文意補。

宋故安人劉氏墓誌銘

夫人姓劉氏，家世福州懷安。曾祖諱仲甫，太子洗馬致仕。祖諱若思，贈光祿少卿。考諱彝，朝請大夫、行都水監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以文學行義，爲儒林所宗，被遇神宗皇帝，奉使守邊，數更顯任。娶樞密直學士陳公襄之女弟，是生夫人。柔惠婉淑，尤爲父母之所鍾愛。女工之外，喜讀書，能通其義，嘗手書《列女傳》，師慕往烈，銀青嘉其志，爲作詩以係之。擇配難其人，以適括蒼周公諱池，仕至朝請郎致仕。夫人以恩封德安縣君，次封安人。初，朝請嘗從銀青學，淳厚篤實，尚節義，重然諾，銀青喜其爲人。居無何，銀青坐交趾事謫徙涪陵，而朝請亦方罷官安陸，未有家室，則以書屬之曰：「環視故舊間，抱古人之義，可以託吾家，無如子者。願以息女奉箕帚。」朝請不敢辭，遂以夫人歸之。先是，朝請以父命出繼叔氏，逮夫人入門時，所生、所後父母俱無恙，夫人朝夕往來承事，柔聲怡色，曲盡禮意，兩堂交口稱譽。至於接娣姒，遇姻黨，皆得其驩心，內外無間言。朝請從仕，安於義命，未嘗妄求人知，循守塗轍，迨于歸老，夫人內助以成其志，同其甘苦休戚者踰四十年，相待如一日。平居雍肅，喜愠不形於色，服勤中饋醪醴膳修之事以奉賓祭，至老不倦。其教

子嚴甚，未嘗以顏色假借。撫諸婦以恩，雖婢妾輩怡怡如也。事父母尤盡孝。方銀青在涪陵，朝請得官鄂渚，夫人迎奉母兄以致養；迄涪陵內徙，其後陳夫人孀居，春秋益高，夫人思慕憂勤，書問不時至，則爲之忘廢寢食。兄朝散郎淮夫，年兄弟也，夫人每進見，常若有所嚴憚，移所以事父母者以事兄，不以老故少衰。蓋德性根於中，而安習名教者如此，聞者益服其家法爲難。及朝請既捐館舍，服未除，夫人亦以疾終，享年若干，實宣和三年正月五日也。五年二月十有八日，祔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銅坑之原朝請之兆域。子男三人：楸，迪功郎、袁州士曹掾，後夫人三年卒；楸，未仕；桴，早卒。孫男五人：叔興、伯駿、伯泰、仲昌、仲巖。孫女八人。既葬之十年，其子楸以狀來請銘，且曰：「先夫人淑德懿範，宜有以傳後，而孤露以來，遭時多故，避地奔走之不暇，未有辭刻石置于幽室，敢以爲請。」其以姻婭，嘗拜夫人于堂，與其子友善，弗敢以固陋辭，爲之銘曰：

爲人女則事父母，爲人婦則事舅姑。爲人妻則承夫，爲人母則教子。此女子之職，天下之常道，然鮮克舉之。夫人事父母以孝聞，事舅姑以順聞，承夫以禮，教子以義，其於爲人女、爲人婦、爲人妻、爲人母之道備矣。君子偕老，不爲不壽；疏封顯號，不爲不榮。子孫詵詵，其興未艾。女子處世如夫人者，亦可以無憾矣。追作銘章，置于幽宮，質而不文，以詔無窮。《梁谿集》

卷一七〇。

宋故袁州士曹掾周君墓誌銘

造物者之於人材，其有意邪？其無意邪？以爲無意，則成就長養如榱桷杞梓，足以充當世之用，是不得謂之無意也；以爲有意，則具是材者往往困滯湮鬱，棄置於無用之地，卒不能以自振，亦豈得謂之有意乎？余嘗疑此二者，今於周君見之。君諱楸，字復本，處之遂昌人。幼岐嶷不群，讀書千餘言輒成誦，下筆亹亹不休，文理可觀，老師宿儒多稱之。及長，莊重有守，篤於名義，孝友於家，信於故舊朋友。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至臨事有所見，則毅然不可奪。問學淵博，多自得旨趣，不隨時好尚，以應有司之求。嘗以鄉貢一試禮部不中選，即歸奉養_二，不復從事科舉。既用親任登仕版，調三衢工曹，以親年高不忍遠去，求檄旁近郡以便子職，恬然不以仕進爲意。親捐館舍，執喪惟謹。未終制，復丁母夫人憂。時盜發清溪，遂犯武林，聲震淞右。君奉神柩避地郊野，率禮無廢，人以爲難。喪除，再調宜春士曹掾，得疾道上，抵家七日而卒，實宣和六年四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四。如君器識學行，求於士夫間未易多得，其取一第，與夫顯白當世、爲名卿才大夫，蓋不難也，然皆不能如志。胸中所存，略未施設，而遽沒於盛年，此造物者之所以可疑，而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莊、列之流所以得行其說也。夫以成就長養之難者如彼，而棄置困抑之易者如此，雖高才碩學，名字不傳，與草木俱腐者多矣，可勝嘆哉！君之曾祖宸，不仕；祖元長，贈中奉大夫；考池，任朝請郎，以太府

寺丞致仕。其爲人敦厚樂易，克享上壽，天下稱爲長者。母安人劉氏，贈銀青光祿大夫劉公彝之女，樞密直學士陳公襄之甥，治家有法，雅善誨子。君與弟梈友愛甚篤，其相切磋如朋友然，士林推之。前娶葉氏，再娶李氏，余之女弟也。子男二人：伯駿、伯泰，皆好學能文，庶幾君之餘慶在是。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津，次尚幼，許妻余之子昂之，皆李出也。卒之明年二月晦，葬於常州宜興縣永豐鄉銅坑之原先塋之別壠。後十一年歲次丙辰，其弟梈以毗陵鄒柄狀叙君行事來請銘。余與君既忝姻戚，雅相知〔三〕，義不得辭。銘曰：

茫茫天運，埏陶萬彙。已幸爲人，矧復爲士。漸摩義理，聰明日開。如杞如梓，鬱爲成材。成之既難，予之又慳。壽夭窮達，了不相關。倚嗟復本，士林之秀。材雖孔多，命則不偶。胸中之奇，百未一施。堙沉下僚，奄忽永歸。問誰尸之，不可究詰。從古以然，何獨今日。嶷嶷二字，粹美而文。慶流有衍，宜大其門。陽羨之區，谿山秀深。安于幽宮，以利其後人。《梁谿集》

卷一七〇。

〔二〕「奉」下原有「親」字，據道光本刪。

〔三〕知：原無，據右引補。

樂全居士墓誌銘

居士諱密字季明，姓鄧氏。其先占籍滑臺，遠祖惟恭，唐末總軍于宣武，以事謫臨江，子孫因家于外邑沙陽。國初，沙陽改隸延平，故今爲延平人。曾祖克誠，祖若蒙，皆潛德弗仕。父兼濟，好學能文，有聲場屋間。晚赴廷試，擢優等，授昭武司法參軍而終，累贈奉直大夫。奉直公生四子，居士其季也。居士自幼已有成人風，及長，博極群書，作文有理致，爲流輩推許。隸業上庠十餘年，所交皆一時豪俊。平居較藝，多占上游，及試有司，則不偶。因喟然曰：「親老矣，安能久違色養以邀祿仕哉！」拂衣東歸，朝夕膝下，執子弟之役惟謹。伯兄甯既擢第，仕宦寢顯，居士即忘懷進取，親養之暇，以講習自娛，未嘗一日廢卷。丁奉直公及太夫人憂，執喪如禮。崇寧間，以八行取士，衆推居士爲舉首，辭不就，縣官敦請勤甚，不得已一詣黌舍，即棄歸，時論高之。居士孝友出於天性，閨門雍睦，事兄如事親然。伯兄掛冠而歸，其次亦皓首，每燕客，兄弟必偕，鄉閭美之。遇人無貴賤親疏，接之必以誠，望其容貌，知爲厚德君子也。縣學久頽弊，居士倡而新之，且爲文以勸學者，後進景從。助貧賑急，不計家資；問疾弔喪，不避寒暑。聞人善，稱之不容口；有不如理者，以微辭諷之，語未嘗傷人，以故一邑信服，每欲有所爲，必就諮決。其行已大略如此。闢所居東偏爲圃，結庵以居，名曰「樂全」，故士大夫因以「樂全」號之。圃廣纔數畝，鑿池沼，置臺榭，堂宇畢備，植嘉

葩美木百餘種。能知花木之性，手自培治，靡不繁盛，四時芳菲不絕。賓至，具酒肴，奕釣觴詠，盡歡乃罷，其喜客好事，雖老不衰。尤曉世務，貫通古今，與人談論，霏霏使聽者亡倦。余宣和初謫官沙陽，一見相契，每與居士遊燕園中，從容甚適，爲名其堂曰「棣華」，作大字榜楹間，酬唱幾成卷軸。別去一紀復來，則沙陽爲盜所擾，居士避地長樂之甘蔗洲，舊第已爲煨燼，惟「棣華」獨存。余題詩壁間，有「最愛幽人三徑裏，盡收春色一壺中」之句，蓋紀實也。行次長樂，居士相訪，雖年齒已高，而氣貌不衰，所造益以深遠，嘗竊歎其真有德者。余被命宣撫荆廣，辟其子文饒爲屬官，以行別未幾，遽聞居士之喪，爲之愴然者累日。居士平時學佛，獨取其心法。自避地所歸鄉邑，一日俾家人具湯沐，不及待輒易衣，跏趺而坐，侍者覺有異，遽掖使就枕，奄然右脇而化，實紹興二年十月二十有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三。鄉閭聞者皆爲之出涕。娶同邑張氏，生二男：長即文饒，宣和初補太學上舍生，釋褐，以親老久不調官，今猶迪功郎；次文昭，應進士舉。一女，適承議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張致遠。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其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居士於沙陽官塘奉直公塋之右，從治命也。以余與居士遊從之舊，先期以狀來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學以爲己而不忘於事，退以自藏而不入於迂。孝弟著於宗族，信義推於里閭。以此終其身，殆古之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歟！修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澹然知足而不求有餘。方丈之室，有琴書圖史之樂；數畝之園，有池臺花木之娛。以此遂其性，殆古之所謂逸民者歟。年逾從心，豈曰不壽；二子克家，是爲有後。葬從先塋，治命之守。銘以昭之，既安且久。《梁谿集》卷一七〇。

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

哲廟朝，以郊祀成推恩天下，詔子孫願以官授其親者聽。朝散大夫、直龍圖閣鄱陽張公諱根，時罷遂昌縣令，年甫壯，欲如詔書休官，冀恩逮其祖。人皆謂公齒少材高，譽望甚休，進未可量，曷不少須取顯仕以爲親榮，而遽此汲汲也。獨其夫人黃氏力贊成之。其後，龍圖公將漕淮南，初遇大禮，法當蔭子，又欲請于朝，官其叔父。以告夫人，夫人喜見顏色曰：「公方壯年，爲祖謝仕。今始得子孫之恩，復以推叔父，皆人所不能，而公優爲之，其助風化多矣。願亟抗章無疑。」嗟夫，仕宦進取，鮮不爲妻孥計，而龍圖公所爲，絕人遠甚，蓋有夫人爲之內助；而爲人妻者能勉其夫以義如此，尤所難也。嗚呼，得不謂之賢哉！夫人閩之邵武人，曾祖諱某，贈司徒；祖諱汝濟，贈太師；父諱履，尚書右丞。母段氏，京兆郡夫人。惟黃氏世爲邵武著姓。司徒、太師有隱德，爲鄉里所推。至右丞公以清德直道進位執政，爲時儒宗，而黃氏益顯。右丞公三女，夫人其長也。方幼，穎悟絕人，誦書日數萬言，輒了其義。凡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及長，懿淑端莊，動必依禮，所以事父母者，曲盡其意。識趣高邁，尤深於老、莊之書。右丞公每與夫人語，未嘗不歎息，以爲不可及也。擇配久之。元豐中，龍圖公試業上庠，甫冠，已三薦于禮部，遂擢乙科。右丞公時爲禮部尚書，一見以國士許之，且曰：器度凝遠，真吾女之配也，遂以夫人歸焉。夫人之歸張氏也，王舅姑、舅姑咸在堂，龍圖公性至

孝，奉養其親，惟恐不及。夫人悉力左右之，承順顏色，紉餌必親，舅姑愛重，每指夫人所爲，以訓諸婦，俾之師法。逮事凡三十年，服勤如一日。及其亡也，執喪禮惟謹。張氏大族也，內外姻戚甚衆。夫人上承下撫，人無間言，惟寬裕，無忌嫉，喜愠不形於色，與人和易，怡聲下氣，惟恐傷之，雖妾侍輩，皆得其驩心。右丞公、京兆君愛夫人過其子，每歲間不遠千里歸寧。京兆君之喪，夫人哀毀，終喪不苟葷。其後右丞公位廊廟，退朝無聲色之奉，獨與夫人談道，間及時事，夫人輒能斷其利害。右丞公喜曰：「是吾益友也。」建中靖國初，右丞公謁告還鄉，詔趣入覲，抵維揚疾作，諸子遠宦，獨夫人在旁，嘗藥侍膳，晝夜不捨。既薨，號慕成疾，復力疾以治喪事，咸有條理。右丞公歸葬邵武，而京兆君葬丹陽，夫人歲時致享不輟，人謂黃氏有女矣。長兄高材曠達，不事事，其卒也，至無以斂，夫人贈槨之甚厚，賙恤諸孤，恩意尤篤，其天性孝悌如此。初，龍圖公既休官以歸，閒居踰十年，夫人安於岑寂，無半語及榮利事。迨近臣論薦，落致仕召對，夫人不以爲戚。其後奉使江淮間，又十餘年，士大夫莫不以公久淹于外爲惜，夫人獨曰：「部使者一路休戚所係，隨事施設，亦足以行其所學矣。」龍圖公性剛直，遇事無所顧避，夫人每戒之曰：「釋氏六波羅密，以般若爲宗，貴夫以方便善巧濟一切也。今公欲有爲於當世，而不知此，其可乎？」龍圖公深感其言，爲之委蛇曲折以行其道。十餘年間，兩路之民受賜多矣。其後以言得罪，夫人泰然無憂色，笑謂龍圖公曰：「公雖知所謂般若矣，獨於能忍抑猶有未盡乎？」其議論過人，皆此類也。夫人之妹適劉公正夫，劉公綿歷侍從，遂登宰輔，夫人未嘗干以私。中年篤好釋氏，世味益薄，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悅自娛。

自龍圖公以罪去，益有厭世意，嘗夢金人長丈餘，以手授之，夫人驚喜而悟，頓若有得，召諸子告戒甚悉。一日晨興，徧詣諸娣姒若叙別然，且曰：「吾終當夢中逝，不復以疾病煩人也。」夜分，命兒婦具粥食，既而就枕，詰旦猶顧左右具龍圖公藥餌如常時，少頃諸子候興居，已奄然逝矣。側卧西鄉，手結印，固不可解。實宣和二年閏五月七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神觀泰定，氣韻灑落，雖盛族，雅以寒素自將，無貴驕之習。性樂善，聞人有所長，稱道弗容口。龍圖公輕財好施，常倒囊以賙人之急，雖家人飲食衣服有不備，而夫人處之怡然，無郛色。龍圖公治事以嚴，而夫人濟之以寬；泣事以直，而夫人濟之以和。伉儷垂四十年，日以忠孝相警戒，故龍圖公立身行道，無愧古人，夫人之助爲多。初，龍圖公致政，以母之封封祖母，故夫人以所封遜於姑。其後以右丞公恩賜冠帔，封南華縣君。至政和間更定命婦號，封宜人。男四人，長曰燾，太學博士；曰燾，將仕郎；曰輝，曰煥，未冠。初，燾以外祖恩補太廟齋郎，夫人戒之曰：「丈夫當以儒學致身，慎無以此自怠。」遣詣太學十年，遂以第三人登第。女七人，皆通《詩》、《禮》，夫人所自訓也。長適秘書郎黃伯思，次適某，次適太常博士李富國，次適太府寺丞薛良顯，次適監杭州都稅務范渭，次適楚州寶應縣丞虞澹，其一尚幼。夫人既棄杯棬，未逾月，龍圖公疾，亦不起。諸孤以宣和五年正月壬午合葬于德興縣吳園王舅通直公之塋左。先期，以狀來請銘。綱前年自左史謫官沙陽，既得歸，迂路抵龍圖公第，拜夫人于堂，留十餘日，聽其議論亹亹，令人忘倦，所見超卓，雖老于禪學者弗能及也。別未半歲，遽聞夫人之喪，竊歎其於生死去來之際，了了如此，矧平日荷顧之厚，而知夫人之行已爲甚詳，義不得辭，爲之

銘曰：

黃氏之先，世載令德。憲憲右丞，股肱帝室。篤生夫人，柔惠溫恭。曾靡貴驕，來嬪張宗。孝于父母，順于舅姑。以義教子，以禮承夫。惟龍圖公，高義邁古。險夷一節，夫人之助。嗜學老莊，疏封南華。魚軒象服，以宜其家。德曜之賢，道韞之智。視于夫人，曾何足儷。金人入夢，寔符淨緣。死生大矣，而往翛然。葬從其夫，先塋之側。子孫代昌，考此銘刻。《梁谿集》卷一七〇。

全宋文卷三七六七

李 綱 八七

蕭子寬哀辭

富貴而壽，子孫蕃昌，此世之所謂福也。貧賤而夭，子孫不振，此世之所謂禍也。福善禍淫者天也，而致之者人也。雖聖人立言垂教，使人勸善而懲惡，亦不出於此矣。然而天之道幽遠而難必，爲善者未必福。故以原憲之賢，蓬戶而甕牖；以展禽之聖，遺佚而阨窮。好學如顏子而早死，信道如揚雄而無後。是福善之道，有時而不明也。爲惡者未必禍，故以屠沽斗筭之才，乘時而致顯位；以駟僮負販之術，殖貨而比封君。殘如盜跖而得終其天年，酷如杜周、張湯而子孫咸顯大於當世。是禍淫之道，有時而不行也。夫得福者君子之常，而反禍焉者，君子之不幸也。得禍者小人之常，而反福焉者，小人之幸也。將處夫幸不幸之間，固未可必；而君子之所以治心修身、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專以自爲，豈竊竊然以是徼福於天哉！問學已明，德性已成。志氣之修，其視富貴如浮雲；精神之全，

其視身世如夢幻。若然者，雖貧不慊於貴，雖夭而有所謂不亡者存，雖子孫不振而有所謂傳而不知其盡者存。榮辱驚懼不入於胸次，其精神志氣足以傲睨天地，而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又奚禍福之足云？昔者吾友子寬嘗從事於斯矣。子寬姓蕭氏、名愷，世爲延平之尤溪人。博學好古，凡六經諸史百家之言，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學，貫穿馳驚，無所不通。與人持論，辨博閎肆，聽之纚纚忘倦。尤善著書，自成一家言。其爲人孝友愷悌，敦尚節操，於世味泊如也。然而學成而道益窮，志立而身愈困。自擢第歷官幾二十年，而位不升於朝列，負郭之田不足以餬口。官于南雄，不幸道疾而死，而年不迨於五十。傳家惟一子，且以疾廢，是君子之所謂不幸者，舉集於其身。自世人觀之，其不可哀也耶？然子寬於予平昔最厚善，予嘗從容叩其治心修身之說，高明穎脫，無所滯礙，非徒言之，亦允蹈之。故其生也，能輕富貴而甘貧賤；則其死也，所謂壽而不亡、傳而不知其盡者，必有在矣。世人哀之，安知其不以此而復哀世人也？予懼世之不察者致疑於其間^{（二）}，故作爲哀辭，以道其意云。

有美一人兮，外和而內剛。韞金玉之精粹兮，佩蘭茝之芬芳。包古今於問學兮，達志意於文章。位不足以稱其德兮，祿不足以養其生。謂難老而早死兮，宜有子而病狂。哀善人之不淑兮，信天道之叵量。惟君子之修身兮，貴力學而自強。蓋端以爲己兮，豈責報於彼蒼。存一氣之孔神兮，體此道以翱翔。齊死生於晝夜兮，何富貴之足臧。觀吾身於露電兮，顧委蛻之何傷。并天地以悠久兮，與日月而爭光。外萬物而獨立兮，謝塵寰於粃糠。嗟世俗之迫隘兮，咸物逐而我忘。眇所得之毫釐兮，遽志盈而氣張。廓宇宙以遐觀兮，寄一身於八荒。前千古之悠悠兮，後百世之

茫茫。偷榮耀於瞬息兮，將見笑於大方。夫豈得擅而有之兮，湔朝露而泯藏。與草木而同腐兮，但山高而水長。惟夫子之英爽兮，顧雖死而不亡。託友義於斯文兮，庶德音之播颺。《梁谿集》卷一六四。

〔二〕不：原無，據道光本補。

朱時發哀辭

朱章字時發，洪州分寧人。少遊太學，頗爲時輩所稱。困躋不第，老以恩調信州上饒簿。其爲人純厚篤實，恂恂如不能言。與朋友交，淡如也，久而益親。聞人之善若己有之，稱誦惟恐不及。於人所短，非獨絕口不言，又爲之掩匿，惟恐人之知之。蓋其天性如此。雅志好佛，蔬食惡衣，凡四十年。既簿上饒，歎曰：「仕途乃成佛作祖之捷徑也。」凡職事有可以利益於人者，知無不爲，雖甚勞苦，同僚所憚，時發皆以身任之。初共指笑，後知其出於誠心，乃靡然歎服。罷官至京師，調岳州司儀朝事。予時自考功郎官謁告迎親吳興，與時發會於維揚呂舜徒家，予約時發渡江同遊焦山，爲一日之款，欣然相從。既抵焦山，則相與徧遊僧廬。躡磴道、登絕頂以望大江，其飲食行步如壯者。既歸，同宿舟中，談笑至夜分不倦。又作書以遺予親及諸季，以叙平生。詰旦，時發渡江如儀真，予亦

解舟而東，不復相聞。舟次姑蘇，適有客自江外來者，首詢時發動靜，則已亡矣。予愕然駭歎，詢其所以，則云時發是日渡江，未至儀真三十里，謂僕夫曰：「吾倦欲寢，慎無驚我。」久之不覺，僕夫視之，則已右脇而逝。抵儀真，親戚爲之棺殮，支體柔軟，顏色如生，有異香襲人，久之方散。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而時發處之如此，豈非平日信心堅固，重修不已之力歟？予竊嘗謂人之有生，猶日之有晝夜，此必至之理也。方晝從事於膠擾之中，而其心恬然者，以夜有所歸宿而安身也。苟無所歸宿，則其心豈得愜然莫之爲慮哉？至於死生之際則不然。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日趨於死地，惟知營營以厚其生，而無一念以厚其死。方且恣情縱欲，日造諸業，一旦溘然，則曩之營營者無一可得，而業力現前，固有沈綿疾苦願死而不得者。幸而得死，流浪轉徙，散入諸趣，豈不哀哉！若時發者，所見高明卓越，予不得而知也。然於死生之際，穎脫如此，是必有大過人者。予平日既與之厚，又其死時眷眷於予，若相別然，故爲作哀辭以敘述之，此非所以哀時發，乃哀夫不若時發者云。

事之大者莫如死生，惟有生之必死。若晝夜之代更，晝從事而心不懼，以夜有所復乎安。猶鳥之得託乎林，而獸之得棲乎山。各有攸處，乃罔後艱。奈何死生之際，咸熟視而恬然？少壯逐物，老又甚焉。鐘鳴漏盡而不止，日暮途遠而逆施。溘爾朝露，惟業是隨，淪入異趣，大智所悲。猗歟時發，信根純熟。四十年來，一齋一粥。諸惡不作，諸善奉行。年彌高而德彌劭，學愈積而道愈明。謝浮生如脫屣，宜純想之飛升。追惟平生，於予獨厚。旋踵之間，失此良友。惟堅固心，乃妙法門。後之覽者，庶有感於斯文。《梁谿集》卷一六四。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

靖康改元之夏，金人攻圍太原，聚重兵河北境上。余承乏樞廷，被命宣撫兩路，以真定帥資政劉公爲副。秋七月，余得旨駐師懷州，劉公治兵遼城，以王淵、王玘、鄭建雄統制軍馬。時制置使解潛、龍圖閣待制折彥質主隆德府路，都統制折可求、都轉運使張灝主汾州路，期以七月末進兵。獨解潛與虜騎遇南北關，力戰而潰，餘皆不進。余上疏請治諸將不如約者，且止諸司無得專達，一聽宣撫司節制，以議再舉。不如此，必誤國事，願乞罷去。有旨召赴闕議事，而以种師道代，時八月二十三日也。已而師道病死軍中，即以劉公爲宣撫使，折彥質副之。其冬金人兩路深入，劉公造朝城陷，遂死節於虜營。嗟乎，士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處之而是，如張巡之睢陽，其食人以爲糧者可略也；處之而非，如樊系之草朱泚冊文，冊成而後仰藥，又何補哉！方靖康之末，天傾地覆，君臣易位，朝鮮伏節死難之士，幾何不爲夷狄所笑。而劉公毅然不以用舍動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羞失節之伍，豈不誠烈丈夫哉！使其平生行己不無瑕類，猶可以大節而掩小疵；矧夫愷悌之德，強敏之材，疏通之智，如銘議之所載，皆有大過人者。是宜贈典褒崇，賜謚忠顯，天子親書其碑額，以垂榮於無窮也。余與公幸有一日之雅，其子子翬以墓銘謚議來求挽章。余謂既葬，則挽章無用，作哀辭以慰其心焉。其詞曰：

士有一死，處之爲難。死得其所，名重泰山。猗嗟劉公，惟人之傑。舍生取義，成此大節。夷狄歎息，矧惟士夫。激懦愧媮，名教之扶。美謚易名，宸章篆碑。爲宋忠臣，萬世同輝。我作哀辭，以慰其子。勿爲公哀，公實不死。《梁谿集》卷一六四。

弔國殤文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蝟結蟻聚兮，屯犬羊之羶腥。帝赫斯怒兮，命諸帥以徂征。哀師鞠旅兮，致天討於不庭。萑爾小醜兮，敢讎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遽奏捷於三城。縱四路之分入兮，以全力而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而弗明。統十萬之驍勝兮〔一〕，謂可以深蹂而橫行。路逶迤以崎嶇兮，山斗絕而崢嶸。決積水於千仞兮，灌長波於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者何所施其能？墮黠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亡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略兮，與士卒之猛鷲。棄甲冑之精堅兮，投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以數計兮，咸舉而填於廬山之壑，摧於饑虎之喙。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爲計。匿實狀而不以聞兮，謂馬蹙而崖墜。士卒散於逋逃兮，將吏殞於自斃。痛忠魂之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

兮，乃兵家之常勢。奈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邊事而爲戒。邈九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蔽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已衰。進不得戰，退無所歸。驚魚遊於沸鼎，駭獸陷於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蹈踐紛籍，奔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陂。氣鬱鬱以衝漢，魂惛惛而易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留而怯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固可以違節制而罪之。豈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死邊陲，忘其大烈，据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之曷知？贈弔不及，賻贈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閫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而鈍則蟠，戰必勝而攻必潰。亞夫細柳之軍，雖君命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策，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爲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繫足，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朝恩。而德裕之相武宗，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頹，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砂磧不毛兮，雪霜夏墜。魂兮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於幽明兮，惟聖天子。《梁谿集》卷一六四。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一。

〔二〕勝：原作「騰」，據道光本改。

祭伏波廟文

年月日，具位李綱謹遣男宗之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忠顯佑順王之神。惟神功施一方，血食千載。英爽如在，人賴芘庥。而綱負罪明時，遠謫絕島，假道鯨海，實仰威靈。屬苦瘡瘍，阻造祠下，聊致薄禮，神其鑑之。尚饗。《梁谿集》卷一六四。

北歸祭文

年月日，具位李綱謹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威武行宮。恭承大恩，許還中土，再涉鯨海，曾不踰旬。祥飈送帆，頃刻千里，克濟重險，非神疇依。敢以牲牢躬禱祠下，冀得吉卜，以終神休。尚饗。《梁谿集》卷一六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祭雷廟文

年月日，具位李綱謹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威德公之神。惟神鼓動萬物，宣暢天威，宅于海陬，一方蒙澤。而綱負罪遠謫，久留此邦，祇荷上恩，許還中土。道里遼邈，山川阻修，衝冒瘴氛，大懼殞越。敢以牲醪躬薦祠下，正直是與，冀終相之。尚饗。《梁谿集》卷一六四。

祭南嶽文

紹興二年九月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九月戊午朔二十有七日甲申，具位李綱謹遣左從事郎、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鄭昌齡，以牲牢酒醴茗果之奠，敢昭祭于南嶽司天昭聖帝之神。天地凝結，五嶽環峙，奠鎮中微，金戎干紀，俶擾華夏〔一〕，岱、恒、嵩、華，或淪夷狄，或汙僭竊〔二〕。獨茲衡嶽，巋然雄尊，作鎮南土〔三〕，爲朝廷重，庇庥士民，孰不仰止。某以不材，誤蒙上恩，宣撫荆廣，總師置司，取道長沙，經由嶽下。戎事倥偬，密邇祠庭，不護造詣，遣官攝祭。牲醴之奠，惟以告虔，肅清一方，捍禦外侮，神其祐之。尚饗〔四〕！《梁谿集》卷一六四。

〔一〕「金戎」兩句，原無，據道光本補。

〔二〕「或淪」兩句：原作「或失其守，淪于割據」，據右引改。

〔三〕南：原誤「尚」，據右引改。

〔四〕饗：原誤「嚮」，據右引改。

謁廟文

綱肅將使命，兼領此邦，眎事云初，奉神敢後。眷茲疲瘵，務在撫綏，俾有成功，尚期陰相。

《梁谿集》卷一六四。

謁先聖文

綱叨膺宸命，兼領此邦。適當眎事之初，敢怠將誠之薦。惟王功施萬世，澤被斯民，具載格言，付之後學。其敢忘於垂訓，庶有效於微勞。《梁谿集》卷一六四。

哭惠女文

予謫官自京師挈家抵無錫，得一女，以惠名之，生未月，予單騎如貶所。半年而後，得家問，則惠女已亡矣。雖在襁褓，詎能忘懷，作斯文以哭之，極其情而卒歸之於正云。其詞曰：負罪左降兮，汨吾南征。惕威省咎兮，敢稽于程。變彼季女兮，有呱其聲。割慈忍愛兮，單車啓行。山川阻修兮，鴻雁無憑。一書爲重兮，萬金爲輕。開緘掩泣兮，失此孩嬰。舐犢之愛兮，詎能忘情。言念幼稚兮，岐嶷夙成。日辰孔嘉兮，骨相豐盈。載衣之裼兮，乃畀之名。期爾壽臧兮，多福是膺。云胡不淑兮，朝菌同榮。蘭茁其芽兮，霜霰已零。玉韞于璞兮，斧斤曷勝。傷心孔哀兮，涕泗從橫。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嗚呼！人生一世兮，如夢一覺。速若電露兮，虛若影泡。存而非實兮，其孰能考。殤子爲壽兮，彭祖爲夭。雖有修短兮，意亦何較。請原其初兮，大化默造。氣變有生兮，賦此形貌。七情與俱兮，喜怒誰教。知識始分兮，指頤而笑。修者自遂兮，短者自暴。自少得壯兮，自壯得老。均有所歸兮，矧茲襁褓。譬諸草木兮，灌莽叢早〔一〕。或失其所兮，萌蘖枯槁。茫然天運兮，恩怨奚報。緣熟則來兮，本於愛樂。緣盡則亡兮，又何足悼。一氣聚散兮，死生醜好。凡情糾纏兮，妄想顛倒。背覺合塵兮，自罹悲惱。勿謂情鍾兮，忘懷以道。攬涕收淚兮，有愧於達者之所勞。

〔二〕早：疑當作「草」。

祭陳瑩中左司文

維年月日，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左司陳公之靈。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浸階廕仕，藹然休聲。以節義爲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爲鑑裁，而物無遜情。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有先知獨見之明。其在譴逐，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心不少懈者，唯愛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踰二十年，而志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其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恬然委化，而了無芥蒂，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既克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胸中素所蘊蓄，雖設施之未曾然，推原其心，夷考其行，合海內之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之交，情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濱，忘德與齒，襟期自親。迨謫沙陽，遺問殷勤，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自南，遽遭憫凶，孤苦杜門，公亦北徙，一水相望，慰誨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之永分！悵蒼生之失望，痛故老之凋淪。睠淮楚而殞涕，嗟往弔之無因。寓哀情於一奠，冀靈爽之或聞。嗚呼哀哉，尚饗！

《梁谿集》卷一六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一四四。

祭姨母吳宜人文

紹興元年二月

維紹興元年歲次辛亥二月某日，具位李綱同弟從事郎、新差充建康府府學教授經，從事郎、前平江府司士曹事綸，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姨大宜人吳氏之靈。嗟嗟夫人，令德惟馨。嬪于大儒，踐揚有聲。象服煌煌，帝命是承。教子以義，治家以肅。內外姻婭，罔不輯睦。壽考康寧，以受多福。我母居長，夫人處中。德厚相肖，匪惟音容。壺範之美，士族所宗。每見夫人，如我母存。密勿恩意，從容誨言。撫我兄弟，猶其子然。仕宦契闊，合離不常。靡有三年，不奉壽觴。瞻望顏色，退必沾裳。而歸樵溪，密邇白水。盜賊紛紛，屯結蜂蟻。願拜牀下，咫尺千里。云何不淑，奄其歸真。死生之際，了然不昏。所養如此，餘復何云。喪亂以來，衣冠流徙。子孫在前，還處鄉里。始終哀榮，萬無一二。顧此涼薄，失所依歸。終天永訣，復見無期。陳辭致奠，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梁谿集》卷一六五。

祭余相公文

紹興二年五月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越翼日辛酉，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少傅、

太宰衛國余公之靈。嗚呼！閩粵奧區，實爲晉安。巨浸盤礴，繚以重山。風氣洋洋，是生傑人。偉然器度，肖彼雄渾。天之降才，不輕畀付。運鍾半千，旦暮之遇。沙礫何知，與時散聚。備茲五福，應厥期數。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先民有言，勤苦詠歌。其孰如公，丁時休嘉。巖廊尊榮，冠佩峨峨。爲政歷年，朝野豐暇。山林之思，道有用捨。辭華之懿〔二〕，古人弗謝。檢身勵行，孰逾公者。高牙大纛，晝繡以歸。鎮西之節，前載驅馳。稚耄舞歌，公慈弗威。徒爾蒲鞭，忍煩公治。壯猶未愆，垂車是則。優游一紀，弗祿靡忒。方時艱虞，奔走傾側。孰不公卿，誰保鄉國。我昔未遇，公實薦之。遭時奮身，庶答無私。避地于茲，門牆是依。如何不淑，奄聞公歸。公之降神，來自峻極。去比列星，終古不沒。壽考康寧，矧攸好德。誰者似之，尚論往哲。我獨何爲，中心載傷。知己之恩，曷云其忘。爰升公堂，奠茲一觴。公音弗聞，有淚浪浪。嗚呼哀哉，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

〔二〕華：原作「第」，據道光本改。

祭黃大資政文

紹興二年五月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己丑，甥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致祭于舅翁特進、大資政黃公之靈。惟公節行直方，問學淵懿。致位丞轄，鬱爲名臣。盛德元勳，載在信史。搢紳之士，多能言之。非綱小子，所敢稱述。惟我先考，乃公之甥。孩提而孤，鞠於外氏。誨

誘長育，如己子然。舅甥之情，世所罕儷。顧茲孱陋，慶流有衍。幼荷獎知，命以名字。死生契闊，三十餘年。遭時艱難，叨任宰輔。再奮再躋，天實使之。誤蒙大恩，起自閑廢。俾總師旅，往撫南邦。假道故鄉，恭造墓下。敢修薄奠，式薦微誠。追懷音容，有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幾歆之。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

祭高祖妣文

紹興二年六月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玄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昭祭于高祖司徒、高祖妣夫人朱氏之墓。綱久去祖塋，有疏展省。瞻望松梓，每深悲懷。今者蒙恩，起自閑廢，總師之任，道過故鄉。謹具牲醪，致享墓下。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

祭曾祖妣祖妣文

紹興二年六月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曾孫男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昭祭于曾祖贈太保五郎、曾祖妣成國太夫人廖氏、茂國太夫人龔氏、昭國太夫人盧氏，先祖贈太傅十

八郎、祖妣豐國太夫人黃氏、崇國太夫人饒氏之墓。綱夙承祖慶，幸遇明時。叨被國恩，致身宰輔。褒贈之典，邦有彝章。世路艱難，久疏展省。瞻望松梓，心焉永悲。今蒙聖恩，起自閑冷。總師之任，道過故鄉。焚黃之禮，其曷敢廢。謹修薄奠，式薦微誠。追懷祖風，有淚如雨。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

祭叔祖文

紹興二年六月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六月庚寅朔，初二日辛卯，姪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香茗蔬果之奠，致祭于叔祖承事二十五郎之靈。唯靈純德懿行，鄉閭所推。壽幾百年，五福兼備。綱以迂拙，素荷愛憐。自歸甌閩，久欲瞻省。願莫之遂，盜賊阻之。今蒙上恩，起自閑廢。總師之任，取道故鄉。拜公於堂，但見遺像。敢陳薄奠，式薦微誠。追懷平生，涕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克歆之。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

祭翁士侍郎中文

紹興三年三月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三月丙辰朔，二十二日丁丑，具位李綱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考功郎

中士特翁兄之靈。嗚呼士特，何遽然也！文追古人，識超當世，而蹭蹬場屋，蹉跎仕塗者，豈非天邪？大器晚成，壽考是宜，爲杞爲梓，如璋如圭。云何不淑，而止斯耶？武夷之山，盤礴坤倪，獨鍾秀氣，挾摘杳微。玉佩瓊琚，以昌其詩，所以垂不朽者，其在茲邪？惟我與兄，爲外昆弟，卯角相從，情均同氣。我鈍而魯，兄敏而慧，每策駑蹇，以追騏驥。我忝近司，兄止郎位，茫茫大鈞，孰能問以此意邪？喪亂以來，親朋凋墜，平生故人，半爲新鬼。衰病憂患之餘，亦豈能久於此世邪？罷帥言還，邇兄故栖，撫棺視窆，事與願違。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如在，庶幾能聽之邪。尚饗！

全宋文卷三七六八

李 綱 八八

祭張次東中奉文 紹興三年三月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三月丙辰朔，二十二日丁丑，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府中奉學士尊親家張公之靈。惟靈夙負才氣，勇於敢爲。踐揚之久，蔚爲吏師。胸中磊落，百未一施。謂宜壽考，而止於斯。綱以姻婭，素蒙炤知。別多會少，形止神馳。近者宣城，尺素見貽，翰墨如新，音容已非，聞問傷感，心焉孔悲。罷帥言旋，邇公故栖，撫棺視窆，事與願違。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如在，庶幾聽之。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

祭許崧老文 紹興四年二月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二月朔辛巳，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宮使資政通議許公崧老

之靈。嗚呼！天地磅礴，河岳炳靈。篤生異人，鬱爲世英。長松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藻鑑，燭理明也。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通古今，議論閎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鵠翔翥，字畫精也。勇於爲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得此生也。士一于此，垂世立名，而公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陰陽，消長盛衰。《春秋》名分，褒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規。先聖制作，孰大於斯。公獨潛心，抉摘杳微。解駁三傳，牴牾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歸。義畫麟經，粲然有輝。嗚呼哀哉！漢有祿隱，時惟子雲。英材拔萃，高識邁倫。擬古著書，《法言》、《太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其人。訓釋微辭，奧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聯翩。我謫湖外，公寓江邊。邂逅相遇，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達旦不眠。我謫嶺海，觸冒瘴煙。與死爲鄰，蛟鰐垂涎。尺書屢及，夫豈相憐。迨其北歸，喜見顏間。願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友之篇。嗚呼哀哉！國步艱難，賢智驅馳。梁棟之壞，哲人遽萎。藐然一老，天不憖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櫬漂泊，臨川之湄。無適非土，公其永歸。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聽之。尚饗！《梁谿

祭黃子鳳通直文〔二〕 紹興五年八月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位李綱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表姪故知縣通直黃君之靈。君天資孝友，端恪溫良，稟義方之訓，而承積慶之遺芳也。刻志好學，習爲文詞，欲自樹立，以爲先德之光也。試吏江浙，通籍于朝，雖未顯大，庶幾自微而寢昌也。相期仕途，一日千里，如騏驥綠耳，得大道而騰驤也。何意盛年，奄隨物化，如芝蘭擢秀，而遽殞於嚴霜也。中扃靜專，知所依向，臨化不怛，何遺音之琅琅也。聖泉之岡，雲木蒼蒼，山高水長，往安其藏。蓋體魄歸于土，魂氣無不之，何必返于故鄉也。喪亂以來，艱難相依，死生契闊，重予懷之悲傷也。殽核在盤，酒醪在觴，終天永訣，不知涕泗之滂也。嗚呼哀哉，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

〔二〕文：原作「書」，據道光本改。

祭楊侍郎文

維紹興五年歲次乙卯十月庚子朔，越十日己酉，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龍圖侍郎楊公之靈。嗚呼，天未喪道，斯文獲傳。必有先進老成，足以師表於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

人乎比肩，是能陶冶後學，收功當年。茲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立言。惟公挺質粹溫，圭璋晬然。早飛聲於入雒，極師友之淵源。顧茲道之未墜，企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孔棘，安窮約而迴遭。偉名流與鉅德，咸願學而推先。逮夫逢辰遇合，直道而前，抗崇議於諫省，持從橐於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遷。全高節於歲晚，知孤標之特堅。雖佚老於燕閑，曾不廢於簡編。閔國步之多艱，每憂心於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零，惟公在焉。雖年逾八十，不爲不壽；備享五福，不爲不全。然士夫之所以期公者，蓋庶幾衛武之箴儆，尚得憲言行於丘園。何忽去此而不顧，世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嗚呼！我之與公，久茲周旋。公相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形而詠歎，覺疵吝之皆痊。信有斐之君子，知至善之弗諼。慨三山之前約，卜荔子之初丹。何尺書之未久，遽永隔於終天！日月有期，肅焉新阡。遙馳誠於一奠，悵此意之奚宣。公之死爲不朽矣，惟其懋遺之悲，則有涕泗之漣漣。嗚呼哀哉，尚饗！

《梁谿集》卷一六五。

祭九弟司法文

紹興六年七月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七月丁卯朔，某日，從兄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弟司法九郎幼成之靈。惟靈天資純茂，孝友溫恭。雖曰未學，內行則充。掾于吳興，風績甚著。摘發姦伏，已有顯譽。江浙弗靖，徙居閩溪。昆季相從，如埴如篴。雖撓疾疢，不廢言笑。藥餌之扶，尚期壽考。我

來江南，再三惜別。言則涕零，如將永訣。閱時未幾，遽聞訃音。心焉如割，慟哭霑襟。言念先叔，友于先公。施及後人，有來雍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之美，吾家爲懿。汝少先往，吾衰幾何。閱水成川，前後之波。雖夭何傷，雖壽何羨。幻化茫茫，晝夜之變。千里致奠，聊寫我哀。無滯南方，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祭胡氏妹文

紹興六年七月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七月丁卯朔，越三日，從兄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妹四姐之靈。嗟嗟吾妹，令德柔嘉。嬪于大族，克宜其家。良人不弔，中道先逝。諸孤藐然，皆親訓勵。虜騎擾華，衣冠南奔。挈族相依，徙居于閩。甘苦同之，七年於此。弗安異鄉，日念桑梓。久撓癘疾，藥石弗痊。我來江南，臨別悽然。訃音之聞，相去半載。尚想平生，音容如在。言念先叔，一子一女。相繼而亡，何遽如許。天道茫茫，不可致詰。或壽或夭，孰得孰失。諸甥滿前，責在外家。飲食教誨，情當有加。庶羞在俎，旨酒在卮。千里致奠，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梁谿集》卷一六五。

潭州薦陣亡青詞

伏以潭爲會府，地居上流。自經豺虎之爭，無復江山之勝。宸心眷顧，帥閫疇咨。非特慰扶杖之遺民，蓋欲追備邊之前烈。涓辰視事，問俗興嗟。拾瓦礫而橫棟梁，強名舊治；聽丘墟之號風雨，坐感棄骸。敢迎羽服之儔，共演琅函之秘。殫精誠而上叩，冀幽顯以同休。天德好生，重開於壽域；人情厭亂，各保於豐年。大振威聲，克平醜虜。回兩宮之鑾輅，奉萬乘以神都。未報國恩，誰識愚臣之此意；仰憑洪造，庶收薄效於當時。臣無任。《梁谿集》卷一六五。

降聖節青詞

紹興二年十月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具位臣李綱等，伏爲降聖節，遵詔旨，於天慶觀命道士三七人開啓靈寶道場七晝夜，設醮一座，供養香花、燈燭、酒果、藥苗。稽首上啓三清無極大道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紫微天皇帝、紫微北極大帝：伏以重明繼照，純孝奉先。祇若舊章，欽崇令節。命幅員之守長，伸醮祭於淨壇。臣等忝布詔條，用循科式。伏願太靈昭鑑，丕應響臻。偃革包戈，永綏於群品；餘糧多稼，屢獲於豐登。凡在飛潛，必繫亭育。臣等無任。

禳火設醮青詞

曲突徙薪，人事雖存於警戒；熒惑退舍，天心易變於嘉祥。爰念此邦，實爲都會。比歲淪於塗炭，遺民起於瘡痍。百雉城闐，鞠惟榛莽；萬家闐闐，半是茅茨。玄冥方迫於隆冬，回祿屢驚於中夜。顧有司之失職，嘆赤子其何辜。輒罄精誠，用干洪造。望雲霄而設次，輸肝膽以投詞。伏願上帝溥臨，衆真交會。閔三湘之分野，菑害荐臻；回九曜之威靈，恩光下燭。布祥風而一扇，俾和氣以同游。加惠群生，永成樂土。《梁谿集》卷一六五。

天申節功德疏 一

右，伏以里社鳴而聖人生，允協千齡之運；應龍翔而霧雨集，咸傾四海之心。輒輸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算。皇帝陛下伏願丕圖永固，寶歷常新。萬壽無疆，振中興之大業；一人有慶，底庶國以咸寧。《梁谿集》卷六四。

天申節功德疏 二

右，伏以星虹流渚，式昭誕聖之期；鸞鷟鳴岐，允協興王之運。四海罄華封之祝，一人膺景命之祥。必藉勝因，仰資睿算。皇帝陛下，伏願後天難老，長居覆燾之功；與物爲春，永寶好生之德。復文武之境土，享堯舜之曆年。萬壽無疆，四方來賀。《梁谿集》卷六七。

天申節功德疏 三

右，伏以中天啓運，賴真主以成能；率土懷仁，宜高穹之眷命。敢因誕節，申祝壽祺。被海藏之靈文，效嵩呼於愚悃。皇帝陛下，伏願紹隆大統，永庇群生。順風雨於農時，助成妙略；配乾坤於聖德，坐享遐齡，俯及萬方，均茲五福。臣無任。《梁谿集》卷七六。

吳江寧境寺齋僧疏

右，伏以來投世網，已緣一念之差；仰冒天威，何翅萬鈞之重。姑從薄謫，皆荷寬恩。今則千里

去家，單車上道。割父子兄弟之深愛，方險阻艱難之備嘗。非仗勝因，曷蠲往咎。是用虔依梵刹，嚴供名流。冀資懺悔之功，爲洗妄言之罪。伏願能仁覆護，大智照臨。萬水千山，行無雨雪之阻；一門百口，居有祿壽之祥。誓竭誠心，歸依妙覺。謹疏。《梁谿集》卷一六五。

邵武軍泰寧縣羅漢巖設供疏

右，伏以因心授法，一燈傳於千燈；會法歸心，千月攝於一月。所以五百大士，咸悟客塵；十八尊者，爲之領袖。結集耆闍窟、飛錫天台山。凡山林幽邃之區，多仙聖棲隱之地。惟豐巖之勝境，乃古德之道場。洞壑鼎峙而相連，殿閣翬飛而交映。宜應真之是宅，垂妙蔭於一方。而綱誤蒙國恩，歸自海島。病牛卧壠，嗟微力之已疲；脫兔投林，冀餘生之或保。虔修珍供，以結勝因。祝一人萬壽無疆之休，篤四海群黎咸寧之慶。蓂然族屬，亦獲康安。仰祈大德之無私，克鑑私誠之有在。謹疏。

《梁谿集》卷一六五。

福州安國禪院施錦法座疏

右，伏以毗耶離城，嚴飾八萬師子之座；普光明殿，宣說百千三昧之門。必假勝緣，以作佛事。

前件錦囊出靖康之御府，今施安國之叢林。楛木禪牀，已有輪囷之質；拈花妙悟，何妨文彩之彰。莊嚴龍象筵，開示人天眼。願敷法席，大振潮音。以普潤於含生，皆速登於正覺。謹疏。《梁谿集》卷一六五。

潭州薦陣亡水陸疏

右，伏以犬戎犯順，至流毒於江湖；鼠輩乘時，敢竊窺於州縣〔一〕。顧此星沙之分，重罹兵火之餘。上軫主憂，大開帥府。念方宣於恩德，豈或間於幽明。卽州治之新成，啓法筵而致潔。庶憑佛力，俯協人謀。伏願勝氣高臨，衝風自息。憫冤魂之忠義，早見太平；轉樂歲於艱難，助成遠略。伏惟三寶證明。謹疏。《梁谿集》卷一六五。

〔一〕「右伏」至「州縣」數句，原作「右，伏以亡非戰罪，周《易》有輿尸之占；死爲鬼雄，楚歌重《國殤》之祭」，據道光本改。

福州聖泉院齋僧疏

右，伏以聖泉禪老法席初開，梁谿病翁寓居密邇。雖白蓮花社，陶潛不造詣於遠公；而毗耶離城，師利每問訊於摩詰。雲山在望，鐘鼓相聞。結苾芻之勝緣，供蒲塞之淨饌。金毛師子，踞高廣坐以嚙呻；多寶如來，現久遠塔而讚歎。普祈大衆，早悟真乘。謹疏。《梁谿集》卷一六五。

福州鼓山齋僧疏

右，伏以名藍清淨，雄踞海山；寶閣巍峨，肇新棟宇。五百大士，於焉而棲息；八部龍神，亦爲之歡欣。大頂峰前，覺林巒之秀發；靈源洞裏，增泉石之幽奇。成此勝緣，實爲盛事。大比丘有神通之妙力，病居士以慶贊而特來。揚般若之宗風，供伊蒲之香饌。浮杯飛錫，應真豈憚於遠臨；展鉢開簞，請衆聊同於一飽。集茲殊刹，共結良因。四境奠安，永豐登於今歲；闔家清吉，導福祉於新年。

三寶證明，萬靈昭鑑。《梁谿集》卷一六五。

福州東山文殊修菩薩疏

右，伏以惟妙吉祥，真法王子。毗耶城裏，宏開不二之門；清涼道邊，妙發前三之語。摩善財頂，則寶臂出於雲表；試解脫心，則金毛現於空中。以大智接群生，以至神應諸感。真風宛在，虛響昭然。當院古德道場，東山勝地，有菩薩之像設，乃異人之規模。妙相瑰奇，獨冠他刹；金沙璀璨，呈瑞一方。然而歲月既深，崇奉殊闕，殿宇荒廢，供具蕭疏。欲興久廢之良因，必杖大心之檀越。伏願搢紳賢士，福德高人，特推喜捨之心，共入莊嚴之會。各隨願力，寵示芳銜。謹疏。《梁谿集》卷一六五。

放鰲文

宣和二年四月

客有饋梁谿以雙鰲者。梁谿再欲殺之，再欲活之。遊宦西北，不饗南食也久矣。之鰲也，於海物中，厥味尤珍，以是義故欲再殺之。然觀其形則負介而重遲，察其情則若無罪而就死地。庖治之法，必以斤斧生加斬剉，而後可食。在彼者受無量苦，而又一鰲之中有百千子，殺一鰲則百千子皆隨而死；在我者造無量業，以是義故再欲活之。疑而未決，置于庭中。是夜梁谿夢二人，一大一小，拜於

几案之前，若從人之遭譴而祈釋者。叱之不去，其拜不已，驚魘而寤，徐思所以，豈疇昔之鸞而爲此耶？期以明日尚生則舍之。旦而視諸庭中，則大小相隨，蹒跚然，固自若也。梁谿喟然嘆曰：嘗一鸞之味，厭口腹之欲，而使彼受無量苦，使我造無量業，其輕重爲何如！因命小舟載之谿之中流而放焉。或者曰：萬物之最靈者人也，人不能見夢于人，孰謂鸞而能之乎？梁谿曰：不然。善惡之法，皆由心造。方予之得是鸞也，殺活未決，疑而置之，則一念之善，已周圓矣。彼感于夢寐之間者，乃吾之心，鸞何與焉。雖然，清江之使，見夢于元君；庖中之蛤，見夢於楊傑。自昔以異類而能感通于人，以全其生者多矣，奚獨于此而疑之？或者又曰：鸞生於南海鹹波之中，今置清谿，處非其所；又喜曝殼于沙泥之上，人且見而取之，其於死也何擇？梁谿曰：不然。一心之外無餘仁，一仁之外無餘法。吾之放是鸞也，赦于刀几而錯於安全之地，知達我心而已矣。處非其所，而他人得之，吾何與焉。昔齊宣不忍牛之觳觫以鸞鐘，以羊易之，而孟子以爲仁術。子產命校人畜魚于池，校人欺而烹之，子產以爲得其所哉。自昔達其心而不恤其往者多矣，奚獨于此而誚之。噫！有血氣之類者，好生而惡死，物之與人均也。以強凌弱，暴殄天物，遞相殺害，無有休已。故佛菩薩設爲戒律，使持戒者戒殺爲先；今予雖未嘗殺，而亦未嘗持戒，則于殺有時而不免焉。自今以往，當持殺戒，實由茲鸞始。姑爲文以識之。宣和二年四月十五日，梁谿居士云。《梁谿集》卷一五六。

持八齋文

宣和二年四月

齋，潔也，不飲酒、不茹葷，以潔己焉。儒、道、釋三家皆有齋，其爲齋則同，而所以爲齋則異。儒家之齋，以奉祭祀而致其明，故君子於齋必變食，惟去其物之可昏潰志意者；道家之齋，以養神氣而致其清，故雖五穀猶將辟之，而況于血毛之薦乎？惟釋氏之齋，非獨其致清明而已也，又寓之以愛物之仁，脩身之智焉。其說以謂有情之類，含血孕氣，羽毛鱗介，皆具佛性，好生惡死，與人均也。強弱相陵，愚智相欺，取于網罟圈牢之間，置于刀几鼎俎之上，炮燔鑊割以自充飽，仁者不爲也。人之與物；萬死萬生，猶如車輪，互爲高下。今食其肉，後必報之，遞相噉食，無有窮已，智者不爲也。以是義故，使之持齋茹蔬，一食永斷諸業。有未能者，以漸教之，或持六齋，或持十齋，半月一月，以達終身，非善方便，孰能如此。余自今夏觀閱藏教，以酬宿志，始持八齋，凡遇朔、望、三日、八日必齋，雖于肉食未能一切斷去，庶幾有進無退，至于永斷，而後乃已。因爲文識之，以記歲月，使異日無負斯言，有所考焉。時宣和二年四月十五日，梁谿居士云。《梁谿集》卷一五六。

中隱堂上梁文

梁谿十里，貫震澤以旁流；惠山九峰，據兌方而高峙。崇岡茂林環于後，梵宮琳館參于前。爰卜我居，爲終焉計。不奢不陋，粗合于規模；匪丹匪青，詎慙于輪奐。迨其吉日，舉此脩梁。面平池之渟渟，旁小閣之茜茜。松竹交蔭，蘭菊騰芳。不朝市而不山林，於焉自適；有龜魚而有泉石，可以相娛。方將絕學忘憂，杜門養拙。卧北窗而風至，竊自謂羲皇上人；耕南畝而秋成，猶可樂堯舜之道。引壺觴而宴朋舊，詠圖史以親弟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足知止，夫復何求？

兒郎偉，拋梁東，習習春臯轉谷風。舒嘯但能同靖節，醉鄉何必記無功。

兒郎偉，拋梁南，梵宇琳宮氣象參。日射樓臺增壯觀，風傳鐘磬助清談。

兒郎偉，拋梁西，九峰秀色照梁谿。面野已開清貴閣，臨流更築釣魚磯。

兒郎偉，拋梁北，千里雲烟瞻紫極。山林幸遂麋鹿心，犬馬敢忘天地德。

兒郎偉，拋梁上，璧月珠星森萬象。此心惟有彼蒼知，屋漏期無愧于仰。

兒郎偉，拋梁下，大地山河同一馬。此心暫寓太虛中，一區聊作逍遙者。

伏願上梁之後，兄弟無故，朋友方來，化日舒長，獲潛心于聖道；豐年和樂，助擊壤于堯民。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梁谿集》卷一五六。

桂齋上梁文

螺江入海，引朝夕之靈潮；雞岫連雲，萃川原之爽氣。茲爲福地，爰卜寓居。植雙桂于僧園，結數椽之茅宇。雖慙肥遯，實獲素心。同樂天鑪峰之草堂，繼惠遠虎溪之蓮社。迨其吉日，舉此修梁。突兀東山，揖靈源之勝槩；蒼蕘西嶺，藉高木之清陰。翦剔荆榛，既開三徑；疏治潢潦，爰鑿兩池。松筠儼以成行，荷芰紛而擢秀。滋蘭菊以共畹，蓺芝朮而接畦。嘉橘芬芳，綠苞露重。荔支璀璨，丹實星垂。芳菲不絕于四時，泉石粗供于一壑。銅瓶夜汲，有風月之陪從；蕙帳曉開，無猿鶴之驚怨。蓬戶常關，而雀羅可設；花徑不掃，而朋簪自來。一觴一咏，以暢幽懷；三沐三薰，以語至道。細推物理，洞觀天地之情；廣覽前言，備極古今之變。曝然放杖而笑，莞爾抱膝而吟。餌藥扶衰，願究無生之學；登山臨水，終諧樂死之心。冒危險以全身，已憑天造；享優游而卒歲，實荷皇恩。敢效歡謠，聊陳鄙志。

兒郎偉，拋梁東，日上千峰海氣紅。未向扶桑倚長劍，且浮瀛渤看珠宮。
兒郎偉，拋梁西，喬木侵天夕照微。但願長庚斂鉞角，最憐新月掛娥眉。
兒郎偉，拋梁南，翠竹蒼松秀色參。南極老人疑我是，笑將白髮照澄潭。
兒郎偉，拋梁北，魏闕迢迢拱宸德。斗車錯落轉高秋，帝座熒煌明紫極。

兒郎偉，拋梁上，合璧連珠森可仰。寸誠何以格蒼穹，空餘縹緲青霞想。
兒郎偉，拋梁下，秋色初來正瀟灑。已慚謝傳卧東山，更愧裴公開綠野。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運際中興。安枕山林之間，不愁群盜；爭席漁樵之侶，誰識故侯。采薇散髮而爲物外遊，樂聖銜杯而得醉中趣。放懷自適，與世相忘。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梁谿集》卷

一五六。又見《西湖志》卷一六。（以上祝尚書校點）